武俠世界

鑽石皇國

（國際特警鬥智故事）馬雲．新著

鑽石是否代表了榮耀和富有？本期的故事將會告訴你！有時鑽石還是禍害的根源呢？這是作者不知化費了多少時間去搜集有關資料？和鑽石的知識，這才能發展這個故事……



$2.50

969

編後話 「鑽石王國」是今期刊出的國際特警故事，作者爲了構思本故事，不知化費了多少時間去搜集有關鑽石的資料和知識，完成是篇。「鑽石王國」是一部鬥智鬥力、驚險刺激的打鬥小說，內容全部充滿緊張氣氛，過程曲折離奇處令你匪夷所思，難於置信。特警成員阿生迭遇危關，死裡逃生，天相吉人，終於完成任務……

＊＊　　＊＊　　＊＊

朱羽的技擊鬥智中篇故事「八絕」，情節發展突起高潮，有關五彩珍珠及一切秘密事情，端倪漸露，童風的突然出現和龍不王的一番舌劍唇槍的對答，會否掀起一場龍虎鬥？請看本文故事發展吧。

＊＊　　＊＊　　＊＊

下期特巨小說是龍乘風的雪刀浪子故事「飛鯊浩劫」，本故事打鬥場面熱鬧，連場激戰，高潮更番迭起……飛鯊魚，毒獅子，江湖四異攪到江湖武林地覆天翻，雪刀浪子捲入危險漩渦中，拚死忘生，奮不顧身，屆時請看他怎樣渾身解數去應付好了。

「邊城風雲」今期已告大結局，高臯先生在下期繼續爲本刊另撰中篇「戒砵風雲」，敬請留意。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0.00
一年港幣$	1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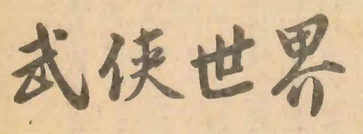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6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際特警故事

馬雲·文
盧令·圖

鑽石王國

鎗池掙扎

紐約唐人街，路邊一個電話亭之內，有個人正在講電話。

電話亭外面，有一輛汽車，汽車裏面坐了兩個人，他們正對電話亭裏面虎視眈眈。

電話亭裏面的人剛將電話聽筒擱下，汽車裏面的人已經分別採取行動，一個準備開車，另外一個的滅聲手槍已伸出了車窗外面去。

槍管尖端冒出了一股火花，那邊電話

屍體爲靶

亭門前有人倒地！

電話亭的光綫不足，在黑夜中根本照耀不到四周的環境。

但是有個人却首先注意到了，他就是國際特警人員阿生。

阿生當晚正與國際特警紐約負責人夏力開車到唐人街來晚膳，當時二人正在晚飯後由夏力開車離去之際，阿生就瞥見了現場的情形，可惜却來不及制止。

兇手的汽車正朝住電話亭方面衝過去

，阿生担心對方可能要再加上一槍，或者用汽車輾過傷者的身體之上，因此他立即開了一槍示警！

夏力十分有默契，將汽車加速衝了過去！

阿生的槍聲只引起了對方的注意，却未能阻止對方的行動。

兇手的汽車就停在傷者的身旁。

這時候夏力的汽車也衝到了附近，阿生立刻發射了第二枚子彈。

這一次阿生不再客氣了，子彈擊中了對方的車門玻璃，「砰」然一聲，碎片四濺。

兇手的企圖令人難明，他竟然想拉開車門落車。

阿生担心他將傷者擄去，又或者再加上一槍，所以第三枚子彈射向車門之上，兇手知道阿生亦非泛泛之輩，迅速退回汽車裏去。

阿生立刻推開車門落車，夏力則開車追去。

阿生衝到傷者身旁，蹲了下來，只見那男子胸前滲血，呼吸巳告停頓。

阿生一邊將手槍插回腰間，一邊進入電話亭去，致電報警。

夏力的汽車裏雖然有無綫電話，但阿生却知道夏力這時正全神貫注開快車，苦苦追踪那輛神秘的黑色房車。

阿生重返屍體旁邊，發覺那死者中槍的部位是心臟部份。

那是一個三十餘歲的黑人。

一輛警車匆匆開到現場，原來在阿生致電報警之前，已有人因聞槍聲致電報了警，所以正在附近巡邏的警車，首先開到了現場來。

阿生向警員表示了身份，也問過了剛才事發經過的情形。

夏力不久之後返到現場來，他的追踪顯然巳告失敗。

但是，夏力畢竟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人員，所以他在明知無法追截那車子時，巳透過了那汽車中的無綫電話，向警方說出黑色的房車的車牌號碼和類型等等，希望正在街上的巡邏警車能及時截住那二名兇手。

警方立刻封鎖現場。

不久之後，警方的偵探人員，亦巳開到了現場來。領隊的，正是阿生所熟悉的韋倫探長。

× × ×

在紐約警局的探長辦公室之內，夏力和阿生二人正面對着韋倫。

韋倫探長手上有些旅行證件，是他從死者身上搜到的！

證件上的簽證，證明死者曾到過南非旅行，這正是韋倫探長要邀請阿生他們回到這裏來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當然是由於他們是目擊證人。

「日期是最近的。」韋倫探長說：「看情形，他只不過是剛剛返到紐約？」

阿生問：「他有過案底嗎？」

探長的助手道：「沒有。我們的電腦資料顯示，他並無案底，也不是黑社會中人。」

夏力道：「那麼，他可能是死於政治暗殺。」

阿生知道他的同事夏力何故會有此忖測，主要因爲兇手的滅聲手槍，但是，阿生却不以爲然。

阿生細心分析着當時的情形，覺得最值得懷疑的事情就是：兇手既然用滅聲手槍殺死死者，也就是說目的巳達。爲什麼他還要落車有所企圖。是準備將屍體掠走呢，還是對自己的槍法沒有信心，担心死者還沒有斷氣？

阿生突然由座位上站了起來：「那黑人的屍體現在何處？」

韋倫探長和他的助手，甚至夏力也嚇了一跳，他們不知道阿生用意何在？

韋倫探長過去曾和阿生合作過，所以他明白到這個中國青年是個十分能幹的國際特警，剛才阿生突如其來地有此一問，必有其道理！

韋倫還沒有明白阿生的眞正用意，但却知道他一定想起了一些什麼，因此他回答阿生：「在殮房裏！」

阿生隨即說道：「我們現在快些去看看！」

話猶未完，人巳經走到了辦公室的門口。

× × ×

汽車在疾馳中。

阿生和夏力所乘坐的汽車是韋倫探長的座駕車。車頂之上有個可以臨時加上去的紅色旋轉警鐘燈號，燈號巳亮起，警笛聲也在响個不停。

夏力這時候才問阿生：「你到底又想起了什麼？」

「我覺得奇怪！」阿生說：「兇手爲什麼得手了之後，還想落車？是爲了繼續開槍呢？還是另外還有目的？」

夏力當時也在塲，不過當時他只是全心全力開車，沒有阿生看得那麼清楚現塲的情況。

阿生又說：「唯一的解釋似乎是：他們這帮人希望得到那具屍體。」

「要那屍體幹嗎？」夏力反問。

「那黑人路易士可能很重要。」阿生說：「他的對頭人當時可能有兩種矛盾的想法，第一，怕他未死。第二，怕他落入警方之手！」

韋倫探長在旁插咀道：「然則，他們又何必殺他？用槍要脅他，將他脅持而去，豈不更妙？」

阿生道：「可能死者身懷武功，是個高度危險的人物，槍手沒有把握可以接近他，所以只有殺死他！」

韋倫探長道：「聽來的確矛盾，槍手既然奉命殺他，自無理由還要屍體作證。人的確死了，報章亦必有刋載此事！」

阿生道：「這件事眞相未明，我你的想法只是忖測而巳。但我認爲死者身份神秘，有人可能因此而侵犯到他的屍體。」

探長的座駕車在風馳電掣中，到了殮房門外。

這是一個相當僻靜的地方。當然，要來存放屍體的塲所，又豈會熱鬧，假如「熱熱鬧鬧」，那必然不會是好事了——一定是死得人多。

阿生他們由車子出來，還未步入殮房，便感到有些不妙。

殮房大門半掩，裏面也很靜！

剛才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阿生首先加速腳步，衝了入去！

但是，他還未轉進走廊，只到了大堂附近，便呆住了。

視綫所及，他可以見到一雙腳，那是一雙人腳，伸得直直的，動也不動，那人的頭部亦不在視綫範圍內，甚至大部份的身體，也被走廊上的彎角遮住了。

韋倫探長和夏力亦尾隨而入，見狀也吃了一驚！

這時阿生巳蹲在一具屍體的旁邊，回頭問韋倫：「探長，他是誰？」

韋倫探長也蹲了下來：「似乎是殮房的職員。」

夏力和探長的助手也由那邊過來：「你們快些過來看看！」

阿生和韋倫探長一齊走到走廊上面的一間房門口，夏力等人就在那兒。

那是殮房的辦公室。

室內一片凌亂，另一名男子倒在地上，分明又是中槍死去。

韋倫探長對他的助手說：「快通知總部！」

助手沒有用辦公室內的電話，也許是要保留現狀，讓偵探人員到現場來進行偵查。他跑到探長座駕車裏面去，車內有無綫電話。

阿生發覺辦公桌之上，攤放了一本硬皮封面的册子，那是用來紀錄存放入凍房的屍體的。

阿生沒有用手去接觸它，只用眼睛去看，他在册子上面發覺了黑人路易士的名字。

阿生此來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路易士的屍體，因此他立即往凍房那邊跑去。

根據册子上的編號，黑人路易士的屍體，應該存放在「A一〇二」那一格。

阿生開了凍房的門，而夏力亦尾隨而入。

阿生找到了編號「A」字那一列，但當他的視綫移到「一〇二」那一格時，又怔住一陣！

「A一〇二」那一格的「鐵抽屜」被人拉開了，裏面空空如也！

阿生並不意外，但感到吃驚，因爲在此之前，他早巳猜到了「有此可能」，否則他也不會突然之間想起要到這兒來。

果然他猜中了，槍手本來就要路易士的身體，並不單只生命，還包括了他的屍體在內。

也就是說，並非殺了他算數，還要那具沒有生命的屍首！

阿生心裏又想：假如當時他不阻止那二名槍手奪屍，目前的事情可能不會發生，最少殮房中的二名職員不必死去。

又或者阿生能早些悟出兇手的眞正企圖時，可能來得及制止這悲劇發生亦未可料。

然而現在一切似乎都太遲了。

韋倫探長也進入凍房裏來，看見阿生和夏力二人的表情，就不禁問：「是否屍體巳告失踪了？」

「是的。」阿生道：「兇手並非一般性的職業殺手！」

「他們要一具屍體幹嗎？眞奇怪了！」韋倫探長問道。

阿生道：「可能是屍首之內，另有文章亦未可料，這件事看來絕不簡單。」

探長助手也回來了，他巳致電總部，大概不久之後，附近的巡邏車就會接到通知。

阿生對韋倫探長說：「他的身份我們必須立即查出來。」

韋倫探長道：「我們巳通知聯邦密探，回頭可能就會有消息。」

阿生喃喃自語地說：「配備了滅聲手槍，還要奪取死者的屍首，這到底暗示了一些什麼？」

韋倫探長也在想與阿生相同的問題，大家的腦子裏都想得糊塗。

阿生忽然又說：「屍體之內，難道藏了一些貴重的物件？」

夏力也說：「這倒有些道理。」

阿生又問韋倫探長：「你說他由何處回來？」

「阿姆斯特丹。但旅行的最後目的地是南非。」韋倫探長說：「這只是根據他身上搜出的旅行證件上的簽證知道的。」

「阿姆斯特丹？」夏力若有所思地說：「會不會與毒品有關？」

「毒品不可能收藏到人體之內。」阿生說：「過去雖然有人試過，但十分危險，因爲載住毒品的膠袋一穿，那人就必死無疑。」

韋倫探長又補充說：「他還到過布魯塞爾，那是比利時的首都。」

夏力道：「布魯塞爾不但是比利時首都，還是歐洲共同市場總部所在，也是歐洲情報中心。然則，此人會不會是——間諜？」

「嗯，在未有眞正的答案之前，任何可能都存在。」阿生說：「但是我却有個比較特別的想法，就是這件事可能和鑽石有關！」

「鑽石？」韋倫探長和夏力二人幾乎同時衝口而出。

阿生道：「是的，南非出產鑽石，許多人都知道。此人爲什麼要到南非。不可能爲了攪種族運動吧？」

韋倫道：「這也有可能，那邊不斷發生暴動，與種族暴動有關亦有點根據。」

夏力也說：「是的，兇手的手槍配有滅聲器，這是一般槍店難以購到的，猜它與政治有關，也不會錯到那裏去。」他又問阿生道：「爲什麼你會猜可能與鑽石有關？」

阿生道：「可能我也猜錯了，但是，此人先後到過南非、阿姆斯特丹和布魯塞爾等地，剛巧這些地方都有『第比爾統一礦務公司』的辦事處和市場，其次就是：只有鑽石可以吞進肚子裏去！」

「你懷疑那黑人將鑽石吞進肚子裏去？」韋倫探長問。

「是的。」阿生又說：「現在我想到一個地方去，回頭再與你連絡吧！」

夏力知道阿生一定要他陪伴，所以也沒有問，便跟阿生一齊去。

阿生只到了門口，又回頭對韋倫道：「別忘記，快查出黑人死者的身份，這點十分重要！」

「我明白了。」韋倫看見阿生這麼着急，心裏反而高興。

所有曾經與國際特警組織合作過的各地警務人員，他們心裏一定明白，只要有國際特警參加調查的案件，一定不會成爲懸案。

因此，韋倫只說了一聲「再見」，便與阿生告別，也沒有追問他到何處去？

× × ×

車子開動了之後，夏力才問：「你到底要到那兒去？」

阿生道：「西四十七街。」

夏力是國際特警組織派到紐約來的負責人，自然知道「西四十七街」，有些什麼特色。

那是鑽石批發市場之所在，許多鑽石大買家，大經紀，經常在那兒出現，身爲國際特警，自然知道。

夏力於是將車子開往紐約西區。

表面上看來，西四十七街並無什麼特別的地方，但當你細心看看，就自然發覺這條街上走動的人，有些衣着寬大，有些則亦步亦趨，虎視眈眈。

那些衣着寬大的人，是一些鑽石經紀，衣服罩住的是收藏着鑽石、現金的馬甲或腰帶。

那些虎視眈眈的大漢，則是保鏢，他們的身上都有槍，而且盡是一流神槍手。

遊客萬一偶然在此經過，不知避忌，胡亂拍照的話，可能受到干涉，因爲所有經紀都不希望有人認得他們的尊容，以免有生命危險。

阿生到這裏來，目的自然是爲了解一些關於鑽石的事情。

他知道「第比爾機構」的最大統銷處在倫敦，由該處售出的原鑽，分別輸到幾個大城市的主要批發市場去！

這幾個大批發市場分別設於紐約，倫敦，阿姆斯特丹，孟買，台拉維夫和安特衛普等各大城市。

阿生因利乘便，自然選擇紐約當地的西四十七街，只有在這裏，他才可以知道一些關於鑽石的事情，除此之外，外人甚難了解。

「第比爾統一礦務公司」在南非——主要是西南非海岸一帶所採取得的鑽石，不論品質如何，一律先裝入一個個的鋼箱密封，然後運到倫敦的「中央統銷處」——那是由「第此爾機構」控制下的聯營總辦事處，就在這裏，由經驗豐富的人員按照重量，形狀，顏色，瑕疵等等，加以區分，分別歸入約二千種不同的種類。這當然是一種非常繁複的精細工作。

聯營處經營的是批發生意，所以鑽石都是一箱箱的，價錢由數萬美元以至過千萬美元的都有。

然而並非每個買家都有資格購買，買家都是經過聯營處嚴格審定的。

聯營處每五週擧行一次公開展出和售賣，每次受到該處邀請的大買家，有二百五十位，大買家買入大箱的，小買家買入小箱的。

一般來說，他們都認爲價錢十分公道，從來就沒有人拒絕購入。

至於分佈於世界各大城市的鑽石商會和交易所，則有十四家，那是鑽石商人交易的場所。商人只須加入任何一間同類商會，就有資格入內，進行正式交易。

交易的時間一般都在午前陽光充足的一段時刻之內進行，目的無非爲了方便買賣雙方鑑別鑽石的品質。

儘管買賣雙方可能不同國籍，不同種族以及說不同的言語，但交易時却有一種十分有趣的不成文規定！

那就是：買家必須用希伯萊語說出「運」和「福」兩個字。

只要說出這兩個字，便算是交易成功了。同時絕不能反悔，否則會被商會開除會籍，一經開除了會籍，以後就不准進入任何一間商會或交易所。也就等於說，永遠也不可以買賣鑽石了。

阿生找到一位華僑巨商，他是紐約鑽石交易所的會員。

此人叫張占美，有眼光，也有商業頭腦，他經手購入的鑽石，有許多運到香港來。

阿生是在唐人街認識這位巨商的。從他口中，阿生知道許多關於鑽石方面的知識。但最令阿生關心的只有一點，那就是最近紐約方面的鑽石價格顯得有些波動。

鑽石是衆所皆知，當今世界上名貴的東西，它比白金還要珍貴。

就以「物以罕爲貴？」的理論，鑽石也有理由成爲最珍貴的東西，因爲目前絕大部份的鑽石均來自西南非洲。不斷的發掘，足以令到數量越來越少。

因此，鑽石的身價一直只有上升，絕不會下降，這也是世間富有人家購入鑽石作爲儲蓄的「最佳選擇」的原因之一。

然而根據張占美對阿生說，最近這陣子，紐邊的鑽石價格絕不穩定。

根據行內的人忖測，可能基於下列幾種原因……

第一，蘇聯是目前出產小量鑽石的國家。也是除了南非以外，幾乎唯一有鑽石的地方。可能有人將部份蘇聯產品偷運入美國出售。

第二，可能有人成功地，自南非將大量鑽石偷運到紐約來。

第三，可能有人故意壓價，以便用低價入貨。

上述三個原因，以第二個最有可能，第三個可能較少，因爲鑽石不同股票。但任何東西都是一樣道理，多了起來，就會變成平凡。

張占美又說：「事實上，目前在市場上可以購到低價的高品質鑽石，這才叫人難明。」

阿生立刻又問：「你可曾聽過一個叫路易士的人？」

「路易士？」張占美問：「他是什麼人？」

「一個黑人？」阿生道。

這時候，突然有人注意到阿生這邊來，但阿生反而沒有注意對方，只有冷眼旁觀的夏力，覺得此人十分可疑。

然而這是公衆場所，沒有理由不讓別人注視的！也許是阿生剛才那一番說話，引起了對方的注意。

張占美向阿生搖頭示意：「我未聽過這名字，更未認識一個這樣的黑人？」

阿生又問：「常常到南非去的人，是否大部份爲了買鑽石？」

「未必。」張占美笑道：「這是外行

人的想法。事實上，要買鑽石，最好到這兒來。南非只出產鑽石，沒有得出售？」

「那邊走私的情況如何？」阿生問。

張占美道：「絕不容易。」

這時候，張占美好像也想到了阿生的用心，他想想又低聲問：「是否有什麼不對？」

「可能只是我敏感。」阿生苦笑一下，「也許此事與鑽石完全無關。但你剛才一番話，却令我感到更加可疑。」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張占美蹙着眉頭問。

阿生道：「你說近來鑽石價格波動，我懷疑這與走私絕對有關。」

「但當你到過礦場之後，你就不能不相信我的話，那是絕不可能的事。張占美沉默一下，又問：「你是否爲了公事？還是基於一個人興趣？也許我可以滿足你的好奇！」

「兩者都有。」阿生說：「我這個人，有時的確想得太多。」

「那麼，留下你的連絡電話吧？」張占美道：「不久之後，我會到南非去，我希望能滿足你的好奇心？」

「嗯——」阿生於是寫下了兩個電話號碼，一個是國際特警辦事處的，另一個是夏力汽車裏面的無綫電話號碼。

阿生和夏力告別張占美。當他們離開西四十七街時，發覺被人跟踪。

阿生悄悄問夏力道：「你猜他是什麼人？」

「此人一直留意我們。」夏力說：「當你和你朋友交談時，他已注意你們。」

他們故意繞道而行，對方仍然若即若離。

夏力說道：「他們可能是鑽石商的保鏢。」

阿生道：「我看未必，因爲我們已離開了西四十七街，他沒有理由繼續跟踪我們。」

「還好他只有一個人，我想我們能應付得來的。」夏力道：「我們分道揚鑣，回頭在警局見！」

夏力說完，就朝他的汽車走去，阿生則朝相反的方向走。

從街道上一些玻璃飾櫃的反映中，阿生可以見到那人很會選擇，他沒有跟踪夏力，只亦步亦趨地跟住阿生。

夏力開車走了，如果他要跟踪夏力，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夏力沒有再理會阿生，所以阿生如果有事發生，他就只好靠自己了。

阿生故意站在一個飾櫃之前，跟踪他的人也走了過來。

他們二人幾乎是併肩而立，彷彿一對相熟的朋友。假如換上了別人，可能早就跑開了，否則也會嚇個半死。

然而阿生不但不怕，他還問：「你是誰？朋友。」

那人沒有側過頭來看阿生，只瞪住飾櫃裏，若無其事地跟阿生交談。假如此時有人由他們身邊走過，一定以爲是一對相識的朋友，正在討論着飾櫃內的貨品。

那人說道：「你看來似乎對鑽石很有興趣？」

「嗯，你怎知道？」阿生反問道。

「我發覺你去探討一些關於鑽石的行情。」那人對阿生說。

「是的，我的確很有興趣，」阿生反問道：「難道你有門路？」

「骷髏海岸的一流貨色，但價錢比市場的要便宜得多。」那人說。

阿生還好是個鬼靈精，對各方面的知識相當廣泛，否則對那人口中的「骷髏海岸」一定無法明瞭，其實那是地理學者給予西南非海岸一帶的別號。由於大西洋上遇難的船隻，殘骸多飄至該處海灘一帶，故此得名。

那人說他手上的「一流貨色」既來自「骷髏海岸」，又說價錢比起市場的還便宜。從種種跡象看，此人必與走私集團有關。

阿生於是抱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對那人說道：「我想知道你手上有多少貨色？」

「你要多少都有。」那人又問：「你可是來自香港？」

阿生反問：「爲什麼你要猜我來自香港？」

「香港是犯罪天才的出產地，過去還是世界有名的犯罪樂園。」那人說。

阿生順水推舟地說：「是的，我的確來自香港。」

「我想先了解你的胃口。」

「一千萬元以下，可以現金交易，但必須先讓我看看貨色。」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現在就走吧！」

「到那兒去？」

那人沒有答話，因爲他已走向一處路邊，也許他根本聽不到阿生的話。

那兒路邊停了一輛汽車，車子裏早已坐了一個人，那人在司機位上趴着，直至到阿生他們走了過來，那人才開車門讓阿生入內。

「請問你貴姓？」阿生問那人坐在他身邊的男子，因爲他一直不知對方是誰，只知道他的外型是個白種人。

然而那人並沒有答他，只吩咐司機開車。

儘管阿生感到有些不妙，他還是安心坐在那輛汽車裏。

阿生是個經得起考驗，受得起挑戰的人，他決不會退縮。

× × ×

夏力在警局裏再次遇上了韋倫探長！

夏力本來和阿生約好了在這兒見面的，現在却沒有阿生的訊息。

韋倫探長却把一些資料交給夏力，因爲那是阿生吩咐他去查的。

資料包括那個死者——黑人路易士的住址以及他工作過的地方。

根據資料顯示，路易士做過牙醫助手，也做過海員等等。

韋倫說：「這是我手下剛剛得回來的資料，我已派人到他的居處去搜查。」

夏力一心只惦記着阿生，因此他說：「假如你有進一步消息，請通知我。我現在須要與辦事處連絡一下。對不起，我要借用你的電話。」

夏力撥電話到他的辦事處去，發覺阿生一直未回到該處，甚至連電話也沒有。

他開始有些後悔，爲什麼他不一直與阿生在一起？不過担心是另外一回事，想到阿生這個人過去的經歷，夏力是有理由放下心頭大石的，只是不知道他遇上一些什麼事而已。

夏力吩咐辦事處的職員，只要阿生有消息，就立刻通知他，他的汽車裏有無綫電話。

然後夏力又建議韋倫探長陪他一齊到路易士的住所去。

從韋倫探長的口中，夏力知道一組探員正在路易士的住所搜查，國際特警須要更多這方面的資料，所以夏力要到現場去了解一下。

韋倫探長因爲殮房失去一具屍體，又死了二名殮房職員，正忙得不可開交，所以只叫助手陪夏力去。

× × ×

一個住宅單位之內，顯得一片凌亂。一批警探正在現場展開搜索。但看來他們的收獲並不大。

韋倫的助手與夏力趕到現場，發覺路易士這黑人的環境倒不錯，最低限度不像一般黑人那樣的居住窮民窟。

一名探員對探長助手和夏力說：「我們來此之前，這兒已被人搜索過了，唯一讓我們搜索到的，就只有這一副假牙。」

「假牙？」探長助手和夏力都感到無限驚奇地，將探員手中的假牙接過來。

那是一種用白色合金製造的假牙，除了銀光閃閃之外，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但是那探員却指出，假牙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有不少是眞空的，裏面可以收藏一些東西。但整副假牙仍然可以戴在口中。

經探員指示後，各人才可以見到那些排列整齊的假牙，果然另有機關。

有些假牙中間足以藏得下一枚黃豆那麼大的東西，但外殼掩上後，那個戴上了假牙的人，即使張大了咀巴，也不會露出破綻。

金屬假牙的內框，最小的也可以藏得下一顆白豆或紅豆那麼大的東西，更大的——例如大牙裏面，還可以藏下花生那麼大的東西。

至此，夏力有點恍然大悟，原來阿生的判斷力果然不差，路易士這傢伙果眞是個私梟——利用假牙，走私鑽石。

這是不難理解的事，這種假牙，除了要來走私鑽石之外，似乎別無用處了。

× × ×

在疾馳的汽車裏，阿生突然感到腰間被人用硬物抵住！

坐在他身畔的白人，將一副黑眼鏡交給阿生，用命令的口吻道：「戴上它。」

阿生已肯定抵住他腰間的，是一支手槍。阿生一邊戴上黑眼鏡，一邊半開玩笑地說：「你似乎不是做生意的人。」

那白人道：「我這樣做，就是提防閣下不是個做生意的人。」

阿生問道：「你現在要帶我到何處去呢？」

「我如果能告訴你，就不必你戴上這副眼鏡了。」那白人說。

阿生戴上那副眼鏡之後，什麼也看不見，他只可以感覺得到，車子不斷地在拐彎，有時開得很快，有時很慢，有時還會停下來。

阿生覺得十分無聊，他搭訕地問：「閣下是什麼人？」

身邊的白人這一回却有了反應：「我叫布克。你呢？」

「叫我阿生好了。」

「你眞的有興趣向我買貨？」

「是的，否則我又何必到那種地方去呢？」

「你那個中國朋友對你怎麼說？」

「他只表示，最近鑽石的價格十分波動，叫我不要沾手。」

「與你同行的人是誰？」布克指的自然是夏力。

阿生心裏暗吃了一驚！道：「我不知道他幹什麼的，只是偶然相識的朋友。」

汽車終於完全停了下來，從汽車馬達完全關熄這一點分析，目的地也許已經抵達了。

果然，那白人布克推開了車門，命令阿生落車。

他不准阿生移開那副眼鏡，只准他用手摸索，因此阿生只能像瞎子一樣，在摸索中離開了那輛汽車。

有人扶住阿生一齊走，但此人肯定不會是布克。因爲布克一直還在阿生背後發號施令，而且阿生還可以肯定他手上有一支手槍，正指住阿生背後。

如果阿生估計不錯的話，那人一定是開車的司機——布克的同黨。

一直在平地上走，不必入電梯，也沒有石階。

最後阿生被人命令站下來。

「你可以拿開那副黑眼鏡了！」布克在他背後說道。

布克的同伴也將挽住阿生手臂的手拿開了。

阿生將那副不透明的黑眼鏡拿開，發覺這時候他正面對一個人。

那人坐在一張辦公桌後面，正盯實他：「你是什麼人？」

阿生反問道：「布克先生沒有告訴你麼？」

「你們在汽車裏的談話，我都聽得一清二楚了。」那個中年人態度十分嚴肅，他指指辦公桌一角的一排按鈕，又說：「這種即場轉播儀器，可以令我立即知道汽車中的一切情形。布克也許相信你是來自香港的買家，但我不相信。」

阿生暗自吃了一驚！但他表面上仍然力持鎮定！

阿生輕輕一笑，問道：「然則，你以爲我是什麼人？」

中年人道：「你可能是警探。」

「警探？」阿生忍不住大笑起來。

他不知道對方是何方神聖，但從語氣中可也聽得出來，對方並未肯定自己的身份，而目前阿生的處境正是勢成騎虎。

阿生笑聲停止之後，一派正經地說：「不錯，我的確認識一些警界朋友，但我絕非什麼警探。如果你有朋友在警局裏，一定可以查個明白，我這個人性喜冒險，又怎麼會安份做個警探？」

中年人冷冷地笑了笑：「你眞的喜歡冒險？」

「是的，我身上有無數的刀槍傷痕，

你要看看麼?」阿生作勢就要扯高衣袖褲管。

但那中年人說：「不必了。」隨即又叫阿生後退幾步。

阿生不知內裏，照做了。

突然之間不知怎的，只見地板露出了一條裂縫，迅速把阿生站立的位置與辦公桌之間分開，而且越分越開。

阿生腳下踏住的一塊地板，丁方只有二平方呎左右那麼闊。

阿生很快就感覺得到，地板在浮動，彷彿一艘小舢舨在海上飄浮一樣搖動。

他的四周一片碧綠。

剛才還是地板的地方，刹那之間變了水。

說得正確點，應該是地板蓋住水，現在地板移開了，所以現出了下面的水來！

阿生亦好像站在泳池中央一樣。

剛才還在他面前的辦公桌，現在變了「在泳池旁邊」那樣。至於布克等人，也在他的四周，但距離他最少也有一丈過外，而且中間隔着水。

阿生弄得一頭霧水。

坐在辦公桌後面的中年人態度冷靜，他輕輕一笑：「請你小心站穩，你眼前所見到的，絕對不會是水。」

阿生又是一怔！心裏想：「不是水，又是什麼?」

中年人將一小塊紙張，扔入「水」中，當紙張接觸「水面」時，立即升起了一陣輕烟。

阿生心裏立刻就明白過來，原來是腐蝕的液體——硝鏹水，俗稱「鏹水」的東西。

阿生內心也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

中年人格格地笑道：「如果你不怕死的，可以冒險涉水而過！」

阿生知道對方是存心考驗自己。

他首先讓身體平衡下來。因爲目前這種情形，稍不小心，便會失足墮入水中，那時他就會變成一具骷髏。

阿生仰首往上望，天花板亦在丈餘之上，而且沒有東西可供借力或攀附的。再加上天花板洒下來的光綫相當耀目，因此阿生要脫離險境，也非經一番努力不可。

中年人說道：「你如果想我助你脫離險境的話，你最好講眞話！」

阿生道：「我講的全是眞話。」

「你這個中國人眞有種！」中年人冷冷地說：「死到臨頭，還是那麼咀硬！」

「我眞不明白你在懷疑什麼！」阿生道：「我從未這樣跟別人談過生意。」

中年人道：「你不是爲談生意而來，何必再裝蒜呢?」

「然則，你以爲我爲什麼?」阿生試探地問。

「爲路易士之死！」中年人說。

阿生渾身一凜！他事前絕難想到對方會提及路易士這個人。

中年人道：「唐人街的槍擊事件，你心中一定有數。可不是嗎?」

阿生開始明白了，對方一定與路易士之死有關；那麼，現在發生的事，絕不偶然，對方是蓄意將他引誘到這兒來。

中年人洋洋自得地說：「你不必否認了，我有人認得你！」

阿生暗自吃驚。

只見中年人一揮手，那邊又閃出了兩個人，由於距離頗遠，阿生看不清楚他的樣子，只能看出他們的輪廓。

然而僅僅就憑此輪廓，已够他心驚胆戰了。

那是二個男子，從服飾和輪廓看，完全與槍殺黑人路易士的槍手一樣。

阿生至此又進一步明白，這班人不但殺死路易士，還可能就是偸去路易士屍體的人。

阿生心裏想：這班人究竟是何方神聖，他假設此事與「鑽石」有關，會不會離題萬丈?

阿生顯然一直被人跟踪着，所以他必須好好的設法應付，即使他要說謊，也必須找個足以令對方相信的藉口。

中年人指指那兩個男子，道：「你可認得他們?」

阿生搖搖頭：「沒有印象！」

中年人與那二名男子不知說了一些什麼。阿生離遠只見二名男子俯首彎腰相就，聽從了中年人的一些口頭吩咐。

阿生知道現在不但勢成騎虎，也十分危險，如果他不冷靜頭腦，機智地去應付，隨時也會死得不明不白。

中年人故意將阿生置於鏹水池中央，大概早已知道了他的身份。但無論如何，阿生必須先設法離開這方寸之地，否則，偶一不慎就很容易掉入池中。化爲烏有！

那塊板僅供立足其上，只要阿生稍失重心，人也會跌入鏹水裏去。

所以阿生立足其上，肯定是毫無用武之地，儘管他胆色過人，也沒有可能像武俠小說中的「涉水而過」的輕功。

阿生趁住對方正在「密商大計」之際，暗思脫身之計。

他知道這間龐大的辦公室之內，必然是機關重重，除了地板之下隱藏了鏹水池之外，可能還有其他機關。

也就是說：即使阿生能越過鏹水池，亦未必能闖出重圍。

不過，儘管如此，阿生還是要先行脫離目前這險境再說。

然而，有什麼辦法可以讓足下這塊木板稍爲接近「岸邊」?

所謂「岸邊」，也就是可以通往室外的地方。

阿生很難了解這是個什麼地方，他記得當初進來這裏的時候，這裏還不見得怎麼樣闊大，然而現在却大得厲害！看情形這裏一切幾乎也可以移動，除了地板之外，牆壁也可以移動，所以這間辦公室才可以刹那間變得闊大！

阿生正在估計着眼前的形勢，那中年人又在那邊說話了。

「你很狡猾，」那中年人說：「我這兩個弟兄巳肯定你就是在唐人街開槍射擊他們的人。你告訴我，爲什麼?」

阿生道：「我當時只想阻止一宗謀殺案，並無其他目的。」

「你說得十分動聽。」中年人說：「可惜當時你的槍法並不準繩，否則他們早已死掉了。」

阿生笑道：「並非我的槍法不準，只

是我根本不想殺人。」

「你好大的口氣！」中年人道。

「並不，請聽我說吧，」阿生道：「當時這二位朋友在唐人街開槍傷人，令我十分生氣，你知道爲什麼嗎?」

「爲什麼?」

「因爲我本身是中國人啊！這些年來，中國人在世界各大城市的華埠，被治安當局視作毒瘤。因此，假如那地點不是唐人街的話，我也只是個過路人而已！」

「你的意思是：當時你只想嚇走我的弟兄?」中年人信半信疑地問。

「是的。」阿生說：「當時我以爲中槍倒地的人，只是受傷而已，我見到你們衝過去，自然担心你們繼續開槍，所以我必須鳴槍嚇走你們，以免鬧出了命案！」

「那麼你爲什麼還繼續插手這事?」

「只爲了唐人街的聲譽。」

「我懷疑你認識路易士。」

「你是指那個死去了的黑人?」

「是的，他生前可能與你有連系，我們知道他學過中國武功，身手不凡。」

阿生道：「信不信由你，我並不認識他！反而現在我倒想知道他是誰。」

「可惜你巳經沒有機會了。」中年人面色一沉！只見他把手一揮，身邊一人巳拔槍在手。

阿生心裏一凜。

那人已舉槍瞄準。

阿生早巳明知這種事情無可避免，只是想不到事情來得這麼快而巳。

他急忙脫下外衣，在這種環境底下，阿生的一舉一動也必須小心保持平衡，否則很容易就會「一失足成千古恨」！

阿生是個習過中國武功的人，對於保持身體平衡方面，倒還應付得來，雖然那塊浮動的地板只有二方呎左右。

阿生知道一切既成事實，眼前也就是他噩運開始的時刻。

他立即將脫下的外衣揮動起來。

旁人不知道阿生到底要幹什麼，甚至會以爲他神經有毛病，却不知道阿生此舉別有用心，而且也有根據！

外衣一經揮動，立即生風，浮動的地板隨即移動起來。

這正是空氣鼓動的原理。

槍聲也在此時响了起來。

「砰，砰！砰！」一連响了三槍。

阿生彷彿在大海中遇上了風浪一樣，站在那方塊地板之上，團團而轉。

由於外衣的揮動，令到那脚下的地板轉得又快又急。

這絕對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只要稍失重心，人就會掉入鏹水池中。

只要掉了入去，就絕無生還的可能！

後果也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阿生當然也想得到，但是，假如他依舊呆立不動的站在原來的位置，後果又如何，阿生也想像得到，那必然是變成靶子，讓人射傷或射死，最後還是掉入鏹水池中。

因此，阿生甘願冒更大的危險，也不會坐而待斃的。

子彈在他的外衣上穿過，留下三個洞孔，可見對方亦非弱者。

當然阿生也早巳明白，這槍手能一槍取去了路易士的性命，可見槍法如神。

阿生在心理上早巳有了打算，所以儘管槍聲卜卜，他也只依照自己心目中的計劃去做；事實上他當時巳是勢成騎虎，欲罷不能。

他足下的地板轉個不停，他除了要保持身體的平衡與穩定之外，就是伺機採取行動。

因爲他足下踏着的地板，可能是一種玻璃纖維或者其他特殊結構，所以不怕鏹水腐蝕，但，阿生知道自己只是一具肉體——一遇上了鏹水立即腐化的血肉之軀。

因此，阿生不但要步步爲營，還要像馬戲班的藝員演出一樣，稍不小心，都會有性命危險。

事實上，阿生的身手可能要比起一般馬戲團藝員更加出色，最低限度一般馬戲團藝員是經過排演的，而眼前發生的事却是來得非常之突然。

一輪急轉，阿生眼看距離「岸邊」不遠，他立即將力度貫注雙足，屈膝飛彈而起，凌空躍向岸邊。

這是看似容易，其實絕非容易的事，因爲那飄浮着的地板是浮動的，要借力並不容易，但阿生終於憑住自己本身的武功修養帮助他做到了。

在塲目擊的人都替阿生揑了一把汗。

然而阿生的噩夢還沒有完。二名彪形大漢，分持刀棒向阿生進襲。

阿生手無寸鐵，還好那件已被射穿的外衣仍舊保留在他的手中，這就是唯一可供利用的「武器」了。

阿生的外衣揮揚兩下，瞬即罩住那把鋒利的尖刀，然後反手奪棍。

外國人很少用刀棍，想不到這二名大漢竟然是「東方熱」浪潮中的「功夫迷」，可惜一經與阿生交手，便破綻百出。

那大漢將木棒抓得很緊，阿生儘管氣力十足，也一時之間未能得手，但這一邊，另一名大漢巳抖去那件破大衣，刀鋒直朝阿生頭頂劈來。

阿生眼見來勢凌厲，也碍於當時的現場環境令他避無可避。

刀鋒疾如閃電，轉眼就要劈到阿生的頭上來！

阿生拚命運足勁力，將手持中的木棒拉扯過來，僅可來得及擋了利刀的劈砍。

刀棒交加之下，刀鋒砍進了木棒之內，就像木棒將刀鋒咬住了一樣。

阿生見機不可失，立取揮拳踢腿，二名手持刀棒的大漢，分別在尖叫聲中倒開去。

一陣掌聲雷動，也有人在喝采。

阿生來不及去聽取別人的讚賞，反而急於去關心二名大漢的處境，因爲那兒極之接近鏹水池畔，照剛才二人所跌倒開去的方向及其去勢，他們應該無可避免地，掉入池中。

那是非常強力的腐蝕性液體，任何人掉了入去，相信亦無可能生還。

因此，阿生立即回轉身來，注視那二名大漢的去勢。

他並未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只表現出一片關懷。

在此時此地去關懷一個「敵人」?這似乎有點開玩笑。

但是，凡是了解阿生這個人來龍去脈的人，都會明白阿生自小深受鐵拐俠盜呂偉良的影响；他不嗜殺，也不殘暴。

剛才他只是爲了自衞而已；若非迫不得已，他是不會殺人的。

那二名大漢倒在光滑的地板之上，還沒有站起身來。

阿生一直沒有留意到，那活動的地板又在不知不覺中復合了；鏹水池已被地板密封起來。所以二名大漢命不該絕。

阿生悄悄舒了一口氣。

中年人率領其他人朝阿生這邊走過來；他面上的敵意減輕了許多。

阿生再看看那些出口，兩度門均有人把守，而且門已關閉了。

「你果然有種！」中年人對阿生說：「有胆有色，非常機智！」

阿生一時之間，也分不出這是讚賞還是譏諷；他不作聲。

中年人又說：「朋友，請跟我過來，好好的讓我們談談。」

阿生只好跟他走。

走出了那間房之後，中年人與阿生併肩兒行。其他人尾隨其後。

中年人道：「你眞的有興趣冒險？」

「是的。」阿生說，「但我要有代價，而且代價不能太低！」

「這是十分合理的事。」中年人道，「剛才我已試過了你的身手，但我還摸不清楚你的底子。」

阿生笑道：「其實我很簡單。我到處流浪，只有朋友——包括各方面的朋友。但沒有親人。」

「我們非常須要人才，包括各國不同種族的人才。」中年人道，「你有這一副好身手，我非常欣賞。就是不知你有沒有興趣。」

「興趣一定有，問題只是代價。」阿生故意試探着說。

「只要你有興趣，保證不出三年，你便是個大富翁。」

「是個什麼勾當？」

「鑽石。」

「鑽石走私？」

中年人點點頭：「嗯！不錯，這是致富捷徑。許多人發夢也想不到的事！」

「需要到南非去？」阿生又問。

「你加入我們之後，我們組織會另有安排。」中年人這時候已走到了另一間房的房門口。

「你肯讓我加入？」

「我個人看中了你，雖然我還不大清楚你這人的來龍去脈。但我們實在很須要你這種人才，更須要更多的陌生面孔！」

「我願意接受你的調查。你有什麼疑問，不妨提出來。」

「你進來再說！」中年人領先進入一間房。

這間房有如一間試映室，裏面有一排沙發椅，面對住一個小銀幕。

阿生和那中年人坐在沙發椅之上，其他人則站立在後面，小心監視着。

中年人示意後面的助手：「可以開始了！」

助手朝那牆上的小窗打出了一個手勢。燈光隨即熄滅。

小窗裏面射出了光綫，銀幕之上立即出現了影象。

那是阿生和夏力出現在西四十七街的情形，光綫雖然欠佳，但清清楚楚就是他們二人，還有商人張占美。

中年人問：「與你同行的人是誰？」

「我只知道他叫夏力。」阿生發覺對方來頭可不小，担心夏力的特警身份，他們早已知道了，所以不敢過份說謊。

「那中國商人呢？」

「張占美，我的朋友。」

「胃口大嗎？」

「你的意思是——」

「他能購下多少現貨？又能付出多少的現金？」

「噢！胃口肯定很大！」阿生道，「問題是他對私貨有沒有興趣。」

「我們知道他很有錢，在西四十七街，也十分之活躍。你肯加入我們的話，爲了你個人的利益，相信你遲早總可以說服他。」

「那要看機會以及你們開出的條件。」阿生說。

「根據我們的資料，你似乎與韋倫也很熟絡。」中年人說。

銀幕上開始換上了另一卷偸拍的紀錄片，那是殮房外邊的情形，當時阿生和韋倫探長等人剛落車。

阿生心裏的確有些吃驚，他想不到這班人行事如此周密。萬一自己的國際特警身份也被揭穿，後果就難以想像。

不過阿生又想：韋倫是紐約警方一位探長，那是一直公開的，對方知道了，又有什麼出奇？但國際特警可不同了。

國際特警是個世界性的秘密組織，一般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更不要說其他了。

阿生想到這裏，也就若無其事地回答：「他是一位探長，夏力的朋友。」

「爲了死者路易士，韋倫要看看他的屍體。」阿生說，「但不知道怎的，屍體失了踪！」

「這件事我會另有交代。」中年人道：「現在我要弄清楚的，是你在這件事裏面所担任的角色。」

「當初只爲了維護唐人街的聲譽，後來我發覺原來這樣也可以有門路可以賺到許多錢，想法自然不同。」

「我們已知道你不是警察，但是，假如你加入我們之後，如有出賣我們等情，你將死無葬身之地。你考慮清楚才好。」

阿生早已考慮清楚了，這是名符其實的「虎穴」，稍不小心，都會死無葬身之地。

因此阿生說：「不必考慮了，只要有利可圖，我絕不反悔！」

阿生故意裝出一副貪婪相，目的無非要對方相信他是個唯利是圖的人。

中年人於是說：「你加入我們之後，以後我們就是自己人了。但是，在我們未清楚你的爲人之前，你的行動仍受到若干限制。」

阿生爲了表示大方，說道：「我是經得起考驗的，你不妨派人到警局去查查。我認識韋倫，但絕不是警探。」

「我自然會的。」中年人道。「我兩個弟兄在唐人街見過你的槍法，但你說：只是志在嚇走他們，並非失準，是不？」

「是的。」阿生說，「假如你有懷疑，我可以射幾槍讓你品評一下！」

「好吧！」中年人又站了起來，「你跟我到隣房去吧！」

× × ×

隣房絕對不似一個練靶場。最少看上去不大似。

然而中年人却對阿生說：「你試試這支槍，我要試你的眼界！」

房間是長方形的，入門處光綫頗充足，但三丈外的盡頭處却一片暗淡。因此阿生根本看不見那邊有些什麼東西。

有人將一支槍交給阿生。此人正是曾經[illegible]射擊過阿生的人；也就是在唐人街被[illegible]生射擊過的人。

他笑了笑：「你的確有胆有色，換上了[illegible]人，早已掉入鏹水池中去了！」

「承蒙你手下留情！」阿生說：「否[illegible]縱然不掉入池中，亦已中槍身亡！」

那名槍手瞥了他的上司——那個中年人一眼道：「其實你應該多謝我老闆！」

阿生有點不大明白地瞪住那中年人。

中年人道：「我無意殺你，叫他故意射差一綫。但是儘管如此，你生存的機會也很微；因爲任何人都有可能失足掉入池中。」

阿生只是苦笑一下。

他接過了那支手槍之後，問道：「我的目標在何處？」

中年人指指遠方的盡頭處，道：「等會兒會有個假人在那邊掠過，你要把握時間，射擊的部位最好接近心臟。」

阿生以十分熟練的姿態，將手槍檢閱了一次，發覺裏面有三枚子彈，其他三枚在較早時已發射了，至今槍腔仍留有一股火藥氣味。

中年人把手一揮！那邊盡頭處立刻有個人影出現，阿生幾乎來不及準備。

他迅速擧起手槍。

然而遠處那人影幾乎一掠而過。

阿生不可能再等待了，因爲那目標瞬即消失在那邊。

阿生道：「中！」槍聲已經响起了！

槍聲一响就是兩次。

那幾乎有如閃電的一刹那間，換上了任何人都會有可能錯過機會的。但阿生終於發射了兩槍，只是不知有沒有命中。

中年人示意那槍手收回阿生的手槍。由此可見對方仍未十足信任阿生。

然後各人步向房間的盡頭處。

這時房間盡頭處的燈光也亮了起來！那個目標物——「假人」，仍在隱蔽處。

中年人爲什麼到了現在才亮燈？阿生以爲理由只有一個，就是「考驗阿生在黑暗中射擊的準確性」。

但是，阿生後來才知道，事實並非就這麼簡單；原來還另有用意。

各人分別站立在房間盡頭處約三呎前面的位置，等待着。

那前面有一條滑行軌跡，要來讓「目標」滑行而過的。阿生他們就站在這軌道前的二英呎左右的地方等待。

不久，有人按掣。

一陣馬達聲過後，一具屍體由隱蔽處，沿住軌跡出來，然後停在衆人的面前。

在燈光投射之下，阿生不會看錯，那的確是一具屍體。

而且還是阿生見過了的屍體。

他，並非別人，正是黑人路易士。

那屍體形狀十分可怖！面色死灰！胸前彈孔集中在心臟部位！但沒有鮮血流出來。屍體以木架支撐住，樣子令人看見了也有點毛骨悚然。

阿生終於明白了，爲什麼對方事先不讓他知道這是一具屍體？假如阿生早知道是路易士的屍體，他可能不忍下手！所以，這兒燈光先弄得十分的暗淡。

然而現在一切已成了定局，阿生也只有怔住了一陣。

「你當然認得他是誰吧？」中年人對阿生說，「他就是黑人路易士。」

「他怎麼會在這裏？」阿生問道。

「他已經沒有生命，當然不可能用雙足跑回這裏來。」

「他早已死了，難道就爲了利用他的屍體做靶板麼？」

「當然不是單單爲了供你練靶之用。」中年人道，「他是我們的人，即使死了，也應該歸我們所有啊！」

「你們的人？」阿生有些不大明白，「那麼，你爲什麼要殺他？」

「他是個叛徒！」

「路易士背叛你們？」

「不錯！」中年人道，「現在你已經是我們的人，我也不怕坦白告訴你。他是我們的成員之一，可惜他太不忠實，企圖另闢門徑，將一批私貨悄悄售給別人。這是違反我們規矩的。」

阿生想起殮房中那兩個人死得太冤枉，忍不住說：「你們何必花那麼大的代價，奪回這具沒有生命的屍體？」

「加入我們組織之後，一切盡歸我們組織所有，包括生命與肉體在內。」中年人道，「何況，他的屍體還有我們的貨物在內呢。」

「屍體之內有鑽石？」

「是的。」

「怪不得你們一定要把他奪回來。」阿生覺得自己總算猜對了。

「你以後就是我們的人，不妨想想，會不會有更好的方法，偸運鑽石出境？」

其實阿生至今仍未知道鑽石到底收藏在路易士身體上的那一個部份。

骷髏海岸　警衞森嚴

中年人自我介紹說：「我暫時是你的上司，如果你做得比我更好，你也可能是我的上司，因爲我還有個後台老闆。」

阿生不作聲。他在想，想着這個組織到底是個什麼組織。

中年人又說：「弟兄們都稱呼我M先生，你也可以這樣叫我。」

阿生這時才問：「我以後要做些什麼工作？」

M先生道：「回頭我自有分配。現在我想先問你，你可知道路易士把鑽石收藏在什麼地方？」

「體內？」阿生忖測地反問。

「不可能。」M先生搖搖頭，笑道：

「你可知道南非的鑽石檢查制度？」

「不知道。」阿生也搖搖頭。

M先生指了指他的嘴巴；阿生立即會意。

他記起了，路易士的口部凹陷，原來是那口假牙被人弄了出來。

「假牙！」阿生同時也想起了唐人街那一幕——當時路易士倒在地上，嘴巴半閉着，隱約可以見到銀光閃閃。

當時阿生已想到他有假牙，但想不到有此妙用而已。

M先生點頭微笑：「不錯，情形正是如此。但我怕這方法用得不會太久，遲早被人發覺。」

阿生至此才眞眞正正的恍然大悟，原來M先生這班人冒險到殮房「奪屍」，目的在乎那一口假牙而已。

但是，既然假牙中有鑽石，又何必連屍體一齊搬走呢？單取去假牙，豈不更方便？

後來阿生回心一想，覺得假如他們眞的只取去假牙，等於告訴別人個中秘密，這會影响他們今後的走私行動。

因此，他們索性連屍體一齊弄走，讓警方想得頭也大了。這也是辦法之一。

M先生又對阿生說：「我們須要有頭腦的人。只要你有頭腦你就可以發財。」

阿生道：「我喜歡用腦，更喜歡發財，但是，我不知道你們的現況，這就有如狗咬龜！」

「今天只是你加入我們的第一天，何必焦急？」M先生說。「也許，目前我們最需要你負起推銷的任務！」

「推銷？」阿生怔了一怔！「我怕我不是這方面的材料！」

「你應該有辦法的。」M先生道，「張占美是你朋友，他有足够的資金。」

阿生想了想，問道：「你有現貨？」

「嗯！」M先生隨手取出了一個小布袋，朝手心一倒。

一些閃晶晶的鑽石，傾在M先生的掌心處。在燈光下顯得十分耀目。

「這是上品，但價錢比市面正常的價錢低許多。你可以帶去試一試。」M先生將整袋鑽石交給阿生。

阿生又呆了好一陣。

M先生似乎看得出阿生的心事，道：「你怕責任重大，是不？」

阿生點點頭。

「你放心！」M先生說，「這一袋鑽石，我只索價三十萬元，交易成功後，你可得佣金五萬。但在市面上，最少值上五十萬。」

阿生道：「豈不是半價出售？」

「是的，不經第比爾公司，最少可以便宜五份之二。」M先生又說，「如果一切順利，下一宗我可以交你更大批的。」

阿生吶吶地說：「請恕我坦白，這種事情，萬一讓警方知道了，會有些什麼危險？」

「警方不可能知道。」M先生道，「我們只是瞞稅，同時擺脫大集團的操縱，這也沒有什麼不對的，不是嗎？」

阿生知道事情決不會這麼簡單。但事到如今，他必須裝成半痴半呆的樣子，否則很難得到對方的信任。

阿生道：「我算是個新入行的新丁，一切仍然須要你們的指點！」

「明天你先到西四十七街去，找你朋友張占美談談這宗買賣。」M先生說，「這是你的試金石。」

阿生點頭表示明白。

× × ×

夏力也找到張占美那兒去。

張占美認得他是阿生的朋友，他答應夏力，只要有阿生的消息，一定通知他。

夏力於是留下他的電話號碼。

× × ×

阿生很煩惱，他覺得這一件事非常複雜。

目前他不但要獨力應付，還要小心不露出破綻，否則他的性命就凍過水。

他對M先生的組織固然感到興趣，對他的後台老闆更感興趣。

他用最冷靜的頭腦分析，覺得這組織十分之龐大。

他要澈底了解這組織，必須有十足的耐性，也要冒更大的險。

當然，要繼續獲得M先生的信任，就一定要有表現。

因此，他這「第一次任務」必須表現得出色。

但是，假如長此以往的留在這裏，相信他所知的也不會多。

他必須爭取機會到南非去。

在阿生的想像中，這組織的總部可能設在南非。

那個被殺的黑人路易士，死前時時到南非去，相信除了與鑽石走私之外，還可能另有任務。否則，M先生何必殺他？

阿生那一晚，幾乎沒有一覺好睡。

× × ×

翌日，阿生被人開車送到紐約西四十七街去。他又再次見到了張占美。

張占美一見到了阿生，立即就想說話，但被阿生制止——阿生用手勢制止他。

張占美十分機靈，隨機應變地說：「想不到又在這裏見到你。」

張占美當然知道阿生是個國際特警，也明白那是一個什麼組織；他常常因爲結識到阿生這樣的朋友而感到驕傲。

剛才他原本打算告訴阿生，夏力四下裏找他；但在那一刹那，他見到阿生一個很特別的手勢——阿生用食指指住自己的領帶！又再以手指豎直貼在唇邊。

這是什麼意思？

張占美能有今天這日子，自然也不是個愚蠢的人。

因此，他立即改變了口吻。

他又對阿生說：「怎麼啦？是不是又有事找我？」

「是的。」阿生一手搭過去，搭住張占美的肩膊，一邊摸出一張事先寫好了的字條，攤開讓張占美看。一邊又說：「我有一單生意找你談談，你可有興趣？」

「好極了！」張占美口裏回答，眼睛却放在字條之上。

字條上阿生事先寫着：——

「我身上有袖珍錄音裝置，請小心說話。日後自有交代。謝謝。」

張占美摸出了香烟打火機，故意揚聲說道：「在商言商，我最喜歡談生意。請

先抽口香烟，坐下慢慢談。」

說着，一邊焚燒字條，一邊眞的抽起了香烟來了。

阿生其實也不敢肯定自己身上是否有袖珍錄音裝置，但他非常懷疑那條領帶。

領帶像是用一種粗麻織成的，後面的招牌却是一片薄薄的金屬。一般情形，這是表示名廠出品，但是，阿生在這方面既是「半個專家」，自然也十分的敏感。

他感覺得那是一種變相的錄音帶，那金屬招紙極可能是新式的咪高峯——收音儀器。所以他必須小心提防。

阿生既已得到張占美的諒解，也就一本正經地說：「我有一批貨，不知你有沒有興趣。」

「什麼貨？」張占美也只好故意問。

「我先讓你看看貨辦。」

「好極了。」

「這裏安全嗎？」

「放心，這條街，任何一寸地方都安全，除非離開這條街，我就不敢保證。」

「須要將你辦公室的門關牢嗎？」

「不必了！」張占美按了一下辦公桌上的一個按鈕。

辦公室房門那邊，「卡察」一聲，一個電動鎖立即關上了。

阿生於是摸出一個小布袋來。

「你幾時轉行做起鑽石經紀來？」張占美問阿生。

阿生笑道：「試一試客串而已，你肯帮忙，也許我會繼續下去！」

「嗯！讓我先鑑賞一下！」張占美拉開抽屜，取出放大鏡，然後走近窗前。

阿生趁這個時候，留意辦公室四周的環境；包括窗外的情形。

阿生担心對戶有人監視。

但是，這是十分特殊的設計，辦公室窗外，根本不容外人窺伺。

張占美回頭對阿生說道：「那貨主是誰？」

阿生道：「請容許我保守這小小秘密。你先評評貨色如何？」

張占美道：「貨色不差，就是價錢不知如何？」

阿生道：「照市場上的價錢，這一袋石值多少？你經驗老到，估估價吧？」

張占美想了好一陣，道：「五十餘萬，這是批發價。」

「如果我肯四十萬賣給你，你可有興趣？」阿生笑道。

「你可不是開玩笑吧？老弟。」張占美把眼睛睜得大大的。

阿生一派正經地說：「一點不假，你驗貨，我收錢，可以立刻交易。」

張占美差點兒忘記阿生的處境，低聲問：「請恕我坦白，這不是老鼠貨吧？」

「老鼠貨」的意思是指「賊贜」。

阿生笑道：「你幾時聽過有這一批鑽石被人竊去？」

「我們是朋友，但我不喜歡不老實的人，更不想你上當。」

「在商言商，如果我是你，只要有錢可賺，其他可以不理。總之不是偸也不是搶。」

張占美突然沉默了一會。然後才說道：「我想介紹個買家給你。」

「好極了。」阿生又問：「你本人沒有意思？」

張占美苦笑道：「我手上有太多存貨。目前還不想入貨。」

「那麼，我們什麼時候再碰頭？」

「一小時後。」

「在那裏？」

「就在這裏吧。」

阿生於是離開了張占美的辦公室。

× × ×

在一輛豪華房車裏，阿生又面對「M先生」。

M先生還不待阿生開口，就對阿生說：「你太貪婪了。」

阿生怔了一怔：「這是什麼意思？」

「我知道你開價四十萬，張占美要另找買家。是不？」

「是的，你怎麼會知道？」阿生故意問。

阿生老早想到那條領帶可能是一種錄音裝置，但想不到還有即場轉播系統。目前世界上不少電子間諜儀器已被人利用於商業競爭之上，所以像M先生這種組織，就算擁有更新式的電子儀器，亦是不足爲奇。

阿生故作驚奇！M先生却洋洋得意地說：「我自有辦法知道你行踪和言談。」

阿生道：「我替你多賺十萬，豈不更好？」

「你想賺，人家一樣希望多賺一些。你開價太高，會影响以後交易。」

「老實說，太便宜了，他反而會引起疑心；目前他已有些懷疑。但我不是傻瓜，我會小心應付過去。」阿生說。

M先生佯作關懷地，替阿生整理一下那條「新欵」的領帶。

阿生是這方面的專家，自然明白他的目的無非要檢查一下這「轉播儀器」。

M先生道：「張占美說他手上有太多存貨，這是假的；其實，他嫌我們太貴。你不能太貪婪。」

「但是，現在我如果自動減價，他反而會引起疑心。」

「這次的交易只有順其自然，下次你最好介紹另一位弟兄給他認識；我知道他是唯一比較可靠的人。」

「你是指他十分富有？」

M先生道：「那又未必，總之他爲人老實，可以付出更多現金之外，還很有信用，但他不容易相信別人。」

阿生至此又進一步明白：對方要利用自己，原來有着多方面的作用。

阿生道：「你不須要我了？」

M先生道：「不！你另有任務；你不是個生意人，我想派你到南非。最好把你的證件交給我，讓我派人爲你辦手續。」

阿生心裏暗喜，自然也有些担心。

他本來就想深入了解這組織，現在算是難得的機會。

然而對方會不會別有用心？

像M先生這種人，也很難說。他可以用鏹水池去考驗一個人的身手，自然也可以用更狠毒的方法對付阿生。

但無論如何，阿生私底下已決定接受這項挑戰。

× × ×

一小時之後，阿生重返張占美的辦公室。

辦公室之內，早已來了一個「人客」——阿生十分熟悉的人。

他正是夏力。

夏力是接到張占美的通知之後，匆匆趕來的。他早已知道阿生的處境。所以當阿生入來之後，他們也佯作初相識。

在張占美的介紹之下，雙方「寒暄」一番。

他們為了避過M先生在電子竊聽儀器中的監視，一切「肺腑之言」盡在紙上用筆「談」。

室內只有三個人。

三個人口裏講的盡是鑽石買賣的事。那無非只是一種掩飾而已。

阿生須要夏力明白自己目前的處境，也要他在外面幫他的忙。

他們一方面要在紙上談，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口不停」的談買賣。俗語有道「心無二用」，所以這是一件難事。

還好夏力與阿生不是頭一次合作，二人很有默契。

他們表面上，在張占美的居中介紹下，終於完成了一宗買賣。

但在私底下，夏力和阿生也在紙上「談」好了另外一些事情。

「無聲勝有聲」，默默無言的「紙上談」才是最重要的。

阿生要夏力迅速為他準備一些假的身份證明文件；也要他將那一袋鑽石拿去化驗。

夏力趁還有點時間，將警方在外面調查的情形，也略略寫了出來，讓阿生知道一些。

阿生又為了以後的方便，用字跡告知張占美，對方可能另派人來。

張占美答允與夏力保持密切連系。

張占美是一位華僑富商，他正為了近來鑽石市場價格紛亂而頭痛；另一方面，他也不想世人以為「中國人一向自私」，或者「中國人最不合作」。尤其是在對付罪案方面。

× × ×

M先生對阿生的印象頗佳，因為他不但做成了第一宗鑽石買賣，還接受M先生的派遣，更加答允介紹另一個人給張占美認識。

M先生答允阿生五萬元的佣金，已加到七萬元。以示鼓勵。

他要派遣阿生到南非去。

為了先將證件弄妥，阿生要佯作返回寓所去，取回他的證件。

其實阿生自與呂偉萇分別後，他已一度住到特警辦事處去。

但是，他不可能報出辦事處的地點，所以報了一個假地址。

假地址在唐人街，那是張占美提供的，他名下的物業。

照原定計劃，夏力必須及時將阿生的行李和假證件等等，送到該處，裝成阿生就住在該處一樣。因為照阿生估計，M先生可能派人陪阿生一齊返回「寓所」取回他的證件。

換句話說，他們的「戲」一定要演得像樣些；萬一露出馬腳，就會功虧一簣。

為了讓夏力有足夠時間，阿生已盡量拖延，但M先生很着急。

就在那天晚上，M先生就派人陪同阿生到巴華利街去。

那是紐約唐人街其中一條街道，也是根據張占美提供所報的住址。

阿生不知道夏力能否在這麼短促時間之內，辦妥一切。

他原本要一個人「返家」，但他的同伴卻以「安全」為藉口，一定要堅持和他一齊入內。阿生自然無可奈何地答允了。

阿生因為根本就不是住在那裏，恐怕屆時會露出馬腳。

另一方面，夏力未必能在這麼短促的時間內，將證件弄妥。

所以阿生只希望一個人先入內，看看情形如何，再作決定。但對方既然堅持，他也無可奈何。

那是一個小小的住宅單位，居然佈置得似模似樣的。

阿生招呼他的「同伴」在客廳裏坐，獨自進入臥室。

他發覺夏力已將他的行李送到了這兒來。旅行證件就在一個皮箱之內。

毫無疑問，那是一份假證件，但却非一般人能分出真假來。因為國際特警在假證件與偽鈔方面，算得上是專家。

阿生正擬重返客廳，發覺他的「同伴」正在門外偷窺。

阿生若無其事地，將證件交給他的同伴，然後一齊離去。

一切看來都十分順利，照計不會有麻煩的。

但是，就在他們剛想登車離去的剎那間，突然有人朝他們開槍。

阿生對這方面的反應非常敏銳，他一手先將他的「同伴」推倒。

子彈接二連三地，在他們的頭頂上飛過。

M先生派來「陪伴」阿生的人叫尼高，其實他的責任只是為了監視阿生。

但阿生為了以後的方便以及信任問題，他必須「保護」尼高的安全。

他不知道眼前出了什麼事，只知道事情來得十分突然。

當初他還以為這是夏力串演的好戲，目的也許是要讓阿生一顯身手。

但是，後來看見那些彈孔——子彈射破了汽車外殼的彈孔，證明全是真槍實彈，阿生就感到不對勁。

他把尼高帶到黑暗一角，以避過對方的追殺。

時在黑夜，這一段路的街燈本不十分明亮。加上近來唐人街的夜市不大好，所以街上的行人也不多。

平時唐人街的巡邏警本來也不多，所以這時也難望有奇蹟出現。

阿生的反應固然快，行動也快；他倒地後立即示意尼高跟他走。

他蛇行鼠步，急竄一輪，已在十多輛汽車以外的路邊。

對方的槍手不知躲在何處，但暫時似乎失去了目標。

阿生和尼高正待站直了身子，那邊有一輛汽車開過來。

車子的速度很慢，尼高偷望過去，隨

口對阿生說：「原來是狄非亞的人。」

阿生和尼高一邊彎腰避過對方的視綫，一邊問：「狄非亞是誰？」

「M先生的對頭人。」尼高躲在路邊一輛汽車的背後。

那車子突然停住。

車上有人落來！是二名荷槍實彈的槍手；車子裏另外還有一個司機。

阿生和尼高都可以聽到有人說：「他們不會逃得很遠，小心搜搜看！你由那邊繞過去，我朝這邊搜搜看。」

阿生對尼高道：「現在我們要賭賭運氣了。」

他隨手弄開那輛汽車的車門。

車門本來是鎖上了的，但在阿生的手上，這是輕而易舉的事。

他和尼高悄悄的躲了入去。

轉眼之間，其中一名槍手已搜到這邊來—那是阿生和尼高剛才站立過的地方。

阿生和尼高都不敢抬起頭來。但他們心裏都明白，對方不但有槍在手，也有手電筒；電筒的光柱，剛才就不止一次地，在他們頭頂之上掠過。

只要對方再將光柱投入這路邊的汽車之內，阿生和尼高可能立刻就要吃子彈。

因此，阿生要在他未採取行動之前，搶先採取行動。

阿生向尼高做了一個手勢；意思是出其不意，撲出去，然後搶頸奪槍。

但是，就在阿生打算推開車門衝出去之前的剎那間，一陣步聲傳來，表示那邊突然之間有人出現。

這一邊却突然之間，有步聲急急離去；那槍手可能不想引起第三方面注意，於是急急離去。

由這處傳來的步聲，突然停止在車門之外，這又令阿生他們暗自吃了一驚。

果然有人拉開車門。

對方顯然是這車子的主人，因為他曾用車匙開過車門。當他發覺車門沒有鎖上時，便在遲疑中開了車門。

尼高向阿生示意，阿生反而示意他切勿動手。

車子開動了。

這車子的主人顯然未發覺有人躲在這車上。

阿生只能感覺得到這車子在拐彎了。

就在拐了彎之後，阿生突然抬頭。

那人吃驚地險些兒把車子煞停。

阿生本來沒有手槍，但他却知道尼高有，所以在二人俯伏於車後座位之間的時候，阿生示意尼高，要他將手槍轉到自己的手上來！尼高迫於形勢，不敢不從。

阿生現在就利用那支手槍指住車主背後，冷冷地說：「別作聲，依我說話，繼續開車，可保你的性命。」

那車主雖然萬二分吃驚，也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只好保持鎮定，繼續開車。

尼高不知道阿生何故有此一着；如果是他，他會靜伏在車中不動！直至到車子停下來為止！然後他會悄悄地落車。

也許對方發覺他們的存在時，會迫使他提高採取行動亦未可料。但無論如何，他不會選擇現在這個時候。

車主保持以一般市區行車的速度向前進。

阿生道：「我們被迫才有此一着，只要煩你送我們一程，你切勿自討麻煩。」

車主這才安定下來，道：「我可以送你們到任何地方，只要你們不殺我。」

阿生冷冷地笑了笑：「你真聰明。」

尼高透過後面的車窗往後望，後面沒有人追過來。

阿生的簡單行李雖然遺在尼高的汽車裏，但能避過了這一次的襲擊，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 × ×

阿生的證件終於交到了「M先生」的手中！阿生雖然把行李遺在車中，但證件一直保留在自己的口袋裏。

尼高將當時的情形告知了M先生。

M先生有點生氣地對阿生說：「這種事情已經很久沒有發生，有機會我們一定要報復。」

阿生乘機問：「他們是什麼人？」

M先生道：「狄非亞，他是我們的對頭人。」

「另一個走私集團？」阿生問。

「可能是的，但我們並不太了解對方。」M先生說，「不過，他們曾經一再警告我們，切勿再幹這種勾當。」

「竟然像警方的口吻！」阿生說。

「當然，他們不可能是警方的人。我們懷疑可能與第比爾有關。」M先生說。

阿生道：「你是指第比爾統一鑛務機構？」

「是的。就是控制目前世界最大鑽石市場的機構。」M先生說。

阿生笑道：「不可能的。那是歷史悠久的大集團，而且是合法的專利機構，如果他們要對付你們，只要報警就行。」

M先生道：「你知其一，不知其二，美國是個講究法律與民主的地方。沒有證據，報警也沒有用的。即使政治家，亦往往要顧到法理上的根據，被迫僱用非法槍手去解決私人的恩怨。」

阿生也明白到這點。他承認M先生所講的是事實，即如甘迺迪總統之死，就是一例。但是，他認為「狄非亞」未必就是「第比爾」機構控制的。

無論如何，經此一役之後，阿生又知道多一點，就是M先生的集團也有敵人，難怪他須要這麼樣的年青人加入。

M先生將阿生的證件取去。他相信那是真的，更加相信證件上登記的每一項紀錄。最少表面上他是相信下來了。

× × ×

夏力正為了唐人街的槍擊事件而跟韋倫探長發生爭辯。

夏力為了阿生的安全，曾派人暗裏去跟踪和保護他。想不到竟然發生了槍擊事件。

當時警方一度企圖出面捕人，但被夏力極力加以制止。

夏力担心因此而打草驚蛇，所以無論如何，他也不想警方出面。

韋倫代表的紐約警方，經常須要借助國際特警的力量，所以有時又不能不遷就一下夏力。

夏力解釋這是放長綫，釣大魚！如果沒有足夠的忍耐，阿生將一無所獲。韋倫

探長最後也就只好屈服下來。

另一方面，夏力以「買家」身份購入的一批鑽石，已被化驗。

結果不但證明這是上等貨色，而且還是南非的出品。

夏力立即以第一時間通知巴黎總部。目前世界上的鑽石，絕大部份來自南非與西南非一帶。

千萬別以爲「鑽石」就是單指戴在女人手上或鑲在珍貴飾物上的晶瑩物體，那只是極珍貴的小部份而已。

絕大部份的鑽石生產是供應工業用途的。

即使今日的小姐太太們亦已經知道，瑕疵越少的鑽石，越珍貴。

在放大鏡之下找不出瑕疵的鑽石，稱之爲「完美」，然而一顆「完美」的鑽石，也有等級之分。一般而言，以「火水藍」最珍貴。

當然除了色澤之外，還有重量、瑕疵、磨工等，都足以左右一顆鑽石的身價。

不過，百份之八十以上的鑽石都是有瑕疵的。但無論它有多少瑕疵，它的硬度都足以大派用場。然而此種東西的化學成份也只是純碳而已。

鑽石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佳割切、研磋和琢磨的物質。

它的硬度固然高，散熱又快，更能導電。尤其是時至今日，科學一日千里，許多精密的科學儀器以及高度精密的裝置，鑽石都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材料之一。

另一個使到鑽石身價暴漲的原因，就是不但產量受到限制，須求量日益增加。

除非有新的產區發現，否則，五十年後，地球上的鑽鑛就會被發掘淨盡。

因此也難怪許多人都說：若要眞正保值，最佳選擇就是購買鑽石。

鑽石不但可以增值，更由於它的體積小，方便攜帶，這更是任何貨幣也比不上的。難怪皇室的權杖與皇冠，也都以鑽石作爲主要裝飾。

國際特警担心一個龐大的鑽石走私集團，會在世界大城市造成經濟混亂。

因此，巴黎總部方面，已下令全力支持阿生這次的深入偵查行動。

× × ×

在西南非海岸一帶，由於大西洋海上的遇難船隻，殘骸沖上了這一帶海灘，所以有人稱這兒爲「骷髏海岸」。

這是地球上最荒僻的沙漠地帶，然而這兒底下却蘊藏着無限的財富；人類世界中認爲最珍貴的「鑽石」，就是在這兒出產的。

這是非洲的西南部，至今爲止，世界上絕大多數的鑽鑛還是出自這一區。

這是「禁區」。

人們早已知道，任何人經此出入，必須經過極之嚴密的搜查。

但嚴密至何等程度？

阿生現在終於有機會親身體驗到了。

阿生和尼高奉了M先生之命，以一間歐洲通訊社記者的名義，申請到鑛場去觀光。

尼高帶了打字機，阿生孖了相機，此外每人只有一件行李。

但是，當他們入境時，打字機不准通過那關卡，理由是太難檢查。

意思就是：將來離境之時，怕你將鑽石收藏在機件之內。所以索性不准你帶進去。

那海灘之上，工人正蹲在地上，用手撥開岩基中的沙粒，找尋鑽鑛。

鑽石產自雲母橄欖岩層，據科學家的說法，這是地球地殼大變動的產物。當地層分裂，在地心岩漿之上漂離時，二氧化碳氣泡爲地殼表層封閉，高熱與壓力，令到岩層中的純碳變爲結晶體、這正是「鑽鑛」的前身。

因此，開鑛者須要用爆石的方法，將岩層炸開；甚至未找到岩層之前，還要用剷泥機先剷去九至十公尺的浮土。

由剷土、爆石、搬運、砸碎、洗擦、篩汰、選擇、檢查以至一再處理等等，種種繁複的手續，平均每七噸鑛石之中，才能產生一克拉的鑽石。

一克拉大約相等於五分之一公分，或者二百公絲，又或者一百二十卡拉，相等於一安士。

至於比「卡拉」更小的單位稱之爲「點」；一百點相等於一卡拉。目前大部份的飾物均以「點」作爲起碼單位；能以「卡拉」作爲單位的，自然是更加名貴了。

阿生以記者身份獲准參觀。他發覺現場四周，警衞森嚴。

直升機不斷由上空飛過，現場一帶有警犬和吉甫車巡邏。

此外沿住海灘一帶，有電動控制的籬笆，更有雷達系統。

就憑眼前所見，阿生已經認爲走私者根本無所施其技。

然而，M先生這集團的鑽石，究竟來自何方？阿生越想越感到難明。

× × ×

M先生親自對阿生說過，他們「舊的辦法」已行不通，所以要阿生親自前來實地視察一番，希望他想出「新的辦法」。

這似乎是存心要把阿生難倒。

另一方面，阿生此行反而希望知道他們的「舊辦法」是怎樣的。

阿生當然不會眞是致力於走私，他知道M先生的目的無非爲了利用他——利用他頭腦和身手，利用他與張占美的關係。

當他沒有利用價值時，M先生的同黨是會將阿生殺死——這也是阿生想像中的事。

此外，自從紐約唐人街發生伏擊事件之後，阿生又知道M先生的集團另有對手。那麼，M先生十分須要像阿生這樣的人才，也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無論如何，阿生現在必須面對現實。

阿生不但要避免引起M先生心腹手下尼高的懷疑，還要小心另外一些人——那是一些來歷不明的人；自從他們由紐約出發之後，這些人便一直若即若離的跟踪他們。

然而參觀鑽石鑛場是近年來一種熱門的旅遊節目，任何人只須依足規矩，預早申請，都有被批准的可能。因此，阿生實在沒有理由去干涉別人也到這裏來觀光。

「可能是你敏感。」尼高就這麼說。

然而阿生總覺得，這種敏感是有理由的。因爲他是個相當理智的人，並不僅僅限於職業上的敏感。

他以記者的身份，獲准到「禁區」之內各處參觀。包括露天鑛場，室內揀鑽房及電子分離器等等。

這是「第比爾公司」控制下的大鑛場，位於西南非洲海岸。

任何獲准到此參觀的人，固然要經過檢查；離開時更須要接受「X光」透視檢查。就憑這樣，要將鑽石帶離這兒，已非一件容易的事。

室內揀鑽間，是一處警衞森嚴的密室，外面上了鎖，天花板上也裝了電視傳眞鏡頭，由專人監視室內的女工工作。

女工們將較大的鑽石由沙礫中揀出來，放到一條輸送帶之上。

輸送帶上面有一層「凡士靈」附着，女工將鑽石放上去就不會掉下。較小的碎石則由電子分離器加以處理無須經人手。

儘管監視得如此嚴密，女工們下班時，還是要接受一次例行檢查。

因此，任何人要由這兒帶走一顆鑽石，眞是難以登天。

阿生加入國際特警之前已是個犯罪專家，正因如此，他才會變成反犯罪專家。

他以「犯罪者」的眼光作過多角度的視察，覺得要在這兒動腦筋可眞不容易。除非會隱形，但仍須避過各方面的監視。

既然如此，爲什麼M先生還要他到這兒來？

M先生的眞正意圖，以及跟踪他們到這兒來的人……等等，都會令阿生大感困惑！

阿生也曾問過尼高：「你們有同黨潛伏在這礦場之內嗎？」

尼高苦笑搖頭：「我怎麼知道？M先生做事向來秘密。」

阿生覺得自己有時很愚蠢，即使他們眞的有人潛伏在這裏又怎會告訴他？到底阿生是個新人，而且還未有過什麼貢獻。

× × ×

晚上，這裏的天氣很熱。阿生輾轉反側，也無法入眠。

尼高半夜起來小解，他以爲阿生睡了，所以放輕手脚。阿生因此心裏生疑。

他佯作熟睡，耳朵却一直「追踪」尼高到房外去。

忽然他聽到一些異聲，於是立即翻身下床，閃到門後。

尼高在走廊外面經過時，被人脅持。

走廊上有許多間房，是供參觀者住宿的；洗手間則設在走廊的盡頭處。以當地的標準環境來說，這已經不錯了。

尼高因爲事出突然，也只好乖乖的就範。

阿生沒有衝出去，他躲在門後可以聽到外面二人的談話：——

「你想活下去，就一定要講眞話！莫基派你們到這兒來幹嗎？」

尼高吶吶地說：「你是誰？我根本不知你說什麼！」

「別裝蒜了，我知道你是莫基的心腹尼高，那中國人是新加入你們的。這次你們以記者身份來此參觀，可有企圖？」

「沒有，參觀就是參觀！」尼高道，「你也應該知道，任何人在這裏想動腦筋，都只是做夢而已！」

「你再不講眞話，我會把你們的身份告知保安人員。」

「我們是循正式手續申請到這兒來的，你喜歡怎樣做，你當然有自由！」

「好傢伙！你咀巴眞硬！走！你不走我就一刀殺死你！」

「你要帶我到那裏去？」

「往前走！不准聲張。」

一陣細碎步聲在前面掠過！

阿生突然衝上，自後面將持刀的人箍頸，迅速拖入他們自己的房間裏來。

尼高反賓爲主，事前絕難想到。

他匆匆將房門關上。

阿生已奪得利刀在手，架在那人頸上，沉聲問道：「現在輪也輪到我來問你了。你是什麼人？爲什麼跟踪我們？」

「我只是這裏的保安人員。我覺得你們十分可疑，不似是記者。」那人態度很冷靜。

「既然如此，我們就一齊去見見你的上司。」阿生作勢要將他推出房外去。

那人立刻改變態度：「請等一等，有話慢慢說，何必如此！」

「我想知道你有多大的本領，竟敢在這裏動手！」阿生冷冷地說：「你可是由紐約來的？」

「嗯——」那人支吾着。

阿生一手扭住那人的手臂，彎向後面，另一隻手握住刀，刀鋒向住他的咽喉！只要阿生把手臂收緊，那人就痛得淚水直冒。

「你可是狄非亞的人？」阿生又問。

「是的，我奉命跟踪你們到這裏來。」那人說，「本來要看看你們到底有何企圖，但你們一直沒有動靜，我實在等得有些不耐煩。」

阿生反問道：「以你眼光，你以爲我在這裏，能做些什麼？」

「你應該心照的。朋友。」那人說。

「我沒有你那麼聰明，但却像你一樣沒有耐性，因此，我不耐煩之時，你手臂可能就此折斷！」阿生狠狠地說。

「何必這樣，在這裏鬧出了事，我和你都不會好過。」

「那是另一回事，我做事有時是不計後果的！」阿生說。

「你到底要我說些什麼？」

「狄非亞是個什麼集團？」

「像你們一樣。」

「鑽石走私？」

「是的。」

阿生道：「既是行家，又何必咄咄迫人？」

「你們不守行規，將價錢頂爛市！」

「你是指我們賤價推出？」

「不錯，這是十分愚蠢的。」

「爲什麼你老闆不找M先生談談？這樣總好過明爭暗鬥。」

「M先生存心靠害，根本不想談。」

尼高在一旁插咀道：「你別聽他胡說八道，在我們之間，根本就是河水不犯井水。」

阿生道：「事實上他可能說得對了，我們之間，的確須要坐下來好好的談談，否則就只有兩敗俱傷而已。」

那人正待說話，門外傳來一陣步聲。

室內三人立即屏息着氣，靜伏不動。

門外走過的是保安人員。可能只是例行的巡邏。但阿生他們却聽到二名保安人員交談：——

「剛才我彷彿聽到這邊有人掙扎，會不會有事發生？」

「不會吧？這裏不是很平靜麼？」

「嗯，還是四下裏看看。」

步聲在徘徊！

阿生低語二人：「萬一有事發生，也只能怪你們自己。」

尼高埋怨道：「是他不好，他不該要脅我！」

「算了，是我不好。」在阿生手上的人抱歉地說，「我願意道歉！」

門外二名保安人員仍在搜索。

阿生覺得他們是盡忠職守的人，低聲對尼高道：「剛才你不是要到洗手間去麼？現在可以乘機出去打發他們走！」

尼高於是開門出去！立即引起兩名保安人員的注意。

「發生了什麼事？」尼高故作睡意惺忪地問那二名保安人員。

其中一名道：「朋友，剛才你有沒有聽到什麼聲音？」

「嗯！」尼高抓抓後腦：「好像有人絆倒。我也給那聲音吵醒了。」

「有人絆倒？」二人交換着眼色，他們顯然相信尼高的話，所以只好怪責自己未免太過大驚小怪了。

尼高一邊走向洗手間那邊，一邊喃喃地說：「我想不會有事吧？否則，他早已呼喚你們了。」

二名保安人員想想也是道理，於是走開了。

房內的阿生，乘機對那男子道：「你叫什麼名字？朋友。」

「列斯。你呢？」

「叫我阿生吧！」

「中國朋友，我們知道你是新加入的。我有句知心的話跟你說。」

「什麼事？」

「莫基那傢伙靠不住，他們的集團遲早也會瓦解。如果我是你，我會選擇加入我們這邊。」

「莫基是誰？」阿生問。

「就是那個故作神秘，常常被人稱為『M先生』的人。你應該見過他的。」

「你們的集團都與鑽石走私有關？」

「是的，不怕坦白對你說，我們一直都在明爭暗鬥。」列斯道，「但我們極有把握取勝。」

「你有自信心，但我看莫基的自信心更強。」阿生故意說。

「你別相信他，有關方面已越來越注意他們的行動。」

「你們又怎樣？」

「我們一方面注意他們的行動，另一方面却十分保密；換句說話，我們要令他們失敗，易如反掌，但他們要報復，恐怕不易！」

「在江湖道義上，你們似乎太過缺德吧？」阿生道：「本來雙方就是見不得光的，又何必咄咄迫人？」

列斯道：「你不明白的，同行如敵國，多一個香爐多一個鬼，何況莫基他們首先壓價傾銷，令我們差點兒無法招架！」

「你們本來就是一直做無本生意，所以即使價錢再低，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你錯了。」列斯道：「雖然是無本生意，也是用性命搏回來的，價錢越低，越容易引起別人懷疑。」

「然則，你想我怎樣？」

「做我們的內奸，或者直接加入我們都可以。」

「我有什麼好處？」

「只要你願意幫我們，你將來必然會有好處。」

「如果我要連絡你，有什麼辦法？」

「我給你紐約的電話號碼，我們的總部就設在紐約。」

列斯把一張寫有電話號碼的咭紙，交到了阿生的手上。

阿生匆匆收下。

不久之後，尼高也回來了。

阿生對尼高說：「我們都不想生事，否則對任何一方面也沒有好處。我想放他走，你沒有意見吧？」

尼高想了想，終於也同意了阿生的見解。

× × ×

翌日，阿生必須依照原來計劃，離開鑛場。

他們下一站，是要到約翰尼斯堡去。

那是南非第一大城，人口超過一百萬。是南非的工業和經濟中心。

遠在十八世紀，這兒已是以出產黃金而知名，今日更是出產「鈾」的地方。但阿生要參觀的，既不是金鑛，亦非鈾鑛。

阿生他們是以記者身份向「第比爾」機構申請參觀鑽石由出土以至割切過程的。因此阿生他們被安排到那些割切廠去。

南非全國有四十五個鑽石割切廠，却有四十一個在約翰尼斯堡。

一般遊客想參觀，這類割切廠，均須申請，然後被安排在每個星期的星期二、三、四三天的上午，到這些廠房去參觀。

割切鑽石是一門專門技藝，因為鑽石既然已被公認是最堅硬的物質，那麼，用什麼東西可以將它割切呢？

答案就是：用鑽石去割切鑽石。

但是，每一塊原鑽未切開之前，均須經專家仔細視察。

此等專家必須制定每一塊原鑽中的「紋」，用墨綫劃上記號，讓工匠依照這些綫索將它割切，分為若干小塊。

這絕對是一種專門技能，因為判斷錯了，技工將無法把它分割，也可能破壞原鑽的價值。就像玉石分割一樣，絕對須要高度的判斷力和個人經驗。

南非雖然有許多割切廠，但眞正名貴的裝飾用的鑽石加工「鑲嵌」過程，反而要依賴香港的技師。

香港每年接到不少這一類加工訂單，主要是由於香港對鑽石進口不徵稅，技師工作精細而優良，難得的是價錢不貴。

因此，南非每年都交來不少名鑽，在香港加工後再轉運世界各地。

阿生和尼高參觀過一些割切廠之後，開始發生了疑問。

至今為止，阿生看不出「M先生」他

們的集團有什麼可乘之機。因為就眼中所見，他們的保安系統都做得很好。

也就是說：任何人要由這兒偷竊一顆鑽石，絕非易事。

那麼，「M先生」和「狄非亞」這二個集團的鑽石，究竟來自何處？

可能有些地方根本連阿生也不知道；也可能另外有內幕。

阿生是個頭腦冷靜的人，他覺得他須要好好的獨自想想；他決不能讓尼高影响他的思想和行動，否則，可能一無所獲。

× × ×

約翰尼斯堡位於六千多呎的高山之上，此地氣候宜人，是個渡假勝地。因此，每年到這兒旅遊的人很多。

由於旅遊事業發達，當地的飲食事業也隨之興旺起來。

阿生在那裏可以吃到很可口的食物。

店舖的營業時間一般是朝九晚五，星期六只營業半天，下午一時後休息，政府機關平日辦公到下午三時半。

銀行的營業時間也跟政府機關一樣，只是星期三下午休息，星期六只到上午十一時而已。

阿生因為要獨自冷靜地想想，所以悄悄跑到一間餐室去。

阿生很少有機會獨自行動，他要撇開尼高，亦非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今天很奇怪，尼高表示很倦，要留在酒店內休息。阿生於是乘機溜出來。

阿生剛進入一間餐室，還沒有點菜，也是剛剛坐下，便立刻站起來！匆匆忙忙的離開了那裏，連餐室的侍者也給他弄呆了。

他並非一個神經質的人，只是突然之間想起了一些事情。

於是他立即跳上一輛計程街車，示意司機載他返回酒店去。

× × ×

阿生偶然想起了兩件事：——

首先是他洗澡時，發覺尼高曾打過電話。但當時他以為尼高致電餐廳叫酒菜。

其次是尼高一直不大願意讓阿生獨自行動，為什麼今天會這麼大方？

阿生因此覺得事態可疑，立刻趕返酒店去。

豈料阿生所乘坐的街車只到街口附近，阿生坐在車內離遠已見到兩個人剛自酒店出來；其中一人正是尼高。

二人匆匆登上一部汽車——那是私家車，然後朝另一邊街口開走。

阿生沒有落車，只叫司機跟踪他們。

× × ×

那輛黑色的大房車，直駛市郊。

阿生坐在街車之內，一邊跟司機搭訕，一邊向司機示意，他將得到額外小賬。

司機果然很賣力。他不但把彼此的跟踪距離保持恰到好處，還很詳細地，替阿生解釋這兒四周的環境。

司機說：「這兒有不少富有的白人，他們在郊區都擁有別墅。」

說話間，尼高的車子已開入一幢花園洋房之內。

那處路口豎起一個路牌，上面寫住：「私家地方，不准駛入」等字樣。

街車司機說：「這兒的白人很有權勢，假如有人亂闖，他們有權開槍射殺。所以，我們還是至此為止吧。」

阿生決心要查尼高的行踪，却無法可以挽留住司機。

最後，他只好付了車資，再依足諾言付了雙倍小賬，獨自下了車。

他目睹街車離去，然後才走進那條私家路去。

懸崖苦鬥 空中飛遁

尼高進來之後，便被帶到一間密室。密室中的中年人與尼高顯然是相熟的。

「洛菲，你好？」尼高親切地說。

「你好，尼高。」那中年人很認眞地問：「那個中國人呢？」

「他可能去找中國菜吃。他一直想獨自行動，但我老是纏住他；今天他樂得自由自在了。」

「你可知道他是誰？」

「我怎麼不知道？我帶他到各處走動，也只不過是莫基的主意。」

「當你曉得他的眞正身份時，你會冒汗。」洛菲道。

「到底是誰？」尼高也意會到，洛菲召他到來，必然是事不尋常。

「他是一名國際特警。」

「國際特警？」尼高的耳鼓彷彿响起了雷聲似的。

「他的身份已被我們查出了。」洛菲把一張紙遞到了尼高面前，「這是莫基的密電。他故意要你帶他離開紐約，目的正是為了調虎離山，讓我們有時間清楚他的底子。」

「他有什麼目的？」

「還用問麼？當然為了偵查我們的活動，但最令我們意外的就是狄非亞的人也跟踪而來，可眞熱鬧啊。」

「然則，我們現在該怎辦？」

「要若無其事地，只是計劃稍有改變。」洛菲放低了聲音，對尼高道：「明天，你帶他到一個鑛場去參觀。」

「除了他之外，會不會還有其他國際特警？」尼高問。

「照計沒有的。根據我們的資料，他向來大胆，獨來獨往。要不是我們消息靈通，辦法多多，很難查出他的身份。」

「狄非亞的人呢？」

「我們已派人暗中監視他們。在適當時候，我們自有辦法對付他們。」

「那麼，看來我必須趕快返回酒店去！以免他生疑。」

「那又不必！」洛菲道，「我已為你找到了藉口，當他發覺你不在酒店時，你可以解釋曾到樓下餐室找他，但找不到他，所以隨便到處逛逛。他現在仍以期待的心情，等着發現我們的秘密，你無須過份担心。」

「莫基還有什麼吩咐？」

「你坐下來，讓我慢慢告訴你！」

× × ×

阿生小心翼翼地，沿住那條私家路內進。

突然他感覺到有一點光——那並非直接發射的光。

那是一個鏡頭上的玻璃反光。

那光纔立即令到阿生提高了警覺。他迅速閃身到一處矮林後面，躲了一陣。

當阿生確定那是一個電視傳眞鏡頭，他變得更加小心。

他迂迴前進，巧妙地避過了電視傳眞鏡頭的監視。

來到了建築物的外牆。阿生仰望牆頭，發覺圍牆雖然不高，但上面鑲滿了玻璃碎片，這是最古老的防盜方法，當然難不倒阿生。

像阿生這種身手，只要雙足一頓，或者借助一下附近的林木，就可以翻過牆頭入內。

但是，阿生覺得實情決不會這麼簡單。剛才他已見過那些電視鏡頭了，看情形圍牆之內一定也有電眼監視。

他繞到後面爬上一棵大樹之內，果然見到牆後有電眼——一具自動旋轉的電視傳眞鏡頭正對住牆頭之上，任何人由那兒爬入去，都無法避過該電眼的監視。

阿生呆在那兒想了一會，他不可能空手而回的，他一定要想辦法。

他發覺陽光相當猛烈。於是靈機一觸，隨手折了一些枝葉，將自己僞裝起來。

他伸手到牆頭之上，將一塊碎玻璃片蔽斷，利用它把陽光折射，反映到電視傳眞鏡頭去。

鏡頭不斷地自動旋轉，阿生揀着它轉向另一方向時下手。他估計那鏡頭並未映到他。

當那鏡頭轉回來時，玻璃片的反光，就可以掩護他越牆而入。

那小片碎玻璃片成爲阿生的護身符，他避無可避時，就惟有利用那種反光掩護自己。

如此躲躲閃閃的，到了院子裏一角，在一處灌木林後面躲了起來。

他聽到一些聲音，然而那些聲音不足以令他恐懼。

那是鴿子的叫聲。

阿生循聲望過去，發覺那邊有一個頗大的鴿塲。

鴿塲裏面有人，那人正在打掃地上的鴿子的糞便。

糞便收集到一個個金屬的罐子裏去，放在推車上運走。

阿生見過不少養鴿塲，但從未見過一個這麼乾淨的。

他心裏想，糞便原是垃圾，爲什麼要將它收集起來。

收集起來之後，還要放進一個個金屬罐子裏去。到底又是爲了什麼？

那些金屬罐子是方形，大約有一呎丁方那麼大，半呎深。

假如是爲了收集糞便作肥田料，又何必用上這麼整齊的金屬罐子？

阿生越想越不明白。

他好奇地接近那個養鴿塲，發覺裏面最少養了過千隻鴿子，大多數是灰色的，又肥又大，「咕咕」之聲不絕於耳。

阿生試拾起一些鴿子的糞便，發覺它並無特殊之處。

阿生跑到離養鴿塲不遠的另一座建築物去，他看見剛才將推車推走的人，就是進了那兒去。

那屋子傳出一陣馬達聲，裏面可能是一個工場之類。

阿生心裏這麼想着，而人已經到了窗前。

眼前出現的情景，幾乎令阿生難以置信。

那個戴了口罩的男子，正在將一個金屬罐子的鴿子糞便，倒入了一個大漏斗之內。

那是一副電子分離儀器，有幾個人正圍繞住這機器的四周。

機器將一批亮亮晶晶的東西吐了出來，那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鑽石。

鑽石有大有小，還夾着大量的清水，流入一個金屬托盆之內。

托盆有排水的細孔，洞孔很小，即使最小的鑽石也無法流出去。

有人小心翼翼地，將鑽石收集。

這是一副可以「生產」鑽石的機器嗎？抑或是鴿子的糞便可以用來「製造」鑽石？

阿生呆了好一陣。

阿生雖然喜歡胡思亂想，但凡事總得有個根據的，他覺得那些鴿子必然是受過訓練的，可以奉命到隣近的礦石鐵塲去，啄食鑽石然後回到這兒養鴿塲來排糞，鑽石於是跟隨糞便一齊排出。

然則，這的確是一種妙絕的「盜窃」方法。

阿生突然聽到那邊有人聲，他立即躲了起來。

這裏的人大多有槍在身。阿生想起街車司機的話，闖私人的地方，隨時有被殺可能。

他立即悄悄引退。

× × ×

這是郊區。

郊區的公路之上，車輛並不擠迫，更難找到一輛街車。

看來阿生唯有搭順風車回城裏去了。然而人家未必肯停下來讓他上車。

在這裏，阿生人生路不熟，即使他有勇氣走路回去，也怕摸錯了方向。

阿生沿住路旁走，每有車子經過，不管是私家車或大貨車，他也豎起大姆指，做個手勢，表示想搭順風車。

這些年來，可能是世道人心也變了，竟然沒有人肯停車。

是人家看見阿生是外地人不放心，還是駕車者根本沒有同情心？

阿生覺得這是「意外」，在他的意料中，情況並非如此。

雖然搭順風車在美國公路上最流行，但南非仍有許多白人居住的。所以在阿生的意料中，不怕搭不到順風車。

然而現在他就搭不到。

阿生正感到失望之際，一輛風馳電掣而來的私家車，突然停在他身邊，車內有人探首出來問道：「是要到市區去麼？朋友。」

「是的。」阿生有點喜出望外，「到約翰尼斯堡市區去啊！」

「對了，我也是要到那兒去，上車吧！」那人開了車門，示意阿生上車。

這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歐洲人，他一邊開車，一邊問阿生：「你好像不是本地人。」

「是的，我來此旅遊，跟大隊散失了。」阿生撒謊道。

「這兒的現在不似從前，你們外地人不可隨處走動，否則很易就會出意外。」

「謝謝你提醒我。」

「你一個人來南非旅遊？」

「不！跟朋友一起。」

「有參觀過鑽石鑛塲麼？」

阿生道：「只參觀過割切廠。」

「你應該爭取機會開開眼界，鑛塲比割切廠大上了許多倍。許多人是專程爲此而來，你豈能錯過？」

「是的，也許你說得對了，有機會我一定要去看看。」

「你在何處落車？」

「嗯——」阿生想了想，道：「請送我到電報局好嗎？」

「你在電報局附近住？」

「是的。」

「好吧，那我就送你到電報局。」

車子開入了市區，速度亦隨即減慢下來。

阿生當然不是住在電報局隣近，但他卻要撥個長途電話到巴黎總部去。

那人開車送他到電報局附近，阿生向他致謝之後，便下車離去。

阿生想與巴黎總部連絡，將他初步獲得的結果親自告知他的上司范梅力。

但是，當阿生正沿住行人道走過去的時候，還未到電報局門口，便有人在背後叫住他。

阿生在驚愕中，回過頭來。

出現在他背後的，是他熟識的尼高。

阿生這一驚的確非同小可，尼高不是進了那幢郊外別墅麼？他爲什麼會突然間出現在這裏？

還好他未有進入電報局，否則更難以向尼高作出交代。

尼高含笑朝他走過來：「眞巧！想不到會在這裏遇上了你！」

「是的，我隨處逛逛。」阿生道：「你到那兒去？我以爲你在酒店睡覺呢。」

「不！朋友，你上了我的當！」尼高瞪住阿生，神秘地笑了起來。

阿生儘管心裏吃驚，還是强作鎭定。

他沒有作聲，因爲尼高正過來搭住他的肩膊，看來還有話要說下去。

果然尼高又說：「我故意讓你離開我，其實我沒有睡意。」

「爲什麼？」

「因爲我接到特別命令。」

「M先生的命令？」

「是的，他要我到一處地方去報到。」尼高顯得相當審愼！說話時也前後左右的環顧了一遍。

阿生埋怨地說：「爲什麼你不早些告訴我？」

「現在告訴你還不是一樣麼？你才加入我們不久，他們不敢太過信任你，這點是不難理解得到的。朋友。」

阿生彷彿聽得出一些絃外之音！但他冷眼看看尼高，又似乎看不出有何不對。

他故意問尼高道：「M先生有什麼吩咐？」

「他要我帶你去參觀一些新奇的事物。你一定有興趣。」尼高故作神秘地說。

「我對許多事物都有興趣。」阿生說，「到底新奇到何等程度？」

「到時你自會知道。」

「不可以先說一下麼？」

「好吧，就讓我先透露一點點。」尼高道，「那是關於我們這個集團的一項高度秘密。我們十分須要你的帮忙，所以老早M先生就有計劃讓你到這兒來參觀一下。但這兒的主管須要先了解你的爲人，以及這次來南非沿途的表現是否忠心。因此，他須要我的報告。現在，你總算被接納了。」

阿生心裏想：什麼「高度秘密」？他早已窺破了，一定又是那些鴿子糞便變鑽石的秘密吧？

然而阿生並沒有作聲。

他只在心裏估計：尼高怎會這麼快就回到市區裏來？是因阿生在公路上逗留得太耐嗎？抑或是尼高另有目的？阿生眞想不通。

尼高所到的郊區別墅，是另有小路進入的，離開公路有一段距離。當阿生到公路上去準備搭順風車時，已經在心理上有了準備，爲了避免讓尼高由別墅出來遇上了他，阿生故意朝北走去。如此一來，尼高即使由別墅出來，由小路轉入公路朝南返回市區，也不會見到阿生。

因此，阿生應該很安全，最少尼高不會知道他跟踪他。

但是，尼高現在突如其來地出現在阿生的面前，眞的是「偶然的巧合」麼？

阿生忽然覺得自己變得十分的愚蠢，彷彿掉在萬丈深淵之中。

× × ×

那一天，阿生一直被尼高纏住——就像以前沿途上的情形一樣，他完全沒有機會獨自一個人活動，自然更不可能去撥長途電話了。

尼高彷彿窺破了他的心事一樣，自始至終留在阿生的身邊。

× × ×

翌日，阿生還沒有起床，就被尼高吵醒。

尼高說：「車子來了，有人在酒店門口等我們！」

阿生問：「到那裏去？」

「鑛塲。」尼高一邊將阿生的衣服扔到他的床上去，一邊說道。

阿生怔了一怔：「鑛塲？」

阿生的確感到有些意外！他原本以爲尼高將會帶他到那幢郊區的別墅去，但是，他的想法可能又錯了。尼高顯然另有目的地。

酒店門前果然有一輛大房車，正在等待着尼高他們。

車內只有一個司機，這令阿生稍爲放心了一些。

然而當車子開動之後，阿生就明白：他們此行不只三個人。

因爲後面還有一輛車子跟踪而來。

阿生如果沒有估計錯的話，最少那車子之內，還有四五名大漢。

阿生儘管有些担心，但也沒有任何表示。

他若無其事地問尼高：「你所講的，到底是什麼鑛塲？」

「鑽石鑛場。」尼高說。

「那些鑛場，我們已參觀過不少，還有什麼值得一看？」

「值得一看的地方正多着，到時你就會知道了。」尼高神秘地笑了笑。

× × ×

阿生沿途一直小心後面那輛車子的活動。

他發覺那車子亦步亦趨，顯然是跟踪他們。

阿生很想問尼高，那是否他們的人？但回心一想，又忍住了。

阿生想起「M先生」這個集團，還有對頭人──就是「狄非亞」集團的人。

後面那車子裏的人會不會是列斯他們呢？

列斯是「狄非亞」集團的人，他曾勸阿生改投他們。

現在會不會是列斯帶了「狄非亞」集團的其他人，追踪而來？

然則，後果又會如何？

阿生覺得這件事越來越不簡單。

車子離開了市區之後，速度立即就加快。

後面那神秘汽車仍然如影隨形地，跟踪他們。

× × ×

這是一個頗大的鑽石鑛場。

有些地方已被掘到很深，一眼望過去，簡直有如萬丈深淵。

尼高在未出發之前，已示意阿生，他們是以「記者」身份來此參觀的。

但阿生也知道，這種參觀必須事先經過當局的安排才可以。

然而現在，他們可以長驅直入。

前面雖然有重重關卡，但尼高的汽車却可以毫無阻攔地前進。

阿生開始有些懷疑，這裏可能有他們的人，否則不會這麼方便。

由於阿生過份留心那些檢查關卡的情形，倒忘記了後面的神秘汽車。

奇怪！那車子不見了。

也不知由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開始，總之現在就見不到那車子的影子。

也許他們已折返市區，也許那車子開入鑛場之後，朝不同的方向走！因為鑛場實在太大，有許多可以行車的路，有些蜿蜒地通往鑛場的底部，有些則沿住懸崖峭壁掠過。

那些「懸崖峭壁」都是人工做成的，因為鑛場越開越深，炸藥往往將岩石爆炸得有如刀切一樣，形成峭壁。

過了檢查關卡之後，這一帶已顯得十分的荒涼。

那邊有些載住換班工人的卡車匆匆駛過，尼高他們的車子則朝一幢建築物駛過去。

儘管那建築物就在視綫以內，他們的車子以高速行駛，仍要一段時間。

阿生並未留意到他們的車子曾亮出了「燈號」。只知道忽然之間，他們這車子停了下來。

不久，他們坐在汽車裏却可以見到一輛吉甫車由那邊開了過來。

吉甫車的燈號在閃動！這時阿生才發覺，這是他們的連絡訊號。

阿生趁住吉甫車還未到達之前，向尼高道：「我們到底要看些什麼？」

「看你感到興趣的東西。」尼高故作神秘地，笑了笑。

阿生又問：「他們是誰？」

「我們的同黨。也是這裏的警衛。」

「你們有人在此臥底？」

「是的，你很快就會知道我們的走私方式。」尼高自負地說，「你可能發夢也想不到。」

在這利那間，阿生忍不住朝天邊望了一眼，他記起了那些鴿子。

尼高說阿生發夢也想不到，大概就是指「鴿子盜寶」的內幕吧？

阿生自然要裝蒜到底。

尼高道：「假如不是M先生的命令，我眞不敢帶你到這裏來！自然也不敢讓你知得太多。」

阿生發覺那輛吉甫車上坐了三名武裝警衛人員，其中一人開車，一名手持手提輕機關槍，另一人手持來福槍。此外每人腰間還有一支手槍携備。

轉眼間，吉甫車已開到了跟前。

阿生以為尼高認識對方，想不到他們見面時，仍在摸索着。

帶着手提機槍的人首先跳下吉甫車，走到尼高他們的汽車旁邊。

尼高推開車門落車，問道：「你就是警長萊利吧？」

那人輕輕一點頭。

另外二人在旁，持械戒備。

那人反問道：「密碼？」

尼高順口答了：「一八六六。」

「口號呢？」萊利警長又問。

尼高答道：「獅子國之星。」

至此，萊利警長攤大了手掌：「通行證！」

尼高自口袋中摸出了一張鈔票，遞過去。

阿生心裏想：又是最古老的辦法──行賄。

但是，再細心看清楚，那只是半截鈔票，另半截由萊利自他口袋中掏出來，二者合併，變成為一張完整的鈔票。

萊利這才與尼高他們一一握手，表示歡迎。

萊利最後跳回他的吉甫車之上，首先開走，尼高也回到他的汽車內，兩者一先一後，再次開動。

他們朝一處鑛場開去。

南非有些鑛場十分龐大，例如金勃萊鑛場，就有一個深達三千六百英呎，直徑闊達一千五百英呎的坑穴。

眼前這裏有些鑛坑也很大。

從剛才雙方交換口號與密碼看，他們都顯得極之小心。再加上一張一分為二的鈔票，應該是萬無一失的做法。

他們如此小心翼翼，自然為了避免認錯人。

「一八六六年」剛好是非洲南部發現鑽鑛的那一年，而「獅子國之星」則是世界第三大鑽，重九百六十九卡拉，長二吋半，闊一吋半，價值百多萬英鎊。想不到二者均被利用作為密碼與認人的口號。

二車來到一處鑛坑旁邊，先後停下。

尼高首先開車門落車，阿生尼隨其後





，司機最後也下了車。

尼高一邊與阿生併肩走向坑邊，一邊道：「你可相信鴿子也會吃鑽石？」

阿生故意苦笑搖頭：「我不相信！」

尼高笑道：「這是事實，怎麼到你不信？等會兒你將目睹一切。」

各人來到坑穴旁邊，萊利警長道：「就是這裏了！」

阿生不知道他們何故要到這裏來，只見尼高對阿生道：「我們落去看看。」

阿生感到有些驚奇，這兒有如懸崖峭壁，如何「落去」？

坑穴很大，直徑也在數百呎之間，深也有數百呎，但要落到坑穴之底，亦非易事。

坑穴旁邊雖然有許多繩子，沿住崖壁下垂，另一端則緊繫坑穴旁邊的小樹或巨石，但看上去十分危險。

阿生不禁問：「落去幹什麼？」

尼高道：「一切秘密，盡在坑底！」

說話間，萊利警長已首先攀住繩索落去。

尼高也攀住另一條長長的尼龍繩，他一邊催促阿生，一邊說道：「你要看鴿子吃鑽石的奇景就切勿錯過。」

阿生只好放胆下去。

崖壁很削直，繩子直垂至底，但手力不足，隨時會墮斃坑底。

阿生凌空下望，發覺坑穴底部有一所三合土建築物。

崖壁中部凹入，各人可以在此歇脚。

凹入的地方，僅可供數人站立之用，各人為安全計，仍然緊攀住繩索。

尼高站在那裏，指住坑底的建築物，道：「那是現場揀鑽室，留意室外──」

阿生循勢俯視，果然發覺了一些「奇景」──有一批鴿子正在啄食地上的「沙粒」。

由於鴿身灰色，與泥土顏色差不多，若非尼高特別指出，很難看得出那兒竟聚集了數以百計的鴿子。

尼高又說：「屋內的女工，有絕大多數是我們收買的人。她們把揀過的『沙粒』由窗口傾倒出來，其實，那些『沙粒』是有料的──有些大如指頭的鑽石，就在其中。」

阿生道：「你們收買女工，欺騙鑛場當局，但如何能令鴿子吃進肚裏去？」

「那就易了。」尼高道：「只須要那些特殊的『沙粒』之上，噴上一些透明液體，鴿子便會上當。就像我們人類嗅到了可口的食物一樣，非吃不可。」

阿生道：「女工都被鎖在屋內？」

「是的，下班時警衛員才開鎖。」

「她們上下班均須接受檢查，如何能帶備噴霧器？」

「我們用的是裏應外合的方法。噴霧器由警衛員携帶。」

阿生心裏想：果然是天不知地不覺的絕妙好方法。

各人又再起程──由山腰再沿住尼龍繩子攀落山脚之下。

山下亂石雜陳，只有建築物四周比較平坦。

建築物四周有武裝警衛戒備。

當尼高等人由山腰再往下望之際，此等警衛人員已荷槍實彈戒備，對他們虎視眈眈！直至萊利警長對他們表明一切，才較為和緩。

阿生被帶到建築物旁邊，由窗口內望，可以見到一班女工正在裏面工作；她們全是一些黑種女人。

尼高對阿生道：「這些都是由我們津貼的。」

阿生往下裏張望了一遍，忍不住問道：「她們如何上下班？」

「由繩子攀上攀落，像我們剛才一樣。」尼高說。「這是被認為最安全可靠的棟鑽間。因為，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出入口。」

旁邊的萊利警長格格地笑道：「老闆認為最安全可靠的地方，偏偏就是最不可靠；這才是最大的漏洞呢！」

阿生發覺那邊有人走動，原來岩壁之下，又有另一山洞。有些人正由那兒進出，他們都背着一些籃子。

尼高也忍不住問萊利：「那是什麼地方？警長先生。」

萊利道：「那是深入地下的洞穴。你們可以過去看看。」

各人走了過去。

那是岩壁之下發掘的洞穴，深入數十呎，但這是唯一的出入口。

一批工人正在裏面撥出砂粒，揀出鑽鑛，放在籃中帶上來，然後交到建築物之內，給女工們再處理。

阿生覺得開鑛公司的確意料不到，「M先生」的人竟然會深入這裏。

他們在那兒瀏覽了一會，聽到天空上有架直升機正一掠而過。

但警衛人員却不以爲意：可能那是他們巡邏的直升機。

事實上這麼大的場地，也只有用直升機才可以有效地巡邏。

然而什麼都是假的，即使銅牆鐵壁又有何用？到頭來不是一樣，被私梟們爲所欲爲麼？

尼高道：「這種盜寶方式，深信不可能永久存在，因爲秘密已逐漸揭破！」

他又問阿生：「你可想到有什麼新方法麼？」

阿生苦笑搖頭，道：「除了收買這一招之外，很難有更好的方法！」

萊利看了腕表，又催促各人離去。

萊利道：「這兒不能久留，不久之後會另外有一批人來此巡邏。」

各人步回岩壁之下，準備沿住尼龍繩，再爬上坑穴之上。

阿生不禁問尼高：「我們還要到何處去？」

「另一處令你更驚奇的地方！」尼高爬了上去。

「走吧！」萊利在下面催促阿生：「太遲會有危險，我不負責後果！」

阿生只好沿住尼龍繩子往上爬。

這時尼高已爬到山腰。

阿生較遲起步，自然比較落後，他只爬到一半——大約三十呎左右。

當尼高再由山腰爬登平地時，阿生也只離坑穴邊緣的平地僅十多呎而已。

至於其他人，可能尾隨而來，但阿生沒有理會他們。

阿生所以「瞻前」不「顧後」，是因爲他發覺有些不大對勁。

尼高上去之後，竟然拔出了一把鋒利的刀子在手。

阿生早已察覺他的語氣有點兒不大尋常，只是想不到他如此狠毒。

阿生急忙想出應變之法，因爲他仰望上去，尼高已用刀子割斷那條攀得緊緊的繩子——阿生正吊在這繩子之下。

阿生當時正是上不到天，下不到地。

尼高俯首下視，冷冷地對阿生道：「國際特警先生，你本領眞不錯，竟有胆跟我跑到這麼遙遠的地方來。」

阿生回頭望向下面，發覺萊利警長和那名司機並未跟上來。

萊利警長甚至和他的二名手下，正荷槍戒備，對阿生虎視眈眈。

他們正仰望上來。

阿生自知上當，可惜太遲了。

上面有汽車馬達聲音傳來，阿生以爲有救星到；因爲只要有人來——鑛務公司的人來，這班人就要被迫罷手。

然而尼高並無懼色。

當汽車馬達聲停止了之後，有人出現在尼高身旁。

阿生仰望上去，登時又歎了一陣。

那幾個人之中，竟然有一個是阿生似曾相識的。

那人曾用車子載阿生入市區——就是自願讓阿生搭順風車的人。

至此，阿生才恍然大悟，一切全是他們「有計劃」的陰謀。

換句說話：阿生的行動，對方早已察覺了，他們只是佯作不知而已。

阿生吊在尼龍繩子之上，苦笑問尼高：「你們何必殺我？」

尼高道：「你眞有種，死到臨頭，還是那麼的冷靜！」

「我怕死不瞑目啊！」阿生道：「因爲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你還裝蒜？」尼高道，「你本來就是一名國際特警。」

「誰說的？」

「我們自有方法查出，這回是你自己送上門來，與我們無關！」

阿生的手仍然緊緊攀住尼龍繩子，左手一條，右手又是另一條。

尼高已將左手一條割至將斷。他是故意爲難阿生。

他像法官一樣問阿生：「你現在承認你的眞正身份，還不致太遲！否則，你只有『死於意外』！」

「我眞不知你們怎麼攪的。」阿生在這刹那間，覺得自己的確太大意。

他並非後悔到南非來，而是由於身體貼住岩壁的關係，口袋裏似乎有些什麼東西，令到他的胸前隱隱作痛。

要不是由於一條繩子將斷，阿生的身體根本不會貼住岩壁。

假如不是因爲他的身體貼住岩壁，他根本就不會發覺口袋裏有這一枚小小的儀器。

就憑他的經驗和感覺，那分明是一枚電子追踪儀器。

是誰放到他口袋中去的？

阿生覺得自己未免太過大意了；假如他早已發覺，也許今天的危機不會發生。

阿生想像到口袋中的電子追踪儀是尼高悄悄放進去的。

因此，阿生所到的地方，儘管他如何小心避過跟踪，最後還是被人發覺了，這也就是說：人家一直釘梢他。

所以，他進入別墅，以及由公路返回市區，甚至想入電報局等等，全在監視之下。

阿生自問小覷了對方。

那個「好心」讓他搭順風車的人笑道：「朋友，認得我麼？」

阿生苦笑道：「你這麼好心，我怎麼可以把你忘記？」

「你爲什麼偷到別墅去？」尼高問。

「好奇！」阿生知道行踪必然早已敗露，才招來此種後果，所以也無須再隱瞞了。

「不！是由於你是國際特警。」尼高道：「你想知道我們的秘密，對嗎？」

阿生道：「我雖然是國際特警，也想發財，你何必疑心？」

「你很狡猾！」尼高又把刀子割向尼龍繩。

左手攀住那一條完全斷了。

阿生立即放棄，改攀另一條——那兒附近有許多條尼龍繩，每一條都很堅韌。

尼高道：「你還有機會，只要我問一句，你答一句，你可以不死！」

「你一定想知道我的任務，是不？」阿生反問尼高。

「不錯。」尼高道，「你奉命來查些什麼？」

「走私鑽石的內情！」阿生說，「可

惜我知得太少！」

「我總算沒有讓你白走一次，剛才你已知道了不少。」尼高道。

他身邊的人說：「還有別墅中的養鴿場情形，以及鴿糞變鑽石的秘方，也被他窺破了！」

其他人一陣笑聲，彷彿他們就快要見到一幕很開心的事一樣。

阿生知道尼高一定不會讓他再往上爬！但是，也不可能讓他退回坑底。

阿生雙臂已有倦意。再能支持多久，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阿生道：「你們還有對手，即使我是國際特警，對你們暫時也沒有威脅，但狄非亞的人才眞正危險！」

尼高笑道：「你很會說話，我眞想知道你還有些什麼好話要說。」

「我說的是實情，你們的對手很强！」阿生說，「我不知M先生有什麼把握可以勝你們的對手。但我們就有！」

「你的意思是——你幫我們？」尼高問。

阿生道：「我當然有辦法，但也有條件。」

「你的條件讓我代你說好嗎？大概就是讓你生存下去！」尼高笑了。

「不！」阿生道，「我要豐厚的利益，以及你們的道歉！」

「你眞有種，」尼高格格大笑起來，「死到臨頭，還有這種勇氣！」

「你不接受我的條件，你只有後悔；因爲這等於註定你們失敗了！」阿生說着，望向天邊，「你沒有見到麼？那些是什麼？」

尼高等人仰望天邊，一架直升機正朝這邊飛來。

坑底下的萊利警長十分焦急，他在下面呱呱大叫：「爲什麼還不動手？」

尼高等人被催促，立即下望。

但是，阿生竟然失了踪。

他們這一驚的確非同小可。

阿生難道會隱形了麼？並不，他只是返回山腰上，那處凹入的岩洞之內！

剛才他利用尼高等人分散注意力望向天空的刹那間，沿住繩子爬下去。

往上爬可能要更大的氣力，但沿住繩子滑下去，只是刹那之間的事！因此尼高他們也就一無所覺；而萊利警長等人，由於仰首上望，當時天空中又有陽光照射，自然更加看不清楚。

阿生想過了，這是唯一的途徑。以當時的情勢而言，他既不能往上爬，也不能退到坑底去，只有暫時借山腰一躲。

尼高情急之下，忙招呼坑底下的警長：「見到他嗎？他逃掉了！」

萊利警長以手遮額，避過陽光，望清楚，果然不見了阿生。

阿生盡可能讓自己的身體蜷縮作一團，因爲他想像到等一會兒事態的發展，必然是警長下令射擊！或者再派人爬上來查看。

阿生明知自己不可能永遠躲在那裏，但也不可能永遠呆在那兒等死。

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來自何方的直升機，可能是警方的，也可能是鑛塲的，他只是充份利用了對方的心理反應。

因爲尼高他們根本就是非法的，無論那直升機上面載的是警員或鑛警，都可能對尼高本人造成一種心理威脅。

所以，他這邊說完，那邊就採取行動，滑了下去。

現在那直升機果然飛近他們了。

不但飛近坑穴，還低飛俯視。

突然一陣槍聲響起來！阿生彷彿聽到有人慘叫。

萊利警長他們開槍？

阿生事前一度估計可能被人開槍射擊，但後來他想深一層，反而感到安全。

因爲萊利等人雖然是鑛警，但已被「M先生」的集團收買。

那就是說：他們與尼高是同黨。假如萊利等人由下面開槍，隨時會錯殺上面的尼高等人，反而未必能射中阿生。

因爲阿生躲在那凹入處，有岩石遮擋住。

換上了另一角度，同樣的理由也足以令到上面的尼高等人，不敢開槍。

何況尼高等人，未必有槍在手，因爲凡是進入這兒的人，必須接受檢查。「M先生」的集團未必將這兒的鑛警全部都買通。

他們有此矛盾存在，所以阿生應該可獲得暫時性的安全。

然而現在何故又聞槍聲？

阿生正在胡思亂想之際，槍聲又一再響起；憑他的經驗，那是機關槍掃射的聲音，夾雜了來福槍的槍聲。

阿生不敢伸首外望，他只可以縮在岩洞之內等待。

直升機一再低飛，但每次只是匆匆掠過，又再急急上升。

在陽光照射下，阿生彷彿見到直升機之上有火光冒出。

阿生有些明白過來，那可能是鑛塲或警方的巡邏機，一定是受到尼高和萊利他們的襲擊，於是還火。

但是，阿生很快就知道自己剛才的想法還是錯的。

他忽然聽到了一陣「必必」的叫聲。

那是什麼東西？

阿生差些兒還以爲自己的身邊帶了一具太空召喚器。

他忽然想起胸前的口袋裏，那個被懷疑是電子追踪儀器的東西。他探手將它摸了出來。

那是一具十分精巧的小儀器。

就憑阿生對間諜儀器的認識，他知道這是最新式的設計。

這小小的東西，不但可供追踪之用，還可以作竊聽之用，更可以作無綫電通話之用。

他試拔開一個小小的機掣，立即聽到有人聲傳出。

雖然聲音沙啞，他還可以聽得相當清楚。

那人透過這小儀器道：「快些準備好，我們即將低飛！我們放下救生繩，你可以套住自己的身體！……」

「你們是誰？」阿生急不及待地問。

「現在不是交代的時候，朋友。」那人又將剛才的話重覆了一次。

阿生心裏想：對方不肯說，可能另有

原因，但肯定他們不是國際特警。

因為對方如果是他同事的話，不但交代清楚，還會事前說得明明白白，才將這小小儀器交他帶在身上。

阿生有理沒理，還是先離開現場再說吧。

直升機在還擊的槍聲中升高，儀器中的人聲也隨之消失。

阿生彷彿感覺到那些繩子在動。

因為那是山腰，垂到坑底的尼龍繩，有幾條經過他面前。

現在繩子被人扳動，表示即將有人上來。

阿生這一驚非同小可，來者一定是萊利警長那班人。

那班人有槍，他的處境自然堪危。

阿生試探首下望，果然就是萊利警長他們，正爬上來。

當然，他們未必就是為了對付阿生，而是要逃離地底的險境。

但是，當他們爬經山腰時，將會有些什麼事情發生？

阿生想像到他們必然會向自己開槍。

阿生這一驚非同小可，他急忙伸手抓住那些繩子，拚命搖動。

這是他眼前唯一的方法。

他沒有刀，也沒有槍，還能做些什麼呢？

如果他有刀，這時他會割那些繩子；如果他有槍，那就更加方便了。

但是現在，他的生命備受威脅，他不能坐而待斃。

他又聽到槍聲。

槍聲來自坑底。

萊利警長他們，因為爬到一半時，被阿生搖動繩子，又墮了下來，一氣之下，開槍向山腰的阿生射擊。

阿生急忙退後。

直升機聲又響起來。

突然有些東西墮下坑底去。

「隆」然一聲，在坑底冒起了一股濃烟。

那是直升機投下的烟霧彈。

一條白色的帶子，做成一個圓圈，出現在阿生眼前。

那是直升機放下的救生繩。

阿生毫不考慮地，爭取時間爬上去。

繩圈套住他的腋下，他隨即向儀器發出一聲：「可以上升了！」

直升機迅速升空。

阿生彷彿紙製的風箏，凌空飄盪。

萊利警長等人又在坑底被濃烟籠罩，嗆咳不已，那裏還能開槍射擊？他們簡直連眼睛也睜不開呢。

直升機迅速離開鑛場的上空。

那條用尼龍布帶做成的救生圈，正逐漸收短。阿生慢慢地被吊上機艙之內。

這時他才知道，直升機是「狄非亞」集團派來的。

機上他只認得一個人，那是列斯。

梟雄末日　兩敗俱傷

「歡迎閣下無恙歸來！」一個中年人，含笑跟阿生握手，「更歡迎閣下加入我們！」

阿生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也不知道對方是誰，但他終於還是伸出了他的手來，跟那個中年紳士握了一下。

他被人用直升機載到這兒來。

直升機能到達的地方決計不會太遠。

那是機上的載油量有限。

因此，阿生估計這兒是南非的另一個小鎮；可能離約翰尼斯堡不會太遠。

阿生以「貴賓」身份而臨，竟然接受了「英雄」式的歡迎。

當直升機在這幢古堡式大宅的廣場上降落時，那中年人已偕同其他人等，在那兒「列陣歡迎」。

阿生能死裏逃生，已是萬幸，想不到還有點「後福」。

他身邊的列斯為他介紹道：「這位是我們的波士，狄非亞先生。」

阿生瞧了那位中年紳士一眼，點頭為禮。

狄非亞看上去只有四十餘歲左右，白髮，面色紅潤無鬚。

他可能是個法國人。

阿生想到「M先生」能查出他的特警身份，狄非亞自然亦有辦法。因此，阿生只可以暫時舒一口氣，不能說「已經安然無事」。

危機既然未除，阿生就得更加小心翼翼。

他忍不住地問：「你們為什麼要救我呢？」

狄非亞格格地笑了一陣：「我們怎麼可以見死不救呢？」

列斯道：「我波士愛才如命，他知道你做過許多事！」

最後一句足以令阿生為之心驚胆戰。

他到底知道自己做過一些什麼事？難道他已知道了自己的底子？

阿生以一切既成定局，也只好硬住頭皮說道：「我自問沒有什麼專門技能，只是生性喜愛冒險！」

狄非亞笑道：「年青人最可愛的性格正是喜歡冒險！」

列斯道：「我波士已經知道你在紐約的一切行動和做法。」

阿生仍然不大明白。

他默默無言地，瞪住各人。

狄非亞道：「你此行有何收獲？」

「我差些兒連性命也丟了，還說有什麼收獲？」阿生失笑。

「年青人有一點可愛之處，就是坦誠！」狄非亞道，「我相信閣下亦具備了這種可愛性格！」

阿生有如丈八金剛，眞的不知道對方的企圖。他惟有怔怔地問：「究竟你們想我怎樣？大可直言！」

「我們知道你的一切！」狄非亞的面雖然保持那種紳士的笑容，但已變得較前認眞了許多。

「我的一切？」阿生裝蒜。

「是的，你的一切。」狄非亞道：「你是什麼人，我早知道了。」

阿生呆了一呆！

果然，狄非亞亦非弱者，阿生早已想到了他可能知道自己的底子。

但他為什麼還要救他？

阿生想想就會明白，必然是他還有可

以利用的價值。

因此，阿生苦笑一下：「這已是公開的秘密，現在的我，已不是從前的我！」

「你不是奉命行事麼？」狄非亞問。

阿生本來已答得十分之「技巧」，「什麼公開的秘密」以及「現在的我，已不是從前的我」等等，全是模稜兩可的話，可以說他承認，也可以不承認。因為阿生實在不知道對方到底知道了一些什麼。

阿生是個聰明人，他要迫對方說得清楚一點：最少自己就不會「不打自招」！

「奉命？」阿生又故意反問：「我奉了誰人之命？」

「朋友，你是一名國際特警，別以為我比基那傢伙更笨！」狄非亞的面上，頭見到了怒容。

生這才清楚明白，他的身份果然早已「起底」！

他冷靜地苦笑了一下：「不錯，起初雖為了公事。但後來——」

「後來你想發財，是不？」狄非亞道：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反正是冒險，區區的薪俸，怎比得上巨額的酬勞？人生在世的時日無多，不講錢，不講代價和享受的人，一定是白痴！」

「但是，想不到他們如此狠毒！」阿生說。

「不是朋友，便是敵人！」狄非亞道：「你是國際特警，你要了解他們，難怪他們心狠手辣！」

「我早已脫離我的組織，但M先生不信我，有什麼辦法？」阿生道。

「你可以加入我們！」狄非亞道：「列斯也讚你是個人才！」

「那有什麼用？現在我似乎做了蠢才！」阿生道。

「只要你有誠心，包保你前程似錦！」狄非亞道。

列斯插咀說：「你應該好好報答我們波士。」

「嗯——」阿生默住一陣，「只要你們用得着我，我一定盡力而為。」

狄非亞道：「你先把你查到的，告訴我們；我們與莫基乃是死對頭。」

「你想知道什麼？」阿生心目中認為：狄非亞的人能潛入酒店派人悄悄將一枚多種用途的電子儀器放入他的口袋裏，又派直升機及時將他救出，一定神通廣大。

但是，狄非亞道：「莫基的保密工作一向做得很好，我要知道他如何能把鑽石由鑛場裏偷出來。」

「他們收買鑛警和女工們，利用鴿子先將鑽石吃了下去！」阿生把他知道的，都說了出來。

「原來就是這麼簡單，怪不得他可以將價錢壓到最低。」狄非亞心有不忿地說：「那傢伙果然神通廣大。」

阿生道：「他們做得到的事，照計你們也同樣可以做到。」

「不！我們不會學他。」狄非亞又對阿生說：「你必須坦白告訴我，你是否眞是脫離了國際特警組織？」

「我雖然沒有正式宣佈，但我們之間，早已失去了連絡！」阿生說。

「你眞笨！」狄非亞道，「你不該脫離你的組織？」

「為什麼？」

「那是國際組織，權力超然。」

「權力有何用，不會發達的。」

「不錯，走正途的人，賺極有限！」

「所以我本來打算為M先生效力，但是想不到他——」

「莫基那種人靠不住的！」狄非亞道，「由現在開始，你正式加入我們，好不好？」

「你肯收容我？」

「當然。但要絕對服從我的命令！」

「除非你叫我去死，否則我一定盡力而為。」阿生說。

「我不會叫你去死，但我希望你立即回到國際特警那裏去。」

阿生一怔：「為什麼？」

「我要你們消滅莫基的走私組織。」

「但是，這樣對你們也可能有影響。」阿生說。

「我們怎麼會有影響？」

「國際特警組織一經發動，只怕被剷除的，還不止於莫基。」

「你放心，我們不會被剷除。因為我們絕非像他們的走私集團。」

「你們不是走私集團？」阿生又是一個「意料之外」。

「我們的方法，會令你驚奇！」狄非亞道，「但你暫時還不應該知道。當你受得起考驗時，我不但會讓你知道，還會給你許多利益。」

「我眞不明白，既非同行，自然就不會是敵國。」阿生說，「因為俗語有道，同行才是敵國啊。」

「你不必多問。」狄非亞道，「總之，你如果要加入我們，最好還是以雙重身份出現；但我警告你，切勿出賣我們。」

「那當然，」阿生道，「若非你迫我，我才不會回去！」

「無論如何，你一定要向你的上司報告。我們希望你對莫基他們趕盡殺絕。」

阿生最後惟有點點頭。

狄非亞叫人為阿生準備一切，包括飲食和睡覺的地方。

×　×　×

阿生那一晚雖然倦極睡去，但一覺醒來之後，就無法再重溫舊夢。

他要為他的處境澈底地想想。

他躺在床上望住天花板。窗外有輕微的光綫透入，列斯就睡在同房另一張床。

阿生沒有驚動他，他只想靜靜地，深入地去想一想。

狄非亞這個又是什麼組織？他自稱並非走私組織，可能只是一片虛言。

他要阿生重返特警隊，會不會又是另一種陰謀？阿生輾轉反側，越想越亂。

「怎麼？你失眠了？」列斯忽然由隣床問過來。他才醒過來不久。

阿生道：「不！我剛睡醒。」

「快些睡足精神，明天你還要趕路。」列斯說。

「明天我要去那裏？」阿生問。

列斯道：「約翰尼斯堡，然後搭班機飛去巴黎。」

「你老闆眞的要我返總部報到？」

「是的，這對大家都有好處。」

「我覺得，對你們未必有好處。」

「爲什麼？」

「不錯，我依他說話去做，我可以立下大功，但是，萬一沙塵滾滾，殺錯良民，連你們也消滅，我良心上如何過得去？何況，我眞希望我和你做同事，趁還年青，多賺一些錢。」

「你放心去做吧！我波士做事，向來審愼，我們不是走私集團，你們掃蕩莫基，不可能會影响到我們。」

「我眞難相信，你們竟然硬說不是走私集團。」阿生無可奈何地苦笑。

「朋友，你的想法太簡單了。」列斯道，「其實，你只要分析一個問題，就想到我們波士的眞正目的。」

「恕我愚蠢，我實在想不通。」

「如果我們也是走私集團的話，我們不但不想你剷除莫基，還可以仿效他的方法。」

「你是說：你們根本不會走私鑽石，是不？」阿生問。

「當然，我波士只憎恨莫基以低價出售鑽石，如此而已。」

「爲什麼他不以匿名方式報警？」

「報警沒有用的，他們早已用錢收買許多政府官員。」

「可以向國際刑警申訴。」

「那同樣沒有用，因爲沒有確實的證據，但你是國際刑警組織的姊妹機構——國際特警組織的人，自然你的上司會信你的。」

阿生想了一陣，說道：「老實說吧，我担心你們利用我。」

「這是什麼意思？」

「我辦妥了之後，無法與你們連絡，那時候，我的發財美夢完了，但我却被你波士利用，除去一個勁敵。」

「放心好了，我波士不是那種人。」列斯又說，「除非你出賣他。」

「我只想發財，否則也不會到南非來，我怎會出賣他？」

「那麼，你好好的睡足精神，一切留待明日再說，依計行事大家都有好處。」

阿生靜下來。

然而腦子裏却無法「靜」。

他想到以後的事，也想像目前莫基那班人的反應。

「M先生」莫基的人一定恨之刺骨，他們可能正策劃應變的步驟；因爲他們一定也知道了阿生可能利用特警組織向他們報復。

× × ×

阿生又回到了約翰尼斯堡。

狄非亞爲他設想得十分周到，叫人替阿生化了裝，然後派人暗中保護他，去到機場。

看他們的行事步驟，將一枚電子間諜儀器放到阿生的口袋去，已屬小兒科。

表面上，只有阿生一人登機，但阿生心裏明白。

他們也一定有人事先登機，負起保護阿生的責任。

× × ×

在航機飛往巴黎途中，阿生看到一份當日的報紙。

報紙是約翰尼斯堡出版的早報。

其中有一段新聞，報導了昨日鑛場發生「私梟用直升機企圖械刦」的「經過情形」。

那段消息說：「……經過鑛警的英勇反抗，雙方發生了劇烈槍戰之後，私梟的武裝人員才知難而退出……」

阿生看得差些兒笑了出來。

但他身邊的其他乘客，却看得十分緊張。他們正議論紛紛。

阿生沒有再看下去。

他戴上了耳筒，聽音樂，閉目養神。

× × ×

朦朦朧朧之際，阿生彷彿聽到有人跟他說話。

他以爲自己做夢。但音樂早已停止了，耳筒內出現了人聲。

「你小心聽着，不要張開雙眼，我知道你就是阿生，我已窺破了你的僞裝，但你必須冷靜地聽清楚，因爲這是關乎你生命的事。」

那是一個女子的聲音，阿生心裏納罕，但又不敢張開雙目。

那女子又說：「我是范梅力先生派來的，我僞裝空中小姐，機上還有我們的同事，但我們在某種情況之下，將無法保護你。因此，你必須在金薩沙降落加油時，設法離去，我們接到可靠情報，莫基的手下可能要刦持你，因爲我們已在紐約將莫基抓住，他的手下可能要利用你來交換莫基。」

耳筒中又繼續播放音樂。

阿生好像由噩夢驚醒中。

他故意造成剛剛梨醒的樣子，揉揉雙眼，舉目四望。

不知是否心理作祟，好像有許多可疑的目光正注視着他。

「不要四下裏張望，儍瓜。」這聲音也來得十分突然。

阿生側頭一望，坐在他身邊的，竟然是個手捧聖經的神父。

神父沒有望阿生，旁人也只以爲他正在「唸經」而已。

其實，他對阿生喃喃地說：「我是保護你的人，你要冷靜，切勿露出馬脚。」

阿生早已想到狄非亞必然會派人來，但想不到他扮成神父。

阿生道：「我有個可靠消息。」

「什麼消息？」神父問。

「莫基已在紐約落網。」

「眞的？」

「誰告訴你？」

「國際特警已有人潛伏在此，剛才他們在耳筒中告訴了我。」

「嗯！他們還說些什麼？」

「莫基的人打算刦持我，用我交換莫基，所以我準備在金沙薩落機。」

「這也好。」

「你們有多少人在這機上？」

「幾個。」

「通知他們吧，對方已窺破了我的僞裝。」阿生道。

「你放心，無論如何，我們一定會保護你。」

那個僞裝神父的人，又站了起來。

他要到洗手間去。

阿生留意到他的行動；當他經過機上通道時，曾佯作掉下手上的物件，與一個

人耳語幾句；那一定又是他們的人。

當他蹲下拾回那條手帕時，似乎沒有人去理會他們。

就在這時候，有位空中小姐推着酒水到阿生的身邊來。

她首先將一方香帕出示，上面綉了國際特警的「CIU」標誌。

然又低語阿生：「神父是莫基的人，你上當了。」

阿生又是一驚。

那位空中小姐又說：「將近降落之前，到男侍應生的更衣室去，屆時有人接應你。」

她說完就匆匆走開。

在這過程中，阿生要了一杯甜酒，旁人也只以爲他們剛才談的只是酒水的事，想不到他們原來另有文章。

那「神父」回來了。

阿生眞要看清楚他的面目。

不知是否心理作祟，阿生只覺得這傢伙面肉橫生，殺氣冲天。

他們若無其事地，併肩兒坐。

阿生佯作閉目養神，「神父」却去看他手上的「聖經」。

× × ×

飛機即將降落加油。

這是預定航綫的中途站，所以機長的廣播，也只循例叫大家綁好安全帶。

阿生佯作要到洗手間去。

當他走近機尾時，突然有人呼喚他：「快些入來吧。」

又是那女子的聲音。

那兒有布簾遮掩，但洗手間則在更後的機尾部份。

「快換上這衣服。」那女子見到阿生之後，就匆匆把一套衣服塞到了他的手中去。

那用布簾遮掩的間格，是專供侍應生更衣用的。

那空中小姐很快便離開那兒。

阿生立即開始以快動作換衣服。

× × ×

航機在金沙薩機場降落。

阿生等人不是到金沙薩的旅客，所以仍留在機上的原來座位之上。

尤其是阿生，他正將一頂草帽拉低，掩面大睡。

他身邊的「神父」看見他沒有動靜，忍不住用手肘碰了他一下：「去吧，加油須要好一段時間，讓我們到下面散步，舒展一下。」

「嗯——」阿生不作聲。

「別裝蒜了，我知道你未睡。」

「我不去，你去吧。」阿生終於開口說話了。

豈料他不說還自可，一說之後，就被這位「神父」識破。

他認得這不是阿生的聲音。

他一直以爲坐在身邊的始終是阿生，因爲無論衣飾裝扮等等，完全與剛才一模一樣，怎麼會聲音變了？

他一手將「阿生」的草帽拉開。

那人朝他眨眨眼，還含笑道：「神父，你好嗎？上帝問候你。」

「神父」呆了一呆。

他冷冷地問：「你是誰？」

「國際特警查理士。」那個假扮阿生的人說，「要看我的證件麼？神父。」

他左一句「神父」，右一句「神父」，自然是早已識破他不是神父。

但那個假神父却十分的生氣。

他立刻打開聖經，想取出藏在聖經中的手槍。

但是，那挖空的「聖經」之內，却空如也；手槍不知何時被人扒去了。

查理士却出示了一支手槍，對假神父說：「是不是這玩意兒？我忘記了告訴你，我那位中國同事阿生，是個扒手大王。這是他臨行時，叫我轉交給你的。」

「神父」接過手槍後，扳了一下機掣，但沒有子彈。

他回頭看看他的同事，却已被人要脅住。

查理士對他笑道：「多謝你指點，要不是你故意掉下手帕，我們很難知道誰是閣下的同黨。」

× × ×

阿生已換過了另外一套衣服，跟隨一部份乘客離去。

他以爲除了機上潛伏的國際特警之外，沒有人知道他的行踪。

至於那些由狄非亞派來的人是否存在？阿生也只是猜想而已。

因爲事前阿生並未知道，也不知誰是狄非亞派來的。

直至到他步出了海關檢查站之後，立即有人過來。

「朋友，想到那兒去？」是一個中年男子，但他兩旁還有二名大漢。

阿生知道對方若非「M先生」的人，便是「狄非亞」的人。

阿生道：「你是誰？我們似乎未見過面。」

「相逢何必曾相識？」中年人笑了笑，「我送你一程。」

那邊已有一輛大房車開了過來。

阿生感到不妙，可惜爲時已晚，他發覺腰間被人用槍指住；是那二名大漢之中，其中的一個。

阿生道：「你們到底是何方神聖？」

「M先生問候你。」中年人笑道：「乖乖的上車，否則你背後開孔。」

「M先生已在紐約被捕，你們仍在夢中。」阿生說。

「M先生被捕，但我們未被捕。你就是我們的皇牌。」

「想不到你比那神父更聰明。」阿生佯作放棄抵抗，跟他們上車。

中年人道：「有了你，神父和M先生都會安然回來。」

豈料就在這剎那間，阿生瞥見刀光一閃，一度寒光破空而來。

阿生下意識地低頭避過。

其實那柄飛刀只是打從側面飛擲而來，但阿生眼快見到了，他背後的槍手反而沒有注意到。

背後傳出了一聲慘叫。

用槍要脅阿生的人倒了下去。

中年人和另一名槍手立刻就有反應，但無論如何，總是慢了一些。

阿生揮拳踢腿，將中年人和那另外一名槍手擊倒。

汽車裏的人立即開槍。

但是，槍聲未响之前，車內已有人中彈倒了下去。

有人用滅聲器的手槍先發制人。

阿生一時之間也弄得糊塗，他不知道這是否國際特警突如其來的救他，還是狄非亞派來的人馬。

另一輛大房車匆匆開到，有人開了車門，催阿生上車。

阿生身不由主。

他還未坐穩，已有其他人搶登車上；車門也未關上，車子已開走了。

一切來得非常之突然。

阿生坐在疾馳的汽車中，仍可以聽到一些槍聲由後面傳來。

「對不起，我們來遲了，累你受驚。」一個歐洲人對阿生說。

阿生有些出奇地問：「你們是那一方面的朋友？」

「狄非亞先生叫我們隨時準備接應你。」那歐洲人說。

阿生道：「你應該知道，這不是我們最後的目的地。」

「最後的目的地是巴黎，但機上有恐怖份子，國際特警方面亦應該知道這消息。所以狄非亞先生要我們隨機應變。」

「現在我們怎樣？」

「等候狄非亞先生的最後指示。」

× × ×

汽車在沙塵滾滾的小路上疾馳。

阿生有如跑馬一樣，既悶且熱，他差些要昏了過去。

車子裏沒有空氣調節。

望向車外，一片黃沙，連少數的植物也變得金黃。

一幢平房出現在路旁那邊，四周圍滿了籬笆。這是唯一可以見到的建築物。

「目的地到了。」那個歐洲人分明是這班人的首領。「對不起，難爲了你！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汽車開入籬笆之內。

空地之上，有許多乾枯了的樹枝；枝葉把一些金屬物件掩蓋住。

阿生當初也不大留心；直至他下了車，經過那兒的時候，才發覺原來是一架小型的直升機。

在這落後的地方，相信許多人發夢也不敢相信有人擁有一架直升機。

各人入了屋內。

屋內沒有水電，自然沒有風扇；更別說冷氣機了。

二名赤裸上身的黑人，拉動着自製的「吊扇」生風，倒還勉强可以令到室內的空氣不致過份悶熱。

那兩大塊吊在屋樑下的「大吊扇」，其實只是許多芭蕉葉編織而成的。一經用繩子拉動，便可生風。

阿生坐下了之後，有人送來茶水和食物。

他不知道要獃在這裏多久。

這裏既然無水電，如何會有長途電話？沒有長途電話，又如何與狄非亞連絡？

然而那個歐洲人却說：「這裏比市區還安全得多。最少就沒有人敢追殺到這兒來。」

「我們要在此等多久？」阿生問。

「狄非亞先生的命令一到，我們就決定送你往目的地。」

「他的命令如何傳達？」

「嗯——」那歐洲人還未說話，阿生已聽到一些怪聲。

那是電報機的「嘟嘟」之聲。

「這可能就是狄非亞的命令！」歐洲人將阿生帶到一間房內去。

一架二次大戰時期，在戰地上用的舊電報機，正在操作。

歐洲人將電文熟練地向阿生讀出：「晚上，將阿生先生送到布拉柴維爾。」

布拉柴維爾是非洲另一大城，在金沙薩之西，剛果的邊境上。

阿生有點身不由主。

他不會逃走，更不會放過狄非亞。何況這兒荒凉得很，他有勇氣逃走，也只會迷失方向而已。

× × ×

晚上，這兒只依靠汽燈照明。

天氣十分悶熱，那些蚊又大又惡。

阿生要等到日落之後，才可以出發。

但由黃昏開始，他們已將枯枝扯下，着手整理那架直升機。

那歐洲人不知叫什麼名字，他也沒有自我介紹；但阿生發覺他十分能幹。

他親自去開動直升機的馬達，試了一次。

當引擎第二次發動時，已是入黑之後，直升機也在這時候將阿生載走。

× × ×

邊境一片沉寂。

尤其是這是晚上時份。

阿生和那個歐洲人坐在直升機之上，可以見到脚下有燈號亮起。

「坐穩！我要下降了！」歐洲人在耳筒的傳音器中，向阿生發號令。

機聲將郊野的虫鳴聲掩沒。

歐洲人示意阿生先下機。

在這種環境之下，阿生的確有些心驚胆震。

下面是一片荒野。

一名白人帶了數名黑人，開了一輛吉甫車到這兒來接應阿生他們。

發燈號的「電筒」，也是乾電池發動的，很明亮。

歐洲人沒有將直升機的引擎停止，便匆匆下機，與那白人交談。

阿生聽不清楚他們說什麼，似乎是交代一下，叫他們安置阿生。

然後，歐洲人過來與阿生握別。道：「祝你好運！狄非亞先生已在酒店等候你，有機會我會在紐約見你。朋友！」

阿生除了含笑感謝對方的好意之外，似乎無話可說。

白人催促阿生登上吉甫車。

那些黑人個個帶了刀和槍。

吉甫車幾乎與直升機同時開動！只是方向不同。

× × ×

在布拉柴維爾一間酒店之內，阿生果然見到了狄非亞與列斯等人。

狄非亞還向阿生道歉：「我不知道他們竟會作垂死掙扎！但我的消息總算靈通，只是遲了少許。」

阿生道：「還好我的同事看出我的化

裝！他們及時知會了我！」

「算了！一切危難已成過去！」狄非亞道，「莫基已告落網，應該感謝你和你的同事們！」

阿生半開玩笑道：「就是一聲感謝算了麼？」

「嗯！」狄非亞道，「你的事業，應該由紐約開始！」

「謝謝你的提拔！」阿生道。

狄非亞拍拍阿生的肩膊，笑道：「以後我們是兄弟一般，別客氣了。現在你先洗個澡，好好的休息一晚，明天我們一齊搭航機飛紐約！」

阿生於是被列斯帶到另外一間房去。

× × ×

這到底是個追不上潮流的都市。儘管在非洲算是個有點名氣的城市，畢竟與歐美的大城仍有好遠一段距離。

列斯雖然對阿生說：這已是本市第一流的「大酒店」。但是，那些冷氣機却陳舊得很，若非二手貨，也一定是用了好幾年。

房間够大了，但冷氣機只有「一匹」，還是「八千個BTU」的「小一匹」。

「BTU」是冷氣機的單位，小的只有八至九千個「BTU」；大的有一萬一千至一萬二千個「BTU」。

前者稱作「小一匹」，後者一般叫它做「大一匹」。

建此酒店的人，也許在設計時，由於非洲地方大，所以房間十分的寬闊；但等到裝修，加上冷氣機之時，又捨不得安裝「中央冷氣系統」，只有隨隨便便的，每房安一部「部頭冷氣機」作了。

由於機太舊，阿生被吵得頭昏腦脹。

阿生對這些機械算是有點認識，於是拉一把椅子過來。

阿生本來想揭開掩蓋，看看有沒有辦法稍作修理。

但是，當他站上了椅子之後，却無意中聽到了一些聲音。

聲音來自隣房。

原來這些間格是木板的，上面有些罅縫十分寬大。

阿生試由裂縫中望過去，隱隱見到一些熟悉的輪廓。

他們正是狄非亞和列斯等人。

阿生記起了，二間房的門口雖然不同方向，其實就是隣房。

「……不要忘記，不能留下綫索。明白嗎？」狄非亞吩咐一名手下。

但阿生聽不到他前面說了一些什麼。

列斯却在爭辯：「波士，這件事似乎要想想清楚。」

「我已想得十分清楚。」狄非亞道，「不會錯，我已證實了較早時的消息，我們要剷除的人，已在國際特警手中！」

「但是——」

「別嚕囌了！」

狄非亞這時已站立起來。

列斯不敢作聲。

狄非亞走出房外，其他人亦尾隨其後；看來他們要走了。

阿生不知道他們要走到什麼地方去。但剛才的對話，却耐人尋味。

阿生一邊想，一邊仍望向隣房。

他眼前感覺得到，彷彿房內還有人影閃動。

當他還沒有辦法確定隣房是否還有人時，耳畔又聽到「卡察」一聲。

這聲音很接近阿生。好像是由冷氣機傳出來的。

阿生眼前一亮，他終於看清楚了。隣房果然還有一個人留下來。

那是一個白人。

他手中持着一些物件。

那不是刀，也不是槍。

然而當阿生看清楚時，却呆了一陣。

那是一副遙控器。

這傢伙到底要幹什麼？阿生心裏一直在怔怔地想。

配合了剛才狄非亞和列斯的爭辯，阿生就不由自主地，渾身打了一個冷顫。

他迅速將冷氣機的飾板移開，一陣中人欲醉的氣體，正由一具電子遙控的儀器中散發出來。

換上了別人，可能還會遲疑一會兒。然而即使再猶疑幾秒，阿生也無力支持下去。

那是一種毒氣。

毒氣未必就是一吸入人體，便立即引致死亡的。

任何毒氣也在過量的情況之下，才會引致死亡。

阿生是這方面的專家——他是國際特警；這種事情又怎會不認識？

他一邊關了掣！一邊急急推開窗門。

他探首窗外，深深吸了一口街外的新鮮空氣。

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二輛房車，一輛吉甫車——不久之前阿生還坐過的吉甫車，仍停在酒店門外。

阿生靈機一觸，立即越窗而去，由二樓爬落街上。

街上的光綫十分昏暗，即使酒店門前有電燈照明，也不見得光亮。

這個都市的夜生活幾乎是絕無僅有——那邊只有些酒吧有夜市。

阿生發覺狄非亞等人仍在酒店的大堂之內，他們正向櫃圍的賬房結賬。

阿生趁此機會，躲到一輛房車的行李箱裏面去。

× × ×

阿生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他躲在行李箱之內，烏天黑地，唯一知道的就是車子終於停了下來。

然後，車門又開又關。

還好沒有人到行李箱這邊來。

當然，這兒根本就沒有行李，所以阿生一直很放心。

等到外面完全静止下來，阿生才悄悄推開行李箱的掩門，爬了出去。

外邊虫聲唧唧，大概是郊區吧。

四周一片昏黑。

只有那邊有些燈光，由一幢建築物透射出來。

建築物有二層高。

阿生隱約聽到了一些機器馬達聲！他心裏想：難道這是工塲？

門關上了。

阿生不難想像得到：狄非亞等人已經進入屋內去了。

附近沒有其他屋宇，自然是那兒吧？

阿生心裏想着，脚步也已開始移動過去。

黑暗中，門後好像有人把守；那是透花的鐵門。

阿生立即繞過屋後去。

屋後有圍牆，但不太高，一丈左右而已。

阿生從黑暗中望上去，也不見有鐵蒺藜。

也許根本就沒有小偷摸到這麼荒凉的郊區地方來。

馬達聲在這兒聽來更覺吵耳。

阿生試爬上牆頭。

上面連碎玻璃也沒有。看來這兒的主人家對本地的治安眞是信心十足。

阿生蹲在那兒俯視屋內情形，發覺這圍牆後面是一片草地，有些花草樹木。

透過一條水泥通道，可以進入主要建築物去。

主要建築物也分兩部份——

左邊是二層高的住宅。

右邊是一層高的廠房。

左邊與右邊之間，另有室內通道，下雨天也可以由內部走過。

廠房仍在「開工」。

到底這是什麼廠房？

阿生悄悄爬了下去。

躡足步至廠房的外邊，由窗口透視入內。

裏面只有幾個人工作，機器都是自動的。阿生一看就知道是「自給式的發電」——自己設有發電機。

阿生根本無法想像這是什麼廠房；直至到有人由那邊檢起一些亮晶晶的東西，他才看得眼花繚亂。

那些東西竟然是鑽石。

阿生眞的以爲自己正在做夢。

鑽石是一種天然礦石，怎麼可以用機器製造？

過去雖然有人依足鑽石的化學成份，試行「配製」。

結果，也眞的可以製出一顆顆的「人工鑽石」來。

但是，一計成本，却十分之驚人。

因爲鑽石是要經高熱才可以結晶的一種純碳。加上設計，所花的時間，工本等等，比起眞鑽石還要貴。

而且，不能製「高品質」的產品，也不能太大顆。

唯一比較滿意的，是它的硬度。

後來，試製的人心灰意冷，沒有持續下去；阿生想不到現在又可以見到。

他正在想得出了神，忽然感到頸後有些冷凉的感覺。

他經驗老到，自然知道那是一支手槍的槍管。

於是他乖乖的，高擧雙手。

「你眞聰明！」這聲音是狄非亞的。

「可惜太聰明了！」

阿生苦笑：「如果我有你那麼聰明就好了！可惜沒有；甚至連學的機會也沒有，只有等來世了！」

「哈哈！」狄非亞道，「其實，你這時候應該死了！可不是嗎？」

「是的，如果你迷信的話，你會嚇壞你自己啊！」

「爲什麼你死不掉？」

「你以爲裝上無綫電遙控，就可以用毒氣毒死我麼？」

「也許他們不懂開關，也許你的反應比常人敏銳！否則，你現在應該是鬼魂才對。但我肯定你是人！」

「當然，鬼魂怎麼會擧手？」阿生道，「我眞不明白，爲什麼你等到現在才殺我？在金沙薩豈不方便麼？」

「第一，我未證實莫基的集團是否已經瓦解。第二，我怕國際特警有人在那邊暗中保護住你。」

「我明白了，你不過想利用我，其實你根本無心帶我發達！」

「傻瓜，你以爲我眞的相信你麼？你是什麼人？」

「我已表白了心跡！」

「但我無法相信你。」

「那就難說了。」

「現在，你總是難逃一死！」狄非亞把手槍的機掣拉動了一下。

阿生道：「等一等！」

「你又想玩什麼把戲？」

「我想知道一件事。」

「什麼事？」

「你自製鑽石麼？」

「是的，你剛才不是見到了麼？」

「但我不大相信。」

「爲什麼？」

「這是不可能的。」

「但這是事實！」

「可以讓我入去看看麼？」

「嗯！」狄非亞想了想，道：「你看了也許會眼閉吧！」

「是的，希望做個聰明鬼啊！」阿生也笑了起來。

狄非亞於是押住阿生入內。

其他人在旁，只有一個人持了來福槍戒備。

阿生看見那些「工人」十分斯文，有一個還是戴眼鏡的。

狄非亞介紹說：「他們都是大有來頭的人物。」

「博士之流。」

「你怎麼知道？」

「想也想得到，能明白化學結構的人，亦不簡單。」

「你很聰明！」狄非亞道，「說實在話，我非常喜歡你，可惜你入錯了行。」

「你令我受寵若驚！」

「你現在相信了嗎？」

「我仍難置信。」阿生說，「那些鑽石眞的够硬，够光彩？」

「你可以過去看看。」

「現在我明白，你要剷除莫基，是因爲他的鑽石走私影响了你這些人造鑽石的價格。」阿生一邊走向機器那邊，一邊說道。

狄非亞道：「是的，我這種製造鑽石的方法，成本可不輕；但他的偷竊方式，却是一種無本生意，自然比我便宜得多。他最不應該壓價出售，影响了市場價格之後，我們就要虧本！」

阿生這時走近了盛載產品的金屬盆旁邊，伸手將那些「人造鑽石」撈起來，在

燈光之下小心觀察。

他發覺這些亮晶晶的「石塊」，的確與原塊未經琢磨的「毛鑽」並無分別。

阿生好奇地問：「這是飾物用的，不是工業用的？」

狄非亞很有耐性地解釋：「我們的產品也有等級之分，次貨往往缺乏光澤，有瑕疵的，便當作工業用鑽，低價出售。不過我的技師可以告訴你，我們的控制品質的方法，已經越來越進步，高品質的產品也越來越多。」

阿生又問：「爲什麼你會選擇這裏設廠；在紐約設廠，既可省回運費，也方便得多。」

「傻瓜，在沒有鑽鑛的地方出產鑽石，誰會相信這是地下的原庄出土貨？剛果是鑽石出產地，由這兒運出去，人家絕不會懷疑它是人工製造的。」

「但儘管如此，你們仍要用走私的方法，豈不痲煩麼？」

「痲煩當然是比較痲煩，但這兒的走私客也多得很，我們正好利用他們。要不是莫基集團將價錢壓低，我早已賺够，所以我非常憎恨他！」狄非亞又說：「這是個落後國家，要收買政府官員固然容易，要欺騙他們更易。但在文明國度之內設廠，消息一經洩漏，只怕開完一間又一間。因爲工業間諜一定千方百計盜取我們的方程式。那時只怕我註册專利，也沒有利益可圖。」

「你的確想得週到。」阿生忽然感到身旁有些異樣的感覺。

他原本站立在機器一旁，與狄非亞保持一定的距離——雙方隔住那台機器交談。但狄非亞和他的手下却握着槍械戒備。

此外，廠房的幾個出口處也有守衞，照計阿生插翼難飛。

然而現在，竟然有人悄悄將一柄尖刀，放進他右邊的褲袋。

那人正是在機器四周走動和操作中的一名技師。

他一直沒有說話，也沒有理會阿生他們，只是全神貫注地，注意機器上的事情。所以阿生也一直未有理會他。

想不到剛才他在自己身邊掠過時，便有所行動。

阿生感到非常之愕然！但他畢竟也是個受過嚴格訓練的國際特警，對一切事物的反應，保持高度的警覺；剛才若然換上了別人，一定大驚小怪，那必然會引起站在機器另一邊的狄非亞等人的注意。

只要他們感到可疑，也一定會過來查明，那就完了。

但是阿生却保持冷靜的態度，依舊若無其事地看機製的毛鑽。

與此同時，他也加緊思索着脫離這險境的妙計。

阿生一直替自己担心，因爲此時此地的他，不但手無寸鐵，而且孤掌難鳴；但是現在情況可不同了，最少已有一把刀，也有人助他一臂之力。

那技師爲什麼要這樣？看情形一定是他跟狄非亞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那麼，只要阿生發難，相信他決不會袖手旁觀。

阿生想到這裏，便隨手抓起盛器裏的一把人造毛鑽，故作驚奇地說：「噢！怎麼會這樣的？奇怪！」

「什麼事？」這幾乎是每個人無可避免的一種正常反應。何況狄非亞更是擁有絕對直接利益的人呢。

因此，狄非亞那一問之後，看見阿生仍未回答，雙眼則仍舊注視住手掌心的人造鑽石，他便不由自主地緊張起來，立刻走過來察看。

其實，阿生正是充份利用了心理學上的要訣，故作驚奇，引他過來。

狄非亞雖然仍然持有手槍，但由於注意力的分散——他只注意阿生手掌心的毛鑽，因此便給阿生有可乘之機。

阿生儘管眼睛瞪住自己的手掌心那些毛鑽，眼尾却一直注意着狄非亞與他的距離。

當阿生認爲時機來臨了時，便立即發難。

阿生突如其來地，回身踢向狄非亞持槍的手腕，而手中的毛鑽同時擲向他的頭部。

狄非亞來不及防備，手槍離手飛出，毛鑽有如石塊，將他的眼睛擊傷，視綫受阻，更是無從反抗。

阿生充份利用了他們之間的環境矛盾，他知道有狄非亞在這一邊，另一邊的槍手決不敢隨便開槍，因爲那樣會誤傷他們的老闆狄非亞。

阿生迅速將狄非亞制服，一手箍住他的頸項，另一隻手拔出利刀指向他的下頷與咽喉之間。然後狠狠地說：「叫你的手下放下武器，再慢慢的站向一旁！誰敢先動一下，我也會殺你！」

狄非亞稍爲遲疑，刀鋒已刺得他隱隱作痛；他惟有照足阿生的話去做。

阿生認得剛才悄悄向他「送刀」的技師，回頭示意道：「你過去收拾那批槍械過來吧！」

其實阿生並不知道他姓什名誰，甚至狄非亞也感到奇怪。

那技師果然繞到那邊去，將各人棄諸地上的長短槍械收集。然後走到阿生的身邊來。

阿生後面是一幅牆，所以他應該沒有後顧之憂。

那位技師揀了一支自動手槍，又將一支手提輕機交給阿生。阿生這才押着狄非亞出去。

阿生刹那間將大局改觀，本來他準備和那位變節技師押住狄非亞開車入市區，然後設法與國際特警取得連絡。

但是，他們剛走出門口，立即聽到一陣槍聲。

阿生急忙後退。

槍聲來得突然，這兒已經陷於包圍之中。阿生固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就是狄非亞也不知道。

他們唯一知道的，就是有人正在外面駁火。

阿生他們想帶住狄非亞由後門走，但後門外圍也在駁火。

阿生這時才知道，這兒四周均有人放哨，更有人守衞；他若非潛匿在行李箱之內，又如果那輛車子不是狄非亞的，他要闖進這裏來，相信絕不容易。

（以下轉入第92頁）



俠情中篇小說

隆中客・文
盧　令・圖

金不換（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笑羅刹呼延小鳳怒殺成準及赤城子之時，賈斯文忽然現身把躲在一旁窺看的金人俊帶走往見武林盟主楊柳兒，以其爲他伐毛洗髓，要在一個月內把他調教成一高手。江夫人決定代她五叔大覺大師收他爲徒，傳他絕藝。賈斯文並向衆人說出金人俊的可憐身世。賈斯文回至客棧，見金不換候於房內，遂向他說明他的立場，原來他是爲了報答當年金不換不殺之恩，而且與金人俊的母親乃是舊交，是以才替他們照顧金人俊。呼延小鳳是唯一知道賈斯文底細的人，而且一直鍾情於賈斯文。一天，她走出客棧時，被三人跟踪尾後……

武林一盛會　撮合小鴛鴦

呼延小鳳掩口媚笑道：「妳這個人，說話好可愛呀！」

那白衫書生邪笑道：「我這個人是否也好可愛呢？」

呼延小鳳嬌笑道：「當眞可愛，可愛極了……」

那白衫書生向着她抱拳一揖，道：「多謝娘子，小生這廂有禮了……」

呼延小鳳飛快地接口道：「如果將你擱在兎子窩中，準會將天下的臭男人都迷得死去活來。」

她口中的「兎子窩」，也就是一般的男妓院！換一句話說，等於罵他是「兎崽子」。

出人意外的是，那白衫書生不但不生氣，反而咧咀笑道：「娘子說的話，也跟妳的人一樣的可愛呀！」

那老道拈鬚微笑道：「老弟台，不論就哪一方面來說，你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只是，我要提醒你，這枝花兒不太好採。」

那白衫書生答道：「宮主，在我的字典中，從來沒有『不能征服的女人』這些字眼的。」

那老道笑了笑道：「好！貧道拭目以待。」

那白衫書生道：「別忘了咱們的協議，一切按照預定的步驟實施。」

「那是當然。」那老道目注呼延小鳳道：「笑羅刹，妳可以亮兵刃了。」

「想不到你還懂得一點禮數。」呼延小鳳一面徐徐亮出長劍，一面笑道：「老牛鼻子，先報個萬兒？」

那老道淡然一笑道：「貧道嶗山上清宮宮主玄眞子。」

呼延小鳳道：「據本姑娘所知，玄眞子世外高人，以一枝鐵拂塵和金龍劍，三十年來，未逢敵手，在北國武林，享譽甚隆……」

玄眞子連忙含笑稽首道：「多謝姑娘誇獎……」

呼延小鳳話鋒一轉道：「只是，怎會忽然自貶身份，跑到南方來捧金不換的臭脚呢！」

一如對付那白衫書生一樣，都是先捧後損，不同的是效果，那白衫書生一點也不以爲忤，但這位玄眞子却是老臉一沉道：「燕雀焉知鴻鵠之志！」

呼延小鳳道：「這麼說來，你是認爲此行前途無量，可以大展鴻圖了？」

玄眞子「嗆」地一聲，拔出肩頭長劍，沉聲喝道：「少廢話！進招！」

呼延小鳳道：「本姑娘的話還沒問完哩，急甚麼，老牛鼻子，你在金不換胯下，官拜何職？」

雖然是鶯聲嚦嚦，也雖然是俏臉上一直浮現着令人心醉的笑容，但她的話中，却或多或少地帶點小刺兒。

玄眞子冷笑道：「道爺和金總寨主是朋友關係，够了嗎？」

「够了，」呼延小鳳美目移注那白衫書生問道：「你呢？」

那白衫書生含笑反問道：「我又怎麼樣了？」

呼延小鳳問道：「你也是金不換的朋友嗎？」

那白衫書生道：「不，小生是玄眞道長的朋友……」

呼延小鳳道：「一個間接的朋友，也來替金不換賣命，値得嗎？」

那白衫書生邪笑道：「當然値得，方才我已說過，光是聽聽妳這美妙的嗓音，就已經不虛此行了。」

呼延小鳳道：「好！你也報上個萬兒吧！」

「是！」那白衫書生搖了搖摺扇道：「小生郎妙妙，北方同道都叫我『玉面人妖』……」

「玉面人妖」郎妙妙是一個很奇特的人物，他的名號，不但在北六省中很响亮，甚至於關外的白山黑水之間，以及塞外的大漠一帶，也很响亮。據說他生理上生具陰陽兩種形態，而且生性奇淫，對於漂亮的女人和英俊的男人都有胃口，又擅長採補，故能青春長駐。

江湖上沒有人知道他的眞實年齡，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出身來歷，由於他狡如狐狸，居無定所，又擅長易容術，因而儘管他作惡多端，尤其是糟塌在他手中的良家婦女，不可勝數，自然成爲俠義道人物追獵的目標，但也由於上述的原因，却始終找不到他。

因此，他是自出道以來，滿手血腥，罪孽滿身，却不曾失過手的黑道巨擘。

同時，也由於他從來不曾失過風，因而他的武功深淺，也是一大秘密。

總而言之，「玉面人妖」，郎妙妙雖然是一個聞名而難得見到的神秘人物，但他在江湖上的名氣之大，猶高於嶗山上清宮宮主玄眞子，却是不爭的事實。

所以，呼延小鳳不等他說完，立即意會深長地一「哦」道：「你就是名滿江湖，禍延八表的『玉面人妖』郎妙妙，眞是幸會得很！」

郎妙妙色迷迷地道：「小生也有同感，這該算是有緣千里能相會吧！」

呼延小鳳臉上的笑意更濃了，眉宇之間，更是洋溢着無限風情地道：「好一個有緣千里能相會，咱們莫辜負了這良辰美景啊……」

江湖中有個傳說：對敵時，笑羅刹臉上的笑意愈濃，她心中的殺機愈熾。這也就是她這笑羅刹綽號的由來。

一旁的玄眞子深恐郎妙妙大意疏神，因而不等呼延小鳳說完，立即沉聲喝道：「郎老弟，當心這丫頭笑裏藏刀！」

郎妙妙笑道：「道長放心，所謂陰溝裏翻船，那畢竟只是一句笑話。」

他的話聲未落，呼延小鳳已揮劍進擊，「刷、刷、刷、」一連使出三劍，將郎妙妙迫退八尺有奇。

事實上，郎妙妙根本沒有接招，只是無比美妙，也無比驚險的身法避了開去。

呼延小鳳是何等身手，她蓄意將對方立斃劍下的三招劍勢，更是何等威力！但郎妙妙居然避過了，避得雖然有點驚險，却使得呼延小鳳暗中提高了警覺。

她，收招俏立原地，注目問道：「爲何不敢接招？」

郎妙妙也是目光深注地道：「妳幾時聽說過，『玉面人妖』克敵致果時，須要接招的？」

說話之間，他摺扇輕搖，並且瀟洒地在原地踱了兩下方步，顯得風流倜儻，一派斯文，而且，他臉上浮現一片神秘的笑容，那雙桃花眼，也一直盯着她的美目，發出異樣柔和的光彩。

呼延小鳳嬌笑道：「我知道，你那柄摺扇中有名堂，我也不妨坦白告訴你，姑奶奶曾獲異遇，百毒不侵，你那些見不得人的鬼玩藝，在姑奶奶身上不管用。」

郎妙妙苦笑道：「高明，高明，道長，看來，今宵我眞會在陰溝裏翻船哩！」

他雖然是苦笑着，後面的兩句話，也是向玄眞子說的，但他的桃花眼，却一直不曾離開呼延小鳳的美目，而且，他目光中的異彩也似乎更加熾烈了。

呼延小鳳媚笑道：「死到臨頭，還要自高身價，告訴你，郎妙妙，能死在姑奶奶手中，是你的無上光榮。」

郎妙妙邪笑回答道：「是嗎？……娘子……」

他邊說邊輕搖摺扇，緩步前行了三步，以一種近於夢囈似的語聲說道：「娘子，如此良辰美景，咱們該好好把握，及時行樂啊……」

呼延小鳳沒接腔，她的美目中，浮現着一片輕微的迷惘神色。

郎妙妙忽然動如脫兎似地，一幌而前，一下子點住她胸前的「七坎」、「乳根」、「巨闕」等三處大穴，並將她的嬌軀摟入懷中，朗聲笑道：「娘子娘子，待會，有得妳快活的啦！」

有過短暫迷惘的呼延小鳳，當她身軀被摟之後，人也一下子清醒過來，厲聲叱道：「卑鄙無耻的東西！」

郎妙妙得意地笑道：「待會，妳就會快活得叫我好東西啦……」

一旁的玄眞子含笑說道：「老弟，還是你行，一出手就手到擒來，聽金總寨主說，以往，這妞兒還不曾有過失敗的紀錄哩！」

郎妙妙苦笑了一下道：「道長，說來很慚愧，方才，我眞的差點兒陰溝裏翻船哩！」

玄眞子「哦」了一聲道：「我看你方

才一直進行得很順利呀！」

郎妙妙道：「還說哩！要不是我當機立斷，立即乘機制住她的穴道，恐怕還得經過一場惡鬥，才能制服她哩！」

玄貞子訝然道：「這小妞兒竟然這麼難纏？」

「不怕你笑話，這是我出道以來，第一次遇上這麼難纏的敵手。」

「噢！」

「以往，我的瑜珈術無往不利，只要對方接觸我的眼神，就立刻於不自覺中迷失神志，但方才，我的瑜珈術幾乎失靈了，一直到我竭盡所能，作孤注一擲時，才使她出現短暫的迷惘……」

「是不是由於她太迷人了，影响你施術時的心情？」

「不！」郎妙妙苦笑道：「是她功力太高，定力太好。」

玄貞子沉思着道：「那……咱們還是早點走吧！免得那個甚麼賈斯文趕來，又節外生枝。」

這時，呼延小鳳明白自己上當的原因了。

方才，當她和對方的目光接觸時，心靈中曾有過輕微的感應，但由於那感應太微，她沒放在心上，如果她早知道對方會瑜珈術，就不會逞強接對方的目光，也就不會有目前的結果。

她，悔恨交迸中，不由脫口厲叱道：「鼠輩，乾脆殺了我吧！」

也許她是希望驚動適時過路的旁人，增強自己獲救的希望，不但是聲色俱厲，而且嗓門也拉得特別大。但她也不過是僅僅說完這句話，就被郎妙妙制住了昏穴。

× × ×

當呼延小鳳甦醒過來時，第一件事就是想到自己清白的身體是否已被沾污。因此她人雖醒了，却並未立即睜開眼，只是默默地查察自己的身體是否有甚麼異狀。

還好，她並未查察到有甚麼異狀，而且，自己的衣衫也還是完整無損，因此，她寬心略放地暗中吁了一口氣，徐徐睜開眼睛。

迎着她的目光的仍然是郎妙妙那雙色迷迷的桃花眼，使得她如遇蛇蠍似地連忙避了開去，也使得郎妙妙邪笑道：「娘子眞是天仙化人，越看越可愛，我恨不得一口將妳吞了下去。」

一旁的玄貞子笑道：「使不得，如果你將她一口吞下去了，咱們如何向總寨主交差。」

呼延小鳳不理他們的邪話，只是游目四顧，打量這兒的環境，一面在暗中籌思如何脫困。

這是一個天然石洞，燭映搖曳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這石洞約莫三丈高，二丈闊，有多少縱深，却沒法看清楚，而她自己是斜躺在一堆枯枝敗葉之上，郎妙妙和玄貞子二人，分別踞坐在她的身旁。

郎妖妙笑了笑道：「讓這麼漂亮的妞兒，躺在荒山石洞中，實在不像話，不過，爲了怕妳鬧蹩扭，不肯合作，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呼延小鳳道：「在這兒，就不怕我鬧蹩扭？」

郎妙妙道：「是的，在這兒，即使妳叫破嗓子，也不會有人聽到。」

呼延小鳳冰雪聰明，由這幾句話中，已料準對方別有企圖，暫時不會對自己施暴，因而她更加放心地笑了，笑得好甜！好媚！

她這媚態，使得郎妙妙爲之一呆，嚥下一口口水道：「妳……妳笑甚麼？」

呼延小鳳道：「我行動上已失去自由，難道笑的自由也沒有了嗎！何况，我本來就叫笑羅刹。」

郎妙妙道：「妳當然有笑的自由，只是，如果我是妳，此情此景之下，我就笑不出來。」

呼延小鳳道：「可惜妳不是我，也可惜我不是你。」

「如果妳是我，又怎樣？」

「如果我是你嘛！我就不會將我的獵獲物弄到這荒山石洞中來，一定找一個很舒服的地方，制住她的啞穴，就不怕她叫嚷，可以爲所欲爲了。」

「有道理，但目前，我須要妳的合作，而這種合作，是必須說話的。」

「哦……你是要問我一些甚麼？」

「妳很聰明。」

「如果我肯合作，有甚麼好處呢？」

「這好處可多着哩！」郎妙妙含笑說道：「第一，可以不吃眼前虧……」

呼延小鳳笑問道：「如果我不肯合作，你就要以最殘酷的手段對付我了？」

郎妙妙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但我衷心希望，不要走到那一步。」

「我也正是這麼想。」呼延小鳳媚笑道：「這，大概就是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吧！」

此時此地，此情此景之下，她居然還有心情去調侃對方，也算是够絕的了。

郎妙妙微微一呆之間，玄貞子連忙提醒他道：「老弟，不要上這丫頭的當，她可能是藉着瞎扯爭取時間，暗中在運功冲穴。」

呼延小鳳搶先笑道：「老牛鼻子，你眞够聰明。」

郎妙妙却冷笑道：「笑羅刹，別枉費精神，我的點穴手法特殊，運氣是冲不開的。」

玄貞子道：「話雖然不錯，但咱們還是直截了當，問一些該問的。」

「好！」郎妙妙接着問道：「笑羅刹，賈斯文究竟是甚麼來歷？」

呼延小鳳漫應道：「這問題，對你們很重要？」

郎妙妙道：「應該說是對金總寨主很重要。」

「那就叫金不換自己去問賈斯文好了。」呼延小鳳含笑說道：「我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會告訴你。」

郎妙妙笑了笑道：「妳也是老江湖了，該懂得吃罰酒的滋味不太好受。」

呼延小鳳媚笑道：「你何妨出手試試看。」

郎妙妙冷笑道：「笑羅刹，別對妳的美貌太自信，我郎某人固然很懂得憐香惜玉，但也最擅長辣手摧花。」

「這些，留待以後的事實證明，暫且不談。」呼延小鳳媚笑如故地道：「我想先問你幾句話，可以嗎？」

郎妙妙一怔道：「我提醒妳一聲，別想在我面前玩甚麼花槍。」

呼延小鳳道：「我已經成了你手中的鷄蛋，即使我要玩花槍，你也該有自信，不怕我飛上天去才對呀！」

這撩人的媚態，任何男人見了也不可能拒絕她的要求，加上她那頗具技巧的激將法，使得郎妙妙眉梢一揚地道：「好！妳問吧！」

呼延小鳳道：「方才，你說過，賈斯文的來歷，對金不換很重要？」

「不錯。」

「據我所知，賈斯文曾經跟金不換面談過，他們不但談得很廣泛，而且賈斯文還承諾替金不換找回紅貨，並還要讓他們父子團聚，是不是？」

「是的，這些，我也知道。」

「那麼，縱然他們之間還够不上稱爲好朋友，至少也不是敵人，爲甚麼金不換對賈斯文的來歷，還要如此不放心呢？」

「如果妳是金總寨主，妳會放心嗎？」郎妙妙含笑說道：「不錯，妳說的都是實情，但妳也該明白，目前賈斯文還不過是一些口角春風，他所說的話能不能實踐還是問題，即使他的話都實踐了，誰又能保證他之所以這麼作，不是別有用心？」

呼延小鳳苦笑了一下道：「這年頭，好人可眞難作。」

郎妙妙道：「我也承認世間的確有好人，但却决不是賈斯文，現在，我再提醒你一聲，騙去紅貨的人是賈斯文的朋友，這是他自己說的，但他却又不肯說出他那位朋友的來歷，這情形，又怎能教別人相信他。」

呼延小鳳道：「也許他有不得不替朋友保密的苦衷，現在，我也提醒你一聲，他已經在金不換面前說出他的來歷，他是君山總寨以前的白虎堂副堂主帥振川。」

郎妙妙道：「妳相信嗎？」

呼延小鳳道：「我當然相信。」

郎妙妙道：「方才，妳不是曾經說過，即使妳知道他的眞實來歷，也不會告訴我的。……」

呼延小鳳嫣然一笑道：「現在，我忽然改變主意了，因爲你倜儻風流，越看越可愛。」

對郎妙妙來說，她的話固然是很受用，她的媚態更使他心癢難搔，因此，他忍不住俯身在她的香腮上親了一下，得意地笑道：「既然妳覺得越看越可愛，那咱們倆就好好親熱一番吧……」

說着，他的手已在她的嬌軀上恣意輕薄起來。

呼延小鳳的笑意更濃，媚態也更爲撩人了：「瞧你這副德性，莫忘了還有個老牛鼻子站在旁邊哩！」

郎妙妙却笑道：「不要緊，我跟牛鼻子是二位一體，甚麼事都毋須避忌。」

呼延小鳳道：「像這種事，有個第三者在旁邊，總有點煞風景吧！」

「說得也是道理。」郎妙妙頭也不回地笑道：「嗨！牛鼻子，請到洞外去凉快凉快好嗎？」

玄貞子一面走向洞口，一面蹙眉說道：「老弟，我再提醒你一聲，別在陰溝裏翻船。」

「不會的……」

話聲中，一聲裂帛爆响，呼延小鳳的上衣已被撕裂，郎妙妙瞧着那脫穎而出，令人雙目神迷的雙峯，剛剛嚥下一口口水，呼延小鳳忽然左指右掌地雙手齊出，攻向郎妙妙的前胸——

「砰」地一聲，郎妙妙挨了一掌，但却巧妙地避過了呼延小鳳左手的指力，藉勢一個倒翻，退立丈外，並「哇」地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

呼延小鳳左手的指力雖然落了空，却已順手奪過對方腰間的長劍，人也挺身站起。

當然！已經到洞口的玄貞子已回身飛射到郎妙妙的身邊，以防呼延小鳳再下殺手。

呼延小鳳右手持劍，左手飛快地將被撕裂的衣衫紮好，一面目注郎妙妙嬌笑道：「高明！高明……」

平心而論，這「高明」二字，郎妙妙的確是當之無愧的。

試想想方才那情形，呼延小鳳等于是一隻煮熟了的鴨子，誰也不會想到她居然會飛，何况，彼此近在咫尺，而郎妙妙又是處于色迷心竅的情况之下，呼延小鳳更是想一舉制其死命的，但他竟然逃過了這一死刦，這固然是由于呼延小鳳穴道乍解，未能發揮她全部威力，但郎妙妙身手的高明與應變的神速，却也是不爭的事實。

郎妙妙不但身手够高明，也似乎頗有幽默感。他，抬手抹去咀邊的血，居然含笑說道：「多謝娘子誇獎，只可惜這點血漬腥紅，不是出自那桃源洞口……」

玄貞子截口說道：「得了！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這下子可眞的陰溝裏翻了船吧！」

郎妙妙道：「這算不了甚麼，不過，現在，可得看你的啦！」

「這妞兒我保證飛不了。」玄貞子注目問道：「你的傷勢不嚴重吧？」

呼延小鳳搶先笑道：「死是死不了，但至少也得躺上十天半月的。」

郎妙妙一面探懷取出一隻顯然是盛着甚麼療傷聖藥的小玉瓶，一面邪笑道：「沒那麼嚴重，明天我就可以和妳共效于飛，妳信不信……」

玄貞子截口說道：「別廢話，趕快服藥，好好調息。」

「不！我必須先問她一個問題。」郎妙妙已由玉瓶中傾出兩粒朱紅色的藥丸，擱在掌心中，却並未立即服下，只是目注呼延小鳳道：「我絕對相信我的點穴手法，不可能運氣衝解，方才，妳的穴道是如何解開的？」

呼延小鳳道：「現在告訴你已不要緊，我已練就了移經易穴的功夫！方才雖然我一時大意，中了你的暗算，但當我施展移經易穴功夫後，被制的穴道，就自然消解了。」

「哦！原來如此。」郎妙妙含笑說道：「多謝妳告訴我這個秘密，以後……」

呼延小鳳飛快地截斷他的話道：「可惜你已經沒有以後啦！」

手中長劍一揚，目注玄貞子笑道：「老牛鼻子，請啊！咦……」

原來她方才于匆促中奪過郎妙妙的長

劍，還沒工夫去察看那長劍的質料，此刻，她下意識地一撈手中的長劍，劍尖上居然冒出四五寸長的炁芒，因而使她殊感意外地發出一聲驚「咦」，並特別向那枝長劍端詳起來。

那長劍長約三尺七八，劍身澄澈如一泓秋水，寒氣侵肌，而且隱約地似乎有無數的血紋像靈蛇一樣的在劍葉上蠕動着。

呼延小鳳是個用劍的大行家，她知道這是武林中有數的神兵寶劍之一的「碧血劍」。

傳說中的「碧血劍」，在江湖上失踪已有半甲子以上，雖然比不上前古仙兵的「干將」、「莫邪」，却也具有吹毫斷髮，削鐵如泥的功效，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寶劍。

今宵，她雖然受了一場虛驚，却于無意中獲得這枝寶劍，對她來說，等于是如虎添翼，心中的高興，自然是不可言喻。

也就當她發出一聲驚「咦」的同時，玄眞子的臉色也爲之一變，呼延小鳳却向業巳服下藥丸正在開始就地行功調息的郎妙妙嬌笑道：「郎妙妙，姑奶奶生受你的啦！」

郎妙妙聽如未聞，倒是玄眞子冷笑道：「丫頭，寶劍不一定能救妳的命。」

「別說得這麼難聽。」呼延小鳳含笑說道：「老牛鼻子，憑眞本領單打獨鬥，你們誰也奈何不了我，現在，你們傷了一個，不可能聯手，加上這枝寶劍，我敢說我巳有八成勝算。」

「咱們走着瞧。」玄眞子右手持劍，左手持拂塵，冷冷地一笑道：「請！」

他們表面上都很客氣，尤其是笑羅刹呼延小鳳，她的俏臉上，一直浮現着她那習慣性的嬌笑，但雙方一經交手，却每一招一式都是生死立判的殺着，每一個瞬間都可能濺血橫屍。

玄眞子外號「玉拂金劍」，拂塵是寒玉爲柄，天蠶絲爲鬚，金劍也是武林罕見的神兵，理論上，他的玉拂和金劍是不畏忌寶刀寶劍的，但他爲了以防萬一，還是儘量避免和對方的寶劍正面接觸，實在無法避免接觸時，也不以劍刃而以側面去接觸，並企圖以他那數十年修爲的內家眞力，用「粘」字訣取勝，同時以左手的玉拂不時奇兵突出地加以協助。

呼延小鳳也決非浪得虛名之輩，她的身法和劍法一樣的輕靈玄妙，加上她新獲的碧血寶劍，更收牡丹綠葉相得益彰之效，面對這位北國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不但毫不遜色，而且由于兵刃上的優勢，更是有攻有守地似乎佔了上風。

這是一場武林中難得一見的精彩惡鬥，也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惡鬥，除了勁風激盪與兵刃破空的銳嘯之外，很難得聽到金鐵交鳴之聲。

雙方交手了將近二百招，仍然是一個不勝不敗的膠着狀態。

玄眞子很沉得住氣，但呼延小鳳却不由不暗中感到焦急了。

因爲，如果她連玄眞子一個人都奈何不了，萬一郎妙妙的傷勢復元了，後果可不堪設想。

因此，她久戰無功之下，希望刦持郎妙妙作爲脫身的憑藉，而逐漸向郎妙妙身旁逼近。

但年老成精的玄眞子，似乎巳看透了她的用心，他不但始終擋在郎妙妙的身前，使她無法越雷池一步，並且冷笑一聲道：「笑羅刹，別打如意算盤，我勸妳還是早點認命吧！」

呼延小鳳笑笑問道：「如何一個認命法！」

玄眞子笑道：「棄劍投降，化寃家爲親家，咱們一床三好，好好享受美妙的人生。」

呼延小鳳媚笑道：「這主意不錯啊！尤其是出于你這位道貌岸然的上清宮主之口，不但很新鮮，也格外令人興奮。」

玄眞子道：「道爺說的是實在話，妳可得把握機會，認眞攷慮，善加抉擇。」

呼延小鳳笑道：「我正在認眞的攷慮哩……」

玄眞子忽然沉喝一聲：「想走，沒這麼簡單！」

原來呼延小鳳由于勝不了對方，又沒法達到刦持郎妙妙的目的，爲防情況再度惡化，巳打算伺機撤退。她，借着雙方對話的機會，有意無意之間，向着出口處且戰且退。

玄眞子的話聲未落，呼延小鳳立即接口道：「姑奶奶要走，誰也攔不了……」

話聲中一式「橫掃千軍」，並清叱一聲：「老雜毛，試試姑奶奶的手段……」

她這一招，是企圖藉以脫身而全力施展的孤注一擲，招式雖很普通，但劍尖上所冒出的炁芒，却長達三尺以上，這也就是說，她的寶劍等于是於突然之間增加了將近一倍的長度。

此情此景，玄眞子自然不敢輕攖銳鋒，心頭一驚之下，飄身退後二丈有餘。而呼延小鳳却巳乘機飛射洞外，並拋過來一陣銀鈴似的笑聲道：「老雜毛，暫時讓你們多活幾天，姑奶奶少陪啦……」

× × ×

這是岳陽城中首屈一指的客棧——位于岳陽樓旁的湖濱別館。

今宵，湖濱別館似乎有點特別，在它週圍各處的暗影中，都有着跨刀佩劍的勁裝漢子在戒備着，顯得刁斗森嚴，如臨大敵。

但明眼人都能認得出來，這些勁裝漢子都是君山總寨的高手，也就是金不換手下的鐵衛隊，凡是鐵衛隊出現的地方，也就是金不換以南七省綠林總瓢把子的身份公開活動的所在。

前文中巳經說過，即將出任北六省武林盟主的至尊寶楊柳兒夫婦就是下榻在湖濱別館中，像目前這情形，難道是這南北兩大武林首領有了甚麼糾紛不成。

不是的，事實上，這南北兩大武林巨擘，正在楊柳兒所包租的獨院中，綺筵盛開，談笑甚歡哩！

獨院的客廳中，燈光輝煌，成品字形筵開三席。

正中一席是楊柳兒，江浩然，范玲姝等三人。

左邊一席是金不換，諸葛明，郎妙妙，玄眞子等四人。

右邊一席只有賈斯文一人，今宵的賈斯文一襲青色儒衫，足登粉底皂靴，綸巾

羽扇，倒眞是一派斯文的樣子。尤其是獨踞一席，自斟自飲，更是顯得悠然自得。

雖然這是一個形式上頗嚴肅的正式宴會，但他們都不失武林中人的豪邁本色，一個個無拘無束地高談闊論！開懷暢飲。

當然，他們所談的都不是煞風景，傷感情的問題，而是一些武林秘辛和江湖逸聞。

酒過三巡，菜添五道之後，賈斯文忽然舉杯笑道：「李青蓮說得好，自古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諸位，賈斯文借花獻佛，敬諸位一杯。」

全體羣豪都乾了杯，只有小諸葛諸葛明端坐未動，並冷冷將話題引入正題，道：「閣下，咱們是該叫你賈大俠，還是叫你帥副堂主？」

賈斯文笑了笑道：「帥副堂主的名稱巳成過去，現在我是賈斯文，雖然我並不是甚麼大俠，但賈大俠三字叫起來很受用，你就暫時叫我賈大俠吧。」

諸葛明冷笑道：「但我斷定你不是帥振川！」

賈斯文拈鬚微笑道：「我是不是帥振川無關緊要，重要的問題是：我所作的承諾，是不是眞能實踐。」

他的目光移注金不換，含笑問道：「金總寨主，你說是嗎？」

金不換「唔」了一聲道：「我還以爲你巳經忘記了哩！」

賈斯文正容道：「這宴會雖然是江夫人伉儷作東，却是在下我所發起，目的就是要對面實踐我的諾言，像此等大事，怎可忘記。」

金不換又「唔」了一聲，道：「我金某人正拭目以待。」

「好！現在，我實踐第一個諾言，」賈斯文面現笑容，向楊柳兒問道：「江夫人，人俊那孩子，巳經由妳開導好了？」

楊柳兒點點頭道：「是的，只等他閉關期滿，就由我親自帶他去君山總寨，讓他們父子團聚。」

賈斯文又向金不換問道：「金當家的，江夫人的話，你該聽淸楚了？」

金不換含笑點首道：「是的，都聽清楚了，我很坦白的說，對于你閣下的話，本來是還不敢完全相信的，但我不能不絕對相信江夫人的話，同時，也由於相信江夫人的話，對你閣下的話也就完全相信了，我向閣下和江夫人伉儷致最衷誠的謝意……」

賈斯文截口笑道：「向江夫人伉儷致謝是應該的，至於我呢，致謝大可不必，只要不將我的一番好心當作驢肝肺，就足感盛情了。」

「言重，言重，」金不換訕然一笑之後，又向楊柳兒笑問道：「江夫人，現在，我能不能見見犬子？」

楊柳兒正容道：「現在正是令郎行功的緊要關期，他的閉關地點又不在這客棧中，所以，金當家的這一項要求，恕難從命。」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即接口道：「好在一個月的關期巳過了五天，再過二十五天，你們父子就可以骨肉團圓了，金當家的就暫時忍耐一下吧！」

「是是……」金不換連連點首道：「在下敬遵芳命。」

這時，賈斯文巳探懷取出那隻盛着所謂紅貨的紫檀木匣，目注金不換，插口笑道：「金當家的，現在實踐我的第二項諾言……」

他，揚了揚手中的紫檀木匣，又正容說道：「不過，在交還這紅貨之前，我還有點補充說明。」

金不換含笑接口道：「金某人洗耳恭聽。」

賈斯文道：「前此我曾經說過，取走這紅貨的人，是你的死對頭，其中一個還是我的朋友。」

金不換道：「是的，這些我全部都記得。」

賈斯文道：「我的原意，除了要回紅貨之外，還打算賣點老面子，替你們化解這場仇恨，但我面子不够，兩個願望都落空了……」

金不換臉色一變道：「這是說，你這匣子中是空的？」

「不！紅貨都完全要回來了。」賈斯文歛笑道：「不過，要回這紅貨，不是由於我賈斯文的面子，而是由於江夫人的面子，他們深恐這紅貨使江夫人爲難，甚至可能引起南北武林的殺刦，才讓帶回來，所以，這件事你一點也用不着感謝我。」

金不換苦笑了一下道：「話是不錯，但我還是得感謝你的，因爲……」

賈斯文截口笑道：「別因爲所以的了，現在，我問你，這紅貨是直接交給江夫人呢？還是由你閣下轉交給江夫人？」

金不換道：「不必多一道手續，就請直接交給江夫人吧！」

「遵命……」

賈斯文親自捧着那紫檀木匣，走向正中席前，雙手遞給楊柳兒，道：「請江夫人點點數，是否有甚短少的？」

「多謝賈大俠……」

楊柳兒嬌笑中，巳輕輕揭開紫檀木匣，剎時間一片耀眼的珠光寶氣，令人目眩神迷，匣中計有漢玉觀音一尊，寶馬一對，貓眼石四顆，大如鴿卵的夜明珠八粒，無一不是價值連城的奇珍異寶。

「一切完整無損，」楊柳兒蓋好紫檀木匣，含笑說道：「我再說一聲，多謝賈大俠。」

「不敢當，」賈斯文撫摩着肚皮笑道：「酒醉飯飽，公事也巳辦完，我該告辭了，但在告辭之前，我還要向金當家的交代幾句話。」

金不換笑了笑道：「請講。」

賈斯文道：「我說我就是以前的帥振川，你心中一定仍有所疑，但我目前礙於某些原因，不便以本來面目示人，不過我保證，當二十五天之後，江夫人護送令郎前往君山總寨時，在下一定以帥振川的本來面目隨行，一則以釋閣下心中的疑念，再則我也可以舊地重遊，見識一下君山總寨的新面目。」

「好啊，」金不換打了一個哈哈道：「無任歡迎，無任歡迎……」

金不換眞的是無任歡迎嗎？他自己明白，賈斯文也心中雪亮。

這一個不尋常的宴會，在表面上賓主盡歡的情形之下，圓滿結束了，但另一個

氣氛更熱烈，場面更宏偉的宴會也接着進行着，不過，時間已是二十多天之後的黃昏，地點是在洞庭湖中君山總寨的聚義廳中。

依然是品字形筵開三席，席間，除了多出兩個人之外，也依然是湖濱別館盛會上的原班人馬。

當然，由於金不換目前是主人，所以，他的一席居中，左邊是楊柳兒等人，右首是賈斯文和他的隨員。

所謂多出來的兩個，一個是金人俊，一個是賈斯文的隨員。

金人俊顯然已經是功德圓滿，並已認父歸宗，此刻，他是跟乃父金不換並肩坐在一起，他的臉上，浮現着仍然帶着三分稚氣的笑容，看不出來他對目前這場面有甚麼感受，也看不出來經過楊柳兒一個月的特別調教之後，究竟有多少長進，因爲，他的外表還是跟一個月以前一樣，是一個稚氣未脫的大孩子！

至於賈斯文，雖然還是湖濱別館盛會上那副斯文一樣的裝束，但面容却有若干改變，眼睛較大而有神，面龐也比較消瘦，鬢髮中不見一根白髮……外表上比原來的賈斯文至少年輕十歲——這就是以前君山總寨白虎堂副堂主帥振川的本來面目。

以往，他以待決之囚的身份，幾乎被金不換當場處決，如今，形移勢易，不但被待以貴賓之禮，而且獨踞一席，與金不換分庭抗禮，撫今思昔，他是否也會有不勝今昔之感哩？

他的隨員的身裁跟他很近似，裝束也一樣，但卻缺乏他那一派斯文的氣質，而且，一身皮膚黑得發亮，也由於皮膚太黑，跟眼白和牙齒形成强烈的對比，看起來頗爲滑稽。

據賈斯文解釋，那是他西遊天竺國時所帶回來的崑崙奴，武功底子不錯，又擅長一些中原武林罕見的雜技，更難得的是很忠心，所以，他給他易名賈忠，也並未將其當下人看待。

身爲東主的金不換，似乎是由於骨肉的團圓而特別愉快，一直談笑風生，向貴賓們頻頻敬酒，所有不愉快的過去，好像都一筆勾銷了。

直到宴會快接近尾聲時，楊柳兒含笑說道：「金總寨主，你我雖然才是第三次見面，但由於令郎是我的師弟，儘管俗語說：交淺不可以言深，但我仍然禁不住要說幾句交淺言深的話，如有不當之處，敬請多加包涵。」

金不換笑道：「江夫人言重了，有甚麼敎言，請儘管直說，即使妳要揭我的瘡疤，我也決不介意就是。」

「那我先謝了，」楊柳兒正容說道：「我想，閣下自己也明白，一般同道對你的口碑，可實在不好。」

金不換拈鬚微笑道：「我知道，但我不在乎。」

楊柳兒道：「可是，你的兒子却非常在乎。」

金不換扭頭瞧了一旁的金人俊一眼，苦笑了一下道：「這個……我想，多耗點時間，他會適應的。」

楊柳兒道：「那是以後的事，現在談眼前的，也許你心中正在想，既然一般同道對我的口碑不好，可以想見，你至尊寶對我的印象也決不會好，那麼，你爲甚麼還要代師傳藝，將犬子收爲你的師弟呢？我這猜想，對不對？」

金不換含笑點首道：「對，妳說的對極了！」

楊柳兒笑了笑道：「這問題說來很簡單，緣份而已。至於令郎的特殊資秉，倒是次要問題，因爲，即使我不成全他，你也一樣的可以造就他成爲年輕一代中的尖兒高手。」

金不換很不自然地一笑道：「江夫人眞够厲害，我要說的話，妳都一一替我代說了。」

他的笑容雖然有點不自然，但話意却非常自負，這是等於承認楊柳兒所說的話完全正確，也等於是說：妳成全我的兒子，我用不着領情。

「好，現在說我自己要說的話。」楊柳兒莊容說道：「當我以師姊的身份，勸導令郎來認父歸宗時，他曾提出過相對的條件，要我發揮影响力，勸你放棄這總寨主的職位……」

金不換臉色一變，截口問道：「妳也承諾了？」

「我總不能跟娃兒一般的少不更事。」楊柳兒徐徐地說道：「我深深了解，即使你金總寨主急流勇退，立即放棄這總寨主的職位，換上另一個人來可能會更糟，而且那數以萬計的屬下，也不是短時間所能解決的。」

金不換目光深注地問道：「那麼，依江夫人高見呢？」

楊柳兒嬌笑道：「不是高見，是淺見，當時，我對娃兒說，這是急不來的事，只能慢慢來，我勸他以父子的骨肉至情，慢慢的影响你，所謂盜亦有道，如果能使這數以萬計的綠林英雄，從氣質上予以根本改造，使他們能成爲刦富濟貧，不驚擾一般商旅的俠盜，這不是一宗很有意義的事嗎？」

金不換含笑反問道：「這就是江夫人方才聽的交淺言深的話？」

楊柳兒點點頭道：「正是……」

「在下敬謹受敎。」金不換正容說道：「不過，誠如江夫人方才所說，這須要時間，不是一蹴可就的。」

楊柳兒道：「我知道，只要閣下即知即行，立即開始整頓，就足够盛情了！」

「那是當然，那是當然。」金不換拈鬚笑道：「誰敎我有這麼一個寶貝兒子，而寶貝兒子又偏有這麼一位大義凛然，大小通吃的至尊寶師姊哩！」

楊柳兒向金俊笑道：「師弟，現在，你該完全放心了。」

金人俊向她靦覥地一笑道：「多謝師姊……」

「光是一聲多謝怎麼行。」金不換笑道：「乖兒子，快敬酒，師姊，姊夫，范姊姊，賈大叔，每人一杯……」

他的話沒說完，前寨中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號角聲。

金不換臉色微微一變，目注賈斯文問道：「是不是閣下的兩位會友？」

賈斯文正容說道：「如果這號角聲音是表示敵人侵，那麼我願以項上人頭担保

來人決不是我那兩個朋友，因爲，儘管他們遲早要來尋仇，但他們也保證過，在江大俠伉儷和我作客貴總寨的期間內，決不會前來打擾。」

「閣下的話，我應該信得過，」金不換蹙眉說道：「只是，目前這事情太突然，也太蹊蹺，因爲……」

他，微頓話鋒，一揚修眉，又接着說道：「不是我過於狂妄，本總寨縱然說不上銅牆鐵壁，但等閑人物，都絕對難以接近外寨的一里水域之內，除非是像目前在座的諸位頂尖兒高手，或者是像閣下那兩位令友的身手，可能會例外。」

這幾句話，可的確有點過於「狂妄」，但在座的羣豪都沒人介意，賈斯文淡淡地一笑道：「這麼說來，閣下仍然懷疑來的是我那兩位朋友？」

金不換從容地站了起來，道：「且讓事實證明吧！」

一個勁裝漢子疾步到達大廳門口，向着金不換遙遙一禮，揚聲說道：「啓禀總寨主，來敵已進入水寨。」

金不換沉聲地問道：「咱們有多少傷亡？」

那勁裝漢子道：「沒人傷亡，但攔截他們的人，全都被制住穴道。」

金不換道：「是怎樣的人？人數有多少？」

那勁裝漢子道：「人數是兩個，一個是中年婦人，一個是年輕妞兒。」

賈斯文插口笑道：「謝天謝地，我的嫌疑總算給洗脫了……」

金不換對賈斯文的話似乎聽如未聞地蹙眉問道：「她們沒說什麼？」

那勁裝漢子訥訥地道：「回總寨主，屬下不……不敢說……」

金不換沉聲道：「別吞吞吐吐的，有話儘管直說，本座不怪你。」

「是！」那勁裝漢子苦笑了一下道：「那中年婦人說，咱們君山總寨，不過是徒擁虛名，不堪一擊。」

金不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平靜地問道：「她沒說明前來尋事的原因？」

那勁裝漢子道：「她說，是……是爲了要奪取寨主的寶座。」

金不換冷笑道：「好大的口氣！但願她能有點眞才實學。……」

他的話沒說完，一陣驚呼叱喝聲由遠而近，很快就到達大廳門口。

聚義廳的羣豪都看得很清楚，在如同白晝的火把照耀之下，只見兩道纖巧的人影，指掌兼施，通過密集的攔截人潮，就像滾湯潑雪地通行無阻。

金不換雙眉一揚，振聲大喝：「不要攔截，放她們進來。」

如响斯應，所有攔截立即停止了。誠如那勁裝漢子說，所有出手攔截的人，都被點了穴道，一個個像泥塑木雕，却沒有人傷亡。

那兩道纖巧人影也看清楚了，不錯，那是一個中年婦人，一個年輕的小妞。

那中年婦人年約三十出頭，皮膚白皙，面貌姣好，算得上有八成以上的姿色，雖然是一身青布衫裙，脂粉未施，却一點也無損于她的綽約豐姿。

那小妞年約十五六，面型跟中年婦人有九成近似，所不同的是她全身都放射着熾烈的青春氣息，一身玫瑰紅的勁裝，足登紅色小蠻靴，全身清一色的玫瑰紅，襯托得她那張白裏透紅的俏臉，更加紅艷艷地格外可愛。尤其是她那黑白分明的眸子，滴溜溜地向大廳內滿廳環掃，顯得既俏皮，又刁鑽。

當然，這刹那之間，大廳內所有正邪羣豪的目光，也集中向她們投射。

那中年婦人向金不換嫣然一笑，順手拉了一下那小妞的衣袖，雙雙盈盈地拜倒，並嬌聲說道：「恩公在上，小女子母女這廂有禮了。」

原來她們是母女，怪不得長得這麼相像。

只是她們目前這行動，也一如她們强闖總寨的一樣地令人大感意外。

金不換一怔之下，蹙眉問道：「誰是你的恩公？」

那中年婦人道：「就是總寨主你。」

「我？」金不換訝問道：「你沒認錯人？」

那中年女人道：「絕對不會錯。」

金不換道：「如所週知，我是一個强盜頭兒，生平沒做過一件好事，除了無法計數的仇家之外，決不可能有恩于人。」

那中年婦人道：「但事實上，小女曾受過你救命之恩。此行就是專程爲了報恩而來。」

金不換苦笑道：「世間有此種報恩的方式？」

是啊！强闖恩人的根本重地，將數以百計的高手制住如同泥塑木雕，這種報恩的方式，可的確是未所前聞的。

那中年婦人叩了一個頭，道：「請恩公恕罪，小女子有不得如此做的苦衷，請容小女子慢慢道來。」

金不換沉聲道：「好！不要跪着，起來說。」

「多謝恩公！」

那中年婦人又叩了一個响頭，才偕同乃女雙雙起立，笑了笑道：「現在，先讓我說明沐恩的經過，約莫在三年之前，在大雪山的神猴峯麓，總寨主是否救過一個奄奄一息的婦人？」

金不換沉思着反問道：「當時，下着很大的雪？」

那中年女人點點頭道：「是的。」

金不換道：「當時，那個被積雪淹埋、奄奄一息的婦人就是妳？」

那中年婦人道：「正是。」

金不換道：「看妳方才所表現的身手，實在足可稱爲當代武林中有數頂尖兒的高手之一，怎會有當時那種狼狽的情形發生呢？」

「此事說來話長。」那中年婦人幽幽地一嘆道：「江湖上有一個名爲姹女帮的神秘組織，總寨主當也聽說過？」

姹女帮是一個純女性的組織，是魔教的一個分枝，武功別樹一幟，帮規也異於一般帮會，很難纏，一般武林中人，都對其敬鬼神而遠之，由於難得跟江湖同道來往，所以很少人知道其內情，也因此而越顯其組織神秘。

金不換臉色一變，道：「妳就是姹女帮的人？」

「是的，我就是姹女帮的前任掌門人。」那中年婦人正容說道：「但現在，已和姹女帮完全脫離關係。」

金不換道：「好！請說下去。」

那中年婦人道：「三年前，我觸犯帮規，經長老會判處死刑，但姹女帮有一特殊規律，凡掌門人犯了死罪時不得逕行處死，僅制住穴道，棄置荒山中，如七日內未死，或者是經人救走，則不再追究，所以，當時恩公雖然是無意中救了我……」

金不換截口笑道：「既知我是無意中救了妳，妳大可不必感恩，這恩公二字，我覺得很刺耳，還是叫我總寨主的好。」

「恭敬不如從命，那我就叫你總寨主了。」那中年婦人神色一整道：「總寨主施恩不望報，這是你的仁俠胸襟……」

金不換又截口笑道：「別給我戴高帽了，我是個道地的强盜頭子，滿手血腥，罪孽滿身，全身每一寸一分，都沒有一點仁俠的味道……」

那中年婦人截口笑道：「不論如何，站在我的立場，我應該感恩圖報才是。」

金不換抬手一指門外那些泥塑木雕似的手下，苦笑道：「這就是妳報恩的方式之一？」

「請總寨主多多包涵，他們半個時辰之後，被制穴道會自行解開。」那中年婦人含笑說道：「我這報恩的方式雖然不近情理，但出發點是善意的……」

「是攷驗我手下的份量？」

「可以這麼說，總寨主最近不是有麻煩嗎？」

「妳是指最近有人向我尋仇的那回事嗎？」

「是啊！」

「妳的消息倒眞够靈通。」

「事關我恩人的安危，我怎能不特別關心，不瞞總寨主說，最近這一個月來，這岳陽地區的一切江湖動態，十九我都知道。」

金不換注目問道：「也知道我那兩個仇人的來歷嗎？」

那中年婦人歉笑道：「很不巧，總寨主所問的，正是我所不知道的十分之一，不過，我有把握，只要稍假時日，我一定查出他們的來歷來。」

「那我先謝了。」金不換笑問道：「我還沒請教貴姓芳名。」

那中年婦人道：「我複姓上官，單名一個玉字，這是小女上官小玉，她是從母姓。」

金不換道：「那……我是稱上官掌門人，還是稱妳上官夫人呢？」

上官玉道：「姹女門掌門人的事，早已成了明日黃花，總寨主還是直接叫我上官玉，能叫我一聲大妹子更好。」

金不換拈鬚笑道：「好！我也恭敬不如從命，大妹子請！」

這一聲「請」使得上官玉母女坐上了金不換那一席的客位，也使得她展露了有如牡丹盛放的笑容。這是發自內心的甜笑，將一個成熟婦人的美，完全展露了出來，顯得儀態萬千，也顯得風情無限，使得郎妙妙，玄眞子這兩個色鬼眼睛發直，猛嚥口水。

當然，這一來，爲了替其餘的正邪羣豪引見，少不了又是一番客套。

倒是那上官小玉，她那雙美目，儘在金人俊的週身上下猛瞧，好放肆！且笑得好神秘！使得金人俊靦覥地手足無措，如坐針毡。

就這當兒，大廳門口又傳來一聲嬌笑道：「金當家的，也有我的座位嗎？」

那是笑羅刹呼延小鳳。

金不換「咦」了一聲道：「笑羅刹，妳是怎麼來的？」

呼延小鳳媚笑道：「我是禿子跟着月亮走，沾了上官夫人的光。」

上官玉臉色一變道：「妳……一直跟着我們母女後面？」

呼延小鳳道：「是的，因爲，我就是那個送妳們母女渡湖的船家。」

上官玉苦笑了一下，道：「高明！高明……」

呼延小鳳笑道：「眞正高明的是妳呀！威震南七省的君山總寨，賢母女如入無人之境，從從容容地闖了進來，我已經統計過，妳們這一路行來，制住了三位堂主，四個護法，十五個香主，還有一百二十六個嘍囉……」

金不換自我解嘲地截口笑道：「够了！其實，妳們都不够高明，倒是我金不換出足了風頭，光彩之至，光彩之至，哈哈哈……」

就在金不換的乾笑聲中，呼延小鳳已逕自走上賈斯文的酒席上坐下，並媚笑道：「賈大哥，這貴賓的滋味如何？」

賈斯文拈鬚笑道：「佛曰：不可說，不可說。」

上官玉似乎是有意促使羣豪們的注意，當她飲乾了金不換的一杯敬酒之後，聲調微揚地嬌笑道：「總寨主，現在言歸正傳，由於方才我是以敵人的姿態硬闖，貴屬應該都已盡全力攔截，現在，請恕我說句不客氣的評語，他們的表現實在太差勁了。」

金不換含笑道：「大妹子，我的觀點却不同，因爲，妳是一派掌門至尊，他們在妳的手下顯得太差勁，我認爲並不算丟人。」

上官玉微笑道：「總寨主，你這頂高帽子給我一戴，我有點渾陶陶了哩！」

是的，她有點渾陶陶了，不過，她的渾陶陶，只不過是「有點」兒，但金不換也在渾陶陶中，而且，金不換的渾陶陶，可遠比她厲害得多。

因爲，她的媚態太迷人了。眼色暗相勾，秋波橫欲流，固然已使得金不換醍醐灌頂，遍體皆酥，而其適時趕來，作爲金不換的臂助，更是金不換渾陶陶的另一主因。目前的金不換，正遭遇他有生以來最嚴重的困擾，像上官玉這種具有一派宗師的地位，而又比花解語，比玉生香的助手忽然從天而降，那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事。

也就當金不換和上官玉二人渾陶陶之間，呼延小鳳却向上官玉問道：「上官夫人，我想作個現成的媒人，能給我一點面子嗎？」

上官玉一怔之後，才啞然失笑地反問道：「我和小玉在船上所說的悄悄話，妳都聽到了？」

「是啊！」呼延小鳳笑道：「雖然我不是存心竊聽妳們母女兩的秘密，却不能不感到非常抱歉，所以才自告奮勇，作個現成的媒人，且算是將功折罪。」

上官玉目光深注着，嫣然一笑道：「很坦白說，由于妳暗中跟着我混進來，心中是有點不愉快，但冲着你目前的一番好意，只好一筆勾銷了。」

呼延小鳳道：「上官夫人眞是快人快語，那麼，我這個現成媒人是當定了。」

上官玉道：「話別說得太滿，須知婚姻是雙方面的事，目前，還是我這一邊一廂情願……」

呼延小鳳截口笑道：「放心，另一方面，由我一肩承担，而且，我保證足尺加三，皆大歡喜。」

上官玉抿唇笑道：「那我先謝啦！」

呼延小鳳道：「不用先謝，只要妳新人了房後，莫把我這個媒人扔出牆就够了」

緊接着，立即轉向金不換笑道：「金當家的，先讓我道聲恭喜，恭喜妳今宵雙喜臨門。」

金不換拈鬚微笑道：「在下父子團聚，算是一喜，現在呼延姑娘說我雙喜臨門，難道說，金某人臨老還走桃花運，妳這位現成的大媒，竟然是……？」

他將那「是」字拖得很長，一雙精目却向上官玉瞟了一眼，剛好和上官玉那雙會說話的媚目碰個正着。

呼延小鳳媚笑說道：「你的事情屬於所說的『足尺加三』範圍以內的事，時機成熟時，自然會水到渠成，可能毋須我效勞，現在我所說的是令郎與上官小玉的事，你瞧，他們不正是天造地設的一對璧人嗎！」

金不換連連點頭笑：「對！對！這的確是雙喜臨門，雙喜臨門。」

呼延小鳳道：「那麼，就眞這麼說定了。」

金不換道：「是的，說定了。」

呼延小鳳目注金人俊道：「乖侄兒，呼延阿姨給你說好這麼一個花不溜丟的媳婦兒，還不好好地敬呼延阿姨一杯。」

本來就是俊臉緋紅的金人俊，這一來，連耳根頸子都紅了。至於上官小玉却只是埋首乃母懷中，連聲「嚶嚀」不已。

這情形，只樂得金不換哈哈大笑道：「娃兒們臉皮太嫩，怕難爲情，呼延姑娘，且由我這個作家長的代表，先敬妳這位大媒一杯。」

這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盛會，儘管他們彼此之間有如同床異夢的夫妻，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打算，但至少表面上是頗爲融洽的。

尤其是說妥了這一門親事之後，氣氛似乎更爲融洽了。

于是，這個武林中難得一見的盛會，又繼續了將近半個時辰，才算是賓主盡歡而散，不過，以楊柳兒江浩然夫婦等人爲首的貴賓，以及賈斯文，呼延小鳳等人，却都婉拒了金不換的挽留，連夜渡湖趕返岳陽去了。

曲終人散後，金不換親自率領上官玉母女和金人俊乘夜作了一次熟悉環境的巡禮，最後走到一片陡削的懸岩旁，遙指岩頂的一幢石屋道：「大妹子，小玉，人俊你們都記好，那是本總寨中的絕對禁地，除非由本人率領，任何人不可接近那石屋的百丈範圍之內，否則，丟了性命，你們自己負責。」

上官玉問道：「這是說，除了那石屋之外，別的地方我們都可以隨便通行。」

金不換道：「有些地方，還是要有特別金牌才可以通行的。」

上官玉道：「那石屋中……究竟……哦！算了，我還是識相一點的好。」

金不換神秘地一笑道：「別急，那石屋中的秘密，時機成熟時，我會告訴你們的。」

金人俊目注山下那波光浩蕩的湖面，輕輕地嘆了一聲。

金不換扭頭笑問道：「孩子，你好像有甚麼心事？」

金人俊苦笑了一下，道：「不是心事，只是有很多的感觸。」

「哦！可以說給我聽聽嗎？」

「當然可以，不過，如果孩兒照實道來，恐怕對您有所冒犯，所以……」

金不換截口笑道：「孩子，你忘了我們的父子的關係了，即使你言談間對我有所冒犯，我還能責怪你嗎？」

金人俊漫應道：「其實，孩兒想的也不是甚麼忤逆不孝的事，我只是在想，像今天這種場面，如果娘也在場，那該有多好！」

金不換苦笑着一嘆道：「孩子，提到你娘，我非常抱歉……」

金人俊淒涼地一笑，道：「爹！抱歉與追悔，都已無補于實際，還是不提也罷，現在，說我的第二項感想，爹！我有您這樣的一位父親，不知是應該感到高興，還是應該感到難過。」

他的本意是想說「有你這樣的一位父親，是該引以爲榮，還是引以爲辱」的，但他覺得如此當面頂撞，很可能使乃父下不了台而老羞成怒，因而改以一種較爲委婉的說法。

金不換似乎已看透他兒子的心思，但他却一點也不以爲忤地，掀鬚微笑道：「傻孩子，如果我是你，我會以有這樣的父親引爲無上光榮。」

金人俊幽幽地低聲道：「可惜您不是我。」

金不換一手搭在金人俊的肩頭，顯得無比慈祥，也以無比溫和的語氣說道：「孩子，我看得出來，你雖然是我親生的兒子，却生成與我完全不同的性格，你不是此道中人，我也沒打算要你繼承我的衣缽，過去，我沒盡過一分一厘的作父親的責任，現在，我沒理由，也根本沒打算要勉强你作自己不願意作的事，今後，不論你是要出仕朝廷或者是行俠江湖，你都可以完全自主，我也一定竭盡一切力量，協助你完成你的心願，也算是聊以補償過去對你的歉疚。」

金人俊似乎沒想到這個身爲强盜頭子的父親，竟然這麼好說話，禁不住脫口問道：「眞的？」

金不換笑道：「我這話是當着你未來的岳母和未婚妻前說的，我能說話不算數嗎？」

（未完）

民初俠義傳奇小說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塔里木風雲（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牛老三冷不防被躲在床上的秦莎莎用槍威脅他叫白朗下來地窖，忽然捲來一條人影，一下子便奪去小周嫂及秦莎莎手上的槍。白朗解釋說他之所以被蒙汗藥在她們的酒中，實在是要他們都睡下，好能有充足的精神去長途跋涉尋找她們父親的骸骨。衆人出了且末城，與先去辦貨的朱七會合，便往北方的星子石進發。途中秦莎莎欲套取白朗的口風，但卻被白朗洞悉其用心，反而危言聳聽的恐嚇了她一番，原來這個女三人是一個組織的獨立行動組，想利用白朗的武功及對沙漠上的情形諳熟，來帮助她們消滅她們的敵人……

被困荒山嶺

秦莎莎訝道：「啊！有這麼多，我怎麼不知道？」

小周嫂道：「妳不必要知道，大部份的人員都是秘密的，連上級都不知道，都抓在我的手裏，所以上級才對我們這麼客氣，我希望妳能在白朗身上加點功夫，把他抓住，那傢伙以為能瞞得過我，其實我早就知道他是雪山大寨的瓢把子了，他手下有六七百條人槍，要是能抓到手，就全交給妳來指揮，那時我們的實力就更壯大了。」

「可是我怕不容易，他太精明了。」

「沒關係，還有幾天呢，多用點軟功夫，大妞兒，妳是塊好材料，記得我教給妳的本事，那是我們女人天生的本錢，利用機會，好好地把握住……」

「我實在沒多大把握，那傢伙軟硬不吃，而且在客棧裏那一齣戲也演砸了，他對我的印象壞透了！」

力拚獨眼龍

「我倒不以為然，想想他是什麼樣的人，絕不會對一個大家閨秀有胃口的，我不反對妳的計劃，就是想看看他是怎麼一副德性，現在總算摸着一點了，以後妳聽我的，準保可以把他抓在手裏，隨妳的意思擺佈！」

於是兩個人又開始了交耳細談，還不時地用眼睛瞄一下白朗，看來似乎已經商定了一個計劃，一個十拿九穩的、新的計劃，但是白朗卻似乎毫無所覺，騎在馬上想他的心事，他是眞的一無所覺嗎？

假如他一無所知，為什麼又偷偷地拿眼睛來瞟一下秦莎莎呢？那眼神中還帶着一種激賞的意味。

每當白朗的眼睛看過來時，秦莎莎總是低下了頭，裝作不知道，心中在撲撲地跳，因為那眼中的火，燒得她心裏發燙，這使得小周嫂很高興，也很得意，輕輕地碰一下秦莎莎：「大妞兒，我說得沒錯吧

，他已經對妳有意思了，假如妳眞是個大家閨秀，他反而不敢沾妳了，我對這種人了解太深了，好好地把握機會吧！」

她把馬向前催了幾步，故意讓秦莎莎落了後，好給白朗過來靠近，可是氣人的是白朗不但沒過來，反而落得更後，甚至於不再看她一眼，把秦莎莎恨得牙癢癢的，眞想咬他一口，她發現這個男人不但可惡，而且可惡到透頂，足足走了四五個鐘頭，前面擋起一片黑壓壓的山影，那不能算是山，只是沙漠中的一塊大石頭而已。

不高，只有十來丈，仰頭能望見頂，也不大，騎着馬快跑，一個鐘頭能繞上三四個圈子，圓圓的，像是一頂帽子，光禿禿的不生一草一木，但是臨近一看，卻又不是眞正的光禿，這一座小山居然奇峯崢嶸，氣象萬千，只是山太小了，孤聳在漠漠的平沙中，就像是座庭院中的假山，而這種感覺是越走近越强烈，因為離得近，才看清楚，看得出它的玲瓏萬千形貌。

朱七在五十丈外就勒了馬，徐徐地等候大家靠近過去，白朗也追了上去，朱七用手一指道：「頭兒，帽兒石到了，咱們是不是在這兒設營歇足？」

白朗笑了笑，問馬上的秦莎莎道：「大小姐，妳們怎麼樣，是不是還撐得住，要是撐得住，咱們還可以往下趕個三五十里再歇下，要是撐不住就在這兒歇下。」

秦莎莎已經憋了一肚子氣，正想開口頂回去，但是小周嫂瞟給她一個含笑的眼色，使她把火氣壓了下去，換了副笑臉道：「白爺！在路上，您是一行人的頭兒，這自然該由您決定，您說走就走，說留就留。」

語氣出奇的溫馴，倒是使白朗微微一怔，因為自從在且末城的客棧裏他戲弄了她們一陣後，秦莎莎對他始終是懷着敵視的態度，說話冷冰冰，每個字都帶着刺，白朗倒是不在乎，他知道這是惱羞成怒的表現，只要她還存着這種態度，那表示還嫩得很，但是秦莎莎的態度突然地改變了，反而使得白朗有點不安，這個女子能在短時間內換了另一種性格，而且表現得這麼自然，那是件可怕的事！

可怕的不是她的改變，而是她改變得那麼好，那麼逼眞，那麼這個女郎的城府就很深了，如果現在是她的本色，那以前的一切就是她故意偽裝的，她既然能在旦夕間恍如兩人，就可能還有第三種本相，也可能每一種都不是她的本相，白朗不怕善變多變，怕的是掌握不住眞相。

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白朗本以為能完全掌握住她們了，現在卻發現並不是那回事兒。

任何人都不會在這一點小事上聯想到那麼多，白朗卻是個例外，他能，所以他才能在這個地域中無往不利。

而現在，他知道又將開始作一場新的鬥智之戰了。

第一度接觸，他得到了全盤的勝利，這一戰他要十分小心，不能栽了下來，他也有信心能再度獲勝的，只是他擔心獲得的不是眞正的勝利，而是人家讓他得到的勝利。在一百次的接觸中，九十九次的勝利都不足為喜，必須要在最後一次上獲勝，才能算是定局。

白朗在心中沉思了片刻，帽兒石並不是他預定歇足的地方，事實上離天亮還有一段時間，趁涼還可以再趕一陣的，而下一站的設營條件比這兒好得多。

白朗的預定行程中，只是在此地歇幾個鐘頭，讓人馬都喘口氣，吃點東西，喝點水，然後一鼓作氣趕到下一站，就是因為秦莎莎的態度突然轉變，他臨時作了個決定，朝朱七擺擺手道：「找地方紮營，生火，休息！」

朱七略略一怔，他不知道白朗何以會突然改變了行程，他停下來問白朗的意思是不是要休息一下，因為他看牲口的狀況還不錯，似乎可以一氣走下去的。前一站有個小湖，有一片草地，那才是最理想的宿營地。

雖然他們的馬匹上帶着足夠的水，再走兩天也夠用，但是在沙漠上，囊中的水多半用來作備份的，寧可在到達下一處水源時，把帶着多餘的食水倒掉灌新的，也不肯在中途多作一點浪費。

看起來似乎很可笑而愚蠢，帶了十袋水，途中口渴汗流如雨，人畜的食水都必須受到嚴格的管制，只准用掉兩袋，然後到了下一處水源，把帶着的八袋水倒掉重灌。

但是在路上，多喝一口都不行，這是沙漠上的原則，唯有厲行這個法則，人們才能征服沙漠而不會在沙漠中倒下去。

然而帽兒石是一座禿山，沒有可供添補的水源，在這兒住下來，就是耗費水量，三個女的自然不懂，她們已經下馬了，牛老三也不懂，他也開始在馱重的馬匹上去找他的命根子——酒，朱七卻是懂的，白朗走過沙漠，但是對沙漠的了解比朱七差得多。白朗所說的很多沙漠上的知識，多半還是從朱七那兒聽來、學來的。

可是朱七有個好處，就是他不喜歡開口說話，他在事先把一切都對白朗說過了，而他也知道白朗是個非常肯接受手下意見的好頭兒，因此，白朗如若改變了預定的行程，必然是有道理的。

找好了紮營的地點後，立刻開始卸下輜重，牛老三負責餵馬、刷馬，這一向是他的工作，他也很樂意做，因為他們的那三匹牲口是吃慣了用酒泡豆子，當然用的酒很少，是為了給牠的血脈運行調和，使牠能夠抗拒沙漠上的夜寒，以免夜露浸染，關節受了風寒。牛老三喜歡這個活兒是因為他可以在這個當兒同時也灌幾口，餵餵肚子裏的酒蟲。

白朗不禁止他喝酒，但是禁止他在幹活兒的時候喝酒，祗有在幹這份活兒的時候，白朗提不出反對的理由，連牲口都在喝，人怎麼不能喝呢？

他正在伴着三個酒友，自得其樂的時候，一個成熟而俏麗的身影，悄悄地來到他的身邊，靠着他蹲了下來：「牛爺！一人不喝酒，兩人不賭錢，不介意我來陪陪你好嗎？」

是小周嫂，滿臉都堆着笑，微汗的身上透着女人的體臭，使得牛老三的心立刻

撲通撲通地急速跳了起來。

小周嫂是個很會揀時候的女人，牛老三剛好灌下了半袋子的燒刀子，感到十分舒暢的時候，這也是一個酒徒最慷慨、最歡迎有人來作伴的時候。何況又是這麼一個可人的伴兒，小周嫂三十出頭，四十不到，俏伶伶的身段，肥瘦合度。

唯一差的是皮膚黑了點，但是那使她看來更艷、更媚，是女人最成熟的那種年齡中最動人的女人；而且也是牛老三最欣賞、最喜歡的那種女人。

因為牛老三不但是個粗人，而且也是個直腸子的人。他喜歡乾脆，對女人也是一樣，他既不吃打情罵俏的那一套，更不懂情情愛愛的那一套，他講究實在，一個抱在手裏渾圓豐滿的胴體，小周嫂顯然就是這一種的女人。

顯然，小周嫂也是個善於觀察男人的女人，她一路上多方的觀察、研究、試探，確定了牛老三是怎樣的一個男人後，更確定了牛老三在什麼時候最需要女人時才找了來，不但選對了時候，而且也選對了地方。

因為馬匹在休息時不能在烈日下炙晒，人還可以架個布篷遮遮太陽，這麼一大羣馬卻無法為牠們架起一個大帳篷，因此就必須要找一個天然有蔭涼的地方。

那正好是一個山凹，三面都有高石壁能擋住太陽，頂上還有一塊突出的石頭，正午陽光直射的時候，也還有這麼一點蔭涼可以遮掩，這樣一個地方自然更適於住人，但是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地方可供歇馬了，所以人得為馬兒們犧牲一點，因為在大漠上，馬的重要性並不下於人。

好地方給馬兒佔了去，人只有退而求其次，那兒離這還有一段距離，而且視綫又被隔斷了。

所以把馬放在這兒，還得有人去照顧着，牛老三喜歡照料馬，而且也只有在灌下老酒後，才能夠忍受住馬尿馬糞的氣味，這個差使就沒人跟他爭，事實上也不可能爭。

白朗是啥事兒不管的，朱七要照料的活兒太多，是牛老三做不來的，所以這餵馬、看馬的工作也非他來幹不可，牛老三能自在地灌兩口酒已經很高興了，而在這個時候，能有這樣的一個女人來陪他更是美上加美。

把酒袋遞了出去：「妳也喜歡喝兩口，難得！難得！」

在平時，牛老三不會這麼慷慨，當然在沒限制的時候，牛老三請人喝酒從不小氣，他曾經闖進了一家酒館，嘩啦抖下一堆大洋錢，替所有的客人付酒賬，而那些人沒有一個是他認識的，而他的目的只是為了他自己想喝酒，而又希望熱鬧一點，有人陪着他喝酒而已。

不過，白朗規定過他，在路上，不禁止他喝，卻有定量，每天就是這麼半袋子，大約一斤重。

牛老三放開量能喝四五斤，一斤酒只能壓壓酒蟲而已，實在是不過癮的，但白朗的話他卻不敢違背，無可奈何之下，他只好再對上半袋子的水，那對他的酒癮毫無好處，只能使他心裏得到點安慰，多喝兩口而已！

在這種情形下，他就會很小氣，就算是他的親老子來，他也不肯讓的，因為酒是他的命，但是也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白朗，為了白朗，他可以連命都不要。

只不過白朗最多禁止或減少他的酒，從不會分他的酒，而今天，居然又多了一個例外，他將酒分給了小周嫂，是什麼原故呢？什麼使得他大方起來了？

小周嫂接過了皮袋，咕嚕嚕地也灌了幾大口，牛老三瞧着心痛，卻沒有表示出來，他究竟不是小氣的人。

小周嫂吁了口氣，酒意使她的臉上添了層紅暈，也使她眼睛添了幾分春意，砸了砸嘴唇：「好酒，又醇又烈！」

她表現得很在行，牛老三卻笑了一笑道：「周嫂子，沒想到妳還是我的同好，路上沒見妳大喝呀！」

小周嫂用手揉揉眼睛，嘆了口氣：「我男人死了後，一個寡婦，失業的婦道人家，日子可真不好過，夫家規矩大，不准我再嫁，年紀還輕，又沒有留下一兒半女，整日閒得要發瘋，只好把自己灌得醉醉的了，一直到家裏遭遇了兵災，逃難出來，被秦老爺收留了下來，帶這兩個孩子，有了事兒，就不敢再喝醉了，現在是在這沙漠裏，四下沒別人，兩個姑娘歇下了，白爺說要在這兒歇很久，等明兒太陽落了山才走，我想時間還長，又不太睏，才來陪牛爺喝兩口，打擾了牛爺了！」

「沒那事兒，一個人喝酒太無聊。有個伴兒才好，只是這酒可不太好，叫我滲了一半兒的花（水）進去！」

小周嫂第一句話就叫拆穿了，她卻毫不在乎，笑笑道：「您看看，多年沒喝，連酒味都忘了，對了，是水都不知道！」

「那倒怪不得妳，我這是最純的燒刀子，一般人都是對着水賣的，妳以前喝的多半的自家做的老酒，那比這淡得多，所以妳才喝了兩口就紅了臉！」

小周嫂暗暗地想捶自己的腦袋，在牛老三這種真正的酒徒面前，何必混充內行呢，剛才也不必勉强解釋，幸虧是牛老三，如果是對白朗，恐怕早就被瞧出別有用心了。

「我說呢，兩口下去沖得慌，比我以前喝的酒兇多了，敢情我以前喝的根本不能算是酒！」

牛老三一笑：「不過妳能一口氣灌下幾大口，不咳不嗆，已經算是很難得了，周嫂子，妳的量不小！」

小周嫂不敢再吹了，原來她是想投其所好，使牛老三易於就範，現在才知道自己在陝西窰洞裏，那種用劣酒練出的一點量根本就不夠瞧的，就是那兩口已經在肚子裏燒得火辣辣的，要是再吹下去，牛老三再灌自己幾口，恐怕還叫人家賺了自己的話去。

掠掠鬢角，做了個俏麗的姿勢，使得牛老三的眼都發直了，恨不得一把就把她摟過來似的，小周嫂更得意了：「以前我還以為自己能喝兩口兒，但是跟牛爺一比，我可不敢再說一個字了，牛爺，還是您

自己喝吧，我在這兒聞聞酒香就挺舒服的了！」

牛老三拿着皮袋，卻沒有往口裏送，小周嫂有點着急，因為剛才她借着喝酒的機會，已經把口裏含着的一顆藥吐到袋子裏，現在已經化開了，她希望牛老三快喝下去，藥性發作時，她才可以套牛老三的話，可是牛老三不喝，她就沒法兒，她明白在正常的狀況下，要想挖出這漢子的話兒是很難的，所以她笑笑道：「牛爺，怎麼不喝呀！」

牛老三搖搖頭：「不能再喝了，好容易才有個伴兒，我不想嚇跑了妳，我知道自己的德性，要就是讓我灌個飽，倒下來呼呼大睡，我比誰都規矩，要就是只喝一兩口的時候，我還能像個人，最怕就是喝得不痛不癢，要酒沒酒了，我的性子就上來了……。」

小周嫂嬌笑了一聲：「牛爺，你嚇不了我的，我的死鬼男人也是好喝幾杯，酒一下肚，不過纏着我而已……」

話裏的挑逗意思很濃，牛老三倒也不傻，嘆了口氣道：「這是男人的毛病，不過妳漢子可以纏妳，妳是他的老婆，我纏妳就該殺了，欺負一個寡婦……」

小周嫂白了他一眼：「那要看什麼人，打從我守了寡之後，心裏一直拋不開那個死鬼，就是為了他喝了酒之後，才像個真正的男人，牛爺！不怕你笑話，我今年才三十六，二十二歲就守寡，這十四年的日子可真難挨！」

窄窄的衣襟好似早就有意，鈕扣解開了兩個，那圓鼓鼓的胸脯子就在衣縫中要跳出來似的。

夜色將殘，曙色漸透，天有點濁濁白色，小周嫂用雙手撐着地，仰起頭，使胸脯挺得更高，聲音也是膩膩的，膩得使人全身酥軟：「晚上還好過，喝得迷迷糊糊就睡了，最怕的就是這時候，人也醒了，天未還亮，我那死鬼在世的時候，這時候也最體貼，可是唉……」

她在說的時候，牛老三又滿口地灌了一大口酒，然後沒等她把話說完，牛老三有力的雙臂已緊緊地抱住了她，這原是她期待的情況，半推半就，她要等牛老三迫不及待的時候，她才開始……，然後她才能夠把握住機會，問一些重要的話，得到她需要的答案……，這個方法從未失敗過，她相信在牛老三身上也不會失敗！

但是牛老三的熱情卻出乎她意料之外，因為牛老三猛地灌了她一口酒，一口熱辣辣、香噴噴的酒，小周嫂對這一套並不陌生，而且也常使用，一個皮杯兒往往能使滴酒不沾的男人也屈服在她的魅力之下，只是被人反敬這一皮杯兒，還是第一遭兒，這該死的牛老三！

小周嫂只能在心裏頭暗暗的罵，因為牛老三那一口酒用的力量很猛，又乘她在吸氣的時候，根本就沒給她抗拒的餘地，酒在肚子裏熱熱地燒着，那化在酒裏香噴噴的藥也開始起了作用，週身開始發軟而無力……。

這酒力使得她心跳，害得她心裏發慌，也讓她的臉像是烤着火，燙燙的、紅紅的！

她感到牛老三壯健的身子貼近了過來，這應該是她展開手段半推半就提出問話的時候，可是她的腦子裏卻一片混亂，什麼都不想問了……。

小周嫂曾經征服很多男人，卻被這個男人征服了。

當她從倦慵中醒來，全身還是軟軟的沒有力氣，只是她卻感到背上很不舒服，睜開眼睛一看，太陽已升得老高，而她自己卻赤溜溜地扔在地上，那該死的牛老三卻坐在一塊石頭上，背對着她，手裏拿着一塊肉脯，起勁地啃着！

小周嫂舉起了酸酸的手臂，眞想檢塊石頭扔過去，只可惜地上雖是凹凸不平的石板，卻是一整塊相連，連指甲大的小石屑兒都扳不下來！

看到了那雄健的背影，小周嫂的心中忽又蕩起了一陣難以言喻的情懷，這個粗獷、野蠻得像頭熊似的男人，在她的心中似乎突然佔有了一角地位。

從初解人事開始，被一個雜技班子的武師拐逃離家，她就開始流浪、飄泊，經歷各種的生活，見着各種不同的男人……

有時是為了生活，有時是為了某些目的，從以往累積的經驗中，她懂得了很多訣竅，如何去捕捉男人，如何去取悅男人，以及在何種恰到好處的時候勒索男人，這種種她都學得很精了，不但懂得利用自己的身體，而且也懂得了運用自己的智慧去控制男人。

終於，她被一個男人看中了，那是一個英俊、靈活、狡詐而又野心勃勃的男人，那時她自以為能夠挑選了，但她卻又作了一次錯誤的選擇。

那個男人把她帶進了一個秘密的組織，教給了她很多的東西，也灌輸了不少離經叛道的思想。

小周嫂是個倔強的女人，從第一次跟着那個武師私奔開始，她遭到不知多少次的打擊，也不知多少次地被男人遺棄，被男人蹂躪、玩弄，她都沒有後悔過。

所以那些思想才在她的心中生了根，那個男人對她沒有感情，卻非常地賞識她，不斷地教育她、訓練她，使她成為一個得力的助手，而且還指導她如何運用手段去爭取人員，擴充實力，使他們在這個組織中慢慢地爬起來。

可是那個男人的野心太大了，大得叫組織中一些更高級的人都感到不安了，於是有人開始對付他。

但是這個男人很聰明，也很機警，往往對方的行動才萌現一點徵兆，就被他發覺了，而且採取了更快速的反擊行動，她學會了一個新的名詞——整肅。在肅清了敵對者之後，那個男人的地位更高了，高得要管更多的人，處理更多的事，這個組織就整個地交給了她。

她對所做的這些事情根本不感興趣，也沒弄清是怎麼回事，但是他喜歡這個工作，滿足這個現狀，那是因為她有了權力，享受到踩在別人頭上的滋味後，總算發洩了她早年的屈辱，從多年的迷惘中，她找到了自我。一種掌握着別人生死，唯我

獨尊的自我，就因爲從開始出來時，她受夠了別人的欺凌，所以她也滿足於那種權力！

但是此刻，她忽然感到自己有點不同，多少年來，她用自己的身子去謀生，去謀取權力，去換取成功，這男女的情慾，在她說來，只是一種手段，因此，她從未想到過自己，偶而，在過程中，她感到一絲興奮的快感，使她以爲這種樂趣僅止於此，直到今天，不久之前的幾個小時。

她陷於一種迷醉式的愉悅中，那個男人狂暴的攻擊，給予她的感受却是前所未有的經驗，一次又一次地把她帶到一種難以形容的境界，一直到她用出了每一分的體力去享受了那種愉悅，她才疲倦的睡着了。

也因爲這個，她才意識到一個女人在生命中也有許多的樂趣，也才明白，何以有許多女伴，寧可抱着被制裁、被暗殺的危機，拋棄了組織的任務，跟着一些男人跑了，如果有這樣的一個男人，如果每天我都能得到那種快樂，我會不會爲他而放棄一切呢？

小周嫂從來也沒有考慮到的問題，突然萌起在她的心底，她感到迷惑，因爲她無法確定那個答案，搖了一下頭，她使得自己清醒了一下，然後站了起來，兩條腿還是虛飄飄的，正如她的內心一樣的虛飄，她突然地感到自己需要依靠着，使她在虛飄中抓住一點實在的東西！

她才走了兩步，牛老三巳經開口了，這個該死的東西，他連頭都沒回：「周嫂子，妳把衣服穿上，這樣子幌幌蕩蕩的走了出來，人家會以爲妳是發了瘋了！」

「殺千刀的缺德鬼，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

小周嫂在肚子裏暗暗地咀咒着，但心中有着一絲甜蜜的意味，牛老三不解風情，說的既不是情話，更沒有半點溫柔的意味，但是對小周嫂，却是一種新鮮的刺激，因爲牛老三就像是一般的漢子對着婆娘說話！

套上了鞋，披上外衣，一面扣着鈕子，一面搖擺的走到牛老三的身邊，小周嫂故意輕俏地拋了個媚眼：「死鬼，有什麼好看的！」

牛老三笑了一笑，一本正經道：「奇怪！奇怪！」

「有什麼奇怪的，老娘又沒有多長了一隻眼睛！」

牛老三却一本正經地道：「妳不像是個生養過的女人！」

小周嫂笑了一聲：「我也沒說過我生養過呀！」

「所以我才奇怪，妳沒生過孩子，那來的奶水餵小孩兒，要是妳沒奶過孩子，那兩個姑娘怎麼會管妳叫奶娘！」

小周嫂一震，那是掩護的身份，本來是沒有什麼破綻的，可是這死鬼瞞不過他的！

「原來是這個，我到秦家的時候，她們原先的奶娘剛走，我就抵了那個缺，由着她們去叫，其實那時二妞兒也都斷了奶，只要個人帶着她們就是。」

還好不難掩飾，這番話也還近情近理，牛老三顯然沒有懷疑，笑笑道：「妳在秦家有很多年了吧！」

「不錯！十九年了，這兩個還是我一手帶大的！」

「嗯！十九年，日子可長呢，妳今年才三十六，到秦家的時候，妳不是祗有十七歲，這麼年輕，巳經做了三年的小媳婦，而又守了寡，周嫂子，妳的命眞苦！」

口中說苦，却沒有一絲同情的意味，倒是調侃奚落的成分佔多，小周嫂又咬咬牙，開始覺得這殺千刀精得很，完全不像他外型那麼粗，而後，她湧起了一個警覺——雪山大寨中的老五白朗手下的哼哈二將，那還會是含糊的角色，我怎麼能拿對一般男人的手段對付他呢，該死，該死，差點沒犯了個大錯，看來得小心點兒。

小周嫂轉轉眼珠：「牛爺，女人的年紀嘛，誰都是一筆糊塗賬，那能精打細算的，你連這個都不懂，還說什麼在外頭跑，我說三十六，就是三十六嗎？」

牛老三笑笑道：「是！是！算我失言，周嫂子，我再說句不怕妳生氣的話，我對妳實在看不透，看妳的神情舉止，妳不像是個身邊沒有男人的，可是瞧妳昨晚上那股子嫩勁兒，妳又像是第一次，妳說說這是怎麼回事兒！」

周嫂像是被人截了一槍，虎地站起來，直往山上衝去，憤怒、屈辱，還有被拿住了痛脚的恐懼，齊集而至。心裏說：「這個畜生，他簡直把我看透了……」

小周嫂至少有十幾年沒掉眼淚了，此刻却覺得眼眶裏熱熱的，可是她自己也不明白，這眼淚是爲什麼而來的。

她急着要往山上跑，牛老三連叫了她兩聲，她都沒理，不是對牛老三生氣，牛老三的話也沒太傷害她，只是她不願讓牛老三看見她的眼淚。

可是小周嫂也沒衝得多遠，她聽見後面有脚步聲追來時，心中就笑了：「任你奸似鬼，也喝老娘洗脚水，牛老三，你只要肯追在老娘後面，老娘就能揑住你！」

於是她故意地加快了脚步，而且閃進了一塊石頭縫，才停了下來，暗暗地盤算着，回頭那混球過來，要用什麼方法去套住他，抓住他。

別看他那麼精，那麼不在乎，那麼追根究底，他的心裏巳經在想着我了，所以他才會想得那麼多，那麼仔細，如果他沒有意思，像他那樣一個粗漢子，還會想到那些，牛老三，你畢竟逃不過老娘的手掌心了！

她現在很高興，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會這樣高興，以前他在男人身上得到過更大的成功，獲取過更高的代價，但也只是那麼淡淡一笑，從沒有像現在一樣，打從心裏面笑到外面，不過她的笑沒多久就凍住了。

因爲牛老三沒有跟過來，而且她突然生了一種警覺，身邊似乎有人。

多年的生死磨練，使他有了一份磨出來的警覺性，身邊的確有點不對勁，於是她站起來大聲叫道：「牛爺……」

祗叫了一聲就停住了，背上被一枝硬

硬的東西頂住了，也響起了一個冷冰冰的聲音：「不要動，大嫂子，老實點兒，不要動，否則妳的背上就會開個洞了！」

陌生的語氣，冷冷的，陰沉沉的，那顯示出說話的人不是嚇她，是眞的會那樣做的。

小周嫂怔了一怔，倒是冷靜下來了：「你是誰？」

背後又起了一陣冷笑，一隻手打她的背後伸進衣襟，摸進她的腰，放肆地在她的皮膚上揉着，揑着。

小周嫂當然不在乎這個，但她却裝得戰戰兢兢地，顫抖着聲音道：「你……你要幹什麼？」

同時她也開始掙扎，颼的一聲，褲帶被抽了去，外褲頓時滑落了下來，她又發出了一聲尖叫：「殺千刀的，你想幹什麼？牛老三，快來呀，强盜要糟塌人了！」

吧的一聲，挨了重重的一巴掌，跟着又是重重的一脚把她踢得向前仆倒，母豬啃地般的跌了出去，整條褲子却被人踩住扒了下來。

小周嫂連忙用雙手撐住了身子，回頭一看，却是三個行止猥瑣，衣衫齷齪的漢子，五隻眼睛狠狠地看着她。

中間的那個漢子只有一隻眼睛，他也比較陰沉一點，手中拿着剛扒下來的外褲，在褲腰上一陣摸索，然後嘴角發出了一個得意的笑。

小周嫂的心却在往下沉，因爲褲腰上的夾縫裏，縫着她最重要的東西。

獨眼龍的動作很快，也很內行，伸手拔出了腰間的短刀，很快地挑開了密縫的綫，取出了一張摺得很整齊的長紙條兒，展開來看着。

小周嫂只有裝出不經意的樣子，她知道那張圖上的記號不容易看得懂，只要自己不露出形色，對方也不會知道它的重要性，那張圖對他們就沒有意義了。

其他的兩個漢子也把眼光暫時由小周嫂身上移了過去，其中一個迫不及待地問道：「老大，是什麼東西？」

獨眼龍端詳了片刻才搖搖頭道：「不知道，上面畫着些亂七八糟的玩意兒，還寫了些字，可惜我們三個都不認得字，不知道寫的是什麼？」

那兩個漢子都有點失望，另外一個道：「褲腰上還有沒有別的玩意兒？」

獨眼龍搖搖頭，把褲子丟給了小周嫂，露出了黃板牙，不懷好意地笑笑：「穿上，大嫂子，咱們哥兒三個雖然不是聖人，却也懂得規矩，要了錢就不會要人，大嫂子，說這張紙是幹什麼用的？」

小周嫂裝出一片愕然地接過了拋來的長褲，却顫慄着沒有急急地穿上，心中在打着主意，獨眼龍又笑笑道：「大嫂子，妳別害怕，我們哥兒三個只是想弄着外快小財，沒有別的打算，剛才脫掉妳的褲子也不是想打妳的主意，只是想知道妳褲腰裏藏着的是什麼？出外行走的堂客，都是把値錢的玩意縫在褲腰上，我們却只撈到這一張破紙頭，我倒是很奇怪，這張究竟有什麼珍貴的，値得妳大嫂子如此費心地去收藏？」

小周嫂頓了一頓，心中巳經打定了主意，顫抖着聲音道：「不……不知道，那是我家小姐叫我收藏的！」

「哦！妳家小姐，就是在山下的兩個妞兒？」

「是的，好漢爺，請你饒了我吧，我只是個下人……」

她抖着聲音，顯得十分害怕的樣子，獨眼龍却和氣地笑了：「別害怕，大嫂子，把褲子穿好了再說話！」

小周嫂却不急着穿上褲子，她巳經看得出，獨眼龍雖然撐得住，另外兩個漢子却都巳明顯地起了變化，被慾火激得快成兩頭發情的雄獸了，她當然不願意放棄這個有利機會，必須要掌握住這個有利的情況，不管造成什麼樣的局面都行，因爲她看出這三個漢子雖然都帶着傢伙，除了獨眼龍手裏那把蓮蓬頭還算新式外，其餘兩人都佩着的是一發一裝的單打一，火力並不强。

這三人恐怕早就躲在這兒埋伏着了，看見了山下來歇營的人不但多，而且火力精猛，所以沒敢靠近去，一直在等機會，但是白朗他們的守衛很嚴密，這些人始終沒有機會，却想不到自己一賭氣，造成了給他們的機會。

他們此刻所處的位置很好，在亂山的掩護中，掩近不易，但是他們控制了自己做人質，就有恃無恐了，否則的話，白朗跟兩個手下以犀利的火力也可以壓住他們了！

目前最好的方法是使自己脫身，在三把槍的監視下自然很難，小周嫂只要運用自己的魅力，把一個人勾過來，讓他在自己身上找便宜，然後在最緊要的關頭上予以反擊，小周嫂相信自己憑空手制服其中任何一個都沒問題，尤其在對方銷魂的一刹那。

因此她乾脆往地上一坐，裝出受驚的樣子，抖着手中的褲子，哭喪着臉道：「好漢爺，你拿去的那張紙在你手中沒用，却關係着我家小姐的一家性命生死，小姐交給我收藏，我若是弄丟了，叫我怎麼去向小姐交代，求求你，還給我吧，只要還我給，什麼事都可以答應。」

獨眼龍微微一笑道：「眞的嗎？大爺們要錢，你身上却連半分銀屑子都刮不下來，妳能給大爺們什麼？」

小周嫂故意衝口道：「我們是出外來尋……」

獨眼龍的單眼中亮光立刻一閃：「尋什麼？」

小周嫂道：「尋……尋人，我家老爺到沙漠裏來做生意，有兩年沒回去了，有人帶了信來，說他在沙漠裏一個地方得了重病，我們是出來尋找老爺的！」

獨眼龍哈哈大笑：「大嫂子，妳這話倒是可以相信，只是妳說得不够老實，在沙漠這個鬼地方，好人都能磨出一身病來，要是得了重病，妳們倒是準備來收屍的好了！」

小周嫂就用手中的長褲擦擦眼淚，她沒有流淚，只是用這個動作來加深她的誘惑力，她故意做着這個動作。

看到那兩個漢子的眼珠幾乎要凸出眶外，小周嫂心裏想笑，口中却裝出一副悲戚的聲調：「好漢爺說得是，二位小姐也知道把老爺接回去的希望不大，但總得盡點心！」

獨眼龍哼了一聲，忽然橫過槍柄，在他左右兩個漢子的臉上摑了一下，用的力量很大，把他們打得退了兩步，有一個的口中已經滲出了鮮血，憤然之下，伸手就掏出了腰間的單打一，獨眼龍却毫不在意地道：「這才像話，握緊傢伙，眼睛放亮，看好了下面，別叫人摸了上來，哥兒們，這次咱們可是財星高照，逮住了這一票，咱們下半輩子都可以安穩享福了，因此你們給我留點神！」

那兩個漢子本來都準備翻臉了，可是聽見了獨眼龍的話，又都振作起精神，那個漢子用衣袖抹抹嘴角的血：「大哥，你是老大，要做什麼，你吩咐一聲就是了，我們還不是全聽你的，何必要動手呢？而且下這麼重的手！」

獨眼龍冷哼一聲：「下重手，我還嫌打輕了呢。看看你們剛才的那副樣子，恐怕叫人宰了還不知道是怎麼死的呢？不給你們一下重的，你們能收得下心來嗎？」

兩個漢子都不作聲了，另一個漢子訕然地道：「大哥，實在是這婆娘太惹火了，媽的，大哥，你說說看。」

說着話，他的眼睛又忍不住溜向了那要命的地方，而小周嫂也似乎驚惶失措於門戶大開，獨眼龍却猛地上前蓮蓬頭的烏黑槍管朝她的小肚子上重重地戳了一下，小周嫂負痛尖叫時，獨眼龍的槍管又戳了第二下，這次較爲輕一點，只抵住她的肚子，却透來了冰凉的寒意：「騷婆娘，把長褲老老實實地穿起來，否則大爺就在妳這個地方加上一槍。」

小周嫂知道遇上了個狠的了，倒是很識相，也很迅速地乖乖穿上了褲子，她很洩氣，昨夜在牛老三那兒她叫人給播弄了一夜，今天在這個獨眼龍面前，她又再次地碰了壁，對方似乎把她的用心看穿了。

無往不利的武器，突然地失靈了，是自己的魅力消失了嗎？她相信沒有，剛才那兩個漢子猴急的神情，可以證明她對男人仍然有着要命的本事，只是她的道行還不够高，在眞正的老江湖面前，她的挑逗技巧太拙劣太嫩。

所以，在昨夜，對方悠閒輕鬆的時候，被玩弄的是她自己，現在，在緊張的時刻，對方根本就不吃她這一套。

小周嫂自己混過江湖，也遇到過不少江湖人，直到今天，她才知道自己以前的日子算是白過了，她接觸到的只是一些不入流的江湖混混，在眞正的老江湖面前，她還太差勁，那一套都要不開來。

好在環境的磨練使她認清了一件事－輸了就認栽，不必倔強自討苦吃，在那樣亮過相之後，自己是什麼樣兒也給對方看透了，絕不會對她憐香惜玉的！

順從地把外褲穿好：「這位爺，你總得把褲帶還給我？」

獨眼龍笑了一笑：「將就點，把褲腰捲過來掖上一掖吧，我們沒帶繩子，借你的褲帶好綁住妳的手脚。」

「這爲了幹什麼，難道你們還怕我跑了不成？」

「那倒是不怕，妳的腿再快，也快不過彈槍兒去，只不過大爺怕妳不老實，在緊要的關頭攪鬼搗亂，比如說在妳們的人摸近過來，老子要開槍的時候，妳只要碰一碰我，那一槍就打偏了，妳們的人就能溜進來。」

這傢伙還眞是老江湖，處處精靈，小周嫂只有認了，不過她很放心，因爲牛老三追她只追了一半，突然就止步不前，想是巳經發現這兒的情況有異，而且自己剛才還叫了一聲，他們也都聽見了，以白朗的身手機智，放倒這三塊料是萬無一失的事，自己犯不着胡來和找罪受，她担心的是那張地圖以及上面的指示，那是萬萬不能落入別人的眼中，幸好這個獨眼龍不識字，但白朗却是識字的，這張圖必須在白朗沒看到之前拿回來。

心中打着主意，神色間却顯得很溫順，把手一伸道：「好吧，好漢爺，你就來把我捆上好了，只是有件事，我要向你請求，那張圖別讓人看。」

「哦！爲什麼，那上面有見不得人的秘密？」

「可以這麼說，我家老爺是個販賣珠寶的，他剛作成了交易，在一個維吾爾王公那兒買下了一批價值連城的珠寶，結果沒來得及回來，就客死沙漠……」

獨眼龍的眼中射出了異彩：「哦哈，大嫂子，妳到底是說了實話了，那批珠寶值多少？」

「沒有估計，少說也有個兩三千萬吧，要不然，我們三個婦道人家幹嗎會不顧性命，到這沙漠上來冒險受罪！」

獨眼龍的嗓子都啞了：「啊！兩三千萬，大嫂子，妳沒有說錯吧，眞能值那麼多錢？」

「這是我家老爺的估計，他把珠寶藏在一個地方，繪下了這份圖，藏在信封的夾層託人帶給了小姐，價值也是他說的，我們沒見到東西，不過老爺從事珠寶經營多年，他的眼光很準，從來不會錯的！」

獨眼龍用力一巴掌，拍在那條石縫上叫道：「不對，妳這娘們兒胡說八道，老子在沙漠上混了多少年了，那兒有什麼還不清楚，那些維吾爾王公有點珠寶是不錯的，可是巳經不像當年那麼豪富了，把所有的王公們珠寶加起來，也不值個千把萬的，那有這麼多！」

小周嫂道：「那位王公挖了一座古墓，他怕忌諱，不敢去勘查，只叫我家老爺去估估價，我家老爺在墓裏又找到了一處秘室，藏的都是稀世奇珍，他沒有說出來，只是把表面的殉葬珠寶作了個估價，出了十萬錢買了下來，現在你總可以相信我吧！」

獨眼龍笑道：「這還差不多，你們就是挖寶去的？」

「是的，我們三個娘兒們沒辦法，不便上路，才雇了那三個人做保鏢，可是沒敢讓他們知道眞情！」

「妳怕他們會給吞了？」

「財帛動人心，這麼大的數目，誰見了都會動心的。」

「那麼，妳爲什麼又把實話告訴了我呢？」

小周嫂嘆了口氣：「因爲你搶去那張圖，藏寶的地方就在那張圖上，你又不認識字，拿去問人，如果讓別人知道了，消息走了出去，就不知道有多少人會來動腦筋了。」

獨眼龍笑道：「這話不假，在草原上，亡命之徒跟各路的江湖客多如牛毛，爲了幾千元的東西，都能爭得你死我活，幾千萬，嚇！那會把整個沙漠都翻過來！」

小周嫂道：「好漢爺，我知道你對那張圖一定會拿去找人問，倒不如我告訴你了，兩三千萬是很大的一筆錢，但是你拿着圖也找不到寶藏的，一定要跟我家小姐一起去，因爲開啓秘窖的鑰匙留在我家老爺的遺體身邊，老爺去世了，那位王公對老爺很客氣，把他的遺體火化後，用盒子裝了起來，只有我家小姐去，才能領到骨灰盒子……」

獨眼龍冷笑一聲道：「沙漠裏的王公對不值錢的死人骨灰很有義氣，但是只要有人出兩塊錢，他就會賣掉它。」

小周嫂道：「不錯，那個送信的人就是那位王公的部屬，我們請他好好保存那個盒子，一定要等我們去領，我家老爺想到了這個可能，特別交待說，他把骨灰交到我家小姐手裏，就可以領到兩千元的報酬，爲了這筆報酬，他才肯把老爺的遺書送來，證實這件事。」

「爲什麼他不把骨灰盒送了來，直接領取兩千元呢？」

「他很多疑，恐怕我家老爺騙他，萬一把骨灰盒子送來，我們不肯出錢，他拿着盒子也沒用，只好不要錢也給了我們，他們對死人很尊敬，還不敢毀掉那個骨灰盒子的！」

獨眼龍道：「這倒是不錯，雙方都很精明。」

「老爺跟他們交易多年，摸得很清楚，所以才訂下了這個辦法，而且也怕他們在路上不小心，眞把骨灰盒子給弄丟了。珠寶藏在沙漠中，小姐們要取得寶藏，反正是得到沙漠裏去的，倒不如把骨灰留在沙漠裏了。」

獨眼龍哈哈一笑道：「看來老子要想法子弄個三千元錢，才能向那個王公買下骨灰盒子。」

小周嫂淡淡地道：「當然可以，可是你買不到。我家小姐是迎回先人遺骨，化兩千元還說得過去，你又算老幾，化三千元去買一個陌生人的骨灰盒，你也別扯謊說是我們家的親戚，那位王公很清楚，我家只有三個女人。」

獨眼龍笑笑道：「這麼說來，老子是非跟你們合作不可了，否則那張地圖就等於是張廢紙！」小周嫂一笑，正要說話，忽然一個漢子站了起來，砰地發了一槍。

槍聲很響，把獨眼龍嚇了一跳，看見那漢子忙着低頭又在單打一中塞槍彈兒，塡火藥，忍不住怒罵道：「媽的，柳黑子，你不能沉住點氣，胡亂就開火，你那管破傢伙能管幾次用，一下子炸了膛，等着人家把你當龞抓。」

那個叫柳黑子的漢子正是被打破了嘴淌血的那個，雖然又挨了罵，却笑嘻嘻地道：「老大，你放心，這管傢伙跟着我多年了，日夜不離，比老婆還親呢，我會不知道它的脾氣，沒把握，我不會隨便放槍的。」

「這麼說你巳經撂倒了一個了？」

「那傢伙的身子挺了一挺，躲到石頭後面去了，我不知道他那個地方中槍，反正一定叫他動不了啦。」

「媽的！你連中槍的部位都沒看準，就知道擊中了。」

「老大，我這桿傢伙不比你的蓮蓬頭，可以瞄準了放，打鼻子不會歪到眼睛上，這土造的單打一，槍管子粗，跳得又厲害，只能打個差不多，我只好從大的地方瞄，不過它也有好處，就是槍彈兒不是一顆出去，而是一蓬，那傢伙身上最少也得挨上四五顆鐵珠子，還不够他瞧的。」

獨眼龍點點頭，對他這個手下弟兄的槍法似乎很有信心，倒是坐在地下的小周嫂開口了：「是那一個？」

柳黑子道：「他奶奶的，對方既未通名報姓，又不是攀親戚，老子管他是誰，誰摸上來就給誰一槍。」

小周嫂又問道：「那個人是個什麼樣子的？」

獨眼龍沉聲道：「大嫂子，妳問這麼清楚幹嗎？誰挨了槍都與妳不相干，總不成還有妳的親人隨行吧！」

小周嫂道：「我沒有親人，那兩個人也等於是我的親人一樣，你們要是傷了她就糟了。」

獨眼龍哈哈大笑，小周嫂只是瞪了瞪眼睛，却沒有發火，她忽然發現一件對自己很有利的事，就是底下的人來的正是時候，使得獨眼龍沒來得及去綁住她的雙手雙脚，如果自己一動，或許能衝上去揍他一拳，踢他一脚，但是被他發現到自己的手脚沒上綁，就一定會立即綁了，她必須要把這個機會運用在最妥當的時候。

因此她冷笑一聲道：「你怎麼笑我都沒關係，只是我擔心你們傷的是我家的小姐，不管傷到那一個，那都麻煩了。如果殺死了一個，就更麻煩了，她們姊妹倆相依爲命，感情很深，有一個死在你們手中，另一個說什麼也不肯再受你們的威脅，那你們的發財夢就完了。」

聽她這一說，獨眼龍也有點慌了，忙問道：「柳黑子，你剛才打傷的人是男是女？」

「我……我不知道，他們都是偷偷摸摸，掩掩藏藏的摸上來，我必須要站起來，才能給他一槍，那管是男是女！」

「柳黑子，你連男女都分不出來？」

「老大，我只看見人影就發槍，那有時間認這個，等我認明了，很可能叫人把我的腦袋給轟碎了。」

「下次發槍時看清楚些，別把那兩個妞兒給傷了，斷了自己的財路，別忘了那是幾千萬大洋呢？你從現在開始，一塊塊的數，數到你伸腿瞪眼上鬼門關，還數不

完呢。」

柳黑子嘀咕着道：「好！好！我注意看就是了，眞要是個妞兒，我還捨不得開槍呢。」

「媽的，什麼骨節眼兒上，柳黑子你能不能想點正經的。」

獨眼龍又罵了，柳黑子才不響了，獨眼龍道：「大嫂子，我看剛才挨槍的不會是你家小姐吧！」

小周嫂輕唉一聲道：「誰知道呢？但願不是就好！」

「當然不是啦，妳們不是化錢僱了保鏢嗎？他們總不能讓一個娘兒們來打頭陣吧？」

「很難說，我們雖說是化錢請了保鏢，但主要的是要他們帶路，給他們的代價不值得叫他們不顧命的！」

「這……妳家小姐就會爲妳而不顧命了嗎？」

小周嫂哼了一聲，低罵道：「你的腦袋裏塞了草料，保鏢的豈會爲了一個下人而拚命？我家小姐知道我身上帶着的東西有多重要，只有她才會着急！」

這一說獨眼龍也急了道：「對！大嫂子，妳可以去看看，要是你家小姐，就趕緊招呼一聲，叫他們退下去！」

「哦，你放心叫我離開？」

獨眼龍拍拍胸膛答道：「有了這玩意，老子不怕妳跑了，只要有這張圖，妳會乖乖的聽我的！」

「我聽你的，我家小姐也會聽你的，可是那三個保鏢不會聽我的，我怎麼叫他們退下去。」

「妳去想辦法，或者叫妳家小姐拿主意，把那三個保鏢給辭了，由我們護送妳們去也一樣，在沙漠上，我們哥兒三個比任何人都熟悉、都要强。」

小周嫂道：「我怎麼信得過你們！」

「信不過也得信，大嫂子，圖已經到了我的手中，妳們只有聽我的，要知道老子能叫妳們空忙一場。」

小周嫂道：「我們也可以的，最多大家都豁上了！」

獨眼龍不耐煩了，厲聲道：「媽的，妳去還是不去，老子一火就斃了你，再去找那兩個妞兒談也行的！」

小周嫂望着轉過來的槍口，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緩緩起身，走到獨眼龍的身邊，低聲喝問道：「下面是誰？」

「是我！奶媽，妳怎麼樣？我慘了，一槍打在腿上，十幾個傷口，可眞疼死我了。」

聽不出是那一個，但的確是女人的聲音，小周嫂啊呀地叫起來：「二小姐，果然是妳，妳怎麼上來了。」

「我……我不放心你嘛，我們姊妹倆都來了，姊姊在我後面兩步的石頭後面，周嫂，妳到底怎麼樣？」

「我很好，他們對我客氣極了，連身子都沒搜我的，而且他們只是借些盤纏，我看就給他們幾個吧！」

石後沒聲音，獨眼龍用槍一指，示意她快下去，小周嫂却又問道：「那三個保鏢的呢？他們不管了！」

「他們說是妳自己不聽話亂跑，出了事他們不負責，他們守在下面，說是能把人活活給逼出去！」

「這三個該殺的東西，拿了錢却不負責任。」

獨眼龍却道：「不！他們才是老沙漠，這是一座孤山，沒有水，沒有吃的，誰也沒法子在上面躭久，他們守着下面，非把我們給擠出來不可，辛虧妳們上來。下去，把那個受了傷的小妞兒弄過來，還有一個也帶來……」

小周嫂還在猶豫，獨眼龍把槍向前一伸一指，逼她快行動，可是沒想到小周嫂就在等他這一手，突地伸手一劈，砍在手腕上，獨眼龍負痛垂手，却沒有讓手槍落地，小周嫂却不給他第二個機會了，雙臂一振，抱住了獨眼龍滾倒在地，口中叫道：「白爺，我制住一個爲頭的了！」

另外兩個漢子大急雙雙竄出來，正待上前幫忙，底下的石後飛速彈出了一條人影，那是白朗，他的動作極快速，雙脚飛踢，吧吧兩響，兩支單打一還未及發火，就被踢到半空，跟着雙掌起落，剎眼間，兩個漢子的頸上各挨了一掌，都躺下了，白朗跟着上前，獨眼龍恰好把小周嫂掙開，把槍比着白朗，厲聲叫道：「不要動，要命就給我乖乖地站着！」

白朗滿不在乎地笑道：「朋友！你也常在沙漠裏跑跑的吧，我看你的長相就知道，你叫獨眼龍是不是？」

獨眼龍厲聲道：「是又怎麼樣？別套近乎，管你是誰？老子都不在乎，你要敢再動，老子就斃了你！」

白朗把臉一沉：「朋友，你說這話就不够意思了，出門在外，誰都有困難的時候，尤其是在這沙漠上更是難說得很，很多人身上帶着論千上萬的財寶金銀，却活活餓死渴死在這兒的事情時有發生，所以在沙漠上，誰都不敢說沒求到人的一天，誰也不能拒絕別人的求助，只要你開口說一聲，缺什麼，要什麼，我們有的多的，你儘管拿去，可不喫你這一套，沙漠不是你這種走法的！」

他滿口是理，而且是沙漠上通行的不成文的理，使得獨眼龍微微一怔，但隨又沉下臉喝道：「小子，別拿這一套來唬老子，老子走的沙漠不會比你少！」

白朗冷笑一聲道：「不見得吧！你們三個人窩在這大戈壁裏，連馬匹都弄丟了，這就不是個老沙漠！」

獨眼龍的身子一抖，厲聲喝道：「你懂個屁！我們……」

他沒把話說下去就打住了，可能是因爲有着說不出口的理由，白朗笑笑道：「看你們的樣子還不十分狼狽，當然不是因爲缺水斷粮而放棄馬匹的，那就只有一個原因，你們在沙漠上做了違背沙漠規矩的事，遇上維吾爾人，叫人把馬匹給沒收了，對不對？沙漠上行走不比別的地方，胳膊粗，拳頭硬，甚至於手中拿着傢伙，並不見得能橫行一世的，朋友！我再對你下一句忠言，把傢伙放下來，大家好好商量，不管你們以前做了什麼，但是沒得罪我，大家還是可以交個朋友！」

獨眼龍的頭上青筋直跳，顯然地他是被白朗的從容鎭懾住了，也被白朗銳利的觀察給嚇着了。

他們的確是被維吾爾人沒收了馬匹，因爲他們在路上擱住了兩個落單的維吾爾女郎，瘋言瘋語調戲了一陣子，那知道後面大隊人馬來了，圍住了他們。

雖然他們有槍，但是獨眼龍却不敢開，他知道只要打傷了對方一個人，亂刀齊揮，能把他們砍成肉漿，沒奈何只得乖乖棄械投降，維吾爾人倒是很講規矩，沒收了他們的馬匹，每人給了五天的口粮食水，交回了他們的槍械還給他們一些子彈，作爲防範野獸侵襲時自衞之用。

憑着這點粮食，他們可就不敢冒險步行，因爲在沙漠上，最怕的是難以辨明方向，一個走不對，越陷越深，只有活活地困死在沙漠上。

總算他們的運氣不錯，只走了半天就找到了帽兒石，這是大戈壁中的一個重要據點，來往的商旅都是以此爲辨向的路標，也一定要經過這兒。

所以獨眼龍主張留下，伺機截住一隊客商，搶了匹馬，才能離開沙漠，一等兩天，他們的食粮跟水都剩下不多了，剛好還以爲是絕處逢生，就來了白朗他們。

不過獨眼龍很有見識，看看三個男人的神氣，以及他們馬上掛着的長槍，腰間別着的快慢機，都比他們强得多，用强是行不通的，好在對方有三個女客，只有在她們身上打主意，巧不巧周嫂自己送了上來。

獨眼龍找到了機會，本來只想脅住人質，索取三匹馬以及一些給養的，但是小周嫂身上的那張藏寶圖使他動了心，這是個發大財的機會，獨眼龍一心在打算如何把握住這個機會，甚至於藏起寶圖，如何掙脫兩個同伴的念頭都盤算好了，那知就在這個時候，白朗已冒了出來。

這年青人一身都帶着股懾人的氣勢，已經使獨眼龍寒心怯膽，對他手中的槍居然毫不在乎，更使他着了慌。

只有他自己明白，槍中有幾顆子彈，維吾爾人對他兩個同伴的單打一，並沒有在意，因爲這種一發一裝的破槍既不方便，又不易取準，所以沒動他們的彈藥，可把他的蓮蓬頭子彈搜去了，這種槍在大漠上很普遍，子彈也很名貴，只給他留下了兩顆，這個秘密連他的兩個手下都沒敢讓他們知道，否則他們恐怕會對他不那麼聽話了。

因此獨眼龍色厲內荏地叫道：「小子，你少說廢話，聽着，我們要馬匹，要食粮，要水。」

白朗點點頭道：「行，不過我們要走長途，不能匀出太多，分一匹馬給你們，食粮跟水倒沒問題！」

「媽的！我們三個人，騎一匹馬怎麼行？」

「一匹馬不是給你們騎的，你們觸犯了沙漠上的忌諱，維吾爾人沒收了你們的馬匹，就是要給你們一個懲罰要你們走出沙漠去，所以那匹馬是給你載飲水跟食物，有匹馬，可以載得多一點，足够你們走出沙漠去！」

「那不行，我們至少要三匹馬！」

白朗冷笑道：「朋友，別太貪，分出一匹馬來只是可憐你們，否則你連一頭都不用想要，沙漠上的規矩是大家訂的，大家也要遵守，你們是受懲罰步行，誰也不能給你們馬匹而壞了規矩，朋友！我勸你們還是乖乖的受罰，否則你們在沙漠上將寸步難行，每個人都會成爲你們的敵人，因爲在沙漠中，你什麼壞事都可以做，却萬不可得罪維吾爾人，他們是這片沙漠上眞正的主人。」

獨眼龍被他說得心驚肉跳，而且他的手下，似乎都有被白朗說動的樣子，心裏一陣急，大聲喝道：「小子，閉上你的臭嘴，乖乖地送上三匹馬過來，否則老子立刻就宰了你！」眼睛一挑，看見兩個手下都向這邊看着，忙又吼道：「混帳東西，你們看到那兒來了，後頭，後頭才是你們要看的地方，媽的，底下還有人在！」

這個招呼已經打得太晚了，等他兩個手下連忙回頭，眼前已經幌起一條影子像牆一般的擋在他們面前。

出於本能的，兩個人兩支槍都響了起來，槍彈把那道影子打得直搖幌，但是却沒有倒下去，也沒退上半步。

他們發現上當，已經遲了。那只是一件衣服，用長槍挑着，長槍是從另一塊大石後伸出來的。那塊石頭離他們只不過五六尺遠，但是却把他們盯得死死的。

朱七的身子從石後轉了出來，衣服已經摔在地下，手中的長槍比着他們，臉上帶着揶揄的笑：「乖乖地把手擧起來，臉對着石壁站好，把頭低下去，不准動，七爺的這一根玩意兒可不是單打一，眨眼之間，能把你們打個兩邊透明，你們可別不信，這種事兒可試不得的。」

兩個漢子呆住了，但是他們生性驃悍，上了當已經够惱火了，怎麼還能受朱七那種奚落調侃，雙雙怒吼一聲，把手中那發射過的單打一朝着朱七扔擲過去，緊跟着人也撲了過去，他們不愧爲有經驗的打手，也是亡命之徒。明知道這一擧動很可能有生命的危險，但還是幹了，不僅兩人動作一致，而且速度也相同的。

照一般的習慣，朱七一定閃避擲來的槍，祗要他一閃，他們就可以撲個正着，把朱七的長槍搶過來了。

想得很不錯，朱七的反應也對，他果然沒開槍而去閃躲了，但是他們沒想到的是朱七的行動有多快，力氣有多大，第一個傢伙未撲到，朱七橫過槍身一槍托反擊，着着實實的敲在下巴上，禿的一聲，把撲上去的身子硬撞了回來，仰天倒下，臉上已開了花，疼得滿地亂滾，像殺豬般地叫起來，就算不死，他這輩子再也不能吃硬的食物，和清清楚楚地講話了，朱七這一槍托打碎了他的半邊牙床。

另一個漢子倒是不慢，雙手抓住了長槍，拚命往懷裏奪，他的身材比朱七高出一截，以爲伸手就可奪下來了。

這一拉一奪，他才發現那枝長槍像是黏在朱七手中一般，而朱七却又像具鋼鑄的人像，連根生在地上一般。（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邊城風雲

（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段如錦與司馬蘭泉成親後，帶着穠智高的首級，由祥雲出發，途中遇見雁蕩山主獨孤峯，持着潛龍莊主的龍鳳金令向段如錦要穠智高的頭顱，不止遭到段如錦的拒絕，還被砍去了一條手臂，而胡三門亦重新投效段如錦。剛入黔境，他們便碰到狄元帥派來迎接他們的部隊。而段如錦見到狄元帥，便呈上了穠智高的首級。司馬蘭泉從婢女紅綾口中得知段如錦對他早有意，蘭園太子召見也是她的安排。同時段如錦亦告知司馬蘭泉她已對她的師父及胡三門下了蠱，控制了他們的生命。司馬蘭泉聞言大驚，決心要以己力除去此批爲害江湖的人。

梟雄遭報應　惡人盡殲滅

司馬蘭泉道：「好，前輩請說。」

艾東台道：「江湖朋友稱崔鶴爲刀不留人，只要他鋼刀出手，幾乎無人能留得活命，他那威力絕倫的刀法，近日竟重現江湖！」

司馬蘭泉呆了一呆道：「前輩是說崔門主可能未死？」

艾東台道：「老夫曾經挖開崔老兒的墳墓查看，果然只是一個空棺。」

司馬蘭泉道：「這的確是一個重大的發現，但……」

艾東台道：「老夫知道少俠的意思，武陵世家自然會對此事作全力追查。」

司馬蘭泉道：「前輩發現了什麼？」

艾東台道：「兩件，一是陳太守之死是有人嫁禍令師，要武陵世家與玉簫莊兩敗俱傷，同歸毀滅，第二是江湖上有一個極端神秘的門派，當今武林各派，已有不少被他們控制。」

司馬蘭泉道：「武陵世家果然名不虛傳，前輩有此收獲，的確難能可貴。」

艾東台道：「這個麼？老夫的確花了不少工夫，連少俠的經歷也略知一二。」

司馬蘭泉說道：「哦，前輩知道甚麼呢？」

艾東台道：「少俠當了大理國的駙馬，你那位美麗的公主，與那神秘組織大有牽連。」

司馬蘭泉問道：「前輩是怎麼會知道的？」

艾東台道：「雁蕩門少俠是知道的了，獨孤峯雖是斷了一條臂膀，他們父子仍被別人追殺。」

司馬蘭泉道：「前輩必然知道是誰在追殺他們了。」

艾東台道：「不錯，老夫適逢其會，救了他們父子的兩條生命，他們感恩圖報，才說出是快意園主派人追殺。」

司馬蘭泉道：「他可曾告訴前輩，快意園主是何許人物？」

艾東台道：「潛龍莊主蕭艮楣，對麼？少俠。」

司馬蘭泉道：「可以說對，也可以說不對。」

艾東台道：「此話怎講？」

司馬蘭泉道：「前輩可知道寒荊段如錦是潛龍莊主的弟子？」

艾東台道：「老夫如若不知，怎能說尊夫人與快意園頗有牽連？」

司馬蘭泉道：「蕭艮楣志在天下，曾經利用穠智高擁兵倡亂，當穠智高兵敗亡命至大理之後，他們仍圖再舉，如非晚輩說服寒荊，另一場大亂將勢難以避免。」

艾東台道：「少俠悲天憫人，功德無量，但與誰是快意園主有什麼關係？」

司馬蘭泉道：「自然有關係了，因爲蕭艮楣曾經表示，龍鳳雙俠的一切作爲都是爲了寒荊，快意園主也由寒荊充任。」

艾東台哈哈一陣大笑道：「尊夫人必然是一個天眞無邪的孩子了，否則她怎會相信？」

司馬蘭泉道：「段如錦決不是一個天眞無邪的孩子，而且心機之深，決不在蕭艮楣之下。」

艾東台道：「這個老夫就不懂了，難道龍鳳雙俠當眞一切都是爲了尊夫人？」

司馬蘭泉道：「當然不是，只不過他們在爾虞我詐，各逞機鋒罷了，可笑的是龍鳳雙俠陰溝裏翻船，竟然栽在段如錦的手裏！」

艾東台道：「哦，怎樣栽法？」

司馬蘭泉道：「他們都被段如錦下了蠱。」

艾東台精神一振道：「這倒是一個好消息，只要少俠能使出做丈夫的權威，一切問題豈不迎刄而解？」

司馬蘭泉搖搖頭道：「晚輩的丈夫權威，可當得氣湧山河，但對喪心病狂之人，却有點難以施展。」

艾東台錯愕半晌道：「不，少俠，尊夫人縱然頗具心機，或是一個野心極大之人，依老夫猜忖，八成是受了蕭艮楣簡紅芝的影響……」

司馬蘭泉忽然雙目暴睜，道：「前輩適才說甚麼？蕭娘眉間紅痣？」

艾東台道：「不錯，蕭艮楣，簡紅芝就是名震當代的龍鳳雙俠，這麼兩個喧赫人物，難道少俠還不知道？」

司馬蘭泉呆立半晌，忽然大叫一聲道：「我當眞笨得可以，竟然想不到他們就是我的仇人！」

艾東台及葉楓同時一怔，但他們知道司馬蘭泉決非無的放矢。

微微一笑，艾東台道：「老夫倒要恭喜少俠了，只不過龍鳳雙俠怎會是少俠的仇人？」

司馬蘭泉道：「先父家師臨終之際，都曾斷續說出他們的名字，晚輩只認爲是一個眉間生有紅痣的蕭姓姑娘，從未想到會是他們。」

艾東台道：「這也難怪，龍鳳雙俠是武林的泰山北斗，羣雄共仰，萬衆歸心，少俠怎會想到他們就是暗中加害令尊令師之人。」

葉楓道：「師弟：走，咱們到潛龍莊討回公道。」

艾東台說道：「使不得，葉少俠，潛龍莊不啻龍潭虎穴，兩位決不可以輕率從事。」

葉楓道：「父師之仇不共戴天，咱們縱然血濺潛龍莊也在所不惜。」

艾東台道：「你聽我說，少俠，你們這樣犧牲是不值得的，對付巨奸大惡之人，咱們必須作萬全的準備。」

司馬蘭泉道：「艾前輩說的是，龍鳳雙俠惡跡未顯，威名猶在，咱們如若前往潛龍莊，不只是報仇不成，只怕還要落個不義之名。」

葉楓道：「難道就這麼罷了不成！」

艾東台道：「自然不能算罷，就是老夫也要跟他們週旋到底。」

司馬蘭泉道：「令郎南雄之死，應該記在他們的賬上，咱們同仇敵愾，今後如何報仇，愚兄弟願聽前輩的指示。」

艾東台道：「老夫自當盡力而爲，但最主要的仍在少俠。」

司馬蘭泉道：「不敢當，晚輩年輕識淺，功力不足，不敢當前輩的謬讚。」

艾東台道：「咱們既是同仇敵愾，少俠就勿須客氣了，而且挽救武林刦難之責，實在非少俠莫屬。」

司馬蘭泉道：「前輩既如此說，晚輩只好當仁不讓了，但如何做法還望前輩指示。」

艾東台道：「龍鳳雙俠威震寰宇，武林各派無人敢攖其鋒，想不到他們却中了尊夫人的蠱毒，也許這就是天意。」

語音一頓，接道：「尊夫人能夠聽從少俠的勸告，將穠智高的首級獻給狄元帥，可見她對少俠是眞心的，少俠一定要保持你們艮好的夫婦關係，並妥爲運用，使尊夫人能夠帮助咱們除去龍鳳雙俠。」

司馬蘭泉沉吟良久道：「晚輩願意遵從前輩的指示盡力去做，但寒荊也是一個頗具野心之人，而且她曾說龍鳳雙俠雖中蠱毒，仍有殺她之能，因而他們雖是不慮我詐，但雙方都不願做得太絕。」

艾東台沉吟半晌道：「尊夫人是顧慮龍鳳雙俠的武功，這的確是一項問題，除非……」

葉楓道：「除非使她不必害怕龍鳳雙俠的武功，她才敢放手去做。」

艾東台道：「當今之世，能叫龍鳳雙俠憚忌的武功只有一種。」

司馬蘭泉道：「哦。」

艾東台道：「能叫龍鳳雙俠畏懼的也只有一種。」

司馬蘭泉道：「那必是驚俗駭世之學了，前輩可知道是什麼武功？」

艾東台道：「天下武功，在天音貫腦之際有能力反擊的，只有本門的霹靂指，所以蕭艮楣要稍加憚忌。」

司馬蘭泉道：「武陵世家的霹靂指的確爲驚俗駭世的無雙絕學，那天音貫腦又是什麼？」

艾東台道：「吹簫無聲，天音貫腦，蕭艮楣將一種別走蹊徑的天音玄功，由簫孔之中發出，聽來無聲，但其音貫腦，因而又稱爲無音簫。」

司馬蘭泉道：「吹簫無聲，天音貫腦，好厲害的無音簫，那麼能使龍鳳雙俠畏懼的又是什麼武功？」

艾東台道：「心藏眞解。據老夫所知，心藏眞解也是別走蹊徑的玄功，它雖是一種守重於攻的自保之學，却是天音玄功的唯一尅星。」

司馬蘭泉道：「要對抗龍鳳雙俠，必須尋找具有心藏玄功之人了，但此等高人，到何處去找？」

艾東台說道：「心藏眞解是天目山宛大俠的家傳絕藝，宛大俠無門無派，也從來不收徒，因爲宛氏遺訓心藏眞解不傳外姓，所以習得此項絕學的就只有宛氏子弟了。」

司馬蘭泉道：「咱們不必學習此項絕藝，只要宛大俠發揮俠義胸襟，相助咱們一臂之力，他既是身在俠義道，我想他不會拒絕咱們的請求的。」

艾東台一吁道：「他的確不會，只不過三十年前他已經離開人世了。」

司馬蘭泉一怔道：「他有後人麼？」

艾東台道：「有一個女兒名叫宛如雪，只不過這位宛門孤雛十分不幸，她竟被奸人設計暗算，不只是武功被毀，還遭人強暴生下一個女兒……」

司馬蘭泉道：「後來呢？」

艾東台道：「後來她遁入空門，老夫就沒有再追查她的下落了。」

司馬蘭泉道：「前輩可知道她的法號嗎？」

艾東台略作沉思道：「好像叫心什麼的，哦，就叫心藏，這個法號是具有紀念意義的。」

司馬蘭泉愕然道：「難道是她，這就太巧了。」

葉楓道：「師弟：你知道那位心藏師太？」

司馬蘭泉道：「小弟在西湖後山遇到心藏師太，她是秋雪庵主，有一個女兒名叫宛文文。」

艾東台道：「那就不會錯了，咱們只要找到她，也許能够爲未來武林帶來一綫生機。」

司馬蘭泉道：「前輩不是說她已失去武功了麼？」

艾東台道：「不錯，她的確被人點破眞氣，縱然她還能動武，也不過比常人較爲高明罷了，不過她還有一個女兒，我想她不會讓心藏眞解失傳的。」

司馬蘭泉一嘆道：「宛文文原是跟着晚輩的，後來不辭而別，想是被心藏師太找回去了，天下如此之大，咱們到那裏去尋找她們母女？」

艾東台道：「心藏師太是出家人，她們棲身之處必然還是尼庵，她自幼生長在山明水秀的南疆，當不致隱身於風沙蔽空，氣候嚴寒的地區，咱們照這個原則去找，不出一年半載，必然會找到她們。」

司馬蘭泉道：「可是……晚輩……」

艾東台道：「少俠不必担憂，這件事老夫可以負責，一旦找到她們母女，老夫會立刻派人通知少俠，那麼以後的事就要看少俠的了。」

司馬蘭泉道：「好，前輩如果別無他事，晚輩想就此告辭。」

艾東台道：「今後老夫會時常派人與少俠連絡的，少俠請。」

葉楓道：「師弟，我跟你去。」

司馬蘭泉一怔道：「二師兄不回莊，大師兄只怕會放心不下！」

葉楓道：「這不要緊，找個人給大師兄捎個信就行了。」

艾東台道：「這件事交給老夫，兩位請。」

司馬蘭泉與葉楓同時雙拳一抱，道：「多謝前輩。」身形一轉，逕率從人聯騎馳去。

× × ×

易俗河在湘水的南岸，是湘潭縣屬的一個鎮集，司馬蘭泉等到達本鎮，日色只不過剛剛偏西，他們想在此地打個尖，歇歇脚，再趕到易家灣投宿。

本鎮位當官道，往來的旅客十分之多，幾乎每一家飲食店都是座無虛席。

司馬蘭泉一行十多人，好不容易找到兩張桌子，他們剛剛要來榮餚，店門外又湧來一夥旅客。

這般人是八名彪形大漢，每一個都携帶着兵刀，另有兩名轎伕抬着一頂軟轎，在店門外停了下來。

「喂，伙計，替咱們騰出兩張桌子，咱們打個尖還要趕路。」

說話的身材高大，長像威武，年齡約莫五旬上下，好像是這般人的頭兒。

他的要求並未過份，但店伙却爲了難了，每張桌子都有客人，他總不能攆客人起來！

「對不起，大爺，換一家吧，小店實在容納不下……」

店伙沒有說錯，但拍的一聲脆响，那高大漢子竟賞了他一記耳光。

「你覺敢對大爺如此說話？叫你們掌櫃的來。」

此人雙目暴睜，兇光四射，只要瞧他一眼，多半會生出怯懼之意。

旅途平安，是出門在外之人最起碼的要求，因而除了司馬蘭泉這兩桌，其餘的食客均紛紛付賬離去，原本鬧哄哄的食堂，立刻變得清淨下來。

於是，這般彪形大漢就分佔兩桌，連轎伕也在大吃大喝，却沒有人再管那頂轎子。

由轎伕適才抬着轎子的情形瞧看，那分明不是一頂空轎。

不是空轎必然有坐轎之人了，但他爲甚麼不進點飲食？

再說，坐轎的身份，按常理來說應該較護轎者爲高，這般人却絲毫不予理會，豈不是大反常情！

自然，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相干的事誰也不願意過問。

當他們飲食過後，一名身材較矮的青衫漢子道：「大哥：要不要給宛姑娘弄點吃的？餓壞了可不好向莊主交待。」

高大漢子道：「叫店家煮一碗麵送去就是。」

青衫漢子道：「是，喂，店家，快給咱們煮一碗麵。」

麵煮好了，青衫漢子親自送進軟轎，道：「麵來了，宛姑娘，要不要在下來餵妳？」

拍的一聲，麵碗飛了出來，來勢雖是不急，却也潑了青衫漢子一身的湯水。

「臭娘們，你想找死！」

他左手撩起轎簾，右手揮出一掌，看情形他是想賞給轎內人一記耳光。

「哎喲……」

敢情這一記耳光打得不輕，被打者竟

然痛得叫了起來。

只不過痛得大叫的並非轎中之人，而是那個揮掌打人的青衫漢子。

原來他剛剛一掌揮出，就被人扣着手腕，克察一聲輕响，手腕的關節也錯了下來。

關節硬生生被人拉脫，他焉能不痛呼出聲！

「兔崽子，你敢管大爺的閒事！大哥，快來呀。」

其實不必他出聲求救，另七名彪形大漢已怒吼着衝了出來。

如此一來可就天下大亂了，玉簫莊的紅巾武士也在葉楓領導之下奔出店門，因爲出手對付青衫漢子的是司馬蘭泉，這椿閒事玉簫莊不能不管。

司馬蘭泉在扭着青衫漢子的同時，另一隻手已挑開轎簾，他沒有猜錯，轎中人果然就是宛文文。

「啊，大哥，我終於找到你了。」

「文文：這是怎麼回事？」

「誰知道呢，他們無緣無故就將我架來，大哥，快給我解開穴道，我非治治他們不可。」

司馬蘭泉輕輕拍出兩掌，爲她解開穴道，只見人影一閃，立即揚起一聲慘呼。

宛姑娘八成受了不少委屈，此時出手竟是絲毫不留餘地。

司馬蘭泉從未瞧過宛文文與人相鬥，更未想到她會殺人。

殺人並不是一件好過的事，尤其是一個心地良善的女孩子。

因此當宛文文兜胸一掌，將一名大漢震得吐血倒斃之後，她呆了，幾乎有着手足無措的感覺。

在强敵環繞，生死一搏之際，她如此失神，豈不給予敵人可乘之機！

果然刀刃斷風，晶芒迫體，兩柄長刀一左一右向她攻了過來。

以宛文文的武功來說，這兩柄長刀必然傷她不着。

只是一個失神之人，往往會忽略眼前的危機，她呆呆的瞧着那具被她擊斃的屍體，對敵人的攻擊竟然毫無所覺。

千鈞一髮之際，司馬蘭泉忽然一把將她拉開，雙刀掠體而過，差一點她就做了刀下的亡魂。

別人替她捏了一把冷汗，她却一頭扎進司馬蘭泉的懷裏哭泣起來。

「大哥：我……殺了人……」

「不要怕，文文，殺惡人不是罪過，這般傢伙全是惡人！」

在這幾句對話中間，司馬蘭泉以左臂摟着宛文文的嬌軀，紫竹簫連續閃動，擋過了兩柄長刀的幾記攻勢，同時步緩雷冲，及玉簫莊的門下也衝了過來，一場兇險的混戰，勢將難以避免。

那名身材高大的漢子忽然大喝一聲道：「住手。」

他喝住了雙方的搏鬥，然後衝着司馬蘭泉道：「朋友，你是誰？」

司馬蘭泉道：「司馬蘭泉，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

高大漢子道：「不錯，朋友的確名不見經傳，可是你却惹上了當今武林的第一高人，也爲朋友你帶來殺身之禍！」

司馬蘭泉道：「哦，那第一高人就是閣下？」

高大漢子道：「自然不是，在下只不過是那位高人的門下罷了。」

司馬蘭泉道：「請問……」

高大漢子道：「潛龍莊，我想朋友必然有過耳聞。」

司馬蘭泉一怔道：「龍鳳雙俠果然不作第二人想，不過第一高人也得講理，你說是麼？」

高大漢子道：「家主人仁義遠播，口碑載道，那一點不講理了？」

司馬蘭泉道：「事實甚於雄辯，眼前的事閣下如何解說？」

高大漢子道：「眼前怎樣？難道捉拿逃婢也是不講理？」

司馬蘭泉不覺一怔道：「當眞麼？文文。」

宛文文大聲道：「他簡直胡說，我一直跟娘在一起，最近我才瞞着娘出來找你的。」

司馬蘭泉道：「聽準了麼？閣下，强擄民女，栽贓嫁禍，潛龍莊的仁義就是這個？」

高大漢子面色一沉道：「當今之世，還沒有什麼人敢管潛龍莊的閒事，朋友如果想跟本莊作對，嘿嘿，你就有點不知死活了！」

宛文文撇撇嘴道：「別拿潛龍莊唬人，咱們可不是嚇大的，再說，我是大哥的未婚妻子，這件事他不能不管。」

高大漢子呆了一呆道：「不管你們是什麼關係，有一件事你們應該明白。」

司馬蘭泉道：「哦，說說看。」

高大漢子道：「江湖黑白兩道，沒有人敢動潛龍莊一草一木，現在咱們一死一傷，天下雖大，兩位只怕很難找容身之處了，除非……」

司馬蘭泉道：「除非怎樣？」

高大漢子道：「除非你們向本莊自行投到，家主人寬大爲懷，也許會賜給你們一綫生機。」

司馬蘭泉哼了一聲道：「今日之事有目共覩，如果潛龍莊要自毀俠譽，恃勢凌人，閣下划下道來，咱們接着就是。」

司馬蘭泉語音甫落，一名灰衣老者忽然排衆而入。

高大漢子精神一振，立向灰衣老者躬身一禮道：「屬下安信參見總管。」

灰衣老者面色一寒道：「你可知道你們做了些甚麼？」

安信身軀一震道：「稟總管：屬下只是……」

「還敢强辯！」

一掌拍出，紅白齊飛，安信的腦袋成了爛西瓜，屍體噗的一聲摔了下去。

「你們是自己了斷呢還是要本總管動手？」

灰衣老者對潛龍莊的部屬，似乎具有無比的權威，他叫他們自行了斷，就沒有一個敢存有活命的念頭。

刦擄宛文文的連轎伕在內一共十個，除去兩名已經喪生的還有八名。

刀光連閃，鮮血四濺，八具仆倒的屍體，立刻在現場畫出一幅不忍卒覩慘烈畫面。

灰衣老者的嘴角微微牽動了一下，身形一轉，向司馬蘭泉雙拳一抱道：「老朽陳展，是潛龍莊的二總管。」

司馬蘭泉拱手一禮道：「久仰。」

陳展道：「老朽適才的處置少俠還滿意麼？」

司馬蘭泉道：「太慘了，在下十分不安。」

陳展道：「不，潛龍莊的聲譽不容他人破壞，他們的死是罪有應得的，老朽治下疏失，還望少俠多多原諒。」

司馬蘭泉道：「總管言重了，在下怎敢。」

陳展道：「多謝少俠，老朽告退。」

司馬蘭泉道：「總管請。」

現場的善後自有陳展派人處理，司馬蘭泉勿須過問，他帶着宛文文重回飲食店，道：「餓了吧，文文，快吃點東西，咱們再慢慢的聊。」

宛文文勉强吃了一點，委委屈屈的道：「大哥：那天……那天……」

司馬蘭泉道：「那天妳不辭而別是被妳娘帶走，我不會怪妳的。」

宛文文道：「你都知道了？」

司馬蘭泉道：「我當然知道，店家，店家……」

店伙過來道：「客官有什麼吩咐？」

司馬蘭泉道：「咱們要住店，有房間麼？」

店伙道：「有，客官請隨小的來。」

葉楓道：「咱們今日不走了麼？」

司馬蘭泉道：「不走了，小弟有要事必須跟五師妹談談。」

葉楓道：「好吧。」

他包了整個東跨院，並由紅巾武士輪番戒備，非經允許，任何人不得進入。

在跨院的上房之中，只有葉楓，司馬蘭泉，及宛文文師兄妹三個，瞧他們凝重的神色，像是要研討什麼重大之事。

司馬蘭泉清了一下嗓門，道：「文文：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

宛文文道：「什麼事你想不明白？」

司馬蘭泉道：「聽說令堂被人點破眞氣，但她的武功似乎十分之高。」

宛文文道：「原來是這個，不錯，我娘的眞氣的確曾經被人點破，可是咱們會陽春心法，難道你忘了？」

司馬蘭泉啊了一聲道：「這麼說令堂的功力已經恢復了？」

宛文文道：「早巳恢復了，只不過我娘認爲世道險惡，不願涉足江湖罷了。」

司馬蘭泉道：「令堂是傷心人別有懷抱，這倒怪她不得，只是你還年輕，還有漫長的道路等着妳去走，硬要妳隨着她老人家泥首深山，小兄却未敢同意。」

宛文文噘着嘴道：「誰說不是，所以我才偷偷的跑出來找你。」

司馬蘭泉微微一笑道：「文文：妳娘有沒有傳給妳心藏眞解？」

宛文文道：「傳了，娘還一再交待心藏眞解不傳外姓，要我在祖宗靈位前發下重誓才傳授給我。」

司馬蘭泉道：「貴門的規定我知道，不過……」

宛文文道：「不過怎樣？大哥。」

司馬蘭泉道：「我找到殺父的仇人了，只是此人功力之高，天下罕有其匹，他惟一的尅星就是心藏眞解……」

宛文文啊了一聲道：「恭喜你了，大哥，那人是誰？」

司馬蘭泉道：「潛龍莊主蕭艮楣夫婦，江湖上稱他們爲龍鳳雙俠。」

宛文文道：「大哥，走，咱們去潛龍莊！」

司馬蘭泉長長一吁道：「龍鳳雙俠俠名久著，他如果不承認行兇，咱們就對他無可奈何，再說潛龍莊藏龍臥虎，高手如雲，咱們勢單力孤，必然敵他們不過。」

宛文文道：「那該怎麼辦？大哥。」

司馬蘭泉道：「這個……」

葉楓道：「五師妹：其中原因很多，一時也說它不完，往後由三師弟慢慢告訴妳妳就會明白的，現在我有兩點提議，希望你們能夠贊同。」

宛文文道：「二師兄請說。」

葉楓道：「貴門祖訓心藏眞解不傳外姓，但在令堂將此項絕學傳給師妹之時，實際上已打破不傳外姓的祖訓，神前立誓，只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

宛文文道：「二師兄，你是說……」

葉楓道：「小兄是說女生外向，師妹終久是要嫁人的。」

宛文文向司馬蘭泉投下一瞥道：「二師兄說的是，只是……」

葉楓道：「師妹不必猶疑，夫婦一體，妳將心藏眞解傳給妳的丈夫不能算違背祖訓。」

宛文文道：「是的，二師兄！」

葉楓道：「妳與三師弟既有婚嫁之約，今後你們又要携手合作，共禦强敵，所以小兄第二個提議，是你們即刻成婚。」

司馬蘭泉一呆道：「二師兄，這樣不是太匆忙了一點？」

葉楓道：「不，你們必須這樣才能適應目前的環境，擇日不如撞日，少兄馬上替你們主持婚禮。」

司馬蘭泉曠達豪放，自然不會反對，宛文文天眞未鑿，一切以司馬蘭泉的馬首是瞻，自然更不會反對了。

新婚是甜蜜的，也是人生快樂的一次巔峯，他們的行程也因而躭擱下來。

自然還有另外一點原因，那就是司馬蘭泉要學習心藏眞解。

經過十餘日苦苦研鑽，司馬蘭泉終於習得此項曠古絕今的獨門武學，然後聯騎上道，逕向長沙奔去。

在長沙，司馬蘭泉只見到段如錦的留言，一直趕到岳陽才與她重行會合。

當司馬蘭泉向段如錦說明宛文文的身份之際，這位大理王國的公主，面色竟然一變。

不過她很快就靨顏一笑道：「你以前跟我提過宛家妹子，估不到竟是如此美麗，如此年輕。」

宛文文襝衽一禮道：「小妹什麼都不懂，以後還得仰仗姐姐的教導。」

段如錦握着宛文文的玉手道：「好一張逗人喜愛的小嘴，看來姐姐不疼妳都不行了。」

司馬蘭泉笑笑道：「姐姐本該疼妹妹的啊，妳說對麼？如錦。」

段如錦撇撇嘴道：「你說的不錯，姐

姐是該疼妹妹，不過齊人之福可不是容易享受的，今後你得給我當心一點。」

司馬蘭泉聳聳肩道：「這也沒有什麼，小生今後嚴守閨令就是。」

不管齊人之福是否難以消受，司馬蘭泉至少巳經享受着閨房之樂了。

晚間，司馬蘭泉自然要陪伴段如錦了，小別勝新婚，自是別有一番情趣。

在閨房，段如錦是狂放的，雖然司馬蘭泉經過長途跋涉，她的需求依然是那般强烈。

良久，她終於滿足的一吁道：「駙馬！你可知道這幾天我如何的想你？哼，難怪你遲遲不來，原來是找宛丫頭去了。」

司馬蘭泉道：「妳誤會了，二師兄找我會見武陵世家的主人艾東台，與宛文文只是碰巧相遇而巳。」

段如錦道：「哦，那你們……」

司馬蘭泉道：「文文巳無家可歸，所以由二師兄主持，咱們巳經完成婚禮。」

段如錦哼了一聲道：「就不能等待咱們會合之後再說麼，分明沒有將我放在眼裏！」

司馬蘭泉道：「對不起，這是我的錯，不過咱們夫妻情堅愛篤，生死不渝，這點小事我想妳會同意的。」

段如錦櫻唇一噘道：「少跟我灌迷湯，你將生米煮成了熟飯，我還能够不同意麼？不過我有兩點規定。你跟她都遵守的。」

司馬蘭泉道：「哦，說說看。」

段如錦道：「在咱們家庭之中，我爲主，她爲從，一切她都要聽我的。」

司馬蘭泉道：「這個當然，妳是姐姐，一切自然由妳作主。」

段如錦道：「還有，咱們實行三一制度，不准你隨便亂來。」

司馬蘭泉一怔，道：「什麼叫三一制度？」

段如錦嬌媚的一笑道：「就是我陪你三晚，她陪你一晚，這個你都不懂！」

司馬蘭泉哦了一聲道：「好，好，還有麼？」

段如錦道：「暫時是沒有了，以後看情形再說吧。哦！三天前家師又派人送來一封書信，要咱們到潛龍莊玩玩。」

司馬蘭泉道：「咱們？令師巳經知道咱們之事了？」

段如錦道：「此等大事人人皆知，自然瞞不過兩位老人家。」

司馬蘭泉道：「公主！有一件事我需要弄個明白。」

段如錦道：「什麼事？」

司馬蘭泉道：「如若令師一定要收回給妳當快意園主的許諾，要妳一切聽命於他……」

段如錦大聲道：「不，家師不會這樣的。」

司馬蘭泉道：「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妳明明知道他們會這樣，而且令師要咱們去潛龍莊，可能巳有萬全的準備，一旦話不投機，咱們只怕很難全身退出，危機巳經迫在眉睫了，好歹妳要拿個主意。」

段如錦沉吟半晌，忽然長長一嘆道：「駙馬！我巳經沒有主意了，你說咱們該怎麼辦？」

司馬蘭泉道：「妳是怎麼啦？公主，妳那堅毅果決的性格到那裏去了？碰到此等大事，妳倒畏縮起來了！」

段如錦道：「家師功力通玄，潛龍莊甚於龍潭虎穴，你叫我怎能不怕？」

司馬蘭泉道：「如此說來妳打從開始就錯了，當初除了一切聽從令師，自己就不應該再作什麼打算，後來妳又反抗師命，並對令師下蠱，更犯了欺師滅祖，無可饒恕的罪行，現在妳才知道害怕又能解決什麼問題？」

段如錦面色一變道：「駙馬！你不要門縫裏瞧人，如果當眞反了臉，我不一定會怕了他們，再說是他們先對不起我，並不是我一個人的錯。」

司馬蘭泉道：「好啦，咱們不談這套，現在令師巳經向妳下了最後通牒，妳到底去是不去？」

段如錦道：「我就是要你替我出個主意，你怎麼倒問起我來了？」

司馬蘭泉道：「要我出主意可以，但妳必須聽我的。」

段如錦道：「好，你說。」

司馬蘭泉道：「不去。」

段如錦道：「我也是想不去，可是，家師如果要以除掉叛徒，清理門戶爲名來找咱們，那該如何是好？」

司馬蘭泉道：「妳不是對他們下了蠱麼？難道他們就不怕妳發動蠱毒來對付他們？」

段如錦道：「我原先也是這般自持，現在却有點疑惑了。」

司馬蘭泉道：「爲甚麼？」

段如錦道：「家師功力高深莫測，天音貫腦具有無可比擬的威力，我懷疑他們巳經能够克制蠱毒，所以才對我絲毫不讓步。」

司馬蘭泉道：「天音貫腦並不可怕，咱們可以聯手對付他們。」

段如錦搖搖頭道：「你是不明白天音玄功的可怕，才說得如此輕鬆，據我所知，近百年來，還沒有一種武功可以克制天音貫腦。」

司馬蘭泉道：「妳知不知道有一種武功名叫心藏眞解？」

段如錦道：「心藏眞解？我沒有聽說過。」

司馬蘭泉道：「一物必有一物尅，心藏眞解正是天音貫腦的尅星。」

段如錦道：「哦，你說明白點。」

司馬蘭泉道：「心藏眞解也是一種玄功，它可以練氣成絲，由人體千萬毛孔中滲出，然後聚結爲網，凝固如鋼，將人體圈密的保護着，不要說天音貫腦了，就是萬雷齊發，也對它無可奈何。」

段如錦道：「心藏眞解當眞有這麼厲害？」

司馬蘭泉道：「豈只這麼厲害，它還能將功力聚於一點擊破任何玄功，有了它就不必再怕天音貫腦了。」

段如錦道：「就算心藏眞解當眞尅制天音貫腦之能，可是咱們到那兒去找此等高人？」

司馬蘭泉道：「公主，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段如錦道：「什麼？是你？」

司馬蘭泉答道：「不是我，而是宛文文。」

段如錦愕然道：「此話當眞？」

司馬蘭泉道：「自然是眞的了，不信妳可以試試。」

段如錦那錯愕的粉頰忽然掠過一抹殺機，只是一現即隱，迅速換上一片迷人的笑容道：「那就不必試了，你說的我還能不信？」

司馬蘭泉道：「文文的心藏玄功足可尅制天音貫腦，再加上妳的蟲毒，我想令師的武功已不足爲懼，不過我對快意園那神秘的組織却有點放心不下。」

段如錦道：「不錯，如果都像雁蕩門那樣，這一股力量的確可怕，但咱們可以慢慢來。」

司馬蘭泉道：「慢慢來？怎樣可以慢慢來？」

段如錦道：「咱們不去潛龍莊，這個人他們丢不起，這口氣他們也嚥不下。」

司馬蘭泉道：「我懂了，妳是說讓他們來找咱們，咱們就可以以逸待勞，給他們一個各個擊破。」

段如錦道：「是的，而且我也在培植實力，吸收黑白兩道的高手，如果一旦挑明了咱們也不見得弱於他們。」

司馬蘭泉道：「那麼咱們只好徜徉山水之間，靜待事態的發展了。」

段如錦答道：「不錯，我正是這個主意。」

於是他們終日遊山玩水，徜徉於名山勝水之間，直待歷盡洞庭風光，才聯騎北上，直趨武漢。

這天他們到達茶庵嶺，日色剛剛偏西，原想在此地打一個尖，在天黑之前便可趕到蒲圻。

茶庵嶺雖然只是一個山鎭，居民倒有兩三百戶，也許由於地當貫通兩湖的官道，商業倒也不錯。

鎭內有三家飯莊，司馬蘭泉這一行人數太多，一家容納不下，段如錦命胡三門領着四十七名武士去另一家打尖，她與司馬蘭泉，宛文文，葉楓，華豪，帶着玉簫莊的門下，及步緹雷冲在雲夢老店進食。

這家飯莊的生意似乎不太理想，整個食堂只有三個客人，司馬蘭泉只是向那般人瞥了一眼，逕自招呼店家準備飲食。

他們剛剛坐下，一陣交談之聲跟着飄了過來。

「快點吃吧，黃兄，咱們還得緊趕一程。」

「尤兄的性子就是這麼急，天色還早得很呢！」

「不，兄弟恨不得一步就趕到潛龍莊，蕭老爺子實在太可憐了。」

是不是言者無心，沒有人知道，聽者却絕對是有意的，因爲潛龍莊三字與司馬蘭泉等有切身的關係，他們怎能不豎着耳朶聽個明白？

此時另一人忽然一拍桌面，破口大罵道：「那妖女眞不是人，蕭老爺子將她收列門牆，將一身絕技傾囊相授，她居然恩將仇報，抗命殺使，將蕭老爺子氣出病來，祁某如若不將她碎屍萬段，實在難消這口胸頭之氣。」

「祁兄之言咱們也有同感，此次天下武林同道齊集潛龍莊探病，就是爲了想替蕭老爺子清理門戶，到時候必然會商定一個誅除妖女的計策。」

不必再聽了，當着和尚罵禿子，他們說的不正是段如錦麼？

這位大理國的公主，幾時被人罵過的？這口氣她才當眞忍不下去。

柳眉一挑，兩股殺機由雙目暴射而出，那三人多言買禍，段如錦再不能善罷甘休。

她正要長身而起，司馬蘭泉却伸手按着她的肩頭道：「別衝動，讓我來。」

段如錦道：「你可不能饒過他們！」

司馬蘭泉道：「我知道。」

他轉身走向那交談的三人，心中已然有了計較。

顯然，當着和尙罵禿子的人，他必然知道和尙的頭上沒有頭髮，他所以敢於如此，多半有所仗持。

司馬蘭泉並不害怕，指桑罵槐的人有任何仗持，但他不願樹敵太多，使自己在理字上立不住脚，因而緩緩走到那三人的桌前，同時雙拳一抱道：「三位請了。」

這三人既是有心挑釁，自然是來者不懼，當司馬蘭泉距離八步之際，他們已經一起站了起來。

司馬蘭泉抱拳一拱，逼出一股柔和的眞力，以十分緩慢的速度，向他們逼了過去。

這三人的年齡都在四至五十之間，雙目如電，神光迫人，必然都是內外兼修的當代高手，司馬蘭泉雖是行走江湖，但多爲邊區一帶，對武林高人所識不多，這三人他也全不相識。

適才他利用拱手逼出一股眞力，只是想掂掂對方的斤兩，但那三張陌生的面頰，却現出一股鄙夷之色。

班門弄斧，貽笑方家，司馬蘭泉豈不是自討其辱！

只不過那三張陌生面頰上的鄙夷之色忽然一變，連脖子也僵硬了起來。

他們先是以本身眞力拒抗，想將司馬蘭泉震回去，使他落個灰頭土臉。

誰知他們那頗有自信的三股眞力如石投大海，同時他們感到有一股看不到摸不着的綿綿力道圍了過來。

這股軟綿綿的力道揮不去，擺不脫，由四面八方迫體而至。

他們像中了邪，也像被人制住了全身的穴道，除了眼珠還能轉動，全身都動彈不得。

這還不說，最驚人的是那股力道還在推動他們，三個大活人，連桌帶櫈，一起在緩緩移動，一直緊貼牆壁，移動才告中止。

據他們估計，那力道如不中止，他們必然會破牆而出，那時他們就慘了，也許一擠之下，他們會變作一堆肉泥。

當力道停止前進之後，又向後面拉回，直到他們原來的位置才驟然之間消失。

束縛雖是解除，他們依然在目瞪口呆，因爲這非常的武功，非常的經歷，不是他們所能適應的。

其次，他們像是生了一次重病，有點像在鬼門關打了一個轉似的，雖然留得命在，精神已瀕陷崩潰的邊沿了。

良久，他們總算回過神來，臉色還是一片蒼白，說起話來倒沒有語無倫次。

「咱們兄弟認栽，敢請教大俠尊名大姓。」

說話的是一個留着短髭，年近五旬的藍衫漢子。

司馬蘭泉微微一笑道：「司馬蘭泉後生末學，怎敢當大俠二字，適才冒昧得很，還請三位不要見責。」

短髭大漢道：「原來是司馬大俠，失敬，大俠如果別無他事，咱們兄弟就此告辭。」

司馬蘭泉道：「在下還有幾點疑問請教，咱們坐下來聊聊。」

他們三人互望一眼，然後坐了下去。

司馬蘭泉也拉開長櫈坐下，再度雙拳一抱道：「請恕在下眼拙，三位是……」

短髭大漢道：「在下黃松，他們是尤銘祁驥。」

司馬蘭泉啊了一聲道：「秦嶺三劍？這當眞是幸會得很。」

秦嶺三劍是當代武林的傳奇人物，他們聲譽之隆，决不在任何一派掌門之下，而且他們行踪飄忽，處事不按常規，是三名令人頭痛的人物。

他們時常令人頭痛，此時却遇到了尅星，司馬蘭泉適才那一招嚇破了他們的胆，也使他們對司馬蘭泉生出了極度的恨意來。

秦嶺三劍名動江湖，盛名得來十分不易，却這麼輕易毀在司馬蘭泉的手裏，怎能叫他們不恨？

不過禍福無門，唯人自招，他們要替別人出頭，還口齒輕薄的當着和尙罵禿子，這又能怪得了誰？

只是秦嶺三劍的確擁有眞才實學，他們劍道之高，當今武林很難找到幾個堪與匹敵之人。

因而祁驥冷冷道：「司馬大俠玄功精湛，我兄弟自認不敵，在下還想在劍術上獻獻醜，不知司馬大俠可願賜教。」

司馬蘭泉微微一笑道：「在下原是有些事要向三位請教的，祁大俠既如此吩咐，只好將請教的事壓後一點，不過在下不諳劍術，還望大俠手下留情。」

祁驥站了起來道：「司馬大俠太謙虛了，請。」

在鎭頭一塊平地之上，雙方相隔一丈立下了門戶，祁驥懷抱長劍，面色之上是一片穆肅。

司馬蘭泉取出紫竹簫，雙拳一抱道：「祁大俠請賜招。」

他目睹祁驥的氣度，就知道秦嶺三劍果然已獲劍術的神髓，如非他已習得心藏眞解，單憑雲笈七籤，可能會栽在這裏。

此時他已暗凝功力，將玄功凝聚在右臂之上，只要一簫點出，祁驥必然招架不住。

不過他不願使對方太過難堪，因爲秦嶺三劍究竟不是壞人。

他在思忖之際，祁驥已經發動了攻勢，劍光有如匹練，直向他的肩頭攻來。

這一招已顯示出祁驥的功力，秦嶺三劍的劍術確有不同凡响的造詣。

只可惜在對付司馬蘭泉之時，他的招式就走了樣，不只是每一招都落了空，而且相差毫釐，謬以千里浪費了不少眞力。

一幌五十招，祁驥已混身是汗，他明白縱然再鬥五十招，對司馬蘭泉還是無可奈何的。

只是羞刀難入鞘，這個人他實在丢不起，否則自今以後江湖之上就再也沒有秦嶺三劍的字號了。

他却沒有想到別人只守不攻，他連邊都摸不到，人家如果反攻，他注定了是個敗字，秦嶺三劍的招牌砸定了，不服輸又能如何？

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淸，他糊塗，他們的老大黃松可明白得很。

「三弟！住手。」

大哥叫他住手，他不能再賴下去，只好點足倒縱，後退五步。

「大哥！小弟無能……」

「這不能怪你，只怪咱們兄弟學藝不精。」

「不，大哥，咱們秦嶺三劍不是浪得虛名……」

「住口，三弟，難道你瞧不出司馬大俠是手下留情？難道你認爲咱們兄弟丢人還沒有丢够？」

祁驥面色一紅不敢再說下去了，司馬蘭泉却雙拳一抱道：「黃大俠言重了，在下與令弟只是打了一個平手罷了。」

黃松淡淡道：「司馬大俠不必替咱們兄弟往臉上貼金，勝負是兵家常事，何況除了今天還有明日。」

司馬蘭泉長長一吁道：「聽說秦嶺三劍是俠義道中的人物，想不到見面竟是不如聞名！」

黃松面色一變道：「士可殺不可辱，閣下說話最好客氣一點。」

司馬蘭泉道：「在下並沒有說錯，秦嶺三劍是非不明怎能稱得上俠義二字！」

黃松道：「咱們兄弟怎麼樣是非不明了？」

司馬蘭泉道：「第一，技不如人就應該虛心檢討，只重虛名與私仇之人，怎能配稱俠義道？其次，潛龍莊主龍鳳雙俠欺名盜世，包藏禍心，三位竟被他謊言所矇蔽，甘願爲虎作倀，那就更不能算作俠義之人了。」

黃松道：「第一點黃某接受，但龍鳳雙俠俠名遠播，口碑載道，閣下信口雌黃，惡意誹謗，只不過枉作小人而已，縱然是三歲童子也不會相信閣下的謊言的！」

司馬蘭泉淡淡一笑道：「如果在下有證據呢？」

黃松道：「哦，閣下有什麼證據？」

司馬蘭泉道：「第一，寒荊段如錦並非龍鳳雙俠的弟子，尊駕是否相信？」

黃松微微一怔道：「莫非尊夫人習的不是潛龍莊的武功？」

司馬蘭泉道：「是潛龍莊的武功，不過拙荊學習此項武功只是一場交易。」

黃松道：「此話怎講？」

司馬蘭泉道：「因爲他要拙荊的父親替他收容一個人。」

黃松道：「這個人必然不會是個平常人了。」

司馬蘭泉道：「不錯，閣下如果收容了他，可能早已家破人亡，株連九族。」

黃松道：「哦，他是誰？」

司馬蘭泉道：「禝智高。」

秦嶺三劍的老二尤銘道：「聽說大理已殺掉禝智高，並將他的首級獻給狄元帥了？」

司馬蘭泉道：「不錯，這並不是家岳毀約，因爲禝智高心存不軌，大理爲了自救，才採取斷然處置。」

尤銘道：「龍鳳雙俠會要求大理收容禝智高，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司馬蘭泉道：「閣下如果知道了禝智高與龍鳳雙俠的關係，你一定不會如此說法。」

尤銘道：「哦，他們是什麼關係？」

司馬蘭泉道：「禝智高是蕭良楣的惟一弟子，此次他如非身染重病，大理君臣只怕還奈何他不得。」

黃松道：「這只是司馬大俠片面之言，還不足影響潛龍莊的俠譽。」

司馬蘭泉道：「如果在下還能找出蕭艮楣包藏禍心，爲害武林的人證呢？」

黃松道：「那要看什麼人，總不能隨便什麼人的話咱們都相信？」

司馬蘭泉道：「有道理，武陵世家艾前輩怎樣？」

黃松愕然道：「此話當眞？」

司馬蘭泉道：「閣下只要見到艾東台前輩，不就可以證實了麼？」

長長一吁，接道：「有一件事閣下只怕還矇在鼓裏，江湖之上有一個十分神秘的組織，名叫快意園，天下武林各派都有人被快意園收買，只要該園園主一聲令下，武林各派即將面臨一場空前的浩刦！」

黃松大吃一驚道：「有這等事？快意園的園主是誰？」

司馬蘭泉道：「龍鳳雙俠。」

× × ×

在江湖道上，秦嶺三劍頗負盛譽，因而他們這場比鬥，引來了一片瞧熱鬧的人潮。

人潮之中有江湖朋友，也有武林高人，他們對司馬蘭泉適才的談話大爲駭異，只是言之鑿鑿，話中有物，使他們不得不信。

只不過司馬蘭泉指證快意園主就是龍鳳雙俠，却引起一些人的不滿。

「姓司馬的，你要怎麼死法？」

司馬蘭泉聞言一怔，及擧目一瞥，發現一名身着青衫，背插長刀的精壯少年，此人年歲頗輕，決不會超過二十二歲，但却目露兇光，一臉霸氣，與他的年齡實在不太相稱。

司馬蘭泉微微一笑道：「閣下說笑話了，在下並不想死，自然也不會考慮怎麼死法。」

青衫少年冷冷道：「那可由你不得，你誣蔑了我家主人，按律就非死不可！」

司馬蘭泉道：「哦，貴主人是誰？」

青衫少年傲然道：「家主人就是龍鳳雙俠，你誣蔑我家主人這可不能怪我。」

司馬蘭泉道：「原來是潛龍莊的，難怪會如此橫蠻了，你適才說按律，按的是什麼法律？」

青衫少年道：「自然是潛龍莊的法律了，詆毀莊主者死。」

司馬蘭泉道：「潛龍莊也有法律？這倒是一件稀罕的事兒，可惜在下不是潛龍莊的部屬，只好讓閣下失望一次。」

青衫少年道：「不，你違犯了本莊的莊規，我就必須將你處死。」

司馬蘭泉哈哈一笑道：「當眞麼？如果在下反抗呢？」

青衫少年道：「那你就死得更慘。」

司馬蘭泉道：「閣下在刀法上必有驚人的造詣，在下如不領教一下，豈不是一件憾事。」

葉楓道：「師弟！讓我來。」

司馬蘭泉道：「不，此人找的是小弟，師兄如果出戰他不會甘心的。」

葉楓也知道這是實情，只好作罷。

待葉楓退下之後，司馬蘭泉抱簫一禮道：「朋友請賜招。」

青衫少年摘下長刀，一片殺機立即奔放而出，他一步一步的向前跨出，每跨一步殺機必會增加幾分。

司馬蘭泉心頭一顫，他再也想不到這名如此年輕的少年一刀在手竟有這等驚人的威勢，他的面色也跟着凝重起來。

此時四週鴉雀無聲，除了青衫少年的足音，再也聽不到半點聲息，只有人們的胸腔在跳動，跟着他的脚步在作劇烈的起伏。

忽然一道强烈的刀光，帶來一陣清脆的音響，兩條人影一合即分，青衫少年已經發出死亡的一擊。

人們的心情緊張已達極點，所有的目光一起向司馬蘭泉瞧去。

這也難怪，武林中使刀的很多，但除了大洪門崔家，再也找不出如此凌厲的刀法。

崔家的刀法名叫「刀不留人」，只要一刀揮出，沒有人能够留得活命。

瞧熱鬧的有不少人識得崔家刀法，青衫少年使的正是刀不留人崔家絕技，基於上述原因，人們的目光自然要投向司馬蘭泉了。

司馬蘭泉並未濺血橫屍，連毫髮都沒有受到損害，他只是後退兩步，胸部在作輕微的起伏。

人們心頭一寬，但也有點失望。

刀不留人竟留了人，而且還毫髮未損，怎能不使人們失望？因而人們目光一轉，再向青衫少年瞧去。

「啊……」

這一聲驚呼是不約而同的，因爲太意外了，意外得出乎人們想像之外。

青衫少年已後退五步之外，面色蒼白，混身顫抖，目光顯得散亂，口角溢着血絲。

他還拖着那柄長刀，但刀鋒之上已現出一個巨大的缺口。

他敗了，敗得十分之慘，幾乎已失去再戰之能。

其實他縱然能够再戰也沒有用，適才全力一擊都落得如此慘敗，再戰也不過自取其辱罷了，人們想通了這一點，又不約而同的瞧向司馬蘭泉。

微微一笑，司馬蘭泉向瞧熱鬧的流目一瞥道：「各位可知道這位朋友使的是什麼刀法？」

有人應道：「崔家刀不留人。」

司馬蘭泉道：「不錯，的確是崔家的刀不留人，不過據在下所知，大洪門主崔

鶴既無子女，也沒有收過門徒，崔前輩於一年前已然去世，刀不留人實際已經失傳了，這位朋友居然能使出崔家刀不留人的刀法，這豈不是一樁怪事？」

黃松道：「此事的確出人意外，司馬大俠是否知道其中的原委？」

司馬蘭泉道：「崔家刀法重行出現之後，曾經有人挖開崔鶴前輩的墳墓瞧看，結果……」

黃松道：「結果怎樣？」

司馬蘭泉道：「一具空棺。」

「啊……」

這聲驚呼不只是黃松一個，因而聲音之大，有如雷鳴一般。

也許司馬蘭泉的宣佈觸到了青衫少年的痛處，他身形猛的一震，忽然提起長刀，竟由自己的前胸插了進去。

人們又是一聲驚呼，同時目瞪口呆的向他瞧看着，事態的變化太過出人意料了，簡直令人難以接受。

最不幸的自然是青衫少年了，他枉送了自己的一條生命，還替潛龍莊招了供，劃了押，等於以事實說明龍鳳雙俠的確是欺名盜世，暗中在作危害江湖的勾當。

這是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龍鳳雙俠的僞面具被司馬蘭泉當衆撕了下來，江湖上無風三尺浪，這項消息不出一月，準能傳遍天下每一個角落。

司馬蘭泉再加重語氣道：「黃大俠這該相信了吧？」

黃松一嘆道：「事實俱在，在下怎能不信？」

司馬蘭泉道：「不過黃大俠今後可得當心一點，潛龍莊不會放過你們的！」

黃松雙目一張道：「爲甚麼？」

司馬蘭泉道：「因爲他不願有人知道他們在暗中爲惡。」

祁驥問道：「司馬大俠不是也知道的麼？」

司馬蘭泉道：「所以龍鳳雙俠也不會放過咱們，而且曾經命令雁蕩山主獨孤峯率領大批高手向咱們展開襲擊，可惜獨孤峯不聽在下艮言相勸，在下不得已留下他一條臂膀，這老兒當眞不幸得很，回去之後，獨孤父子又被潛龍莊派人追殺，如非碰到艾東台前輩，他們只怕早已含寃九泉了，當今武林各派，還潛伏不少快意園的爪牙，這般人應該懸崖勒馬，以獨孤父子的遭遇作爲教訓。」

祁驥道：「司馬大俠說的是。」

司馬蘭泉雙拳一抱道：「咱們還想趕一點路，各位如果別無他事，在下就此告辭。」

秦嶺三劍抱拳一拱，道：「司馬大俠請。」

司馬蘭泉擧手一禮，當即與段如錦等直奔蒲圻。

在縣城落店之後，他將葉楓、華豪、段如錦、宛文文找到一起對今後的處境作一番商議。

首先向段如錦道：「公主！我當衆否認妳跟龍鳳雙俠的師徒關係，實在是情非得已。」

段如錦道：「你沒有說錯，本來就是那樣的，不過你揭了潛龍莊的底，他們今後只怕會全力對付你們。」

司馬蘭泉點點頭道：「不錯，這是必然的結果。」

段如錦道：「駙馬！潛龍莊不可輕侮，咱們還得當心一點。」

司馬蘭泉道：「父仇不共戴天，正邪不能並存，咱們與龍鳳雙俠遲早必須了斷，不管是禍是福，早一點了斷倒免得夜長夢多，再說，我抖出了他的底，他縱然不至完全孤立，最少也會起一點分化作用，按彼消此長，得道多助的道理推演，咱們不必過份害怕。」

宛文文插口問道：「大哥！潛龍莊在那裏？」

司馬蘭泉道：「漢口羅家墩。」

宛文文道：「擒賊先擒王，咱們何不直闖潛龍莊？」

司馬蘭泉道：「那太危險了，入山擒虎不如調虎離山。」

宛文文道：「怎麼個調法？」

司馬蘭泉道：「已經調了，咱們準備擒虎就是。」

宛文文道：「我怎麼不知道？」

葉楓一笑道：「師妹忘記在茶庵嶺師弟教訓秦嶺三劍之事了？龍鳳雙俠的假面具被撕了下來，他們還能在潛龍莊待得下去麼？」

宛文文道：「不錯，大哥這一手眞够絕的。」

司馬蘭泉微微一笑道：「華大哥有沒有意見？」

華豪答道：「沒有，小兄一切都聽你的。」

司馬蘭泉道：「公主！對胡三門這一般人我還有點顧慮。」

段如錦道：「不必担憂，只要他們稍有異狀，我會叫他們生死兩難。」

葉楓道：「師弟準備何時跟潛龍莊了斷？」

司馬蘭泉道：「這就要看對方了，咱們隨時隨地都可以。」

這一場會商頗爲簡短，却已融匯了彼此的心意，翌晨他們由蒲圻出發，一路平安的直抵武昌。武昌是名城，名勝古蹟十分之多。此時正當冬季，北風怒吼，大雪紛飛，在嚴寒的氣溫籠罩下，遊人自然會裹足不前了。但武昌城裏的客棧偏偏家家客滿，而且多半是跨刀佩劍，橫眉豎眼的人物，只有一家沒有客人，好像是專門留給司馬蘭泉這批人住的。

在落店之後，司馬蘭泉微笑對段如錦道：「蕭艮楣果然不凡，居然還留給咱們一個棲身之地。」

段如錦道：「你怎麼知道是他故意留給咱們的？」

司馬蘭泉道：「想當然耳，待會蕭艮楣必會派人前來，不信妳問他就是。」

他們說話之間，步緹奔過來稟報道：「稟駙馬爺，外面有一個和尙求見。」

司馬蘭泉一怔道：「和尙，好，請他進來。」

步緹道：「是。」

進來的果然是一名和尙，而且只在中年。

「請問那一位是司馬施主？」

「在下司馬蘭泉，大師是……」

「貧僧茫茫，是雲南鷄足山金頂寺的

弟子。」

「原來是茫茫大師，久仰，不知佛駕寵臨有什麼指示？」

「好說，貧僧只是代人傳信而已。」

他由袖中取出一張紅色拜帖道：「施主請過目。」

單臂一推，暗勁急湧，紅色拜帖也帶雷霆萬鈞之勢直奔司馬蘭泉的胸口！

雲南鷄足山金頂寺是名山古刹，主持依雲是有道高僧，單憑以上兩點，司馬蘭泉已對茫茫和尚生出幾分好感。再說一個素昧平生的出家之人，誰也想不到他會驟施暗算。只是他畢竟行兇了，而距離又是如此之近。兇器雖然只是一張拜帖，但在他眞力貫注之下，決不會亞於一柄鋼刀，只要被它插進胸口，必然難逃終天之恨。

與司馬蘭泉併肩而立的是段如錦，當她發現情況不對之時出手，已然慢了幾分。宛文文，葉楓華豪等相距稍遠，雖是連聲怒叱，奮力前撲，但遠水難救近火，將難以挽救這一意外的悲劇。

在如此突然的情況之下，惟一能够挽救的只有司馬蘭泉自己，別人鞭長莫及，只有他才能自救。

其實司馬蘭泉久走江湖，對察言觀色頗有幾分研究，當茫茫大師取出拜帖之時，他的眼神面色曾經顯露一股殺機，它雖是一現即隱，司馬蘭泉却已提高了警覺。

他與茫茫大師相距約莫三尺，拜帖前進兩尺竟突然停頓下來。莫非茫茫大師改變了心意，還是出家人發了慈悲，不，只是拜帖前進之勢忽然受到阻力而已。

這就要歸功於心藏眞解了，心有警惕，玄功立即繞體而生，無論茫茫大師的功力如何深厚，也無法突破司馬蘭泉的護身罡氣。茫茫大師倒是一個十分精明的人物，偷襲失敗，頓萌退意，不待司馬蘭泉反擊，點足彈身，向後便逃。

他倒竄不足兩尺，正好迎上宛文文的掌力，口中一聲悶哼，又迅速飛了回來。

在同時發動搶救司馬蘭泉的段如錦，長劍剛剛推出，便已失去目標，茫茫大師這去而復回，豈不迎個正着？

正當千鈞一髮之際，司馬蘭泉忽然大喝一聲道：「公主：留活口。」

段如錦劍尖原是指向茫茫大師的心窩，此時劍尖一偏，由肩胛插了過去！

他的命總算留了下來，不過這一掌一劍已經够他受的了。

司馬蘭泉嘆息一聲道：「大師：這可不能怪咱們。」

茫茫大師道：「你爲什麼不乾脆殺了貧僧？」

司馬蘭泉道：「咱們素昧平生，無怨無仇，你說是嗎？」

茫茫大師道：「這個……」

司馬蘭泉道：「大師想必受到別人的慫恿了，是誰？」

茫茫大師道：「你們應該比誰都明白，何必問我。」

司馬蘭泉道：「江湖中是是非非不是局外人所能瞭解的，何况出家人四大皆空，大師何必管別人的閒事，你請吧。」

茫茫大師呆了一呆，然後指着地上的紅帖道：「有人約你們了斷過節，希望你們不要叫別人失望。」身形一轉，踉蹌的奔了出去。

段如錦哼了一聲道：「駙馬：爲什麼要放過他？」

司馬蘭泉道：「得饒人處且饒人，何况金頂寺依雲禪師是有道高僧，不看人面看佛面，所以我要妳手下留情！」

此時華豪拾起紅帖交給司馬蘭泉道：「兄弟，是潛龍莊的！」

司馬蘭泉接過紅帖道：「小弟早已想到潛龍莊，只是沒有想到茫茫大師會來上這麼一手！」

宛文文道：「大哥，帖上說甚麼？」

「約咱們明日午時到珞珈山一鬥。」

段如錦道：「珞珈山在那裏。」

司馬蘭泉道：「在武昌城西。」

段如錦問道：「駙馬，咱們可有希望麼？」

司馬蘭泉道：「龍鳳雙俠恨咱們入骨，明午一搏，自是兇險無比，不過咱們獲勝的機會仍佔五五之數。」

段如錦道：「我還是有些害怕。」

司馬蘭泉道：「醜媳婦難免見公婆，妳千萬不可先挫了自己的銳氣，二師兄，華大哥你們分別率領玉簫莊及胡三門等暫採守勢，互爲支援，待小弟夫婦搏殺龍鳳雙俠之後，你們再展開反擊。」

司馬蘭泉的策劃是對的，潛龍莊實力強大，混戰會得不償失，擒賊先擒王，只要能够搏殺蕭艮楣夫婦，樹倒猢猻散，自可收到輝煌的戰果。次日午間，司馬蘭泉等依約前往，及擧目一瞥潛龍莊的陣勢，他們的臉色不由一變。

潛龍莊的武士共分四隊，紅隊持刀，黃隊持劍，藍隊持槍，白隊持戟，每隊約莫五十，全是精神飽滿的彪形大漢。

四隊分列兩旁，中間舖着一塊紅氈，兩張虎皮太師椅上坐着名震江湖的龍鳳雙俠。蕭艮楣方面大耳，年近六旬，身着一件紅袍，神態不怒而威，一代梟雄的豐姿果然不同凡俗。簡紅芝身材嬌小，雖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只不過她那粉頰之上是一片凌厲的殺機！太師椅的兩側立着四名年約五旬的老者，他們是潛龍莊的四大總管，每一個都是身具奇功的當代高人。

在潛龍莊的陣勢一丈之外，司馬蘭泉一行停了下來，他向葉楓華豪傳音指示，無論情況如何，都必須按照昨天的計劃進行。他剛剛交待完畢，一股威嚴的聲浪已傳入耳鼓。

「如錦：過來……」

「是，師父。」

呼叫段如錦是蕭艮楣，這位傲視當代的大理公主，竟然應聲擧步向前走去。司馬蘭泉一把扣着段如錦手腕道：「定下心來，公主，強敵當前，千萬保持冷靜。」

段如錦抹了一把汗水，向司馬蘭泉的懷裏一偎道：「駙馬，我的心在跳，怎麼辦？」

司馬蘭泉環臂一收，緊摟着她的腰道：「不要怕，如錦，咱們能够應付的！」

適度的安慰，不亞於靈丹妙藥，段如錦果然精神一振。蕭艮楣見狀大怒，冷冷道：「如錦，妳當眞不聽爲師的話了，須知欺師滅祖是江湖的大忌，難道妳眞的以爲爲師中了妳的蠱毒就奈何不了你？」

司馬蘭泉道：「蕭艮楣：你唆使穢智

高判國，已犯了滅九族之罪，並成立快意園，殘害武林同道，進而網羅亡命，意圖不軌，閣下所犯的罪惡可以說罄竹難書，你縱然曾經教過段如錦的武功，在大義滅親的前提下，她也應該挺身爲江湖除害，今天是你遭報的日子，閣下就不必賣弄口舌了。」

蕭艮楣面色一變道：「小子找死，陳展，給我殺。」

陳展是潛龍莊四大總管之一，當日易俗河他爲了保持龍鳳雙俠的虛名，曾經親手殺死一名部屬，並迫使幾名武士自作了斷，此爲狠毒的作風，司馬蘭泉早已心生厭惡，此時碰上，正好替枉死者討回一點公道。不過擒賊先擒王，司馬蘭泉不願將眞力浪費在陳展的身上，因而不待他出場，立即哈哈一笑道：「蕭艮楣：不必叫別人來送死，小爺向你挑戰，有種的就下場一鬥。」龍鳳雙俠藝壓當代，功力之高，任是何等人物也會對他憚忌三分，今日居然有一個不知死活的後生晚輩向他挑戰，豈不是一樁怪事？

不管是不是怪事，他必須出場應戰，否則江湖上會說他欺善怕惡，不敢應一個後生晚輩的挑戰，龍鳳雙俠豈不砸了自己的招牌？

於是他擺手止着陳展出戰，然後從袖中取出一隻蟠龍玉簫道：「老夫是何等身份，豈能跟你動手！只是你能聽完老夫吹奏一曲，江湖之上就不再有潛龍莊了！」

在兩軍對陣，即將生死一搏之際，蕭艮楣居然有此雅興，要施展妙音，吹奏一曲。其實司馬蘭泉十分明白，蕭艮楣不過是要施展天音貫腦的獨門絕學而已。

天音貫腦聽來無聲，因而又名無音簫，是當代四大簫王中功力最高的一個，當今之世，除了心藏眞解，無音簫無人能敵。蕭艮楣口頭上雖是不屑與司馬蘭泉動手，可是一上來就掏出他的看家本領，可見他對這個年輕人是如何的重視！

司馬蘭泉知道存亡之機將在此一擧，因而面色凝重的冷冷道：「久聞天音貫腦世無其匹，也是閣下壓箱底的本領，在下居然有幸一聽，倒也是一件異數，希望閣下不是浪得虛名，請吧。」

他這幾句話不算過份，却已點出蕭艮楣要以獨門絕學對付後生晚輩，語氣諷刺，希望能够使對方激怒。以蟠龍玉簫逼出天音玄功，最要緊的是心意寧靜，神與簫合，如若陷於怒火，就難以達到神與簫合，天音貫腦的功力，也要大大的打一個折扣。但蕭艮楣竟毫無激怒的表現，目光向司馬蘭泉瞥了一眼，以簫就口，緩緩吹奏起來。司馬蘭泉心頭一懍，隨即叫段如錦退後丈外，逕與宛文文盤膝對坐，四手相抵，閉目開始運功。在無音簫的凌厲攻勢下，司馬蘭泉夫婦如同老僧入定，時間在慢慢的溜走，一幌就是半個時辰。在旁觀者看來，此種拚鬥似乎毫無意義，簡直像開玩笑一般！但蕭艮楣却神情凝重，眉峯也逐漸皺了起來。

顯然，天音貫腦碰到前所未有的强敵，潛龍莊更是面臨一項嚴重的攷驗。

坐在蕭艮楣身旁的簡紅芝忽然雙眉一挑，同時取出一隻鏤鳳玉簫加入了吹奏，他們雙簫聯璧，旁觀者並未感覺怎樣，司馬蘭泉與宛文文却立即身形一震。

他們神色開始沉重，額際鬢角逐漸現出汗水。在一盞熱茶之後，他們已汗透重衣，疲態盡露，看來這對年輕夫婦功力不足，心藏玄功無法抗拒天音貫腦的攻擊。

段如錦見狀一驚，她忽然掏一把彈珠似的小球，幌身一躍，奔到龍鳳雙俠近丈之處，纖掌一抖，一把彈丸向蕭艮楣簡紅芝射了出去！潛龍莊的四大總管原是爲龍鳳雙俠護法的，他們紛紛搶出攔阻，仍有不少彈丸向龍鳳雙俠奔去！

別瞧不起那小小的彈丸，威力之大却能令人不寒而慄，只見烟硝四飛，爆炸之聲不絕於耳，四大總管在血肉橫飛中橫屍就地，龍鳳雙俠也驚愕得躍了起來！

這是大理國的秘密武器霹靂子，被視爲鎭國的無上利器，司馬蘭泉曾領教過其中的一種，却想不到威力竟如此驚人。

不過它只能阻止龍鳳雙俠不再吹奏天音貫腦，並未傷到他們半點毛髮。

當霹靂子凌空飛來之際，龍鳳雙俠已及時騰身而起，簡紅芝順手一揮，一綫銀光以閃電般的速度奔向段如錦的腹部。

那是一柄銀色小劍，噗的一聲齊柄插入段如錦的小腹，這位救夫心切的公主，竟遭到這意外的一擊。簡紅芝向委頓在地的段如錦瞥了一眼，冷冷道：「這是妳自己找死，我只好成全妳了。」

蕭艮楣道：「不必理她了，那兩個小畜牲留他不得。」

話音一落，邁步向司馬蘭泉宛文文走去。此時葉楓等爲搶救司馬蘭泉與潛龍莊的部屬發生混戰，一場怵目驚心的慘烈搏殺在珞珈山頭展開。

最不利的是司馬蘭泉與宛文文，他們已然身負重傷，毫無反抗之能，眼看蕭艮楣夫婦逐漸迫近，他們只能付之一嘆。

此時一股異聲忽然由蕭艮楣夫婦的身後响起，他們扭頭一瞥，忍不住驚駭出聲道：「飛頭蠱！」

不錯，它的確是飛頭蠱，而且是潛龍莊四大總管之一的人頭。此人原已被霹靂子炸死，但未損及人頭，段如錦就地取材，利用它施展最凌厲的蠱術。

蕭艮楣夫婦似乎知道飛頭蠱的厲害，雙雙揮動玉簫向那人頭劈去。

噗噗兩聲輕响，他們一起劈中了人頭，但人頭却响起一聲輕微的爆炸。

炸聲雖然輕微，但人頭的碎塊却向他們激射而來，天音玄功，無法阻止那些碎塊，它們像彈丸一般擊中蕭艮楣夫婦的全身！在兩聲悽厲慘嚎之後，一代梟雄已體無完膚，他們死了，而死狀之慘幾乎令人不敢卒覩。當蕭艮楣夫婦就殲的同時，武陵世家的艾東台父子及心藏師太已帶着無敵劍士趕到，另有近千名官兵隨同前來。

潛龍莊的部屬早已失去鬥志，此時就只有俯首就擒了。

一場震撼武林的劇變算敉平了，司馬蘭泉並扶傷趕往潛龍莊救出他的父親及師父，還有大洪門主崔鶴，楊家槍楊無過。

這般人全是被蕭艮楣夫婦點上經外奇穴，待安葬後再暗中運來潛龍莊的，目的只是要他們傳下獨門絕藝而已。

救出尊長，殲滅惡人是可喜的，遺憾的是段如錦却已回生乏術。——續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金銀井（三）

謠傳遍起伏　滿城皆風雨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古太太被一男人指嚇，要她供出金銀井的事，恰爲阿堅碰見，阿堅在和那人搏鬥之際重傷而死，而金銀井的事也因此公開。馬先生請司馬洛去找金銀井，這是李大王藏金銀以及隱藏着他做勒索生意時許多重要證據，司馬洛和馬先生訂好條件後準備到中南美洲。

「哇！」那人大叫了一聲，但這一聲大叫却是斷斷續續的，因爲那床底的空間有限，司馬洛在床上時，床底就陷下去，把他重重一壓，肋骨也要折斷似的，逼出一聲叫喊，但再壓下一點時，他就連叫也叫不出聲來了，跟着，司馬洛的身子彈起，他才能吸入空氣，再叫半聲，但隨即司馬洛的身子再落下來，又把他壓住了：司馬洛就是這樣一彈一彈，把他壓下一下又放鬆一下，壓一下又放鬆一下，使他始終都吸不到足够的空氣，而他的肋骨又痛得要命，那種滋味眞是難以形容，好不容易，他才有能力求饒地叫出一聲：「不……不要！」

司馬洛停止了，亮起燈來，吃吃笑着：「那你出來吧？」

在床頭燈的光下，他看見這個人是一個並不漂亮的人，祇有一隻眼睛的！

那人狼狽地從床底下爬了出來。但雖然是在狼狽之中，他也沒有忘記盡量利用機會。一爬了出來，他就馬上一撲，撲向他丟在地下的槍，因爲當他爬出來時，他已經看準了他的槍是丟在什麼地方了。

他的手執住了槍柄，但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司馬洛也到達了，司馬洛也在他撲的時候跳離了床上，落到他的背上，兩脚一踏。

「哇！」又一聲痛苦的叫，肺內的空氣全給壓了出來，整個身子都痳痺了，而手也不聽他的使喚，不能把槍拿起來。

司馬洛輕而易舉地把那槍搶到了手中，離開了，那人還是伏在地上。

他本來的計劃就是一拿到了槍就馬上滾轉身來，指嚇着司馬洛，就可惜他在司馬洛的面前，什麼都是慢了一步，他的計劃，全部都是不能實現的。事實上，他還要伏在地上差不多半分鐘才能滾轉身來。

司馬洛已經坐在床邊的沙發上，拿着那把手槍指着他了。他祇能呆呆地坐在那裏。

「朋友！」司馬洛冷冷地道：「你到我家裏來，怎麼不按門鈴呢？你禮貌一點，也許我會請你喝一杯酒的，但現在你既然是這樣無禮，我就沒有理由以禮貌待你了！」

「我……我不過是想偷一點東西吧了？」那人裝出一副可憐相，「看來我是找錯對象了。你既然也是一位英雄好漢，希望你能放我一馬，這個時勢，找正當工作眞不容易，爲了找兩口飯吃，沒有辦法不這樣……」

「別跟我來這一套！」司馬洛還是冷酷地說：「你當我是什麼？孩子嗎？你這一身打扮，包括你的鞋子，沒有一件是廉價貨，不論從什麼角度來看，你都不像是一個小偷，而且，你看來也有點面善。我們見過面嗎？」

「沒……沒有呀，」那人說：「我不認識你，假如我認識你，我也不會來光顧你了，是不是？」

「不錯，我們沒有見過面，」司馬洛說，「假如見過面，我沒有理由會記不起來的，我有很好的記憶力。好，你起來吧，到那邊去，坐下來！」他伸手一指。

「坐！……坐什麼？」那人茫然地問，因爲司馬洛所指的乃是房間裏一個空虛的角落，那裏並沒有什麼可以坐的。

「難道我還要給你一張貴賓椅嗎？」司馬洛冷笑，「你當然是坐在地上。」

那人祇好向那個角落慢慢爬過去，坐下來。

「不，不，」司馬洛說，「我又改變主意了，站起來？」

那人祇好依命站起來，既然他的槍是在司馬洛的手上，而且他自己很明白他的槍是有着多麼强大的殺傷力的。

「走過來！」司馬洛說。

那人走過來，脚步是一跛一跛的，當他走到半路的時候，司馬洛就喝道：「好了，停下來？」

那人又祇好停下來了。

司馬洛滿意地微笑着：「現在我認得了，你是李先生？」

「我是……誰？我並不姓李？」

「你這個人實在不適宜吃這種飯？」司馬洛說：「有些人久聞大名，見了面也未必認得，但你就不同了。你這個人，聽過了大名，一見了面就會認得，就是因爲你有太明顯的特徵。少了一隻眼睛，走起路來又是一跛一跛的。即使你不是眞的姓李，你也是李先生。」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就是把那位古太太害得好苦的李先生，」司馬洛說：「你不就是那個在找尋什麼金銀井的人嗎？」

「我看……你弄錯了！」那人說。但他的臉色明顯地變了。

「這很容易證明的！」司馬洛說，「祇要找古太太來認一認。」

「何必這樣苦苦相逼呢？」那人說：「我又沒有殺死她，而且我還給了她一筆錢。」

「這是她的運氣！」司馬洛說，「假如她能對你提供什麼有價值的綫索的話，她已經死掉了？」

那人聳聳肩：「我不是兇手，我很少殺人的。」

「唔，這話該由我說，」司馬洛笑道：「不過對你也許會破例了？」

「你……殺了我也沒有用的。」那人說。

「假如你不對我講實話，」司馬洛說，「那你對我就毫無用處，我也不妨殺死你了。」

「你！你要我講什麼實話？」

「譬如，」司馬洛說，「李先生，你究竟是爲了什麼來找我？我已經證實了你並不是來偷東西的，那你是爲了什麼而來的。」

「這實話倒不難說，」那人忽然之間顯得輕鬆起來了，「你也知道，我是在找尋金銀井，我當然是爲了金銀井而來。」

「你似乎神經有點問題，」司馬洛說，「難道你認爲我的睡房裏有一口井？」

「我祇是想來問你一點情報，」那人說：「但我的估計是錯誤了，因此我也用了錯誤的方式，不過現在改過，也爲時未晚，我們何不交個朋友呢？我們可以合作，這件事不是一個人幹得來的，以你和我的本領，我們一定可以合作得更好。」

「以你的本領，」司馬洛說，「我根本不需要跟你合作，我自己一個人幹更好了，帶一個小孩子幹大人的事情，那是傻氣的。」

這人也許是根本已經沒有所謂自尊心，但也許他知道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他是沒有條件強調他的自尊心的，所以他祇是聳聳肩：「我實在不是孩子，不過碰到了你，的確是低了幾級。」

「而且我還是懷疑你的神經是有點問題，」司馬洛說，「你憑什麼覺得我能供給你關於金銀井的資料，你憑什麼覺得我要去找金銀井呢？」

「我知道這種事情誰都想守秘密，」那人說，「但這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偏偏守不住秘密的。」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司馬洛說。

「我已經聽到了消息，」那人說，「我知道你也要去找金銀井，而且我聽說你有一些很可靠的資料！」

「聽誰說的？」司馬洛問。

「消息的來源我也查不出來，」那人說，「我祇是聽到傳說，而且對你，我是久聞大名了，你的確是一個很有資格去找尋金銀井的人，你對這種事情也一定很有興趣！」

司馬洛不禁有了一陣毛骨悚然的感覺。這個人聽到傳說而來，顯然不假，不然爲什麼他會找到他身上來？但，消息怎會傳說出來，消息又怎會傳得這樣快？

「好了，」司馬洛說，「就算你的神經沒有問題吧，但你的企圖已經失敗了，而且你也引起了我的興趣，你找金銀井，已經找了不少日子，事實上，『金銀井』這三個字還是你發現出來的，不如我們現在倒轉過來辦吧，你告訴我你對金銀井知道了一些什麼，讓我來決定要不要跟你合作！」

這人遲疑起來了，但終於他無條件地透露他自己的所知，那似乎是一件很吃虧的事情，他說：「我們……我們肯定合作嗎？」

「槍在我手裏，」司馬洛說，「我用不着答應你什麼。你不說，也沒有關係，槍是你的，屋子是我的，你半夜摸進來要殺我，我奪了你的槍把你殺掉了，那我就連誤殺罪也不會成立的，懂嗎？」

「我……我也知道得不多的！」那人囁嚅着說。

「這一點讓我來決定好了，」司馬洛說，「現在你先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全說出來！」

他隨手放了一槍，子彈在那人身邊掠過，使那人一跳，不過子彈沒有打壞屋中的什麼，祇是從半開的窗子穿了出去。

司馬洛是算得很準的。他並不想爲這個人浪費他的屋子。

「不……不要！我講！我講！」那人連忙哀求地叫。他對司馬洛的槍法並沒有很大的信心，司馬洛這樣亂放槍，誰知道下一顆子彈會不會正正鑽進了他的兩眼中間？正如司馬洛所說，槍是他的，而屋子是司馬洛的，而他是在深夜闖進了司馬洛的屋中，假如司馬洛把他殺掉了，也不必負什麼責任。

「講！」司馬洛說。

那人不停地講了，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說，他對這件事其實知道得並不多，大部份都是一些傳說，有些則是他找到了一些舊日李大王的手下，而從他們的口中套出來的。他沒有說他把這些提供資料的人怎樣處置，但是他大概也不會讓他們活着。

最後他說，「我有一個感覺，覺得金銀井會是在泰國。」

「泰國？」司馬洛心裏在微笑了，泰國與墨西哥似乎離得太遠了，簡直是離題萬丈，不過他也不認爲他需要提醒這個人這一點，「爲什麼你認爲是在泰國？」

「我一直有一個野心，」那人說：「李大王一直是一個被通緝的人，捉到了他，可以得到鉅額的花紅。我一直在等待着機會，但機會一直沒有來，我知道我沒有能力做這件事情，不過我一直放在心裏，

一直留心這個人的去向。當然他的行踪是秘密的，不容易知道他什麼時候眞正在什麼地方，不過，他離開了之後就可以聽到消息了，我覺得他似乎特別喜歡泰國，他到過那裏很多次了，而且泰國的法律你知道的，在那裏，祇要你有錢，不會有人問你錢是從何而來的。」

墨西哥也是這樣一個地方，司馬洛在想，不過他也沒有對這個人講出來。

「所以，」那人說，「我總是希望得到一些有關泰國方面的綫索，可惜一直得不到。」

「你似乎忘記了一件事，」司馬洛說，「泰國是一個多雨的地方，那麼容易有一口枯井嗎？一下雨，井又滿起來了。」

「也不一定，」那人說，「譬如在高的地方就不同了。」

「唔，」司馬洛說，「你果然知道得並不多。」

「但我們還是可以合作，」那人說，「我還有一些綫路，你一定也有你的綫索，祇要志同道合，我們還是有機會發大財的！」

「對不起，」司馬洛搖搖頭，「我還是不感興趣，我是一個講現實的人，我不喜歡追踪一個神話故事，最後證明根本沒有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們豈不是要搥胸頓足了？」

「但這不是一個神話故事，」那人說，「你想一想，李大王這許多年來積下了這許多財產，到什麼地方去了？一定放在一個地方，我們祇要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我們就可以……」

「不，」司馬洛還是搖着頭，「不過，看見你這樣熱心，我也不想讓你太失望，不如這樣好了，我介紹一位朋友給你，我知道這位朋友對這件事情很感興趣，他會跟你合作的。」

「誰？」那人懷疑地問。

「我先打個電話給他。」司馬洛說。

「等一等，我……」

「別吵！」司馬洛說：「我在講電話時槍法會略打折扣的，那時我可能射中你了！」。

那人祇好呆在那裏，司馬洛撥了號碼，接通了馬先生。他吃吃笑起來：「馬先生，怎麼了，你從來不睡覺的嗎？你知不知道睡眠乃是最佳的營養？」

「你怎麼了？」馬先生說，「這個時間，你來跟我談營養？」

「祇是順帶一提吧了，」司馬洛吃吃笑着，「其實我是要給你介紹一位朋友，他與你有着共同的愛好，你一定跟他相處得很好的！」

「你是在講什麼謎語？」馬先生說，「我聽不懂。」

「是這樣的，」司馬洛說，「我記得你似乎對一口井很感興趣，而這位我不認識的朋友顯然對這件事有點誤會，他半夜三更一闖進來，就要我把這口井的事情告訴他。他其實我並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他的，因此我覺得我不如把他介紹給你了。」

馬先生沉默了一陣，司馬洛可以想像到他震驚的表情，他終於說：「這個人現在正在你的手上嗎？」

司馬洛說：「不錯，他送了我一件東西作禮物，那就是他的槍，我們正在等候你的答覆，假如你不嫌棄的話，你可以馬上派人來接他！」

「很好，」馬先生說，「我馬上就派人來吧！」

「譬如派誰來？」司馬洛說，「艾霏嗎？」

「你這是個女的嗎？」馬先生問。

「不，」司馬洛說：「不是？」

「那你要艾霏幹什麼？」馬先生道。

「祇是問問吧了。」司馬洛說。

「她不能來，」馬先生說，「他還有這些工作要做，目前她很忙。」

「那就算了，」司馬洛說，「隨便你派什麼人來吧，因爲我在這上面有客，你叫他們自己開門進來吧！」

「好的！」馬先生說。

司馬洛放下電話，嘆了一口氣，說：「看，安排好了，就是這麼容易！」

「這個……這個是什麼人？」那個「李先生」恐懼地問着，「我不認識的人，我不放心！」

「我們本來也不認識，」司馬洛說：「但你進來了自我介紹之後，我們不是也相處得好，成爲了朋友了嗎？這一次還是我來作介紹人，你担心什麼？」

那人還是在担心着，但他的槍是在司馬洛的手中，司馬洛雖然是懶洋洋地坐在那裏，槍在手中却是拿得那麼穩的，他沒有辦法作任何不規矩的行動，而他的恐懼亦不是沒有根據的。後來，馬先生派的人就來了，他們果然也是自左邊開門進來，他們進來了之後，就把這個人鎖起來了，是用手銬。

這個人沒有哀求乞免，他知道這樣做沒有用處的時候，他就不這樣做了。

他們把李先生帶走了，之後，司馬洛下去把門鎖好，這一次再加意拴好了防盜鍊，然後才回到床上，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馬先生的電話就來了。

司馬洛拿起聽筒，睜着惺松睡眼，呻吟地道：「你怎麼了？你自己用不着睡覺，就以爲人家也是用不着睡覺的嗎？」

「你這可以睡了一夜，」馬先生說：「我却一直沒有闔上眼皮的機會。」

「唔，」司馬洛說，「我介紹的這位朋友果然是跟你志同道合的，你們談得很投機？」

「是的，」馬先生說，「我正是要爲了這個而多謝你。」

「多謝你多謝我，」司馬洛說，「我猜他給你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資料吧？」

「有些有用，有些沒有用，」馬先生說，「當然不會全部沒有用，總有些有用的。」

「那你也告訴我一些有用的事情好嗎？」司馬洛說，「例如他是怎麼會找上我的？」

「我們問不出什麼來，」馬先生道，「他說他是聽來的，但又說不清楚他的消息的來源，祇是說從他的綫路打聽到的，而他說的是眞話。我們也憑我們的綫路打聽一下，果然某些圈子裏有這樣的傳說，人們傳說你司馬洛這位出名的江湖客對金銀井也感興趣，要把它據爲己有。」

「我當然知道這是眞的！」司馬洛不耐煩地吼道，「不然的話，他怎會找到我的身上來？但我不懂的就是爲什麼有這種傳說。在四十八小時之前，我還把這金銀井的故事當作是神話故事，直到你跟我談過了之後，我才不認爲這是神仙故事，決定要試一試。但是，我才決定了多久？不到二十四小時，消息就傳開去了，而我還以爲祇有你和我知道此事。你還說要守秘密，說得煞有介事的！」

「我……的確是保守秘密，」馬先生說。

「那麼消息是怎樣傳開去的？」司馬洛吼道，「我沒有對任何人講過，你亦沒有對任何人講過，是嗎？然而消息還是傳開去了。」

「我正在調查這一點。」馬先生說。

「很對，」司馬洛說，「而且我勸你最好還是好好的查一查，因爲假如我沒有說出去，你也沒有說出去，那就是一定有第三個人說出去了。而這第三個人也許是你的手下！」

「我這裏決不會有內鬼，」馬先生堅決地道。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我祇知道，事情的確是傳出去了，而假如我不是夠小心的話，昨夜我已經被殺掉了！」

「但我却在想着一個比較簡單的答案。」馬先生說，「有人看見你從我這部出來，一加一等於二，用不着很聰明的人也能猜得出你是爲什麼而來的。我這個部門正在調查這件事，而這已經不算是秘密了！」

「也許有點道理，」司馬洛說，「當我出來的時候，我碰到了艾霏！」

「艾霏……別胡說八道，」馬先生吼道，「她不會的，她是一個……一個可以絕對信任的人，可以說我信任她還多過信任你！」

「何必這樣緊張？」司馬洛微笑，「這不過是一個提議吧了！」

「你的提議錯了，」馬先生說，「有人把這事傳出去，但這人不會是艾霏！」

「你知道嗎？」司馬洛說，「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我總覺得，艾霏跟這件事情會有關係的。」

「我知道，」馬先生說，「因此我最好派她跟你一起去，是嗎？你還是別做夢吧！她對你並不感興趣，而且她還有更重要的任務！」

「你是說還有比金銀井更重要的任務，」司馬洛說，「那我跟她交換如何？讓我去進行她這件更重要的任務，金銀井的任務讓她去担任好了！」

「那是女人才能做的任務，」馬先生說，「難道我會不懂得分配嗎？難道你認爲我不知道誰適合幹什麼，誰不適合幹什麼嗎？」

「對了，」司馬洛說，「金銀井這任務是適合我……在昨夜之前，以後就不適合了。既然也不適合艾霏，那你就另請高明好了！」

「什麼意思？」馬先生問。

「意思就是我不幹了，」司馬洛說，「許多人都在打這金銀井的主意，而且不擇手段，假如我也跟他們搶，那就沒有保險公司肯接受我投買意外保險了！」

「你還是幹下去好一點，」馬先生說，「難道你認爲這件事情眞會一帆風順，什麼危險都沒有嗎？」

「我說我不幹！」司馬洛咬着牙道。

馬先生嘆了一口氣：「讓我也告訴你一點新鮮的事情吧。司馬洛，你幹不幹也沒有關係，消息反正已經傳出去了，你怎樣能證明你不幹呢？在每一張報紙上刊一段全版廣告，聲明你不幹嗎？這樣還是不會有人相信你的，而且祇有更多人知道。不管你幹不幹，還是有許多人來找你！」

司馬洛呆在那裏了。馬先生說得對，看來他現在的處境是相當尷尬的。他幹也好，不幹也好，總之人家都是認定他會幹的了。不錯，這種事情是不能否認的，愈否認也就愈糟糕。

馬先生說：「怎麼樣？」

「你們不派艾霏來帮我一帮嗎？」司馬洛說道。

「不行，」馬先生說，「我已經說過了，艾霏另有任務，而且，你自己也說過，你這個人做事是愛獨行獨斷的，多一個人帮你，對你祇是多一重障碍而已。」

「有時却不是如此，」司馬洛說，「如此說，有一位漂亮可愛的小姐與我共同進退，那情形就會完全不同了！」

「那我可以派張露茜給你。」馬先生說。

「誰是張露茜？」司馬洛問。

「張露茜你不記得嗎？」馬先生說，「你們好像見過一次的，那一次……。」

「我記得了！」司馬洛說，「那一次她兩手各執着一個打手的頭髮，向裏一拉，兩個人的頭相撞，就這樣暈了過去。」

「她不是很能幹嗎？」馬先生說。

「她能夠這樣做，就是因爲她有六呎一吋高，體重差不多二百磅，而且這二百磅裏面沒有一磅是脂肪。」

「她不是相當可愛嗎？」馬先生說。

「看你是那一種動物吧，」司馬洛說，「假如你是一隻大象，那你當然會覺得她是可愛了，但我不是大象。」

「隨便你，」馬先生說，「但總之你現在是不能退出了，你祇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把這件事情做妥。那些人知道你把這件事情做妥了，他們就不會再逼你，因爲那時候，就是逼你也沒有用了。」

「我知道。」司馬洛軟弱地說着，放下了電話。

他躺在床上，想了好一陣，然後起床洗臉穿衣，出去了。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先要辦妥的，這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地吃一頓早餐。他去好好地吃了一頓早餐，然後駕着車子，漫無目的地駛來駛去，一直到了中午。他這樣是想試試有沒有人在跟踪着他，而他試出並沒有。

但這也不是表示事情是亮起了綠燈。任何人都知道，金銀井不會是就在此地的，因此不必在此地跟踪他，祇要留心他什麼時候出發到外地去，那時才開始跟踪也不遲。

他中午時份在一間郊外酒店中停了車，在酒店的餐廳中吃午飯。吃了一半的時候，馬先生就出現，在他的對面坐下來。

司馬洛詫異地看着他：「你怎樣找到

我的？」

馬先生聳聳肩：「我手下有人看見你的車子停在這裏，我就來了。」

「你一定有些好消息告訴我了！」司馬洛說，「譬如，艾霏五分鐘後就到，我們該替她多擺一個位子？」

「艾霏已經離開此地了。」

司馬洛聳聳肩：「你馬上就影响了我的食慾了。」

「不過假如你要張露茜來！」馬先生說，「那她十分鐘內倒是可以到達的！」

「你令我馬上患起胃潰瘍了！」司馬洛苦着臉，「我知道你不會這樣做的，但也不要提。就是提也不好！」

馬先生微笑着，慢條斯理地向侍者指示了他要的是什麼食物，當侍者走後，他再把兩手的手指架成塔形，說道：「事實上我是有點好消息告訴你。」

「難道你已經找到了金銀井？」司馬洛說。

「這對你並不是好消息，」馬先生說，「假如我找到了金銀井，你這個財也發不成了。」

「我可以想到另一些比較容易的發財捷徑。」司馬洛說。

「我已經派出了好幾個人，出發去起出金銀井的東西，」馬先生說，「三個地方，都是離開墨西哥很遠的。」

「那他們也找不到什麼了。」司馬洛說。

「我也不預算他們會找到什麼，」馬先生說，「這祇是烟幕作用吧了。他們出發，而你在這裏留下來一段時間，什麼也不幹，那麼，那些人就會以為你果然是放棄了，或者他們聽到的祇是謠傳。他們唯一的根據不過是看見你從我的總部裏出來吧了，並沒有具體的證據證明你真正與這件事有關，然後，你就一段時間之後就動身。」

「我本來就是打算耽一段時間之後才動身，」司馬洛說，「我參加了一個南美洲的旅行團，這旅行團要一星期之後才起程。」

「那問題就解決了。」馬先生說。

「我也有一個消息告訴你，」司馬洛說，「但這却並不是一個好消息。你派去這些烟幕，你可能是派他們去送死！你也知道有許多人是不擇手段想知道金銀井是在何處的，而他們也不會計較要殺多少人才能知道。」

「十個人一組，」馬先生說，「把我的手下，十個十個地捉起來，用刑逼供？」搖搖頭，「沒有人能這樣做。他們充其量就祇能跟踪着而已，如果是這樣，那他們就等於是自己出錢環遊世界了。」

「唔，你這話倒有點道理。」司馬洛說。

「看來，你的食慾馬上就有了進步了？」馬先生問。

「進步得多了。」司馬洛說。

「那你多吃一點好了，」馬先生說，「這帳由我來付。」

「反正是開公費的，是不是？」司馬洛諷刺地道。

「開不開公費也沒關係，」馬先生說，「反正還是少數目。」

「謝謝你，」司馬洛說，「這使我放心得多了，大約放心了百份之二。」

「你怎麼了？」馬先生說，「我的計劃實行了之後，就不會有人傷害你的！」

「這個要等着瞧了，」司馬洛說，「也許還是有一些聰明的人會猜出你是在放烟幕，因此我還是要很小心很小心。假如我活得下去的話，那我是會依期到歐洲去的。」

他們在沉默中進食，然後，在這頓午飯吃完了不久之後，他們就分手了。

司馬洛花了一整天在街上逛，進入電影院中看戲，到夜間才回家去。他一直在提防以及注意着有沒有人跟踪着他以及企圖對他不利，但一直沒有發現。不過，假如是熟悉他的為人的人，就會知道他這樣逛來逛去，已經是不尋常的行為，假如他這樣空閒，他怎會不去找位女朋友陪陪？

但，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假如有人懷疑的話，亦不一定會採取行動。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像那個獨眼的李先生那麼心急和鹵莽的。懷疑的人也許會等他行動的時候才跟着他去，看看他做些什麼了。

夜間躺在床上，司馬洛不容易入睡，這在他也是很少見的情形。他是可以控制自己的神經的，即使在十分緊張的情形之下，他要入睡的話，也可以入睡。但現在是有一個問題正在困擾着他。他總覺得這件事情有點不對勁，可惜又想不出是什麼不對勁，就是這個在困擾着他。

假如他想得出是什麼不對勁的話，他自然可以安然入睡了。

而且，他亦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他不大願意插手這件事情，雖然這樣一件事情是對正他的胃口的。很可惜，有時，感覺祇是一種感覺，無法預先看出這種感覺是從何而來，往往要到事過情遷之後才能知道的。

終於，他安慰自己說，無論如何，不論他有什麼感覺，不論他願不願意，他都是不能與這件事情脫離關係的人。這樣想着，他便安然入睡了。

×　×　×

這之後的幾天他都是游手好閒，什麼事情也不做。他有許多女朋友，他也沒有去找這些女朋友來尋尋開心，甚至這些女朋友來約他，他也是拒絕了。他不想把危險牽連到任何一個女人身上，由於他知道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他是隨時都可能遭遇到危險的。

但就在他的旅行團起程之前一天早上，却有一個女人找上了他。一個很美麗的女人。那天早上，司馬洛正要出門找個地方去吃早餐的時候，門鈴就响了起來。在開門之前，他首先審慎地透過門洞向外面張望一下，看見一張美麗的臉孔，給一頭短而直的頭髮罩着。這一頭短而直的頭髮，與艾霏那一頭雄獅般的濃厚頭髮是各走極端的，但頭髮罩着的那張臉，却是走在同一端，因為也是那麼美麗的，祇是一種不同性質的美麗。這是一種近乎清秀的美麗，而那一頭短而直的頭髮顯然是由一位功力甚深的美容師修飾剪裁過的，與那張臉的氣質非常配合。

司馬洛的心一顫，但不是因為這個女人的美麗而顫，是因為這個女人的身份而

頭。他遲疑着的時候，這個女人又伸手按了一次門鈴。

司馬洛開了門，呆呆地看着她。她對他微笑，「司馬洛，你還認得我吧？」

「哦！蘇玲玲，」司馬洛說，「怎麼不認得，進來吧，或者，我們一起出去吃早餐？我剛要出去。」

「出去也好，」蘇玲玲說，「反正我的肚子也餓了，既然有人免費作東道！」

他們一起出門，走向司馬洛的車子，司馬洛走在她的稍後面，一直不停地打量着她。

她坐上了車子，對開車的司馬洛微笑：「你這樣看我，似乎有很多疑問的。」

「你說得對了，」司馬洛說，「我有很多疑問，第一個疑問就是，沒有見你總有五六年了，你却還是沒有長大，有什麼秘訣。」

「你的意思是我沒有老了多少？」

「老字在你身上並不適用，」司馬洛說，「你總有二十七歲了吧？二十八？」

「還好沒有別人在場，」蘇玲玲說，「你在揭露我的秘密，難道你不知道女人的年齡總是要保守秘密的嗎？我告訴人家我今年祇有二十一歲而已。」

「你也是像二十一歲，」司馬洛說，「最初見你時像二十一歲，現在還是像二十一歲。你告訴人家今年二十七歲也沒有用，你就是拿出身份證來也沒有人會相信。你知道嗎，假如你去遊埠，也許會有點麻煩，入境事務處的人員一看年齡，就懷疑你這護照是偽造的了，年齡不對嘛！」

蘇玲玲笑得花枝亂顫：「你這個人，嘴巴還是那麼滑，怪不得近來不見樹上有鳥兒，大概全都給你騙下來了。」

「還有你這一隻，」司馬洛說，「就是騙不下來。」

「也許不是騙不下來，」蘇玲玲說，「祇是沒有空吧。」

「現在你有空了，就自己飛下來了？」司馬洛問。

「對了。」蘇玲玲說。

「一飛下來就剛剛飛到我身邊來？」司馬洛說，「這倒是真湊巧的。」

「而你是不相信巧合的？」蘇玲玲說道。

司馬洛搖搖頭：「從來不相信，而且我也從來不相信我祈禱的事情真會實現。所以，你怎麼忽然出現了？」

「我參加一個美洲旅行團，」蘇玲玲說，「我發覺原來這個旅行團也有你的份兒，於是我就來探探你。」

「我早已經講過我是不相信巧合的，」司馬洛說，「雙重的巧合，那是更難相信了。」

「那你認為我是有什麼特殊的目的了？」蘇玲玲說。

「你告訴我吧，」司馬洛說。

蘇玲玲瞥了他一眼，說：「我看，我們還是等到有東西吃着的時候才談這個問題吧，餓着肚子談，總是不大舒服的。」

「很好！」司馬洛說着，就把車子駛向他心目中要去吃早餐的地方。一面，他心裏則在猜想，蘇玲玲究竟是什麼來意。

蘇玲玲有一個哥哥，兄妹兩人幹着一種很特別的行業——私家偵探。起碼，在女人而言，私家偵探是一種相當特別的行業了。雖然他們的生意大多數都是離婚捉姦之類，但也並不就是說他們沒有其他的本領。假如有什麼吃力而危險的案子的話，他們也一樣會去辦的。大約兩年之前，司馬洛聽說他們兄妹就是在辦這樣一件危險的案子。結果她的哥哥死掉了，這之後，他們的偵探社結束，蘇玲玲也不知去向。司馬洛與蘇玲玲的交情雖然不深，也不算淺了，假如她的哥哥有舉行葬禮的話，他也會去參加葬禮的。但是沒有，因為連屍體都沒有了，他是在海上與一些私梟槍戰，被射中了，跌進海中而給鯊魚吃掉的。之後，偵探社結束，蘇玲玲也不見了，然而現在，當金銀井的事件弄得滿城風雨——起碼是在暗中滿城風雨的時候，蘇玲玲却又有再度出現。

「近來幹一點什麼？」司馬洛問，那是在他們吃過了早餐之後了。

「已經半年沒有事做，」蘇玲玲說，「所以空閒起來，就索性遊埠了。」

「這仍然不是真話，」司馬洛說，「你知道，我也知道，這並不是真話。」

「那是為了金銀井而來的。」蘇玲玲忽然嚴肅起來，凝視着司馬洛。

「金銀井？……哦！對了，金銀井，」司馬洛說，「對了，這個神話故事我也聽聞過。」

「現在，」蘇玲玲說，「是你不說真話了，司馬洛。」

「我聽說這個神話是關係一筆很大財富，你要這許多錢幹什麼？」司馬洛問。

蘇玲玲對他作了一個甜蜜的微笑：「我並不是為了錢而做這件事的，我是為了興趣！」

司馬洛呻吟一聲：「別跟我來這一套吧，蘇玲玲，你雖然像二十一歲，但你並不是二十一歲那麼天真，而且即使是二十一歲的人，也不會那麼天真的了。」

蘇玲玲的笑容又不見了，她又再度嚴肅下來。她說：「我要跟你一起去！」

「這個不成問題，」司馬洛說，「你既然已經參加了這個旅行團，我總不能把你趕出團外的，除非我自己退出！」

「我不是單單指旅行的事，」蘇玲玲說，「我是說金銀井的事情。我要跟你一起去！」

「我不明白，」司馬洛搖着頭說，「為什麼你覺得我會是在找金銀井呢？」

「消息已經傳開了，」蘇玲玲說，「有些事情是守不住秘密的，而且消息傳開得很快。」

「誰告訴你的？」司馬洛問。

「綜合各方面的消息，」蘇玲玲說，「到了現在，已經很難查出消息實在是從誰的身上開始的了。」

「奇怪，」司馬洛說，「我也聽到了這個消息。既然傳開了，就是否認也沒有用的，沒有人會相信，因此我就索性亂跑一道，讓那些企圖跟我發財的人也白跑一趟好了。你要浪費時間的話，你可以跟着我，有一位像你這樣美麗的小姐作伴，我是求之不得的。不過，你真要發財的話，你就得另找辦法，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要冒這個險的好。這種事情是不適宜一個女孩子幹的。」

「司馬洛，司馬洛，」蘇玲玲說，「別對我說謊好不好？我記得你說過，你做事，有時是憑自己的一種感覺判斷一件事情是真是假的。沒有什麼證據，祇是憑你的一種感覺。我也有這種感覺。」

司馬洛聳聳肩：「我還以為這是我專利的，版權所有，不准偷盜！」

「我的感覺告訴我，」蘇玲玲說，「那些傳說是真的，你的確是要去找這金銀井。」

「算你這感覺是對的吧，」司馬洛說，「你實在也不需要這許多錢呀！」

「我不是為了錢。」蘇玲玲說。

「你又來那是為了興趣的一套了，」司馬洛說，「我不相信。」

「你知道哥哥死了之後，我是為誰工作的嗎？」蘇玲玲問。

「你告訴我吧。」司馬洛說道。

「施維爾。」蘇玲玲說。

「施維爾？」司馬洛說，「我好像聽過這個名字的。」

「不錯，你應該聽過，」蘇玲玲說，「他的生意做得那麼大，對社會的貢獻又這麼大，樂善好施，為善不甘後人。」

「你是替他做公共關係的嗎？」司馬洛說，「你像是在替他唸一篇宣傳稿。」

「他後期的確是這樣一個人。」蘇玲玲說道。

「你的意思是說他早期不是這樣一個人了？」

「他早期做了不少不名譽的事，」蘇玲玲說，「發達起來了之後才不幹的。」

「你這是在說死人的壞話了。」司馬洛說。他記得施維爾在半年之前巳經死去，死於心臟病，葬禮很隆重。

「並不是，」蘇玲玲說，「他是那種知道悔改的人，發了達之後他就盡量做好事，補償他以前的罪過！」

「你使我感動得流下淚來了。」司馬洛說。

「這是真的。」蘇玲玲氣得咬牙切齒地道。

「那就算是真的吧，」司馬洛說，「既然人都巳經死掉了，那真真假假都沒有大關係了，是不是？」

「有關係！」蘇玲玲說，「你知道我哥哥是怎麼死的嗎？他是替施維爾查案而死去的。施維爾很抱歉，就聘我作他的私人秘書，什麼工作都不用做的，甚至不用上班，不用去見他，到了日子，我的銀行戶口裏自然就會存進一筆可觀的薪水。他這算是作為對我哥哥的一種補償。」

「於是你就是這樣拿他的薪水而不工作？」司馬洛問。

「有時我也會去見他的，」蘇玲玲說，「他喜歡跟我談心事，他實在是一個可憐的老人，他不能跟他的兒女們談心事，因為他的兒女知道他今日是什麼人，而不知道他過去是什麼人，但我知道。」

「為什麼偏偏要讓妳知道？」司馬洛問。

「我哥哥死的時候，就是為他辦理有關的事情，」蘇玲玲說，「你看，情形是這樣的，他舊日作惡的情形，李大王有證據在手上，把證據公開出來，可以把他的一切都毀了。錢他不在乎，但假如這些醜事公開了，他就無法面對他的滿堂兒孫，而他的兒孫現在都是正當的好人，這樣一件醜事公開出去，他的兒孫們也無法面對自己的朋友們了。於是他一直受着李大王的勒索。付錢他是不要緊的，但是那一次，李大王逼他合作走私軍火，這就不同了。他不想再幹這種事情，於是他叫我哥哥想辦法，把證據找回來。但我哥哥沒有成功就死了。」

「是李大王殺了他？」司馬洛問。

「很有可能，」蘇玲玲說，「不過無法證實，而施維爾也不要我去追查，他認為這事對我太危險了。他沒有女兒，他對我有一種父女的感情，他勸我忘記了這件事，他決定跟李大王合作了。」

「那你就忘記了這件事情？」司馬洛問。

「我怎可能忘記我哥哥的死？」蘇玲玲說，「我沒有告訴施維爾，我祇是自己在暗中調查着，不過我却查不出什麼來，要找到李大王這個人已經不容易，要找到他收藏起來的證據，那更是不容易再加上不容易了。」

「現在李大王也死了，施維爾也死了，你就不必查什麼了，」司馬洛說，「那麼還要找金銀井幹什麼？」

蘇玲玲嚴肅地看着司馬洛：「假如李大王不是在逼施維爾的話，施維爾也不會死得這樣早。心情不好，使他的心臟病惡化了。當他死的時候，他的眼睛一直沒有閉上。我知道他死的時候還在担心——他的秘密會不會給公開，會不會遺害他的兒孫呢？」

「說下去。」司馬洛說道。

「我知道李大王手上有許多這一類的證據，」蘇玲玲說，「藏在什麼地方？當然是藏在金銀井了。我要的祇是一件東西——施維爾那些證據。把它毀滅。他的人已經死了，公開也沒有用，祇會損害他的後代，而他的後代是無辜的。」

「施維爾支給妳這些薪水倒支得很有價值。」司馬洛說。

「他死後也遺下了給我一筆很豐富的遺產，」蘇玲玲說，「但這不是錢的問題，我喜歡他這個人，我認為我起碼應該為他做這件事。而我所求的也是這一點。你讓我跟你去，當我們找到金銀井的時候，一切你都可以拿，我祇是要施維爾的證據，我可以當着你的面毀滅！」

司馬洛點上了一根香烟，深深地抽吸着，凝視着她。

「我真的不是為了錢，」蘇玲玲又再度强調，「我現在已經有許多錢，這一輩子也花不完，我不需要再拚命去發財。」

司馬洛看看腕錶：「呃，你等一等，我剛剛記起了，我要打一個電話給一位朋友，對不起！」他離開座位去打電話。

他這個電話却是打給馬先生，照例又是在總部找到。馬先生這個人似乎永不休息，什麼時候打電話找他都可以找到的。

「呀，司馬洛，」馬先生說，「你這一兩天就要起程了。」

「對了，」司馬洛說，「但在起程之前我想查一些資料。關於施維爾的。」

「你是說不久以前患心臟病死去那個施維爾嗎？」馬先生說。

「你的腦子真他媽的好，」司馬洛說，「有了你，根本不需要電腦了。我想知道關於施維爾的一切。」

「這個不用查，」馬先生說，「我馬上就可以告訴你。施維爾是個壞蛋，不過那是他在發達之前的事，他的不名譽事件，我們無法證明，不過他在發達之後的確是改過自新，正正當當做個好人，所以我們也就算了，不再追究。所以，你一提起他我就記得，那是因為剛在他死前不久，我們又開始調查他了。」

「為了什麼？」司馬洛問。

「似乎他又與一件走私軍火的事件有關，」馬先生說，「這是很奇怪的。以他的名譽地位財產，以他的年紀，似乎沒有理由還要再冒這個風險的。不過在沒查出什麼之前他就死了，人既然死了，就不再追究了。」

「他生前僱用過蘇家兄妹的，」司馬洛說，「他們是私家偵探。」

「不錯，」馬先生說，「這個我們也調查過了，那位哥哥在施維爾死之前巳經死掉了，不過這兩兄妹與走私軍火事件不會有什麼關係，因為那是在施維爾牽涉進這事件之前的事了。」

「那麼那位妹妹蘇玲玲呢？」司馬洛問。

「施維爾很有良心，」馬先生說：「蘇玲玲的哥哥死了之後他就聘蘇玲玲為女秘書，但祇是虛職，讓她白支薪水而巳，似乎這是對她的哥哥的死亡的一種補償。她的哥哥是為施維爾調查一件案子而死亡的。」

「是謀殺嗎？」司馬洛問道。

「不能肯定，可能是謀殺，也可能是意外，」馬先生說，「是撞車死的，這種死亡有時是很難肯定究竟是意外還是謀殺，總之施維爾很有良心，他的遺產也分了一份給蘇玲玲。」

「施維爾的家人又如何？」司馬洛再問。

「全部都正當人，」馬先生說，「自小受良好教育；職業是劃則師、醫生，一個女兒是時裝設計家，他們都沒有去犯罪的理由。這些我們都查得一清二楚了。」

「蘇玲玲又如何？」司馬洛問。

「她祇是在享受她的財富，不幹什麼，」馬先生說，「以她的經濟情形，她現在是不需要工作了，她不需要幹什麼壞事，而且她也不是幹壞事那種人。她們兄妹都不是壞人，有點像你。」

「謝謝你，」司馬洛說，「這似乎還是第一次聽見你讚我是好人。」

「你似乎有點誤會，」馬先生說，「我的意思是他們有你的好處，但沒有你的壞處！」

「你媽媽好嗎？」司馬洛問。

「什麼？」馬先生愕然。

「你不明白媽媽，」司馬洛說，「我是問候令壽堂。」

馬先生笑起來：「別那麼小器吧，司馬洛，跟你開個玩笑也不行嗎？還有什麼問題？」

「沒有了。」司馬洛說道。

「不過我倒有一個問題想問問你的，」馬先生說，「為什麼你要調查施維爾和蘇玲玲兄妹的事情？」

「沒有為什麼，」司馬洛說，「將來再告訴你好了。」

「明天起程？」馬先生問。

「後天。」司馬洛說。

「祝你好運。」馬先生說。

司馬洛掛了電話，回到蘇玲玲的身邊去。蘇玲玲用茶匙調弄着杯中的茶，微笑着：「證明我沒有說謊，是不是？」

「什麼？」司馬洛說。

「你剛才打電話調查過我。」蘇玲玲說。

「向誰調查你？」司馬洛問。

「你有你的綫路的？」蘇玲玲說。

「難道你在這裏的電話搭上了綫偷聽着嗎？」司馬洛說。

「沒有，」蘇玲玲說，「不過我可以猜的。」

司馬洛嘆一口氣：「我喜歡美麗而又聰明的女人，不過有些時候，一個女人太美麗和太聰明時，又使我害怕！」

蘇玲玲祇是笑：「現在你可以信任我了吧，司馬洛？」

「我什麼時候說過不信任你？」司馬洛說，「不過我得提醒你，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不適宜一個女孩子幹的。你插手這件事，可能會送命！」

「我不是普通女孩子，」蘇玲玲說，「我自己會照顧自己。你也別跟我來那一套，說什麼我跟在你身邊是一種累贅，我還要麻煩你保護我？我用不着你保護我，事實上我自己可以保護自己之外，我還可以保護你！」

「謝謝你，」司馬洛說，「我希望真的是這樣。現在好了，既然我看來也不容易擺脫你了，那我們還是計劃一下吧。第一，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酒店。」蘇玲玲說。

「酒店人雜，」司馬洛說，「不是安全的地方，你何不搬到我家裏來呢？」

蘇玲玲諷刺地看着他：「真的是為了安全的理由嗎？」

「我家有空房間，」司馬洛聳聳肩，「門上有鎖，門匙當然交由你保管，而在這個方面，我是一個君子，我是不會做一些你不同意的事情。」

「你大概也是對樹上的鳥兒這樣講，就把鳥兒從樹上騙下來了。」蘇玲玲說。

「假如鳥兒下來，那是鳥兒自願的，」司馬洛說，「我又不是把牠射下來。」

「很好，」蘇玲玲說，「我接受你的提議，不過不是為了害怕，祇是為了使你不能撇下我而溜掉吧了。」

「我們何不現在就去搬行李？」司馬洛說。

「也好，」蘇玲玲說，「遲一點不如早一點了。」

× × ×

蘇玲玲好像一隻小貓般蜷縮在廳中的沙發上，身上那一套睡衣是粉紅色的半透明絲質，但裏面亦不是什麼都沒有穿，而是穿上了應該穿的，這反而更增加她的誘惑性，那是一種神秘感的誘惑性。不過，也許一個美麗的女人就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不論她穿得多或穿得少，總之就是一定具有誘惑性的了。

「眞奇怪，」司馬洛說，「你就是坐着，看來也像是正在表演時裝。」

「那是什麼意思？」蘇玲玲說，「你是說我的身裁像一隻衣架嗎？」

「不是這個意思，」司馬洛連忙否認，「我是說，你的姿勢是那麼美妙！」

「謝謝你，」蘇玲玲說，「我並不感覺，我想到那許多從樹上給你騙了下來的鳥兒。」

「有時，」司馬洛說，「從樹上飛下來一次也是一種樂趣。老是棲留在樹上，有什麼意思呢？」

蘇玲玲微笑：「在事情未辦好之前，我沒有心情做其他事情，我看我還是留在樹上好一點。當然，事情辦好了之後，情形便不同了，那時我就大可以到處飛，喜歡飛到什麼地方就飛到什麼地方。」

「這個你別担心，」司馬洛說，「有我在，事情是當然辦得好的！」

「你眞的是打算到美洲去旅行嗎？」蘇玲玲問。

「是的，」司馬洛說。

「當然，」蘇玲玲說，「你並不打算完成旅行團的旅程，這祇是一個離開此地的藉口而已，是不是？」

「你又猜到了，」司馬洛說，「看來你相當本事。」

「其實我認爲我比我自己的哥哥還要本事，」蘇玲玲說，「祇是沒有人相信這一點吧了。因爲我是一個女孩子。但爲什麼要選擇美洲旅行團呢？」

「爲什麼不行呢？」司馬洛說。

司馬洛狡猾地微笑，打量着她：「你眞會守秘密，你說你什麼都查不出來，然而你似乎並不是什麼都查不出來，你祇是不肯告訴我你查出了什麼而已。」

「你還是不信任我？」蘇玲玲說。

「我信任你，」司馬洛說，「信任百份之八十吧。你說美洲太遠了，爲什麼太遠？你怎麼知道金銀井不是在那邊？」

「呃……」蘇玲玲聳聳肩，「我不知道！」

「你似乎對金銀井的所在有一個概念，」司馬洛說，「而你認爲金銀井所在的地方並不是美洲，所以你又說美洲太遠了。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你認爲金銀井在什麼地方呢？」

蘇玲玲顯得有點慚愧：「我祇是以爲在泰國吧了。」

司馬洛的心一跳，因爲這是第二次聽到有人提起泰國了。他說：「爲什麼你認爲會是在泰國呢？」

「我祇是聽到別人這樣講。」蘇玲玲說。

「誰？」司馬洛問。

「我哥哥死之前提過，」蘇玲玲說，「他說李大王很可能是在泰國有一個地方用以把他的貴重東西收藏起來的。可惜我就只知道這麼多了，我哥哥並沒有讓我參加那一次行動，他說太危險了。」她有點傷感地苦笑，「假如他讓我參加，也許他不會死掉。你得相信我，此外我什麼都不知道了，眞的！」

「我當然相信你，」司馬洛又微笑着，「假如你是知道了很多的話，你也根本不必來跟着我了，你早已自己去了，是不是？」

蘇玲玲四面望望：「我們在這裏談話安全嗎？我的意思是，可不可能有人在這裏裝了儀器企圖收聽之類呢？」

「這裏不會，」司馬洛搖搖頭，「我已經檢查過了。不過，電話我却不敢保證，所以最好別用這裏的電話打出去講什麼重要的話。假如電話是給人搭了綫偷聽的話，這一點是很難查出來的。」

「你呢？」蘇玲玲說，「你也是什麼都不肯告訴我。」

「我也是沒有什麼可告訴你的。」司馬洛說道。

「但你別的地方不去，偏偏要去美洲，這總有一個理由的吧？」蘇玲玲說。

司馬洛聳聳肩：「我跟你一樣，聽說金銀井是在美洲那邊，事實上是南美洲那邊。於是我就要到幾個地方去調查一下了。我不能保證有什麼收穫，祇是調查一下吧了。」

「這眞有趣，我們聽到的傳說，是天各一方，」蘇玲玲說，「你聽說是在南美洲，我却聽說是在泰國。」

「你怎可能相信是在泰國呢？」司馬洛說：「一個這樣多雨的地方，怎會有一口枯井？」

「並不一定多雨的地方就沒有枯井，假如你對地理和地質學作一點較深入的研究，你就會發覺並不是這樣的。即使是在多雨的地方，假如那裏是在高山上，而井底下的土壤有了變化，不能蓄水，那無論怎麼下雨，這井還是不會滿起來的。」

「唔，很有趣，」司馬洛說着走到她的身邊坐下來，「我很有興趣聽聽你的學問，原來你是一個博學多才的人。」

「我要喝一杯水，」蘇玲玲說着站起身來，走進廚房去拿了一杯水，出來時却是坐在司馬洛的對面。

司馬洛微笑着又站起來。蘇玲玲說：「不要白費氣力了。你可能把一隻鳥從樹上騙下來，你走過來也沒有用，你一走近，鳥兒便又飛到別的樹枝上去了。」

司馬洛嘆口氣：「爲什麼這隻鳥這樣沒有人情味呢？」

「因爲，」蘇玲玲說，「這是一隻鳥，而不是一個人，所以缺乏人情味了。而且我這個人是把工作和娛樂分得清清楚楚的，兩件事情，從來不會混淆在一起！」

「你何不試一試？」司馬洛提議，「寓娛樂於工作，對身心都有好處。」

「多謝你，我有我自己的原則，」蘇玲玲說着打了個呵欠，「我看要上床去了，時間也不早了。」她站起來，「由於路並不很遠，所以也不必勞煩你送我到房門口了。」

「玲玲，」司馬洛笑着，「你有聽過漁船上養鷄的故事嗎？」

「講出來聽聽吧。」蘇玲玲說。

「漁船上養的鷄，一天到晚都給水圍繞着，」司馬洛說，「但這水却是祇能看而不能喝，因爲這是海水！」

「你有這樣的感覺，」蘇玲玲說，「那我還是搬回酒店去吧。我不忍心讓你心靈上受到痛苦！」

「不，不必，」司馬洛忙又說，「你在這裏是受歡迎的。而且，看看也總比較

連看也沒有得看的好，是不是？」

「謝謝你。晚安，」蘇玲玲說着，走回她的房間，把門關上了。

司馬洛苦笑。不知道是不是近來運氣不大好？即使一向對順利的女人方面，也不順利起來了。先是艾霏，然後是蘇玲玲，她們對他都不大感興趣。艾霏是一直對他不大感興趣的，但蘇玲玲却不是如此。起碼以前不是如此。以前她對他是很感興趣的，但是以前他嫌她年紀太輕，而且在她的哥哥面前不大好意思，所以老是跟他開玩笑，但現在，當他眞的對她感興趣的時候，她對他又不感興趣了。

他點上了一根香烟，坐在那裏啜吸着，他是不容易失眠的，但今夜也許眞的要失眠了？也許把蘇玲玲邀回家來，實在並不是一個怎樣好的主意？好像一隻養在船上的鷄，周圍都是水，看得見却不能喝？

他嘆了一口氣，決定去洗一個澡時，蘇玲玲的房門又打開了，她探出頭來，說：「司馬洛。」

「嗯！」司馬洛一時之間又滿懷希望，極力顯得溫柔而君子風度地回答。

「眞對不起，」蘇玲玲說，「也許你以爲我是討厭你了，其實不是這樣。我是尊敬你，那種尊敬地喜歡，就像你是我的哥哥。」

「謝謝你，妹妹！」司馬洛苦笑。

蘇玲玲的頭又縮回去，房門關上了。司馬洛低聲地自言自語起來：「誰需要一個年紀這麼大的妹妹？」

這一次，他是眞的需要洗一個冷水澡了。

×　×　×

「我們什麼時候離開旅行團？」蘇玲玲問道。

「我們現在是在飛機上，」司馬洛說，「我們總不能就在飛機上離開的吧？」

「假如有降傘，我也眞會跳下去，」蘇玲玲說，「我並不是爲了我們的計劃而這樣問你，我是受不住這種侮辱！」

「什麼侮辱？」司馬洛問。

「什麼侮辱？」蘇玲玲叫道：「難道你沒有感覺出來嗎？這個混帳旅行團！住是住最糟的酒店，吃是吃最糟的東西，坐飛機是最糟的機位，我們簡直像難民一樣。而且那些所謂導遊又是什麼都不懂的，我所知道的比他們要多得多了，咀巴胡說八道，帶着人們亂跑一通，騙騙沒有去過的人還可以！」

「他們正在騙騙沒有去過的人。」司馬洛微笑着。

「他們大可以多收一點錢，給我們好一點享受呀！」蘇玲玲說。

「多收錢就沒有人參加了，」司馬洛說，「每一家旅行社都說自己的旅行團是享受一流的，於是人們就在所有一流享受的旅行團之中揀一個價錢比較便宜的。你的價錢收得高，有誰會來參加呢？參加了之後才怨聲載道，知道上當，那已是後話了。」

「這是你的朋友告訴你的嗎？」蘇玲玲問。

「什麼朋友？」司馬洛問。

「開旅行社的朋友，」蘇玲玲說，「這旅行社是你的朋友開的，不是嗎？」

「哦，對了，」司馬洛說，「他已經警告過我，假如要吃苦頭的話就參加。妳知道不知道，我們一離開了，就簡直變成奴隸一樣。我們給從這個埠賣到那個埠，又從那個埠賣到另一個埠。我們離開後，就已經不是由那家旅行社負責的了。」

「眞有趣，是不是？」蘇玲玲冷笑着，「批發旅行。」

「現在的世界就是這樣的了，」司馬洛說，「騙得過就騙，每一個人都是在搶錢，但你用不着担心，一下飛機，我們就溜掉好了。」

「三藩市？」蘇玲玲問。

「是的，」司馬洛說，「三藩市！」

蘇玲玲嘆口氣：「那還好，我用不着忍受太久了。」

她閉上了眼睛，企圖入睡。這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古舊的飛機，引擎吵得要命，機身震動着，就像隨時要掉下來似的，而且空氣調節設備又糟透了，這的確是受刑。

但司馬洛却安之若素。由於他早已知道有這樣的遭遇，沒有期望過高。

忽然，蘇玲玲又張開眼睛，低聲說：「難道你以爲金銀井是在三藩市？」

「我沒有說，」司馬洛說，「那裏恐怕連井也不容易找到一口！」

「那爲什麼要在那裏離開？」蘇玲玲問。

「因爲我們總要找個地方離開的，」司馬洛說，「既然你再也忍受不下去，那我們就在下一站離開好了，下一站就是三藩市。」

「這也好！」蘇玲玲說，「但你得答應我，一到了三藩市，我們就得先找一家好好的餐廳，好好地吃一頓，然後找一家好好的酒店，好好地睡一覺。因爲這個混帳旅行團，又沒得好吃，又沒得好睡。」

「一間房間？」

「兩個房間。」蘇玲玲說。

司馬洛嘆一口氣：「那你得答應我在吃飯的時候不要吃鷄。」

「爲什麼？」蘇玲玲說，「難道你對鷄有過敏性反應嗎？」

「不，」司馬洛說，「我祇是想起了養在船上的鷄，同類相殘，怎吃得下肚呢？」

「胡說八道，」她在他的腿上擊了一掌，「但你原諒我吧，司馬洛，在事情還沒有解決之前，我實在沒有興趣談這個。不過，在事情解決了之後……」

「在事情解決了之後又如何呢？」當她沒有說下去時，司馬洛就催促着問。

「當事情解決了之後，」蘇玲玲說，「我就會給你一個意外的驚喜。」

「謝謝你，」司馬洛說：「這樣，妳就使我有活下去的勇氣了。」

×　×　×

她說她要好好地睡一覺，她也眞的要好好地睡一覺，事實上，司馬洛也要好好地睡一覺，因爲他也跟她一樣，參加了這個混帳的旅行團，既吃得不好，亦睡得不好。

飛機是在午夜降落，他們吃了一頓凌晨的晚飯之後就回到房中去睡覺——分房而睡！

（未完）

技擊鬥智俠情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八絕（十一）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孫琴正想用毒戒指毒死曹玲，郎一雄突然出現，因此救了曹玲，孫琴正感奇怪爲何郎一雄沒死？原來毒戒指的毒汁對於郎一雄是沒有作用的，此時郎一雄用蜘蛛網罩住了孫琴的一只手臂並不斷的絞緊，此刻曹玲却反爲替孫琴向郎一雄求情，而將孫琴放走了，孫琴也因此放走了童梨作爲報答……郎一雄回到那大院見龍不王，談話中龍不王自認刦掠紅貨者是他自己，並承認九粒五彩珍珠也在他腰間，這話一出，院中立刻出現以巫婆婆爲首的一伙人，要向龍不王追贓，正爭持間，又出現另一伙人，爲首的也向龍不王討取九顆五彩珍珠……

各自懷目的 你爭我又奪

無影刀道：「有命的都配，冒失鬼更配！」

「無影刀！你說話很犀利，你那把刀也一樣利嗎？」

「你可以試試。」黑衣漢子冷冷問道

金開泰很注意他們的言來語往，他發現，那黑衣漢子非常狂妄，似乎是有備而來，無影刀則非常冷靜，也好像是成竹在胸。

圍紅圍巾的漢子稍一沉吟，就一揮手，道：「閃開。」

他的手下顯然都受過嚴格訓練，他揮出去的手還沒有收回來，那些人已經在他身邊整整齊齊地站好了。

「聽說無影刀這幾年在江湖上鋒頭甚健，我就來試試你的鋒芒吧！」

他緩緩將頸脖子上的紅圍巾抽了下來。當他將那條圍巾拿在手裏時，大夥兒才發現那不僅是一條禦寒的圍巾，而是一件威猛的兵器。

他脫身一甩，圍巾抖得筆直，活像一條棒子，手腕一抖，圍巾又繞成一個圓圈，最後他兩手各執一端，緩緩向無影刀逼進。

無影刀仍然沒有動。

龍不王却在那裏大傷腦筋，他見多識廣，了解對方那條圍巾多麼難纏，而且，對方亮出了絕門兵器，他還識不透對方的來路。

「無影刀！」龍不王輕輕地問：「你打算如何對敵？」

「先斷他的圍巾。」

「錯了。」

「錯了？」

「如果那條圍巾輕易能斷，還能用來作武器嗎？」

「那……？」

「他的兵器用在一個巧字訣上，因此功力必定會貫注雙腕，你就要攻他的下盤，斬腰，掃胸，刖足，只要讓他帶一點彩，就能煞他的銳氣，切記一定要留他的活命。」

「龍老爺子……這不是比劍，是玩正格的……」

「我知道。不過他也該知道在死人嘴裏是挖不到任何秘密的。」

「老爺子，你閃開，我試試耍力而爲就是。」

龍不王似乎對他很有信心，緩緩站開了。

在兩者相距五步之處，紅圍巾停了下來。

誰也沒有先動，對陣相搏，顯然都是老手！

「開泰！」徐小蕙輕輕地問：「以你看，誰高誰低？」

「伯仲之間。」

「錯了。」

「哦？」

「無影刀的功力不一定比那位仁兄高，但是勝者必定是無影刀。」

「爲什麼？」

「無影刀身邊應該還有一個人的，對嗎？」

「對！彭娘子！」

「她爲什麼沒有出現？想想看，他到那兒去了？」

徐小蕙提出的這個問題的確耐人尋味，在酒樓，彭娘子和無影刀曾經聯手對付金開泰，如今她爲何不見？

「小蕙，妳那腦袋裏想的事情可眞不少。」

「我想到的你未必也想得到。」

「這件事我可想到了，但我認爲不可能。」

「你想到了？開泰，你眞想到了？」

「我眞想到了。」

「那麼，你不說出來讓我聽聽？」

「妳認爲彭娘子埋伏在暗中，隨時出現給予那黑衣漢子致命的一擊，是嗎？」

「沒錯。開泰，曹玲似乎不太了解你，她說你是個不喜歡用筋腦的人，其實，她的說法錯了。」

「小蕙，別褒獎我，下面的話我說出來妳就不高興了。」

「你說。」

「這種作法犯江湖之大忌，以龍不王的聲譽……」

「開泰，這不是比武，是格殺，這幇人不死絕，隱藏在背後的人就不會出面，龍不王主要的目的就是逼那位隱藏在背後的大人物出現，你還沒有看出來嗎？」

金開泰沒有吭聲，他也覺得徐小蕙的判斷沒有錯。

徐小蕙又喃喃自語地說：「龍不王如此作的目的是爲什麼？我還猜不出，他正打算這麼作，是絕對不會錯的。」

無影刀和那黑衣漢子還是對峙的局面，仍然在等待，等待對方先動手，由此可見他們都已具備了高手的條件。

這時，郎一雄緩步走了過來，現場很少有人走動，不過，他的走動也並不引起別人的注意。

「徐姑娘！」郎一雄輕聲開了口。

「有何見教？」

「二位現在可以離開了。」

「哦？現在有好戲要登場了，却要趕咱們走？」

「徐姑娘，我只是覺得妳應該趕緊去通知曹玲一聲。」

「有必要嗎？」

「有必要。」金開泰接口說：「妳不去我去。」

「開泰，你知道在什麼地方找得到曹玲？」

「關帝廟，」郎一雄說：「天快亮了，她一定在那兒等我。金老弟，教她立刻到這兒來。」

金開泰大大方方地走大門，誰也沒有攔阻他。

「八面蜘蛛！」徐小蕙緩緩地說：「一直聽人說你絕頂聰明，我有幾個問題想要藉機請教！」

「不敢。」

「你認爲那箱紅貨眞的被龍不王刦走了嗎？」

「想必不會錯了，因爲他自己承認的啊！」

「目的既達，爲何不高飛遠颺？」

「龍不王胸羅萬機，委實令人猜他不透。」

「無影刀和這位黑衣漢子的一場生死相搏，誰輸誰贏？」

「照說，無影刀氣勢稍弱，可是對方永遠也不會贏。」

「這話怎麼說？」

「龍不王不可能讓對方勝此一仗。」

「用意呢？」

「很明顯，龍不王想逼出隱藏幕後的神秘人物。」

「以我看，這兆黑衣漢輸局已定，無可挽回，不過，隱藏在他們背後的神秘人物未必就會出面。」

郎一雄肯定地說：「一定會出面。」

「爲什麼？」

「他在搜集『八絕』，如果五彩珍珠不到手，他豈不是終身遺憾？」

「如此說來，龍不王在以五彩珍珠爲餌？」

「不錯。」

「那麼，他要的是什麼？莫非那是一件更値錢的東西？」

「八絕之中樣樣珍貴，龍不王也許要的東西正是八絕之一，他和那位神秘人物的目的似乎相同。」

他們在這裏說了不少話，那邊對峙的局面依然沒有打開，無影刀和黑衣漢子都是擺了架勢唬人的紙老虎。

「郎一雄：依我看，這一架是打不起來了。」

「哦？」

「他們都很有耐性地等，尤其那個黑衣漢子等得違反常情。」

「怎麼呢？」

「他們的目的是要龍不王身上那九顆五彩珍珠，如此耗下去，目的永遠不達，他們豈不是白跑了這一趟。」

「也許，他在故意拖時間，等待進一步的指示。」

「這麼說，那位神秘人物一直都在附近？」

「說不定，他此刻正瞪着眼在瞧着咱們哩！」

郎一雄的判斷正確嗎？眞有那麼一個

人正瞪眼瞧着他們嗎？

金開泰至少沒有遇上這麼一個人。

誰也沒有攔住他，雪地鬆軟，走在上面輕悄無聲。古人有踏雪尋梅的雅事，他踏雪所尋找的又是什麼？

在將要接近關帝廟的時候，突然有人橫身攔住了他的去路。

是孫琴。

「開泰，你在道上一向是最有信用的，這一回怎麼變啦？」一開口，孫琴就是興師問罪的口氣。

金開泰以不變應萬變，不哼不哈。

「開泰，我是付過錢的，沒錯吧？」

「沒錯。」

「按照約定，你應該待在金門客棧隨時聽候我的差遣，這也沒錯吧？」

「沒錯。」

「可是，我一天一夜都找不到你的人影。」

「學藝不精，被人擄走了。」

「誰？」

「八面蜘蛛。」

「如今你是自由自在的呀！」

「他又把我放了。」

「那麼！你現在就跟我走吧！」

「不行。」

「不行？爲什麼？」

「因爲，八面蜘蛛釋放我是講好條件的。」

「什麼條件？」

「我要爲他辦一件事情作爲交換我自由的代價。」

「開泰，按照規矩，在咱們的約定沒有結束之前，你不能爲別人作任何事。」

「這一次例外。」

「爲什麼要例外？」

「因爲我要自由，不自由又如何完成與妳的約定？」

「開泰，沒有任何例外，跟我走。」

金開泰在孫琴盛氣凌人的情況下並沒有激怒，但也沒有輕弱，他冷冷地說：「妳可以指定時間，地點，我隨後就來，現在我不能跟妳走。」

「開泰，拋開咱們的交情不談，按道上的規矩，你現在也非跟我走不可。」

提到「交情」二字，金開泰不禁有些嘔心，但他並沒有發作出來，只是冷冷地說：「我可以退錢。」

「退錢？」

「是的。如數照退，分文不缺。」

「我這個人你又怎麼退法？開泰，你的酬勞是雙倍的，除了一萬塊大洋之外，還有我這個人。」

孫琴纏人的本領甚高，要賴的手段也眞下流。

金開泰冷冷地說：「我不記得有這回事。」

「怎麼？那晚欲仙欲死的情景你都忘記？」

「我以爲那是個薦宿伴枕的雌貨。」

罵得絕，罵得毒，孫琴一定會氣炸了肺。

事實上，她不但不氣，反而笑了。

「開泰！」她笑瞇瞇地說：「你幹嗎跟我賭氣呀？」

「孫琴，我是一本正經的，絕沒有賭氣。」

「開泰！讓我摸摸你的良心好嗎？」孫琴緩緩向他走近，揚起了右手，「你一定是昧着良心說話。」

她的手指上正戴着那枚閃閃發光的毒戒。

金開泰沒有動，他也沒想到死亡之神已經向他逼進。

孫琴的右掌貼上了金開泰的胸膛。

金開泰依然沒有動。

他認爲孫琴又在施展她那狐媚子手段，男人經常會在這手段下屈服，但不是在這冰天雪地的戶外，也不是在這午夜飛霜的時候，他存心要孫琴嚐嚐冷漠的滋味。

「開泰，你的心在跳，你不是沒有心的人嘛。」

金開泰冷漠以對，這是他早就決定好了的。

「開泰，讓我摸摸你的臉。」她緩緩移動她的右手。

金開泰仍然沒有動。

驀地響起一個響亮的聲音：「開泰，快閃開！」

說話的是曹玲。

金開泰並非聞警閃開，而是不願曹玲見到如此噁心的場面，孫琴只差一眨眼的工夫，就能置金開泰於死地，可惜，她再也不會有這種機會了，她爲什麼要殺死金開泰？是一時氣憤？還是早有預謀？這個問題只有她自己才能回答。

曹玲緩緩走了過來，每一步都很愼重地跨出，就好像雪地有無數的陷阱。

「曹姑娘！」孫琴冷笑着說：「妳來晚了一步。」

「一點也不晚，如果再晚來一步，倒眞要爲開泰收屍了。」

「曹玲……這話……？」

「開泰，你有沒有見她手指上閃閃發光？」

「那只是一枚戒指。」

「不錯，那是一枚戒指，不同的是它能殺人。」

「哦？」金開泰聞言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開泰！」孫琴立刻加以反擊：「你會相信這種事嗎？這分明是她撚酸拈醋，惡意中傷。」

「孫琴，」曹玲氣勢兇兇地問：「這話是什麼意思？」

「曹玲：這還用問嗎？妳發現我和開泰有肌膚之親，所以妳……」

「孫琴，妳這話很可笑，開泰和我只是朋友，並無什麼特殊關係，就算有，也沒什麼大不了，不風流的男人畢竟太少……孫琴：要不要拆穿妳的秘密？」

「沒關係，妳儘管說好了。」

「妳根本不可能跟任何男人發生親密關係。」

「哦？」

「因爲，妳並不是一個完完全全的女人。」

孫琴一楞，金開泰也大感意外。

「妳是半個女人，半個男人，妳自己應該比我更清楚，妳有半個月的性情暴燥，一開口就是粗話，另半個月很溫柔，妳是一個不健全的人，那晚和金開泰顛鳳倒

鸞的不是妳，而是另一個人。」

「誰？」

「彭娘子。」

「妳胡說。」

「孫琴，我說話一向是有根有據的，彭娘子和無影刀是龍不王的嘍囉，而彭娘子又聽妳的調度，這證明妳背後的那個人也是龍不王，孫琴，謎底該揭開了。」

孫琴默然，好像是被什麼人封上了嘴似的。

「孫琴，妳只要回答我一個問題，妳就可以自由自在地離去。」

「什麼問題？」

「整箱紅貨都在龍不王手裏，他還要什麼？」

「妳爲什麼不去問問他。」

「問妳也是一樣。」

「絕不一樣，妳剛才說那些話聽起來都莫名其妙，反正你是一派胡言，只有傻蛋才會信。」

曹玲很肯定地說：「金開泰一定會相信我。」

「除非他是傻蛋。」

「我信。」金開泰語氣很平穩地說：「曹玲也許有許多秘密，但她絕不會騙我，絕不會出賣我。」

「金開泰……」孫琴的反應很敏銳，「我要提醒你一件事，凡是有秘密的人都不值得信任和信賴。」

「我認爲人與人之間應該彼此保持適當的秘密，」金開泰語氣鏗鏘地說：「父子，夫妻尚且如此，朋友之間就更不必說了。」

「你要聽曹玲的？」孫琴臉上顯露了怒容。

「孫掌櫃！」金開泰冷冷地說：「我曾經向你申明過，我可以供妳驅使，却不能受妳愚弄。」

「金開泰，我對你很失望，既然你相信別人的話，那就算了，不過，這筆賬咱們遲早要結清楚。」

孫琴說罷，掉頭離去。

「站住！」曹玲大吼了一聲。

這一聲吼顯然具有無比的威力，因爲吼聲一出，孫琴立刻就停住了脚步。

「幹什麼？」孫琴冷冷地問。

「妳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什麼問題？」

「龍不王已經有了那一箱珠寶，他還要什麼？」

「你爲什麼不去問他？」

「問妳也是一樣。」

孫琴緩緩轉過身來，在雪光反映下，她的臉色顯得格外蒼白，她的語氣更像冰雪般冷酷。

「曹玲，我早就知道妳不是等閒人物，來到這兒也不是爲了與金開泰廝會，……不管你在打什麼主意，安什麼心，如果你想在我面前耍霸王，妳還差一大截。」

「孫琴，一句話，八個字，我說上半句，妳一定知道下半句——來者不善。」

「善者不來。」

「對了。」

「姓曹的丫頭片子，妳最好不要自惹麻煩。」

「孫琴，妳除了手上那枚毒戒之外，還有什麼本事？」

「妳想瞧瞧嗎？」

「很想開開眼界。」

「曹玲！如果妳敎金開泰走開，我或許會亮亮招式，讓你飽飽眼福。」

曹玲似乎個性很倔强，立刻說：「開泰，你到關帝廟前去等我。」

「不，讓我陪着你。」在金開泰的推想中，曹玲當然不是孫琴的對手。

「開泰，」曹玲不悅地說：「別拿我當孩子，何況，這是咱們女人的事，你一個大男人夾在當中幹什麼？」

曹玲一向都對他溫柔體貼，從來沒有用這種語氣跟他說過話，在孫琴的面前，她的態度的確有些兒敎金開泰受不了。可是，他仍然很聽從曹玲的話向關帝廟前走去。

那裏還沒有一個人，郎一雄約會曹玲的時間還沒有到，金開泰在廟前的石階上坐了下來。

石階冰冷，這反而刺激金開泰更趨清醒。

他開始去思索許多，許多的事情。

當然，他也在衡量每一個人，甚至包括曹玲，他方才曾經說過，他不反對別人保留相當程度的秘密，可是，與一個有太多秘密的人來往則是對自己相當危險的。

這是他的矛盾，一個令他無法克服的矛盾。

曹玲委實保留了太多，太多的秘密。

她表面上畏懼孫琴，其實到了節骨眼兒上是孫琴在怕她，她對金開泰一再表示，她從來沒有在江湖上走動過，其實她暗中的活動已不止一天，她從不提她的父親，但她的父親却是江湖上一大公案的關鍵人物……

曹玲從不忽視她與金開泰的感情，這是絕對的，但她有許多事情爲什麼不與金開泰商量？是認爲金開泰不可靠？還是因爲她認爲金開泰沒有能力爲她解決問題？

那邊有人向廟前走過來，金開泰一眼就看出來人是徐小蕙。

徐小蕙走到他的面前他都沒有動。

徐小蕙也在他身邊坐了下來。

「沒見到曹玲？」

金開泰沒有回答，他似乎也突然學會了盡量保留秘密。

「那邊怎麼樣？」

「只聽鑼鼓點兒响，台上還沒有半點動靜。」

「還沒打起來？」

「嗯，我眞奇怪，江湖道上的搏殺我也見過，還沒見過這種場面……對了！開泰，有許多事情你也許想知道，有興趣聽嗎？」

「哦？」金開泰似乎突然發現自己以前沒將徐小蕙高估是一個重大的錯誤。

「爲什麼有這麼多人湧向這裏來？」

「當然是爲了那箱珠寶。」

「是的，有一個人出千兩黃金收買那九顆五彩珍珠。」

「千兩黃金？這個價錢實在是太高了一點。」

「那個人已經擁有了珍寶八絕中的七絕，只缺了這一絕，所以他出高價，使八絕齊全……」

「這批人都是爲了千兩黃金重賞而來的。」

「可以這麼說，不過有一個人却不是爲了千兩黃金。」

「誰？」

「龍不王。」

「那麼，他又是爲什麼呢？」

「八絕之中的另一絕是『藍珊瑚』，珊瑚有紅，有白，大概你還沒有聽說過藍色的，所以非常名貴。好多年前，龍不王受人之托，將這塊藍珊瑚從北京帶到金陵，半途中丟了。龍不王要吃賠帳，可是托他的人說，這塊藍珊瑚根本沒價錢，一個勁兒地催促龍不王去找回來……」

「我明白了，大家都是爲了那九粒彩色珍珠，只有龍不王是爲了那塊藍珊瑚而來……」

「對！千兩黃金買九粒彩色珍珠，超過了市價，那麼，出價的人必是七絕已全，所以龍不王想拋磚引玉。」

「想用五彩珍珠把藍珊瑚引出來。」

「沒錯。現在眼面前這個人就要出面了。」

「小蕙，妳認爲他一定會出現嗎？」

「一定。」

「那麼，他是怎樣一個人呢？」

「別去管了，另一件事你大概也想弄個明白，曹玲到這裏來幹什麼？」

「也許想查出她爹當年的死因。」

「這只是原因之一。」

「那麼，另外還有什麼原因呢？」

「怎麼？曹玲一直都沒有跟你談起過嗎？」

「沒提過。」

「如此說來，她還在提防你了。」

「話不能這麼說，各人有各人的秘密，是不是？」

徐小蕙深深吸了一口長氣，似乎有很多重要的話要說出來。她剛一張口，突然又將話嚥了回去。

原來有人向關帝廟前走了過來。

金開泰認得這個人，就是派出殺手打他手裏刦走那顆五彩珍珠的中年人，他與對方本來是水火不相容的，後來孫琴出面化解了他們爭鋒相對的情勢，自那以後，金開泰就沒有再見過這個中年人了。

中年人應該早就看到了金開泰，但他並沒有閃躲的意思，事實上，打一開始起，他就沒有怕過金開泰。

徐小蕙則以探詢的目光望向金開泰，希望金開泰給她一些暗示，而金開泰却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那個中年人。

中年人終於走到金開泰面前停住！

「你在等誰？」中年人一開口說話便不客氣。

「等你。」金開泰存心在挑釁。

「等我？」中年人楞了一楞，「等我幹什麼？」

「別裝迷糊，你還欠我一筆債。」

「金開泰，這不是說笑話的時候。」

「我並沒有說笑話，你的手下傷了我，那是血債；你搶走了我一顆五彩珍珠，那是錢財之債。」

「金開泰，那粒五彩珍珠只是暫借，既然經過孫琴首肯，你就沒有責任了，至於使你受傷，只是誤會，也已經解釋過了呀！」

「這麼說，咱們之間毫無瓜葛了？」

「當然是毫無瓜葛了。」中年人肯定地說。

「那麼，你跑到這兒來幹什麼？」

「警告你，也可以說是忠告，立刻離開此地，停留下去的話死亡隨時都會臨身，」頓了一下，那中年人又說下去：「如果你感恩圖報，就請你去辦一件事情。」

「什麼事？」

「告訴曹玲，不要糾纏孫琴，我保證晌午之前給她一個交待，她死纏孫琴的結果恐怕彼此都要受害。」

「你的話太籠統，也過份嚇唬人！」

「我說的是實情！」中年人的語氣是急燥的，態度却盡是在表露懇切，似乎迫切希望金開泰能相信他的話。

「你能說得更詳細一點嗎？」金開泰的語氣也緩和下來，「你總得給我一個理由去說服曹玲。」

「內情非常複雜，一時根本就說不清楚，水落石出，雲開見日，不久之後，眞相就會大白的。」

「誰知道你又在玩什麼把戲？歉難遵辦。」

「開泰！」一直袖手旁觀的徐小蕙突然開口了。

「嗯！」

「照他的話去辦。」

「小蕙，我對這仁兄不敢領教……」

「開泰，你難道對我也不敢領敎嗎？」小蕙嗔道。

「這……」

「別這呀那呀，快照着他的話去辦。」徐小蕙一揮手，「走！咱們一起找曹玲去，若是你辦不成，我幫你。」

「這位姑娘。」中年人說，「以後再謝啦。」

徐小蕙也不去答理他，逕自轉身快步離去。

金開泰連忙快步跟上，疾聲說：「小蕙，我比妳更認識這個人，他的話千萬不能輕信啊！」

「開泰，我有一樣本事，就是能分辨別人說出來的話是眞是假，他方才說的沒有半句假話。」

「哦！難道郎一雄約咱們去會是個陷阱？」

「正如那位仁兄說的話，內情很複雜，別瞎猜。」

「對了，剛才你好像是要告訴我什麼話的……」

「開泰，我也用句老辭兒——水落石出，雲開見日，不久就會明朗化——你前面帶路吧！」

金開泰很快就找到了孫琴與曹玲相持的地方，她們兩人還在那兒，緊張的局面絲毫也沒有鬆弛。

「曹玲！」金開泰揚聲叫道：「我能跟妳談談嗎？」

「這不是時候，」曹玲仍然目光灼灼注視孫琴。

「現在不說，以後永遠也沒有機會說了。」

「哦！那就現在說吧！」

「不能私語嗎？」金開泰緩緩走了過

去。

「要說就在這裏說。」曹玲的態度很堅持。

金開泰指指孫琴：「讓她走。」

「讓她走？」曹玲顯然在事先沒有想到，「爲什麼？」

「理由待會兒再向妳解釋！」金開泰回頭望着徐小蕙，「小蕙，妳也帮着說句話呀！」

「曹玲！」徐小蕙的態度很穩健，「我只能說，金開泰教妳放鬆孫琴一步，對妳有利而無害。」

「方才你們去過什麼地方？」

「關帝廟。」

「是不是碰見什麼人了？」

徐小蕙似乎不願在孫琴面前回答這個問題，回過頭去看着金開泰。

金開泰當然了解徐小蕙的用心，連忙說：「曹玲，反正妳立刻就會得到解釋，何必急於一時？」

曹玲想了想，不再理會孫琴，開始緩步離開現場。

孫琴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很快就走得不見踪影。

「怎麼回事？」曹玲冷冷地問。

「曹玲！」金開泰提到前情：「妳總該記得那次我教妳去『奇珍齋』那回事吧！不是有人要刦走那九顆五彩珍珠嗎？除了那個用小刀的殺手之外，還有一個中年人……」

「我問的是方才你們到底遇上了什麼事。」

「咱們方才在關帝廟前就是遇到那個中年人。」

「哦！他怎麼樣？」

「他提到了兩件事。」

「那兩件事？」

「第一，他說咱們在關帝廟所等候的只有死亡，第二，他敎我們勸妳不要纏住孫琴，他說，最遲晌午之前他還向你作一個交代。」

「你們憑什麼相信他？」

「小蕙，這就是要妳出面回答了。」

金開泰並非推諉責任。事實上若非徐小蕙慫恿，他根本就不會輕信那中年人。

「曹玲！」徐小蕙的態度很平靜，「妳纏住孫琴的目的無非想知道一件事，龍不王還想要什麼，對嗎？」

「不錯。」

「這個問題我可以回答你！」

「妳能回答？」

「是呀！」

「那就快說吧。」

「龍不王的目的並不是什麼五彩珍珠，也不是那一整箱珠寶，而是八絕之一的一塊藍珊瑚。」

「哦！藍珊瑚？妳肯定不會錯嗎？」

「絕不會錯。」

「小蕙，妳怎麼會知道這件事的？」

「自有緣故。」徐小蕙的回答諱莫如深。

「難道這個緣故還不能告訴我嗎？」

「曹玲！咱們朋友歸朋友，事情歸事情，天就快亮了，事情也快揭露了，到時候只怕誰也瞞不過誰。」

徐小蕙這番話非但使得曹玲一楞，連金開泰也大感意外，似乎還有一件天大的秘密深藏在她的心裏。

曹玲眞够豁達，竟然沒有再追問下去了。

「那麼，」她的話題轉了：「咱們還去關帝廟嗎？」

「不去。」徐小蕙立刻就作了回答。

「那……咱們不是在郎一雄的面前失了信？」

「曹玲！在敵友未分之前最先注意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在敵人面前失信是算不了什麼的。」

「小蕙！」曹玲語氣冷冷的：「妳的話前後矛盾，既說敵友未分，又怎能肯定郎一雄是敵人。」

曹玲分明在詰問，這使得金開泰非常意外；因爲憑她們的私交，曹玲不應該如此對付徐小蕙的。

「曹玲！妳是怎麼啦？對小蕙……」

「開泰！」曹玲的態度更凶惡了：「不要你插嘴！」

「開泰！」徐小蕙倒是和顏悅色的：「你別管，曹玲心情不好，咱倆是絕對頂不起來的。」

「小蕙！」曹玲依舊是冷冷的：「說咱倆有交情，我承認；如果說咱們交情有多深，我可不承認。這回妳突然出現在我面前，我始終覺得有點兒蹊蹺，妳來縣城，不是沒有原因的。够交情，現在就把肚子裏的話說出來。」

「曹玲！」徐小蕙的神態始終那樣安詳而又溫和：「我知道妳遲早要問我，可是沒想到妳問得這麼早。不錯，我來這兒是有目的，妳難道就沒有目的嗎？」

「我當然有目的，一見面就對妳說過了。」

「那麼，我現在告訴你也不遲呀！」

「說吧！我等着聽哩！」

「曹玲！我來此的目的與妳來此的目的完全相同。」

曹玲吃驚了，她楞了半晌，才緩緩地說：「小蕙！妳的話把我弄糊塗，我是來查先父的死因，難道妳也是？」

「曹玲！妳是聰明人，多說無益，現在咱們分道揚鑣，晌午碰頭，就這麼說定了。」徐小蕙說完後，掉頭離去。

曹玲似乎想叫住她，最後又忍住了。

「開泰！」曹玲等到徐小蕙的背影消失後才開了口：「你對這個女人的印象如何？」

「很有頭腦，很有城府。」

「你也認爲她很有城府？」

「有心機的人並不見得就是壞人。」

「話是不錯……唉！」曹玲似乎有什麼話想說而又不願說下去：「咱們到關帝廟去吧！」

「曹玲！妳認爲我們值得去那邊冒險嗎？」

「冒險？我不明白你這話的意思。」

「關帝廟前有陷阱……」

「開泰！如果咱們聽這些，連路都不必走了。」

曹玲堅持，金開泰自然不願違拗，二人立刻就來到了關帝廟，這時，天已放晚，東方出現了一片魚肚色。

曹玲在冰冷的石階上坐了下來。

那邊，郎一雄巳經緩緩地走了過來。

金開泰關心那邊的戰局，迫不及待地問道：「那邊的情況怎麼樣？」

「戰局？」

「是呀！」

「永遠打不起來。」

「難道是故作姿態，混淆視聽？」

「好了！」郎一雄將話鋒一轉：「別再談他們的勝負，高低，現在，曹姑娘！妳要向我作個交代了。」

「什麼交代？」

「令尊當年……」

「郎一雄！」曹玲霍地站了起來：「請不要提到先父，否則，我一句話也不會跟你談下去。」

「曹姑娘！非提到不可。」

「為什麼非提到不可？」

「樹從根長起，水從源頭流……」

「郎一雄！我再聲明一句，你如果提到先父，就一切免談。」

「曹姑娘！我潦倒一生，就是被令尊所害……」

「住口！」曹玲業巳盛怒：「如果你再這樣胡言亂語，我就不客氣了。」

「曹姑娘，是非曲直，不說明白怎會清楚？」

「什麼是非曲直？先父當年也是被人陷害，你知道嗎？只是你的運氣比他好，遇上了一個仁慈的殺手。」

「曹姑娘！我們可說是同病相憐，不應該再滋生誤會，我只求妳說明一件事：到此的目的何在？」

「追查殺害先父的兇手，除此別無他圖。」

「曹姑娘！我一直以為妳在追尋那批五彩珍珠……好了！言語得罪之處，還請多多海涵……」

「郎一雄！有一件事我也要提醒你一下。」

郎一雄表現得非常之客氣，道：「請指教。」

「徐小蕙似乎不太簡單，你不妨多留意。」

「哦！」郎一雄非常吃驚。「她不是你的閨中好友嗎？」

「有許多人不都是被好友出賣的嗎？」曹玲撇嘴道。

「曹姑娘只是有感而發？還是……」

「好了，我的話就到此為止了。」

「別過。」郎一雄恭敬地行禮離去。

「開泰！」曹玲輕緩地問道：「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世事如此紛亂，只因為大家都在你爭我奪，他們到底在爭些什麼？奪些什麼呀？」

「爭名，爭利，奪權，這是最具誘惑力的三樣東西。」

「曹玲！經過這一場紛爭之後，我突然發現自己很渺小，很卑賤，為了蠅頭之利，不惜以命相搏……」

「開泰！人只是人，並不是萬能的神，也用不着自責。你剛才說，經過這一場紛爭之後，這句話說錯了？這場紛爭還在持續中，並沒有過去，咱們還得小心。」

「我知道。」金開泰神色凝重地點點頭。

「開泰！現在去為我辦一樁事情。」

「妳說。」凝重的神情中透現着一片喜悅。

曹玲低聲細語，並不時輔以手勢。

當她說完之後，金開泰立刻向縣城方面奔去。

曹玲站了一會兒，也開始緩步離開現場。

她走的是郎一雄離去的方向，顯然是同一個目的地。

郎一雄離開曹玲之後就回到了他的「窩」。

眞是一件怪事，開門列勢，針鋒相對，旗鼓相當的黑衣大漢和無影刀，仍然是原來的架勢，還沒有動手。

似乎他們都被魔指點了一下，變成了石像。

郎一雄悄悄地來到了龍不王的身邊。

「龍老！」郎一雄輕言細語：「這是我的家。」

龍不王沒答理他，似乎壓根兒就沒聽見。

「龍老！我眞不明白他們在這兒幹什麼。」

「他們？」龍不王答腔了：「你所說的他們是誰？」

「黑衣大漢和無影刀呀！是在比脚勁嗎？」

「哦！」龍不王逼視着他。「你希望他們打起來？」

「雖不一定希望他們狠狠打起來，却也不希望他們在這兒亮把式，院子裏這麼多人，我想睡個清靜覺也不成。」

「你還睡得着？」龍不王流露出冷冽的笑容。

「唉！龍老！這話是什麼意思呀？」

「什麼意思你心裏有數，站遠點，別說得老人家心煩。你等着瞧熱鬧好了，這一場惡戰是免不了的。」

郎一雄沒有再說什麼，好像是龍不王一語道破了他的心病，使他突然變得啞口無言了。

這時，天色巳經大亮，百步之內的動靜大夥兒全看得清清楚楚，因此，當一座轎子緩緩向這座大院抬過來時，立刻吸引了每一個人的注意。

轎伕有四個人，都是健壯大漢，輕輕的轎子在他們的肩頭上飄呀飄的，就像毫無重量似的。

從那四個轎伕的穿着，打扮就可以看出轎中人必定相當有身份。因此，大家全想到同一個問題，轎中人到底是誰？他到這兒來幹什麼？

轎子直趨大門，而且還進了院落。

轎子終於緩緩地停了下來。

四個轎伕就站在原地沒動，也沒有人去打開轎簾，轎內也沒動靜。

巫婆婆，龍不王，郎一雄都是見過大場面的人，他們都難免被這般突如其來的神秘氣氛控制着，轎中人顯然很會賣弄玄虛，他很會懂得控制別人的心理。

郎一雄不得不開口問個來歷，因為他是主人。

「是那位貴客？」

沒有答腔，轎內沒人說話，四個轎伕也都像啞吧，沒有生命的轎子當然更不會

回答這個問題。

「到底是那位貴客？」郎一雄再問了一次。

轎簾閃動，一道黑影閃電般飛出。

是一頭巨大的黑色的東洋狠犬，少說也有七八十斤重。

牠似是受過良好的訓練，並不咬人，也不吠叫，以銳利的目光向全場掃視一遍，然後就蹲在轎門處。

轎簾內伸出來了一隻脚，脚上還露出了狐裘的下擺。

不但是貴客，還是一位闊爺哩！

客人終於亮相了，是誰也想不到的童風。

巫婆婆流露出不屑的神色，似乎像這種物永遠也不會放在她的心上，而龍不王和郎一雄的感受却不同，江湖人物多詭詐，表面上看起來童風沒有什麼份量，誰又知道他的背後有什麼有力的大人物在撐腰哩？

童風一亮相，只緩聲說了兩個字：「退下！」

教誰退下？

這種答案是立見分曉的，只見那羣黑衣大漢立刻閃退到轎子後面……整整齊齊地排成一個橫列。

瞧吧……童風手底下有這樣強勁的實力，誰還敢小看他？

「龍老！」童風恭恭敬敬地說：「教你的手下退到一邊，行嗎？」

「我的手下？」龍不王有些茫然地說：「我的手下在那兒？」

「無影刀難道不是你的手下？」

「童老弟？你太高抬我啦，我還配用這種手下嗎？無影刀是我的朋友，是拔刀相助的朋友！」

「那麼，就請你的朋友退下來，可以嗎？」

龍不王一揮手，無影刀立刻便閃身而退。

「童老弟！」龍不王冷冷地說：「這眞是人不可貌相，海水豈可用斗量，沒想到你在江湖道上還如此有身份的。現在，閑人都退下了，咱們巳經面對面啦，想怎麼樣？」

「談談。」

「談談？談什麼？」

「談買賣呀，一來一往都不吃虧的買賣。」

「童老弟，什麼時候開始作起買賣來啦？」

「龍老，別打哈哈，你要你想要的，我要我想要的，兩便，兩不虧。」童風一副生意人派頭。

「那麼，你要的是什麼？我要的又是什麼？」

「你要藍珊瑚，我要五彩珍珠。」

「藍珊瑚在那裏，五彩珍珠又在那裏。」龍不王問。

「藍珊瑚在我這兒，五彩珍珠在你那兒？」

「老弟：你憑什麼要五彩珍珠？」

「因為我想要。」

「你又因何捨得拿出藍珊瑚？」

「因為我不拿出藍珊瑚，你就不可能交出五彩珍珠。」

這幾問幾答，巳顯示了兩人棋逢對手，旗鼓相當。旁觀的人都難免會感到意外，沒想到童風還能和龍不王分庭抗禮。

龍不王自己也同樣感到意外。

「龍老？」童風始終那樣彬彬有禮。

「可以成交了嗎？」

「老弟，你可知道我為什麼要那塊藍珊瑚。」

「我不想知道。」童風態度緩和，措辭却很倨傲。

「那麼，咱們就別廢話，請把那塊藍珊瑚拿出來吧！」

「龍老！你也未免太目中無人了。」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龍不王瞪了瞪眼。

「財不露白，現場有這麼多人，你難道希望引起一場龍爭虎鬥。」

「這麼說來，咱們要換一個地方？」

「對，到一個只有咱們兩人的地方，咱們各交各物，各收各物，然後各奔前程，怎麼樣？」

「童老弟，這些人都長了脚，他們會跟着咱們。」

童風語氣肯定地說：「他們一定不會跟的。」

「怎麼？你和他們之間都有默契。」

「沒有。」童風說了這句話，然後轉頭向內院走。

龍不王猶疑了一下，也跟着向內院走去。

那為首的黑衣大漢立刻緊步相隨。

童風的動作快得出奇，身子一旋，右腿巳經跟着掃出。

他這一脚看上去似乎並沒有什麼威力，可是那黑衣大漢被掃着之後，竟然踉蹌退出了十幾步之多。

在場的每一個人都非常震駭，當然包括龍不王在內。

巫婆婆站在那兒沒動，她在等待別人先動。

郎一雄也開始動了，他一橫身攔住了童風的去向，沉聲問道：「二位要上那兒去？」

童風大剌剌地回道：「借個清靜的地方談話。」

「我是這兒的主人，總該向我打聲招呼。」

「好，我現在就跟你打招呼好了，怎麼樣？」

「不行。」郎一雄的態度非常強硬。

「八面蜘蛛，你自以為威風八面，是不是？」

「郎某人從來不敢有這種狂妄自大的想法。」

「你不狂妄我狂妄，今天借地方是借定了。」

郎一雄沉叱了一聲，他的手下立刻聚集過來，每個人手裏都拿着一張網，似乎存心要和童風一較高下。

童風冷笑道：「郎一雄，你最好知難而退。」

郎一雄也反唇相譏道：「知難而退的應該是你。」

童風沒有說什麼，也許行動就是最好的答覆。他身子一旋，右腿倏抬，踢向郎一雄的胯下。

——未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四

黃鷹·文
盧令·圖

粉骷髏（九）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蕭七，趙松，董千戶，湘雲均在董家堂中，堂外有卅多名捕快監視，他們等着子時的到來，快到子時，劉大娘送來壺茶和茶杯，蕭七一眼估中茶中有毒，忽然廳中燈光漸暗，以至熄滅，同時窗紙上現出個無常鬼影，董千戶追出，湘雲假作因見鬼影而心慌，拿起杯茶來喝，又故作中毒倒地，暗中作鬼的蜘蛛見湘雲已中毒，以爲得手就即離去，而蜘蛛萬想不到蕭七已在暗中監視，並追踪在他身後，至城牆邊，蕭七停步，目送蜘蛛遠去，因蕭七已經估計到蜘蛛一定藏身在「捺落迦」之中，蕭七要進一步追查在蜘蛛後面，到底誰是主謀人？

弩射英雄魄　劍奪蜘蛛魂

血濺地獄

夜深風寒！

淒冷的月光照耀下，「捺落迦」那塊橫匾仍然隱約可辨！蕭七這是第二次立足這個「捺落迦」的門前。

他的目光落在那塊橫匾之上，心頭不知何故竟然冒起了一股寒意來。

董湘雲緊跟着他，看見他停下腳步，腳步自然亦停下，目光亦落在那塊橫匾之上！

她雖然看不懂，但是看來不免也覺得有些特別，脫口說道：「那些花紋好生奇怪。」

董千戶在後面接口道：「誰說那些是花紋啊？」

董湘雲道：「不是花紋是甚麼？」

董千戶道：「三個字。」

董湘雲嘟嘴道：「那有這樣的字，我可不認識。」

董千戶道：「你當然不認識，因爲那是梵文。」

董湘雲一怔道：「梵文？」

董千戶道：「那也就是『捺落迦』三個字。」

董湘雲更加詫異，道：「捺落迦又是甚麼意思？」

董千戶一字一頓道：「地獄。」

董湘雲又是一怔，忽然失笑道：「爹就是喜歡胡謅。」

這次到董千戶怔住了，趙松一旁插口道：「令尊並沒有胡謅。」

董湘雲瞪了趙松一眼，道：「我爹爹的事情難道你比我還要清楚。」

趙松道：「這要看是甚麼事情了。」

董湘雲道：「就是梵文這件事情，我爹爹甚麼時候懂得梵文了。」

趙松道：「前天，懂的只是這三個，我也是。」

董湘雲道：「是誰教你們的，不會是蕭大哥吧？」

趙松道：「除了他我們這些人中，還有誰懂得這門子學問？」

董湘雲笑顧蕭七道：「你又不是和尚，怎麼竟懂得梵文？」

趙松替蕭七回答道：「那是因爲他的腦袋曾經不知出了甚麼問題，研究了好些日子佛經。」

董湘雲瞪着蕭七：「你不是想出家當和尚吧？」

蕭七淡然一笑道：「當和尚其實沒有甚麼不好，最低限度我沒有那麼煩惱。」

董湘雲却問道：「你打算到那個和尚寺去？」

蕭七反問道：「你問來作甚？」

董湘雲道：「拿把火去燒掉它。」

董千戶在後面放聲大笑，說道：「那就眞的是不着袈裟嫌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了。」

笑語聲是那麼的响亮，完全忘記了他現在在甚麼地方，在準備幹甚麼。

蕭七不由一皺眉，歎息道：「我們現在得進去了。」

語聲一落，舉步走上門前石階。

董湘雲一面追前，一面道：「這裏頭是怎樣的一個地方？」

蕭七道：「地獄。」

董湘雲道：「又到你胡謅了。」

蕭七微喟道：「這事實是一個人間的地獄。」

說話間，他經已來到門前！

那道門又閉上，蕭七記得很清楚，他帶着幽冥先生離開的時候，並沒有將門戶關閉，那麼，那裏頭藏有人是毫無疑問的了。

他雙掌才抵在門上，後面董湘雲又說道：「這豈非就是地獄門？」

「正是。」蕭七應聲推門。

門只虛掩，一推即開。

董湘雲探頭往內望了一眼，驚呼一聲，慌忙躲回蕭七的後面。

她平日雖然胆大包天，到底是一個女孩子，對於鬼神這一類東西，自然也特別來得敏感。

幽冥先生塑造的幽冥羣鬼事實也栩栩如生，恐怖猙獰之極。

幽冥羣鬼仍然矗立在原來的位置，一個不缺，院中及膝的荒草，却已大半被燒去。

對門那個大堂的一角亦已崩塌，日前那一場大火造成的損壞看來也不輕，幸好沒多久來了那陣傾盆大雨，否則這個捺落迦只怕難免被火完全燒毀。

蕭七連隨放步走了進去。

董湘雲亦步亦趨，寸步不離。

董千戶趙松跟着雙雙搶進，一大羣捕快相繼蜂湧而入。

趙松追前兩步，忙問道：「蕭兄，我們從那兒開始搜索？」

蕭七目注對門那個大堂，道：「根據幽冥先生的敘述，地下室的進口就是在那個大堂之內，蜘蛛雖然未必就只會躲在那裏，我們仍然無妨由那裏開始。」

趙松點頭道：「不錯，整個莊院相信也就只有那裏還能夠住人。」

一頓霍地回身吩咐道：「兒郎們準備火把燈籠。」

火石敲擊之聲，一時間不絕於耳，松枝火把，油紙燈籠一一亮起。

火光照耀下，那些羅刹惡鬼的形像尤

其猙獰恐怖。

風吹燈火，光影搖動，那些羣鬼就更像已有了生命，隨時都準備撲下，擇人而噬。

院子中立時平添了幾分陰森詭異的氣氛。

那些捕快幾曾置身過這種地方，不由都打從心底寒了出來。

趙松也沒有例外，他雖然已到過這裏一次，却是在白天。

何況給火一燒，這裏已變得不一樣，本來荒涼的院子，更見荒涼，那一角經已崩塌的大堂就更不像是一個住人的地方。

無論怎樣看，這都只是像一幢荒宅。

一般人口中的鬼屋也正是這個樣子。

但那些所謂鬼屋又那裏有這兒恐怖？真的不用說，就假鬼，這兒已觸目皆是。

× × ×

火光搖曳，鬼影幢幢。

蕭七從一個捕快手中取過火把，道：「大夥兒千萬小心。」

說完這句話，他就舉步向大堂走去。

董湘雲自然跟前。

蕭七回頭望了董湘雲一眼，道：「湘雲你留在爹爹身旁。」

董湘雲却道：「我跟你一起。」

蕭七道：「你還是留在外面的好，也容易照顧。」

董千戶插口道：「莫非你小子準備一個人進去？」

蕭七道：「晚輩正是這意思。」

董千戶道：「這怎成，如何少得了我的一份，你小子敢情門縫裏瞧人，將我這個老前輩瞧扁了。」

「非也。」蕭七不住搖頭。

董千戶道：「那麼便與我一起進去，少教我這個老前輩生氣。」

董湘雲接嚷道：「爹要進去我也要進去。」

蕭七沒有理會董湘雲，目注董千戶，解釋道：「老前輩誤會了，晚輩所以堅持老前輩留在外面，只為了對方未必藏在大堂內的地室中，萬一在外面突然發難，也得有一個照顧。」

董湘雲搶着應道：「外面有趙松，還有那麼多捕快。」

蕭七道：「對方的武功只怕並非尋常可比。」

趙松一旁聽得清楚，也不介意，插口道：「我這些手下，應付一般小毛賊雖然輕鬆，若是遇上了高手，却是心有餘，力不足。」

董千戶道：「這怪不得他們。」

趙松道：「便是我那雙天門棍，遇上了高手，也只有挨打的份兒。」

董千戶道：「別人不知道，你手底下有多少斤兩難道我還不清楚？」

他點點頭，接道：「看來我真的要留在外面，照應一下。」

董湘雲立即道：「那麼就讓我跟着蕭大哥好了。」

董千戶搖頭道：「不成，他若是分心照顧你，如何應付得了敵人？」

董湘雲道：「你就是當我酒囊飯袋，也不想想，這半年以來，我在江湖上闖蕩，還不是自己照顧自己，現在還不是好好的。」

董千戶道：「這是因為你還未遇過真正的高手。」

董湘雲笑道：「藏在這兒的若是高手，又何須藏頭縮尾，裝神弄鬼？」

董千戶道：「就因為這樣才可慮。」

董湘雲道：「可慮甚麼？」

董千戶說道：「明槍易擋，暗箭難防呀！」

董湘雲瞪眼道：「難道你就放心蕭大哥一個人冒這個險？」

董千戶道：「你以為他斷腸劍那個名堂是僥倖得來的。」

董湘雲道：「偏就是他了得。」

董千戶道：「你難道否認他本身的武功，臨敵的經驗不在你之上。」

董湘雲道：「這是你說的，我可沒有這樣說過。」

董千戶忽然一笑道：「小蕭終究不是外人，難道爹爹我不關心他的安全？」

董湘雲俏臉一紅！

董千戶接道：「你若是為他設想，就不要讓他分心。」

董湘雲不由不點頭。

董千戶笑顧蕭七，道：「放心，外面有我這位老前輩坐鎮，保管萬無一失。」

蕭七道：「拜託了。」

董千戶瞪眼道：「這是甚麼說話？」

蕭七一笑不語，舉起腳步。

趙松連隨吩咐手下道：「兒郎們四面散開，將這個大堂包圍起來，莫教賊人溜走了。」

衆捕快一聲宏應，紛紛退開包圍大堂四周！

× × ×

火光驅散了黑暗，照亮了大堂！

一支火把的光亮雖然不大，但藉着這光亮，蕭七已能夠看清楚堂中的情形。

碧紗幔經已灰飛烟滅，那張長几亦經已燒毀，堂中的柱子全都被燒黑，其中兩條甚至已燒成焦炭。

地獄諸神的瓷像却大都還完整，只是已失却光澤，被烟火燻黑。

男閻羅的紅臉已變成黑臉，女閻羅碧玉一般的那張臉龐却竟然能夠維持原來的色澤，一雙無情的眼瞳也仍然紅得怕人。

蕭七第一眼就落在女閻羅的臉龐之上，一轉又轉回，目光凝紅。

女閻羅也好像在凝望着蕭七。

風穿堂戶，光影搖曳。

蕭七的心頭陡然冒起了一股寒意，他歎了一口氣，忽然問道：「你真的喜歡我，真的要嫁給我？」

低沉的聲音在堂中迴蕩，帶着點無可奈何，說不出的凄愴。

沒有回答。

那個女閻羅俏臉上的投影隨着火光的搖曳起了移動。

她的表情好像正在變，又好像根本沒有變化，無情的雙瞳似乎帶着幾分揶揄之色，又似乎帶着幾分憐愛。

蕭七等了一會，又歎了一口氣，道：「那縱然是真的，你勾我的魂，奪我的魄就成了，何苦要多傷無辜？」

仍然沒有回答，沒有反應。

蕭七的語聲更蒼凉，接道：「飛飛，

仙仙，湘雲都是很好的女孩子，若是因為我盡殺她們，天理亦難容。」

他說着再次舉起腳步，向那個女閻羅走過去，走得雖不怎樣快，但也並不怎樣慢。

十一步之後，他終於來到女閻羅的面前。

那個女閻羅瞪着他走來，一些反應也沒有。

也許他只不過是一個沒有生命的瓷像吧！

蕭七腳步一頓，忽然又說道：「或者你並非這個樣子，但縱然這樣，亦美麗得很，但無論人也好，神也好，外表美麗與否並沒有多大關係，最重要的是內心。」

他說着一聲歎息，伸手輕輕的一拍女閻羅的肩膀。

好大的胆子！

他那隻手一落下，那個女閻羅的身子就四分五裂，簌簌的散落地上！

蕭七不由脫口一聲驚呼。

差不多同時，一聲慘叫從堂外傳來。

入耳驚心，蕭七一聲輕叱，身形一轉，一拔，疾往大堂左側一扇窗戶射去，其快如箭。

「嘩啦」的一聲，那扇經已燒成焦炭的窗戶片片碎裂，蕭七箭矢般奪窗飛出。

慘叫聲正是從這個方向傳來。

× × ×

大堂左側也放着好些羅剎惡鬼瓷像，趙松命令一下，十幾個捕快就向這邊走來，每隔丈許留下兩人，陸續繞向堂後。

那個大堂的建築非常奇怪，三尖八角，雖然相隔只不過丈許，那些捕快幾乎每一組都是處於孤立的地步。

丁豹、馬伯棠是其中的一組，他們就站在大堂左側那扇窗戶的外面。

兩人都是趙松屬下的好手，尤其是馬伯棠，跟了趙松已經有六年。

六年來，他還是第一次置身於這種境地。

一股寒意正在他體內滋長。

丁豹的寒意更甚，腳步一停下，就問道：「老馬，你以前來過這裏沒有？」

馬伯棠搖頭道：「我根本就不知道有這個地方。」

丁豹道：「好在這件事只是人為。」

馬伯棠道：「是人為抑或神鬼的所為，目前其實仍然未能肯定。」

丁豹歎息道：「不要說真鬼，就那些假鬼已經叫人胆顫心驚的了。」

馬伯棠苦笑道：「若是都變成了真鬼，根本不用打，隨便做一個鬼臉，你我只怕就得癱軟在地上。」

丁豹聽說不由自主回頭一望。

在他的身後不遠，放着一個羅剎惡鬼的瓷像，他一路走來，已經不下望了三十眼，並沒有發現有何不對之處。

可是現在再望，他混身毛管立時支支倒豎。

那個羅剎惡鬼的右側，不知何時已多了一個骷髏鬼。

慘白的骷髏，裂着嘴，似笑而非笑，披着一襲及地黑長衫，骷髏頭亦用一條黑巾裹着。

這豈非就是人們口中所說的「勾魂使者」粉骷髏？

丁豹想叫，可是咽喉却好像已經被封閉，一聲也發不出！

馬伯棠這時候亦已發覺丁豹有些不對路，問道：「怎樣了？」

丁豹好不容易從口中吐出一個字：「粉……」

「粉骷髏？」馬伯棠的反應也實在敏銳，連隨回頭向後望。

他的頭才轉過去，一股氣已噴在他面上。

那股氣並不寒冷，但那剎那給馬伯棠的，却是有如墮進冰窖的感覺。

那剎那之間，他亦已看見了那個骷髏鬼！

「粉骷髏！」這一聲恐懼之極，也尖銳之極！

驚呼聲未絕，那個粉骷髏已到了他的面前，他刀已在手，一聲暴喝，疾斬了過去！

刀還未斬落，骷髏胸前的衣襟陡然一分，一道寒芒從中射出，射入了馬伯棠胸膛。

是一支弩箭。

鮮血飛濺，馬伯棠慘叫一聲，撲地倒下，那把刀亦失了準繩，從骷髏的肩旁砍空，砍進泥土之內！

幾乎同一時，丁豹亦慘叫一聲，連人帶刀倒下去。

在他的胸膛之上，也釘進了一支同樣的弩箭。

「嘩啦」的一聲也就在這個時候響起，窗戶片片碎裂，蕭七箭矢般穿窗而出。

人在半空，劍已出鞘。

三呎三明珠寶劍。

× × ×

第一聲慘叫入耳，蕭七身形已展開，到丁豹的慘叫聲入耳，蕭七人劍已經在堂外。

蕭七身形未落，他手中明珠寶劍已刺出。

那個粉骷髏實在想不到蕭七竟來得如此迅速，待要隱藏起來已來不及，也來不及閃開蕭七刺來的那一劍。

「奪」一聲骷髏頭粉碎，黑頭巾萎縮，那個粉骷髏的身子却沒有倒下，衣襟陡然又一分，一支弩箭從中射向蕭七胸膛。

蕭七身形已下，劍竟然能夠同時收回，劍光一閃，叮的一響，弩箭被劍擊下。

「嗤嗤嗤」連隨又三下暴響，三支弩箭幾乎不分先後飛射蕭七三處要害。

蕭七長劍急揮，劍光飛灑，「叮叮叮」，接連擊下那三支弩箭。

三劍之後還有一劍！

劍疾如流星，反刺粉骷髏胸膛。

骷髏無頭的身子急退，說不出的詭異，蕭七心頭雖然驚駭，但劍勢並未受到絲毫的影響！

劍雖快，骷髏還是閃開這一劍，身形已閃進暗處。

蕭七冷笑，長劍連挑，將丁豹馬伯棠手中的火把挑起來。

嗤嗤聲中，那兩支火把流星般飛射丈外，分別插在兩個羅剎惡鬼手中的兵刃之上！

火光照亮了那附近，那個骷髏的身形

又畢露。

蕭七右手明珠寶劍，左手火把，緊緊接着凌空飛過去。

火光如流星，明珠寶劍斜映火光，閃電般輝煌，飛刺向那個無頭身軀。

周圍呼喝聲相繼雷動，趙松與數十個捕快，分從不同的方向殺奔過來。

他們尚未至，一條人影已然天馬行空般掠至，手握三尺七長刀。

「奔雷刀」董千戶。

董湘雲緊跟住董千戶身後，他的輕功雖然沒有乃父那麼高强，但比起趙松一衆，却也快了很多，眨眼間便已搶在他們之前。

趙松發力急追，一面大聲叱喝，道：「莫教走了。」

衆捕快紛紛回應，呼喝聲震撼夜空。

× × ×

那個無頭的骷髏鬼身形方待後退，蕭七閃電一般的明珠寶劍已刺至。

他怪叫一聲，無頭的身軀疾倒。

閃電般的明珠寶劍仍然刺在肩頭上，「篤」一聲，如刺朽木。

蕭七一聲暴喝，劍一挑，那襲黑袍「呼」地飛上了半天。

黑袍裹着的那個人立時畢露無遺。

一個完整的人。

有四肢，也有一個頭，只是這個人比任何人都矮小，赫然就是一個侏儒。

這個侏儒比一般的侏儒也不同，他的四肢特別長，驟看來，簡直就像是一隻蜘蛛。

他不是別人，也就是蕭七他們方才追蹤的那個人。

× × ×

「果然不出我所料。」蕭七劍指着蜘蛛，眼盯着蜘蛛。

其他人迅速湧至，董千戶長刀一展，便待殺過去，後面趙松却高聲呼道：「老前輩刀下留情。」

董千戶頭並不回，只是咆哮道：「這廝竟然敢毒殺我的女兒，不殺他如何消得我心頭的怒火？」

趙松却呼道：「先問聲他的動機也不遲，能夠活捉，當然更好。」

董千戶捋鬚道：「不錯不錯。」

蜘蛛即時一聲冷笑，道：「豈有這麼容易。」

趙松快步奔至，脚步一頓，低聲道：「今夜你還走得了？」

蜘蛛只是冷笑。

蕭七目光一落，接道：「好一身的輕功。」

蜘蛛回顧蕭七道：「好一手劍法。」

蕭七接問道：「是蜘蛛？」

蜘蛛道：「是！」一聲冷笑，道：「你知道的倒眞不少！」

「也不多！」蕭七接問他道：「你姓劉。」

蜘蛛道：「我姓劉。」

蕭七道：「劉大娘是你的母親。」

「是！」蜘蛛冷笑道：「一人做事一人當，少找我母親麻煩。」

蕭七道：「你若是爲她設想，爲何又棄她而去？」

蜘蛛道：「我本來也是一個孝順兒子，可是方才却完全沒有想到她的安全，也許我已經感覺到危機迫近！」

他忽然歎了一口氣，道：「其實我應該早就想到有問題的了，因爲這件事實在太順利。」

蕭七道：「你這個以毒藥殺人的計劃不能說不高明。」

蜘蛛道：「你怎會察覺？」

蕭七道：「這是你弄巧反拙。」

蜘蛛道：「哦？」

蕭七道：「你不該將那些燈火完全弄熄的。」

蜘蛛一呆，脫口道：「是不是黑暗中那些毒藥呈現出光澤？」

蕭七道：「如果燈火不熄滅，根本就發覺不到。」

蜘蛛頓足長歎。

蕭七道：「所以我將計就計。」

蜘蛛長歎道：「我實在高興得太早了一些，但無可否認，你實在是一個很仔細的人。」

蕭七道：「你也是。」

蜘蛛冷笑。

蕭七道：「董湘雲是不是你最後要殺的一個人？」

蜘蛛道：「應該是。」

蕭七道：「一個人在事情接近完全成功的時候，難免都會特別緊張，在事情完全成功之後，亦難免有些得意忘形，縱使是怎樣仔細的人，在那種情形之下，也會很容易有點疏忽。」

一頓又道：「任何輕微的疏忽都會變成致命傷。」

蜘蛛道：「有道理。」

蕭七轉問道：「近日來，出現的粉骷髏可都是你。」

蜘蛛道：「這附近一帶，除了我，還有誰能够弄出那樣的一個粉骷髏？」

他冷然一笑，接道：「好像我這種身裁的人，不要說這附近，就算走遍天下也未必能够找到多少個。」

蕭七道：「你跟了幽冥先生那麼多年，對於塑造瓷像多少當然都學到一些。」

蜘蛛道：「比起那個老頭兒雖然還有一段距離，但比起一個陶匠，相信差不了多少。」

蕭七道：「日前黃昏從馬車撲下那個羅刹女鬼瓷像是否出自你手？」

蜘蛛道：「是，駕車的那個人也不是別人，就是我。」

蕭七道：「有意？」

蜘蛛道：「當然是有意。」

蕭七道：「想嫁禍幽冥先生？」

蜘蛛道：「有此打算。」

蕭七道：「瓷像中那個女屍到底是誰呢？」

蜘蛛道：「你應該知道的了。」

蕭七道：「杜飛飛？」

蜘蛛道：「正是她。」

蕭七心頭一陣刺痛，又道：「那個金娃？」

蜘蛛道：「也是我殺的。」

蕭七追問道：「仙仙呢？現在在什麼地方？」

蜘蛛道：「在黃泉路上。」

蕭七厲聲道：「她到底怎樣了？」

蜘蛛道：「已變成了一個瓷像。」

蕭七震驚，喝問道：「在那裏？」

蜘蛛只是冷笑。

蕭七盯着他，咬牙切齒的問道：「爲什麼你要這樣做？爲什麼？」

蜘蛛的神態陡地一變，變得異常的猙獰，道：「你不知道爲什麼？」

蕭七道：「不知道！」

蜘蛛忽然問道：「樂平縣附近一帶最英俊，最瀟洒的一個男人是誰？」

蕭七實在想不到蜘蛛竟然會這樣問，不由得怔在那裏，董湘雲却替他回答道：「當然是蕭七——蕭大哥的了。」

董千戶亦道：「我雖然是一個男人，也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

衆人也沒有異議。

蜘蛛接問道：「那麼附近一帶最醜陋，最難看的一個人你們以爲又是誰？」

董千戶上下打量蜘蛛一眼，道：「以我看，該是你小子了。」

董湘雲接道：「我從來就沒有見過一個好像你這樣難看的男人。」

蜘蛛盯着他們，眼瞳中似乎有怒火射出，忽然歎了一口氣，道：「這句話也不只是你們說的，我也不是現在才聽到這種話。」

他的目光緩緩轉向蕭七，緩緩的道：「總之，我蜘蛛人如其名，完全像蜘蛛一樣醜陋而難看，永遠只能够躲在暗角。」

董千戶道：「男人長得醜陋一些有何要緊？」

蜘蛛道：「話不是這樣說，醜陋一些，不錯是沒有要緊，太醜陋，就非獨人見人厭，而且會變成一般人嘲笑的對象。」

董千戶道：「這與蕭七有何關係，與杜家姊妹，與我的女兒董湘雲又有何關係，爲什麼你要殺害他們？」

蜘蛛道：「蕭七與我是兩個極端，極美與極醜，大家的遭遇也是極端不同。」

他的語聲變得很陰沉，接道：「杜家姊妹與你的女兒都是樂平這附近一帶的美人，我不在話下，即使一般人都未必能够得到手，可是蕭七呢，根本不用求，她們簡直就是在奉送，惟恐他不要。」

蕭七只聽得雙眉緊皺，董湘雲那邊却漲紅了臉龐。

董千戶冷笑道：「你瞧不順眼？」

蜘蛛道：「當然，上天實在太過不公平，造物實在沒有理由這樣的極端，」語聲更陰沉，接道：「所以好像我這樣的一個人固然不適宜存在人間，好像蕭七那樣的人也是不適宜存在人間的。」

董千戶搖頭道：「你小子的腦袋莫非有什麼問題？」

蜘蛛道：「也許有。」目光又轉向蕭七道：「無論我怎樣做，目的也只有一個——討一個公道。」

蕭七盯着蜘蛛，雙眉緊鎖。

董千戶即時對蕭七道：「這小子的腦袋一定有問題，否則怎會有這種念頭？」

蕭七點頭，目注蜘蛛道：「有一點你必須明白，我蕭七長成這個樣子，並不是我的錯，杜家姊妹與董湘雲之喜歡我同樣不是我的錯，也不是她們的錯，若說是上天不公平，你必須討一個公道，該向上天討，不應歸咎於我們。」

蜘蛛道：「可惜除了這樣做之外，我實在不知道如何向上天討一個公道。」

蕭七語聲一沉，道：「蜘蛛！」

蜘蛛截口道：「不必多言，事情是我蜘蛛所做的，你能够找到我蜘蛛，是你本領，蜘蛛人在你面前，你要怎樣做就怎樣做好了。」

董千戶厲聲道：「與這種喪心病狂的人多說什麼，乾脆一刀砍掉了他的腦袋就是。」

蜘蛛笑應道：「這才是爽快。」

語聲未落，身形暴起。

蕭七的明珠寶劍立即刺出，董千戶一聲暴喝，三尺七長刀同時斬了過去。

劍刀齊下，斬裂了空氣。

劍氣刀炁激起蜘蛛一身的衣裳獵獵作響，可是蜘蛛仍然能够從劍刀交擊之中脫出。

半空中手脚一翻，嗤一聲，一支弩箭從他的手中射出，疾取董湘雲胸膛。

董千戶一聲：「大胆！」奔雷刀急回，「叮」一聲，凌空將那支弩箭斬下。

蜘蛛冷笑一聲，雙手齊揮，袖管中噹噹連聲，四支弩箭分射董湘雲，蕭七，董千戶，趙松。

董千戶長刀再揮，「叮」的又將那一支弩箭擊下，蕭七的劍同時將射向自己的那支弩箭震飛！

董湘雲的刀也不慢，趙松亦手急眼快，他那對天門棍交搭一擋，正好將弩箭擋下。

蜘蛛弩箭出手，身形已着地，伏地一

滾，又是兩支弩箭射出。

兩個捕快首當其衝，雙雙倒下，一被弩箭射中咽喉，當塲斃命。

另一個被弩箭射進胸膛，伏地慘叫連聲。

蜘蛛立時奪圍衝出，左右兩個捕快雙刀齊展，交錯劈下。

蜘蛛閃左刀，左手一托右來那個捕快的手腕，右拳同時擊在那個捕快的咽喉之上。

「喀」一聲，那個捕快的咽喉立時陷了下去。

蜘蛛雙手特長，出拳奇速，勁力而且相當雄厚。

那個捕快的身子也被擊得倒飛了出去，仆地不起。

蜘蛛身形不停，一滾又躍，又掠前了三丈。

也許是身形關係，他的姿勢非常怪異，完全就像一隻蜘蛛無異。

他身形雖然迅速，蕭七也不慢，箭矢般凌空一射數丈，竟反而搶在蜘蛛前頭。

蜘蛛只覺得眼前人影一閃，蕭七已攔在身前，脚步才一頓，後面勁風颯然襲至，董千戶已然殺到。

他冷笑，曲身，四肢着地猛一掠，身形已打横飛出，一飛又三丈，身形轉變之迅速，實在是非同小可。

蕭七横身急追，明珠寶劍刺向蜘蛛肩頭。

蜘蛛身一彈，人已飛上了一個羅剎惡鬼的瓷像之上。

董千戶的奔雷刀迅速刺至。

「察」一聲，那個羅剎惡鬼的瓷像攔腰兩斷。

蜘蛛不等瓷像倒下，身形已然飛起，半空中一招手「嗤」一聲，一支弩箭急射董千戶前頸。

董千戶手急眼快，一刀封開，厲聲道：「倒要看你還有多少弩箭。」

蜘蛛沒有回答，也無暇回答，蕭七的明珠寶劍已然嗤嗤嗤向他連刺三劍。

蜘蛛身形滾動，凌空連閃三劍，手一抖，一支軟劍颼的在手中飛出，捲向蕭七咽喉。

蕭七道：「你也是用劍？」

一句話才不過五個字，他已經閃一劍，回刺十三劍。

蜘蛛連閃十二劍，還有一劍却閃不了，左肩嗤的裂開了一道血口，一道鮮血飛虹般的射起。

他無動於中，身形倒退，竟退回羣捕之中。

蕭七倒想不到蜘蛛有此一着，一堵不住，急喝道：「各人小心。」

話口未完，蜘蛛的軟劍已纏住一個捕快的脖子。

那個捕快的脖子立刻斷截，一股鮮血冲天飛起，那顆頭顱也飛進半空！

蜘蛛劍都不停，一抖一挑，迅速削進了另一個捕快的小腹。

那個捕快狂吼一聲，翻身倒地。

趙松看在眼內，眼都紅了，一聲吆喝，天門棍走中宮，一齊撞向蜘蛛胸膛。

蜘蛛也不封擋，身形一側，轉撲向左邊的羣捕。

一道劍光，立即飛來，擋在蜘蛛的身前。

是蕭七的明珠寶劍！

蕭七一刺十三劍，一面厲喝道：「你這是作甚？」

蜘蛛道：「我一生孤獨，現在眼看快要進黃泉了，總得找幾個伴。」

一面說一面退，連退十二步，猛一聲悶哼。

一個捕快旁來一刀，正劈在蜘蛛的腰際。

蜘蛛雖然及時閃開要害，腰際仍然被刀鋒劈開了一道口子。

血怒噴，蜘蛛怪叫一聲，軟劍猛一旋，捲向傷他那個捕快的咽喉。

眼看那個捕快就要身首異處，那支軟劍突然停在半空！

蜘蛛的動作那刹那完全停頓，左手却就在那刹那一落，掩住了自己的小腹。

鮮血從他的指縫不住外滲。

他雙目圓睜，瞪着蕭七，一瞬也都不瞬。

蕭七木立在蜘蛛面前，劍低垂，劍尖在滴血。

那個捕快驚魂甫定，慌忙退開。

蜘蛛即時問道：「這就是斷腸劍？」

蕭七道：「不錯！」劍嗡一聲龍吟，震飛了劍鋒上的餘血！

蜘蛛說道：「好，斷腸劍果然名不虛傳。」

他突然笑了起來，笑接道：「現在我眞的要進地獄去了。」

董千戶那邊冷笑道：「你本來就該進地獄。」

蜘蛛大笑道：「就是進去我現在也已毫無遺憾。」

笑語聲中，血從他的嘴角不住淌下。

他笑顧蕭七，又說道：「黃泉路上我毫不寂寞，有杜家姊妹，有金娃，還有好幾個捕快相陪，蕭七，你呢？」

蕭七混身毛管逆立，沉聲道：「即使是在黃泉路上，他們也不會與你走在一起的。」

蜘蛛道：「眞的麼？」

蕭七不能夠回答。

蜘蛛嘶聲道：「蕭七，你何不隨我在黃泉路上走一趟。」

蕭七冷冷的盯着蜘蛛，一聲也不發。

蜘蛛也盯着蕭七，那個身子緩緩的倒下，蜷縮，死亡的蜘蛛般蜷縮。

他的眼睛至死仍然是睜大，莫非他仍然死不瞑目？

衆人的目光都落在蜘蛛的身上，沒有人作聲，所有的目光彷彿都已凝結。

× × ×

夜風淒冷，吹衣有聲。

董千戶伸手霍的一揮衣袂，道：「這種人可謂已喪心病狂，死不足惜！」

趙松接說道：「我看他的腦袋一定有毛病。」

董湘雲道：「否則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

三人你一言，我一語，蕭七却聽若罔聞，木立在原地，整個人都陷入沉思中。

董湘雲終於發覺，道：「蕭大哥，你在想什麼？」

蕭七脫口應道：「仙仙。」

董湘雲嘟嘴道：「人都死了，還想什麼？」

蕭七喃喃道：「蜘蛛方才說，仙仙已變成一個瓷像。」

董湘雲道：「是啊。」

蕭七道：「塑造一個瓷像並不是一天半天可以，就拿今天來說，蜘蛛一直都很忙。」

趙松插口道：「所以蜘蛛也許只是說說，仙仙目前也許只不過被他囚禁起來而已。」

蕭七道：「蜘蛛既然要回來這裏，以常理推測，仙仙應該也就在這裏的了。」

趙松道：「我們現在就搜索這個莊院，將她找出來。」

董湘雲立即贊成道：「那麼現在立刻進行。」

董千戶奇怪道：「湘雲……」

董湘雲苦笑道：「爹爹，我想你也得承認仙仙實在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

董千戶道：「不錯。」

湘雲歎了一口氣，道：「好像一個她那麼可愛的女孩子，誰也不忍心看見她受到傷害的。」

董千戶看看董湘雲，好一會才大聲道：「這才是我的好女兒。」

湘雲無言垂頭。

蕭七旁邊忽然道：「湘雲，你也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

湘雲一笑，笑得只是有些苦澀。

蕭七接着對趙松道：「趙兄先料理傷者。」

趙松歎息道：「這個蜘蛛心狠手辣，一擊必殺，方才我已經留意，他們都無可救藥的了。」一頓强笑道：「做我們這種工作，死傷難免，蕭兄不必掛在心上。」

蕭七無言頷首，舉起脚步。

趙松接問道：「蕭兄，你準備從那裏着手？」

蕭七道：「仍然是大堂內的地下室。」

脚步漸加快。

雖快而沉重，一如他現在心情。

（未完）

鑽石王國

（本文承自第34頁）

阿生他們無可奈何，只好退回二樓——只有住所這一邊才有二樓。

這是那位技師的主意；他告訴阿生，他們只有上二樓才可以避免前後受敵。

阿生和那技師押住狄非亞登上二樓之前，阿生曾示意狄非亞的手下，切勿輕擧妄動！因爲他不知道那些進攻者是什麼人，萬一是當地警方或者國際特警，情況自然改觀。

但是，萬一對方是莫基的人又如何？所以阿生叫技師先把收集的槍械搬上二樓，又叫各人非到必要，切勿反抗來襲的人。

不久，槍聲靜止了。

外面有人聲傳入。

阿生居高臨下，在二樓倚住窗緣，俯視門外，只見人影幢幢，却不知是何方神聖。

阿生揚聲問下去，無非想知道對方的來龍去脈，想不到「砰」然一聲，子彈由下面射上來，射中窗門的玻璃，「嘩啦嘩啦」地响了一陣。

阿生沒有還火。

外面又靜了下來。

剛才走動着的人，紛紛伏下。

突如其來地，有一陣汽車馬達聲响起，車隊開始迫近了。

幾支强光的探射燈，投射過來，同時亦可以聽到有人廣播。

用擴音器廣播的人說，他們是警方人員，叫屋內的人棄械投降，因爲他們已被包圍。

但阿生却恐防有詐！萬一對方的人是莫基集團又怎辦？

停了一陣，雙方均無動靜。

突然下面的人列隊出去；那是一班技師和狄非亞的手下——此時這班手下已無武器，擧高雙手出去。

阿生一向小心，所以無論如何他也要看清楚情勢才決定如何取捨。

投降的人已被接納，阿生在二樓窗口可以見到他們被帶到一些卡車上去問話。

用擴音器廣播的人忽然換上了另一個，此人竟然叫出了阿生的名字。

阿生至此才明白，當地警方只是應國際特警之邀，採取行動。

於是他和那技師押住狄非亞落樓。

來者果然是阿生的同事——來自巴黎總部的國際特警們。

他們原來在金沙薩機塲外面發覺阿生失了踪之後，便迅速展開一連串追踪和偵查的行動。結果也只能抓到一批屬於莫基集團的人。

後來就憑這班人的提供，輾轉追查下，才找到一處郊區去——就是停有直升機的唯一建築物。

最後就憑那幾個狄非亞的手下提供，再由金沙薩追踪至此。

兩個不同性質的鑽石集團，鬥到兩敗俱傷，結果國際特警獲得了另一次勝利。

但最重要的一點，還是「人造鑽石」的發現。

那位變節技師事後告訴特警人員，他們之中有不少人是被迫替狄非亞工作的，包括他本人在內。只不過一直無力反抗而已。國際特警人員本來想將那台製造鑽石的機器搬走，讓專家研究，但爲剛果政府反對。

那是剛果國土，特警亦無可奈何。

後來消息傳來，剛果政府已毀了那台「製鑽機」，於是有人怪責剛果黑人未開化；其實明白內情的人才知道：他們並非未開化，只因剛果本土有大量鑽石出產，如果能以人工方法製成鑽石，他們國家的損失就無從估計。

人類世界往往產生許多糾紛，歸根究底亦無非爲了「利益」二字；人與人之間如此，國與國之間亦如是！ (完)

長篇武俠故事

伴霞樓主・文
盧　令・圖

未央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顏如玉要張珏尋訪朱逸，張珏正想借此機會大獻慇懃，但却訪不到朱逸，使顏如玉失望，她暗自改扮男裝去城中查訪也訪不着，忽想起小白玉和穆家姐妹，就獨自趕至通州，不巧穆家姐妹等恰到京訪她，如玉只得趕回京中，這其中張珏極盡慇懃之能事，使如玉也不得不對他生出歉意。次日吳護院帶如玉遊山玩水，遇到杜家兄弟言及在他們走南路的鏢時，遇見秦天都，顏老英雄和朱逸並說及遇飛天狐等賊，全靠朱逸一把竹劍把匪賊趕走，如玉一聽，得意忘形，竟丟下吳護院，自個飛了出去。

情絲縷縷纏，慧劍亦難揮

却說那吳護院聞言點了點頭，道：「你這話倒說得是，江湖中人，誰見到寶刀寶劍寶馬不眼紅的，要有閃失，那還了得，怎生給你騎了來？」

吳管家道：「那你倒不用担心，公子已向老爹要下了，命我騎來，一者沒此馬，也趕不上你，二來張公子為了討好丈人，已作為禮物送給顏老英雄了，這早晚寶馬就有了主，任他天大的胆子，誰敢動它一根毫毛。吳大哥，却是你說說看，顏姑娘再是鐵石心腸，這頭婚事……」

吳護院擺手道：「住口。」他急掃了一眼，想制止吳管家說話。

吳管家失笑了，說：「瞧你，顏姑娘又沒千里耳，還怕她聽了麼，却是你快去查訪。」

吳護院去了一個時辰才回轉棧房，皺眉道：「忈是怪事，怎生仍不來到？」

吳管家驀地裏一拍大腿，道：「瞧我這記性，竟忘了告訴你，你那兩位相好兄弟說：顏老英雄和秦天都，因為在保定府遇上了那惡道，大庭廣衆之下，自然迅速傳開了，那保定府一個甚麼門派的當家的和秦天都也曾相識，得到信，立即接了去，怕不要盤桓一兩天，也許會來得晚些，先前我忘了告訴你。」

吳護院道：「這也罷了，我已去知會了地方，傳話長辛店所有店主，這夥人一到，即來報信，現下我們不用急了。」

吳管家一翹大拇指，道：「到底老江湖，虧你想到了，當眞這般最妙。」

吳護院笑道：「這是沒法兒，說不得，只好假傳一次聖旨，我告訴地方官，說是張尚書派我等來迎接的人，還怕地方官不盡心麼，我們跑斷了腿，也抵不上人家說一句話。而且有了顏姑娘的踪跡，也會即刻派來使告知，妙極，你倒把酒菜都備下了，我可餓壞了。」

吳管家道：「正是等你來飲兩杯，我已命店家在門口掛了燈號，不用等候後面的人，故意命他把酒菜搬到房裏來，院裏也清淨，我們哥兒倆也好說話。」

不料兩人才坐下來，飲不得兩杯，耳邊却傳來了朗朗書聲，而且就在隔壁。

這客棧原已住了不少人，豈無人客，京中考期已屆，天下的舉子正日夜兼程進京，落店也手不釋卷，又有何奇，既然是個書生，滿口之乎者也矣焉哉，兩人自也不把他放在心上。吳管家說：「吳大哥，今兒可辛苦你了。」

吳護院搖頭苦笑，說：「我們是彼此彼此，你這位大管家可也不安樂，看來張公子和顏姑娘這個堂要不拜，日後可還有得我們倆辛苦的，請，乾杯。」

兩人相顧一聲哈哈，吳管家先住了口，側耳聽了聽，心生感慨，道：「其實，作人就辛苦，要論權位財勢，張尚書的官兒不小了吧，可不也要受那朝臣待漏五更寒的辛苦，像隔壁這位讀書人，十年寒窗不用說了，這番戴月披星，落了店還要夜讀書，說不定還在頭懸樑，椎刺股，不也辛苦麼，作人誰不忙名忙利，為名利辛苦。却是我們倒別大聲笑了，你聽，隔壁的書聲住了。」

可不是不聞那朗朗書聲了，吳護院道：「却是我們有何名？為什麼利？這才眞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其實，我們那本家吳侍郎家的小姐，有什麼不好？張公子偏是對顏姑娘恁地痴情，門不當戶又不對。」

吳管家道：「這大概就是所謂緣法，有道千里姻緣一綫牽。按說呢，吳侍郎家的小姐，和我家公子倒是一對兒，就偏少了個緣字。」

吳護院忽地冷笑了一聲，說道：「我們是下人，吃人家飯，辦人家事，按說輪不到我們開口的，這是我們哥倆個和談論，門不當，戶不對也罷了，我眞担心，顏姑娘是個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跑得馬，殺賊如砍瓜切菜的江湖中，怎可匹配文縐縐的官家公子，這姻緣，這姻緣麼……」

吳管家忽然笑了，說：「我倒忘了告訴你，眞是想不到的一件稀奇事兒，你適才說的怕不有理，我們這公子也明白，他對顏姑娘這片痴情，按說便鐵石心腸也溶化了，為何顏姑娘偏還以顏色。張公子必是悟出文武殊途，格格不入，故爾……哈哈，張公子為了顏姑娘，竟也練起武功來了。」

吳護院一怔，見吳管家不是講笑，他心下可老大不是滋味。

這是難怪他的，在尚書府中，護院雖有幾位，但武功數他好，又得張公子信任，凡事都交給他辦，而今練武功非但不由他教也罷了，他却連知也不知道，顯然就是瞧他不起，將來同道中人曉得了，教他這張臉向那兒放？

那吳管家又道：「我也是才聽公子近身那小廝說的，難怪近日來顏姑娘住的後院也少去，府中也不常見了，敢情是去提督門練功夫，聽那小廝說，是我們家公子去求提督大人，要找個武功高强的師傅，公子的意思是找個禁軍教頭，却是提督大人說：禁軍教頭的武功也平常得很，若公子眞要學，他府中倒有一位。」

吳管家續道：「吳大哥，說來也許你不信，竟然是一位文縐縐的幕僚，但聽那小廝說，可眞了得，像會分身法兒一般，肩頭一幌，就化作幾個人影。」

吳護院道：「那有甚麼分身法，那是輕功，不過身法快罷了。」

吳管家道：「吳大哥，這話你可千萬別向人說起，公子連他爹娘也瞞着，那意思是，等到練好了，先要在顏姑娘面前露一手，不用說，是為了博取顏姑娘的歡心，聽說公子連武打的衣衫也備下了。」

吳護院心下這才好過些，張公子要秘密練武功，當然就不能找他，眞難為了我們這位公子了，為了討顏姑娘的歡心，眞個用盡了百計千方，現在更了得，要作江湖人了，若仍打不動顏姑娘的芳心，我可眞不信。

吳管家突然打了個哈哈，說道：「吳大哥，我可說一句不大好聽的話，論世家，我們家的公子可說頂尖兒，論人品，也是第一流，這樣的少年郎君，可是打着燈籠火把也找不到的，甚麼是鐵石心腸，我才不信哩，顏姑娘要不是千肯萬肯了，倒會住進府裏去，不過顏姑娘臉嫩罷了，一個拿刀動劍的姑娘，自不會像閨閣中的小姐，一時放不下臉，點不下頭兒來就眞，你瞧着吧，等顏姑娘的爹一到，我們就有得喜酒喝了。」

言尚未了，驀聽嘩啦一聲響，像是碗盞跌在地上打碎了，兩人一怔，聽出是隔壁傳來，吳護院道：「八成兒是這人讀書讀得瞌睡了。來，我們別只顧說話，乾一杯，這早晚顏老英雄一到，我們可就不能這麼痛快的喝了。」

其實兩人立即就不能痛快喝了，皆因後面的人已趕到了，吳管家可是個頭兒，得把大夥兒安頓，來的人還眞不少，眞虧那張公子想得到，還套了府中一輛最華貴的大車來，那是夫人出門乘坐的，嵌金鑲玉，繡墊珠簾，用兩匹駿馬駕車。

其實，在京城中，車不能快，之所以要套兩匹駿馬，不過是排塲罷了，但今兒可用上了，這才能入夜不久就趕到長辛店，說是怕顏姑娘才癒體弱，用來接取她的，並說張公子一接到通報也會即刻迎來。

自然，在府侍候顏姑娘的丫環，也來了兩個，連吳管家也沒想到，竟來了十多人，幸是他已吩咐店家不再往裏接客了，房間倒還夠用。

府中的護院也派了兩隨車前來，吳護院招呼兩人住下，心下却是一動，喚過吳管家，道：「却是那匹玉獅子呢？你要頓在那裏了，這裏雖然仍是天子脚下，但還是小心些為是。」

吳管家向後院一指，道：「這個自然，我也不會讓它與其他馬匹同槽，店家把後面一間空房讓出來，養在裏面。」

吳護院道：「那就好，但還得多加些小心，我這裏來了兩個兄弟，最好帶他們去瞧瞧，讓他兩個留點神。」

吳管家道：「那敢情好。」當下吳護院也跟了去，四人去轉了一轉，前後也查看過了，那屋子接近後槽，離着後門也遠，餵的黃豆也是上好的，吳護院交待了兩人，夜裏多留點神。

那兩人笑道：「吳大哥，我們要連一匹馬也看不好，還護什麼院，這是匹千金也買不到的寶馬，我們豈有不知的，你放心，錯不了。」

出來後，吳護院又去街上轉了一轉，

也到地方官那裏去了一趟，回說：「吳爺，請回去歇着吧，張尙書大人的事，我們敢怠慢麼，我們已派人在鎭口守候了，不用等他們落店，我們就會知道的了。」

吳護院忙拱手道了謝，回到店中，一脚才跨進店門，却又忽地縮回脚來。

是他驀然看見一人醉眼也斜，向店門口掛着的燈號望，大紗燈上，有張府兩個大字。那邊京城的鎭，官宦來往多，店家多備下了紗燈，人客一落店，即刻臨時寫上掛出來，一者店家廣了招徠，說明他那店舖官宦下馬，二來討好客人，他知是吳管家吩咐掛出去，但這人望着燈號作甚？

是了，原來是個醉漢，看來像是讀書人。

但吳護院才縮回的目光，又再回到那人身上，却因這一望，幾乎失聲大笑。

是他驀然瞥見那人腰間掛着劍，但仔細一瞧，可樂了，敢情是把竹劍，這麼說，這人不但醉了，而且必還有些瘋癲，可惜這人不但年輕，像個讀書人，又好模好樣。

就在這瞬間，只見他脚下一踉蹌，醉步蹣跚，吳院護幾乎閃避不及，被他撞了個滿懷。吳護院急閃身，再挪一步，不由一怔！他雖是站在門口，但和那人相距約有一丈，怎會幾乎被他撞了個滿懷？

一陣醉氣薰人，吳護院心說：晦氣，不由皺眉，但也只是瞪了瞪眼。

如何不晦氣，沒被撞上，也被他噴了口令人作嘔的酒氣，要不是眼下有事，依着他的性子，早就發作了。而且讓人見到他和一個半瘋癲的醉鬼嘔氣，雖不好看，但……咦！這人說甚麼，冷笑不是，也不是哈哈？像連聲唸着燈號上的張府兩字？

但吳護院並沒放在心上，這醉鬼適才就盯着燈號望，反覆唸着號上的字，那又何奇，誰會把一個步法踉蹌的醉鬼放在心上，不過是店中的醉酒夜歸人客吧了。

他厭惡這人的酒氣，容他進去了，這才入內，京裏下來的人都安寢了，吳管家倒還在等他。說道：「今晚沒來，明日也準到，我們也早睡了吧。」

吳護院喚來店家，吩咐衙門中若有人來問，立即喚醒他們，這才各自回房。

不料天尙沒亮，驀聽隔壁的房門拍得震天價响，吳護院翻身坐起，隔壁右面是那個讀書人，左面住着吳管家，正是拍的吳管家的門。

吳護院一怔！這倒奇了，甚麼事？難道是顏大剛和秦天都到了？難道連夜趕路前來不成？

到底他是個練家子，他倒比吳管家先出了房，那拍門的是個店夥，手中提着一盞燈籠，一見吳護院，叫道：「不好！你們那匹馬……馬……不見啦！」

那吳管家已開門出來，聞言可嚇慌了，道：「你你……說甚麼？」

那店夥道：「吳爺交待我們小心，故爾夜裏也去查看了兩次，那馬可都好好地在房裏，那知這……這……這一次……」

正說間，昨晚趕來的兩個護院也聞聲開門出來。吳護院一蹬脚，道：「快，快到後面去瞧，夥計，多點兩盞燈籠來。」

這裏雖是店房，不是張府，但他可也同住在店中，玉獅子若不見了，他的關係可比吳管家更大，搶到後面一看，可不是玉獅子不見了，那房門大開，後門也大開，駕車來的兩匹駿馬，兩個護院等人騎來的，一共有九匹，倒全在馬廐裏，聳耳，踏着後蹄。

吳護院一瞧就明白了，吳管家騎馬而來，豈少了人見到，財尙且不可露眼，何況這樣千金也買不到的寶馬，他若不担心，昨晚也不吩咐兩個護院小心了。一蹬脚，道：「快追，既然夜裏查看過兩遍仍在，必是才盜去不久。」

吳護院可不理會吳管家大罵店家，當先搶出後門，一瞧是條小巷，轉出去兩頭可就是大街。糟！長辛店可沒城門。心想：盜馬的人必不敢進京，必是往南。衙門中人不是說街口派得有人候應？

當下招呼兩個護院，奔向街口，那街上恰是响起了五更的更鑼。趕到街口一瞧，那有人影，倒是幾家趕早市的店舖，半開了門，有燈火露出來，吳護院近前一間，全都搖頭，雖也聽到有蹄聲從街上走過，但這裏夜夜都有夜行客，誰也不會注意，人家忙着生活，誰有閒功夫探頭去瞧。

吳護院吩咐兩人向南去的大道上追下去，他則趕到衙門裏報案，說不得，又要借助官面上的力量。馬可比不得珠寶，不能掩藏，多派出人去追趕查訪，不信查不出踪跡來。也可以未出長辛店，就得挨門挨戶搜查，不借助官方的力量可不行了。

長辛店不過是個小衙門，聽說尙書失了寶馬，那還了得，雖是屬豐台縣管轄的一個市鎭，但因此地進出京城的必經之路，地方倒比豐台更熱鬧，最是龍蛇混雜，故爾有守備和捕頭駐守，立即連夜傳集人馬。那捕頭道：「吳爺，你請回去聽信，我們這就行文，天再亮些，即刻就搜查，街口已派人出去盤查了。高頭大馬，可是掩不了人家的耳目的。」

可不是天已黎明了，吳護院回到店裏，那店家好生惶急道：「吳爺，這可不是怪事麼？我們店裏竟也丟了人。」

吳護院心中一動，待聽說是住在他隔房的那個讀書人不見了，登時就楞住了。

店家道：「吳爺你一走，店裏一陣亂，人客也都起了身，只有那間房的人客沒動靜，一瞧，那門虛掩，裏面也沒了人，那位相公的包袱也不見也，分明是走了，但前後門我們都有人把守，只有吳爺二位出去過，此外就沒人出入。」

吳護院忙問道：「那位相公可是腰間懸劍？一把……」

「竹劍……」店家說：「若不是他竟把小孩兒玩的竹劍懸在腰上，我們也不注意了，若不是他舉動言談無異，差點兒沒把他當作瘋子，那麼大個人也丟了，吳爺，這可不是怪事麼？」

吳護院想到所見那書生的怪異之處，可就不怪了，他也算得是老江湖了，驀可裏一拍大腿，既然昨日所聞的朗朗書聲，即是由這人發出，那會是個瘋子，啊喲！

吳護院忽然大叫一聲，倒把面前的店家，和那身邊的吳管家嚇了一大跳。

原來是他驀地記起了昨日那杜宇之言，說在保定府，一個佩着竹劍的書生，助了顏如玉的爹和那秦天都一臂，才打跑了飛天狐。莫非說的就是此人？

一定是他，這裏是進京必經之路，計算時日，也正是他路過長辛店之時，吳護院本來心下才一喜，只道那玉獅子有了下落，這一來可失望了。皆因這書生與顏如玉父女顯然大有淵源，豈會來偷盜送給顏老英雄的馬。

他這一瞬間，又是瞪眼，又是皺眉，忽喜又忽憂，可令那吳管家奇怪了，問道：「吳爺，你可尋到了綫索？」若然此馬一失，他可交不了差，怎會不惶急。

吳護院搖了搖頭，道：「綫索是沒有，但按理是該不難追查的。吳家管，你放心，此事我有關係，地方上也脫不了干係，不信一匹高頭大馬，會沒些跡象可尋，現下急也沒用，且待那顏老英雄到了再說，我計算晚半天可以到了。」

吳護院敎人家放心，他可放不下心來，一個上午都在坐立不安中度過，這玉獅子的被盜，實在透着奇，馬是送給顏大剛的，會不會有人和他過不去？飛天狐不是在保定府還向他尋仇嗎？不，想想又不像，皆因人未接到，馬未到顏大剛手中，誰也不曉得，再說，飛天狐乃是官面上追查搜捉的賊人，不要說雲陽觀漏網在逃，徐州府行文追捕了，張珏與顏如玉獲救後，山東地界亦已把他列爲要犯，他在保定府現身，行踪已露，天大胆子也不敢北上。

不，不會是這飛天狐，吳護院暗自搖了搖頭，只覺事有蹺蹊，昨日他追趕顏如玉，人不見了，馬也丟了，跟着店裏也丟了個客人。若說這腰懸竹劍的書生與失馬毫無關連，可又不像，那會這麼巧，人馬同在一間店裏，同一天夜裏失了踪，會沒關連？

看看天色近午了，往南追下去的兩個護院仍未回轉衙門裏也沒信，顏大剛與秦天都也沒接到，那吳管家愁眉苦臉，一個勁兒拿眼來瞄他，可比口頭上向他催問還要令他不安。

他再也忍耐不住了，跑出店去，不料才出南街口，驀見南面路上來了一行人。

「玉獅子，啊！」吳護院立即拉刀。

那一行人當先一個，胯下即是被盜的玉獅子，那馬不但高大神駿，而且通體無一根雜毛，毛色如玉，老遠一看就能認出，吳護院一見，怎不又驚又喜。

但他的刀尖還未拉出，只聽有人叫道：「吳爺，你萬安，馬找到了，人也接着了。」

甚麼？他老遠望見那馬，就目不轉睛，倒把近身的來人也忽略了，那話聲入耳，已有兩人奔到他跟前，原來是今早往南追去的兩個護院回來了，却因他聽得明白，也才發現那騎玉獅子的，正是顏如玉的爺顏大剛，那身後的兩人他也認得，乃是秦天都師徒，適才是因相隔得遠，一時間沒認出人來。

吳護院又驚又喜，說：「這這……這是怎麼回事？」

那兩人回頭一望，見那一行人相隔尙遠，鎭口之地，大道上行人多，馬行反而不能快了，一時間尙不會到達，當下閃過路傍，吳護院一拍兩人的膊頭，感激的說：「哥兩個辛苦了，這個功勞可不小。」

那兩人忙搖了搖手，一個說：「慚愧，吳爺，我們也像你現下一般，仍是一頭霧水。」另一個打了個哈哈，但那笑却是苦笑，說道：「我們並不認識顏老英雄，一見玉獅子在他跨下，只道馬是他盜的，可不也像吳爺你適才一般，要拉刀，幸是他傍邊那老者嗓門粗，聲音大，說：『既是張尙書府上派人在前面迎候，就落在長辛店，我師徒也就不再相送進京了，我這個土老兒，身落繁華地，就會渾身不自在。』吳爺，你說，可不是巧麼，幸好我們的刀尙未拉出來，人家也沒注意，要不然，丟人事小，得罪了張公子的貴客，我們可要吃不了，兜着走。」

那一個接口道：「京裏還有第二個張尙書麼？那三人腰懸長劍，太陽穴墳起那麼高，便是我們孤陋寡聞，也知是大有來頭的人了，登時明白來的是甚麼人了。」

吳護院道：「你們雖然沒迎上去自報名姓？問過究竟？」

這一個道：「一者我們想知道得多些，而且暗中聽個明白，因爲到底我們是靠估，是否眞是顏老英雄，仍不敢肯定，二來呢……」

那一個接口：「要眞是盜馬之人，我們就暗中跟踪，設法知會吳爺，便不會打草驚蛇了。」

吳護院道：「好，你哥倆個快回店去，知會吳管家，他們來了，我得迎上去，且慢……」他轉身，把已轉身的兩人喚回來，說道：「隨去衙門裏道一聲辛苦，說馬找到了！馬已在顏老英雄胯下，休要鬧出誤會來，快去快去。呵呵，兩位老英雄來得可快，在下在此恭候多時。」

他高抱拳頭，迎着一行來人，迎上了兩步，秦天都一怔，顏大剛和這吳護院同行過幾日，倒也認出他來了，說：「原來是吳爺。」

吳護院連忙搶一步，抓住玉獅子的轡頭，道：「老英雄請安坐，在下何人，老英雄休要多禮，這裏可不是貴客下馬的地方。」

秦天都說：「顏老弟，這位是……」

顏大剛道：「這位吳爺，乃是那張珏公子跟前的人，前番也曾一道去打擾過老哥哥。」

秦天都的二弟子胡林，在後接口道：「師傅那時一心在顏老英雄身上，難怪忘了，這位吳爺在莊上住了好些日哩！」

秦天都呵呵笑道：「那我可眞老胡塗啦，吳爺休怪。」

當下吳護院傍着顏大剛，一行四人，進了長辛店，吳護院滿肚子話，就是無從說起，一路盤算，尙未到那客棧門前，吳管家已率領人衆，在門口恭迎，一見玉獅子，和那店家一般，自是滿面堆笑。

吳護院指着吳管家，對顏大剛道：「這位管家，才是奉命來迎接老英雄的，我本先陪着顏姑娘，先行一步。祇是……」

顏大剛道：「你是說我那丫頭？」

秦天都正拋韁下馬，登時眼睜大了，說：「好哇，我們的閨女也來了，人呢？在那裏？哈！還不叫她滾出來見我。」

這正是吳護院急於要問的，面露尷尬之色，道：「不瞞兩位老英雄說：我還道顏姑娘已迎下去了，便是她沒隨兩位老英雄前來，在下正好生詫異，難道……」

秦天都道：「怎麼，人丟啦？」

尚書府的家人，已把接過來的玉獅子，牽去了後院，店裏的夥計也已把秦天都師徒的兩匹馬拉走了。吳管家躬身道：「顏爺，秦爺，請，一路辛苦，且請兩位大爺裏面待茶。」

顏大剛一面往裏走，眉頭緊鎖，道：「老哥哥，我可有些担心……」秦天都呵呵一笑說：「老弟，我知你担心甚麼，必是因爲惡道在保定府現了身，又被他脫逃了，哈哈，却不想我們的閨女已揚威天下，賊子們見到，還會不像老鼠見了貓？」

顏大剛搖了搖頭，眉頭一皺，道：「但這丫頭南來，走在這位吳爺之上，我們北上怎會沒撞見？老哥哥，路，可只得一條。」

吳管家把三人迎入上房，家人已獻上茶來，吳護院却在傍晚發起楞來，那心下可比顏大剛還要焦急，却是那胡林似有所悟，道：「二叔，你可忘了，吳爺和我們之間，不僅有一個大妹子，走在我們之前的，還有一個人呢？」

秦天都掀眉大笑，說：「着哇，我們的閨女先吳爺南下，那朱相公先我們北上，必是兩人途中相遇。」

顏大剛放下茶杯，搖頭道：「便相遇，也該有人，但人呢？老哥哥，你別以爲這是天子腳下，賊子們已喪了胆，論歷練，見識，老哥哥你可無不比我强，怎麼忘了賊子們對她怨毒極深，而明槍易擋，暗箭難防。」

秦天都不打哈哈了，一捋蒼髯，說：「這個……這個……」

吳護院心說：「這話如何不是，顏姑娘就在不久前幾乎命喪賊子們的手中。因是更焦急起來，忙道：「秦老英雄所說之人，可是一位身佩竹劍的相公麼？好教老英雄得知，那位相公昨晚也落在店中，喏！就住在那間房。却也奇怪，今兒醒來，人和馬都丟了，那位相公的房中已空，不見了，後院中也失去了馬。」

秦天都道：「正是，是他，他先行一步北來了，但你說什麼馬？可是你們丟了馬？」

吳護院抹角拐彎，要問的正是這話，道：「正要請問顏老英雄，那匹玉獅子乃是大宛來的寶馬，張公子特命吳管家送給顏老英雄乘坐的，不料昨晚突然失了，怎生到了老英雄胯下？」

顏大剛愕然，秦天都把眼睛瞪得更大了，說：「甚麼，玉獅子？那馬是你們丟了的？」

胡林道：「吳爺，是這麼回事，今早正要起身，店裏的夥計牽了那匹馬來，說是給我二叔送來的，那送這馬來的人，多一句話沒說就走了，夥計的還道與我們相識的，是以也沒多問，我們這一路行來，可不也一路猜，滿肚子狐疑，可就是猜不出是誰送來的。」

吳護院道：「莫非是他，是……那位相公？」

秦天都一拍大腿，說：「着哇！馬與人同時失了踪？」

那胡林道：「師傅，你忘了我們也曾問過那夥計，送馬來的人，可不像是那位朱相公，再說，若是他，就算他要孝敬二叔，怎又不親自送來，而且朱相公是位讀書人，豈會作出這盜馬之行。」

那顏大剛在紅石山莊住了快一年了，與秦天都親如手足，是以這胡林對顏大剛以二叔相稱，喚顏如玉作大妹子，親切有如家人一般。

秦天都搔起頭來，望着顏大剛，道：「他這話，也說得是，想那朱相公武功高絕，更是位守禮的君子，豈會作出這樣的事來。」

胡林對吳護院道：「吳爺，你適才不是說那朱相公住在你那壁間麼？想來你們必然也談及那馬，若是，朱相公必然也聽到了，既知是送給二叔的，豈又會盜來相送。」

吳護院道：「說得是，你這話倒提醒了我，昨晚我和我們這位管家在房中飲酒，談的就是這馬，也曾提及張公子特地向尚書討來孝敬顏老英雄，那隔壁原有朗朗書聲的，那時忽然停了，顯然那相公已聽得明明白白，是則明知馬即會送到老英雄手中，豈會盜來相送，必不是他。」

言尚未落，只見那到衙門去的那位護院，忽然探進頭來，對吳護院道：「吳爺，宛平縣崔捕頭已擒了盜馬的人，並帶了來，現在前面，請吳護院出去有話說。」

原來是長辛店地方已把張尚書失了寶馬之事，連夜報到縣裏，那縣官嚇壞了，立即命縣裏的崔捕頭趕了來，大夥兒一聽說擒獲了盜馬的人，不禁都是一怔，尤其是顏大剛，心想這是誰？但無論如何總是一番好意，忙道：「吳爺，何不請這位崔捕頭進來，我們也見一見？」

秦天都道：「正是，我們也問問，可不就明白了，也不用瞎猜了。」

吳護院却想：「若眞是擒住了盜馬之人，此人必與顏老英雄有淵源，倒不可難爲他。」當下忙走了出去。一會帶進了崔捕頭，並帶進了一個雙手反綁的漢子來。

這宛平乃是帝京的大門口，城裏既多富貴人家，豈少了黑道上的人出沒，城裏的地頭宛平縣管不了。一旦出了事，却脫不了關係。是以宛平縣的官最難做，不是有眞功夫，江湖上有點名聲的也不敢做，吳護院敢情與崔捕頭有個認識。

這崔捕頭對太乙劍派的掌門秦天都豈沒個耳聞的，徐州府和山東的行文，也是到了，雲陽觀掃穴犂庭的顏姑娘，早已名震江湖，聽說顏姑娘的爹也到了，就在裏面，又是尚書府的貴賓，慌忙隨同吳護院進來，躬身拱手說：「原來兩位前輩駕到，在下失迎了。」

吳護院替他引見了，秦天都道：「崔捕頭請坐，多禮可不敢當。」他咀裏說着，可已與顏大剛交換了一個眼色。顏大剛的目光再又落到那反縛的漢子身上，皺着眉，搖了搖頭。

秦天都才繼續說道：「却是崔捕頭辛苦，想必這位便是盜馬之人了？」

那漢子哼了一聲，倒先開了口，昂然抬頭道：「不錯，好漢作事好漢當，馬是我盜的，刀擱在我頸子上，也絕不皺一下眉頭。」

吳護院見崔捕頭對他一使眼色，忙道：「請問顏老英雄，可識得此人麼？崔捕頭特地帶他前來，意思是既然已歸了原主，若然……若然……」

顏大剛豈有不明白他那話意的，忙道：「其實不識，這位朋友……」

秦天都呵呵笑道：「這位朋友想必是仰慕老兄弟你神劍無敵，不知寶馬原就是張公子贈給你的，想盜來相贈，那原也是寶劍贈烈士的相敬之意，有趣呵，有趣，原是老兄弟的馬，這位朋友却不知，却盜來贈給老兄弟。」

那崔捕頭和吳護院都不禁笑了，崔捕頭立即命人替那漢子鬆綁，不料那人怒吼一聲，說：「呔！要殺要剮，既被你們擒住了，老子絕不皺一下眉頭，再敢出言相戲，老子可要駡啦。」

這一來可全都大出意外。怎會口出此言，秦天都一怔之下，說道：「朋友，適才所言何會相戲，你盜馬送給我這位老兄弟，難道不識得他就是聞名天下的一字騰龍劍顏大剛？」

那漢子呸了一聲，說道：「哈哈，老子闖蕩了江湖數十年，從來就沒聽說有過甚麼一字騰龍劍，聞名天下，哈哈，幾時輪到你姓顏的……」

吳護院和崔捕頭齊聲喝道：「住口！」秦天都大怒，霍地一長身，却是顏大剛一點也不惱，含笑道：「這位朋友其實說得不錯，老哥哥，你豈不知，我少在江湖上行走，江湖上的朋友更是少會得很，却是我要請問這位朋友，怎麼辛辛苦苦把馬盜來，倒又派人送給了在下？」

那漢子聞言，登時怒不可遏，說道：「敢請昨晚是你！你！」只見他切齒咬牙，那雙目之中像要噴出火來，恨恨地說道：「原來昨晚是遭受你的暗算，奪了我的馬。」大夥兒愕然間，那人更是一聲狂笑，說道：「我陳豪但有一口氣在，姓顏的，老子必報此仇。」

吳護院生怕這人再有不好聽的話，忙對崔捕頭一使眼色，秦天都性烈如火，霍地一上步，但顏大剛比他更快，伸手攔住了他，當下對吳護院和崔捕頭道：「兩位想已聽得明白，這其中只怕還有緣故，聽這朋友所說，那馬顯然由他人從這位朋友手中奪來相送的，在下可有一事不明，請問崔捕頭，那馬已不在他手中了，却怎又知他是盜馬之人？」

秦天都說：「老兄弟，還是你心細，想到了，崔捕頭，此人是何處擒來的？」

崔捕頭顯然有些尷尬，說道：「慚愧，今日天未亮得到縣太爺傳呼，立即趕來，並派人分途緝捕，不料都沒有信息，不過是午前時候，在南路近大道邊一個林子裏，發現此人被人綁在樹上。」

崔捕頭繼續說：「那傍邊的一株樹被削去了一片樹皮，上面刻劃着字句，說明馬即是此人所盜，一問，此人倒也是個硬漢，一口便承認了，但說馬已被人刦去，並把他綁在樹上，先前也不過剛把此人押解回來，張府上的護院恰好前來知會，始知道馬已到了顏老英雄手中！」

顏大剛皺着眉道：「這可奇了，是誰却又奪回馬來，送去給我？陳朋友，想必你也明白，昨晚從你手中刦奪此馬，實非在下我，而是另有其人，難道你一無所見不成？那可奇了？」

那可奇了，此人所盜的馬被奪，又被人擒來綁在樹上，並在他身傍的樹上刻劃上字句，他豈會無所見的，大夥兒不禁都拿眼來望他。

那漢子兀自怒不可遏，道：「我陳豪在山西地境，是個响噹噹的人物，若憑一拳一腿，兵刃上見高下，嘿嘿！……」

崔捕頭啊了一聲，說：「原來是陳當家的，久聞陳當家的在太岳山中立寨，呂梁山中躍馬，汾河一帶揚名，竟也有興到京裏來走走。」

秦天都也是一怔！原來這陳豪在山西地界，也是一條漢子，雖然在綠林中出沒，黑道上吃飯，却是盜亦有道，非貪官富豪不刦，是以武林中亦有他這麼一號人物，秦天都雖沒見過，但既然是一河之隔，豈沒個耳聞的，道：「原來是陳朋友，失敬得很。」

那陳豪哼哼兩聲，說道：「我姓陳的一生光明磊落，從不暗算傷人……」

崔捕頭也不禁哼了一聲，說道：「敢情鼠竊夜盜也算光明磊落。」

秦天都忙道：「崔捕頭，且聽他說來，端的是甚麼人又從他手中把馬刦了去？」要知身不在官門的武林中人，對綠林中的朋友，多少有那麼一分敬意，道：「原來你受了暗算？」

那陳豪橫了崔捕頭一眼，道：「若不是受了暗算，跌下馬來，豈會被擒，那時天色太過黑暗，後來又被他拖入林中，更黑得對面不辨面目。」

顏大剛突然走上一步，道：「你雖不辨那人的面目，林中雖然黑暗，不會說連身形與衣着也辨不出來吧，陳朋友，你倒是仔細認認，可像是我麼？」

那陳豪果然向顏大剛打量了一會，那目中的怒火也頓減了，道：「果然不是你，那人頭上……頭上竟是……」

吳護院接口道：「頭上戴着一頂儒冠，更是長袍大袖，是個翩翩文生相公，可是麼？」

現下輪到陳豪驚愕了，道：「正是！正是！咦！」

吳護院已對顏大剛和秦天都道：「必然是那位腰懸竹劍的朱相公了。」

秦天都一拍掌，嚷道：「是他！是他！若非是他，也不能伸手奪回馬來，也不會送去給我這位老兄弟。想必是他知此馬是張公子送給我這老兄弟的，夜裏發現這位陳朋友盜馬，便跟踪下去，到了郊野方下手！」

顏大剛皺眉道：「但這位朱相公怎不和我們見上一面，却派人送去呢？」

秦天都道：「這有何難明的，那日朱相公先走一步，乃是要趕路進京會試，爲了發現老兄弟你這馬被盜，才又折回身來，不用說，又連夜趕路上京？」

顏大剛這才釋然，點了點頭，吳護院忙向崔捕頭一使眼色，崔捕頭會意，忙站起身來，說道：「此人既然和兩位老英雄沒淵源，在下可要把他帶走，雖然馬已尋回，但縣裏已有了案，人要不帶去，案可不能了結，我這差也交不了，在下先走一步，暫且告別。」說着，崔捕頭已拱了拱手，那衙門裏的人立即拖了陳豪出去，秦天都想說情，但話到口邊，還是沒說出來，一者此事已動了官，立了案，二來也惱這陳豪先前出言不遜。

吳護院把崔捕頭送走，道了謝，回身進來，那吳管家已夯排了筵席，席間，顏大剛得知吳管家已派人飛馬入京禀報，張珏公子要親自來迎，倒不安起來，草草罷席，催促即刻起身，秦天都也道：「我們那閨女必是回去張府了，走哇，我可想念得緊，老兄弟，這就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不料她這點年紀，已威震江湖，揚名天下，連我也沾了光彩。」

顏大剛豈有不想見女兒的，雖然知道她的傷好了，父女久別，自也渴望一見。

吳護院心想：顏姑娘只怕眞回去了張府，必是沒有迎到，以為路上錯過，她爹已進了京，要不然怎會不見人，當眞憑顏姑娘的武功劍術，又在京城之地，豈會有事的！一行人才過午刻，便上了道，顏大剛見張府還派了車來，得知是張公子派來接他女兒的，心下好生感激，他可不知張珏對他女兒一片痴情，在馬上對秦天都道：「這位張公子眞的難得，富貴中人，像他這般不以富貴驕人的，倒眞少有，我不過路見不平，偶然拔刀相助吧了，他竟如此念念不忘！」

秦天都也點頭道：「便是這張公子前在我莊上，好生待慢，便因他是富貴人，不料他這麼富貴公子，倒有兒富貴氣息，我本想送老兄弟你到此為止，不再陪同進京的，這一來我倒要會會他。」

那吳護院與吳管家騎着馬，在後跟隨，自是你一言，我一語，把張珏吹捧了一番。吳護院道：「好教兩位老英雄得知，張公子豈僅人品好，重老尊賢，最難得的飽讀詩書，兩位老英雄等着瞧吧，這一番張公子必然金榜題名，鰲頭獨佔。」

吳管家接口道：「我是從小的在張府，也侍候公子長大的，像我家公子這般人品才學，實是罕見，京中多少官宦大臣，誰沒幾位公子，可就找不出一個及得上我家公子的人？」

秦天都道：「你們所說，我倒也相信，富貴人家的公子，八成都是花花公子，要不是我見得多了，你家公子前在我莊，老朽也不待慢他了。却是以你張公子的人品，才學，家世，想必已成了親吧？」

吳管家忙道：「嘿，秦老英雄，若說是別家公子，怕不早已迎娶了，那京中的王公子臣，豈少了待字閨中的小姐，誰不想攀這頭親事，這兩年來，少說已有二三十家來說親的了，可不管女家的官有多大，姑娘有多好，多尊榮，我們張公子就是不點頭，張尚書又只得這麼一位公子，凡事也就順着他，尚書和夫人雖都急着替公子完婚，可也不敢強他。」

秦天都一怔，道：「便是你家公子眼高於頂，京中那麼多官宦小姐，難道就沒有一個看得上眼的？」

吳護院忙道：「秦老英雄，說出來，只怕你也不信，說來可也眞怪，張公子生長在富貴的人家，偏就是看不上富貴人家的姑娘，他說得好，富貴人家的姑娘，必然嬌生慣養，這樣人家，豈能找得出賢德的姑娘來。」

秦天都道：「那麼，你家公子要怎麼樣的姑娘才娶？不門當戶對，只怕他也瞧不上眼，張尚書也不肯吧？」說着，秦天都捋鬚，似乎已對張珏他們的目的有所領會了，神秘的偷偷瞧了顏大剛一眼。

吳護院瞧在眼裏，忙對那管家一使眼色，隨即一聲呵呵，說道：「別瞧你是公子身邊的人，又是瞧着他長大的，吳管家，公子有一宗秘密，你就不曉得。」

吳管家會意，侍候他的人，自也是最會看臉色的人，顏大剛這一陣雖沒說話，却留神在聽，秦天都分明對張公子的婚姻關心起來，要不豈會說個不休，他還有甚麼不明白的，這兩位老江湖關心的，是他們的閨女。忙道：「一宗什麼秘密，你倒說來聽聽。」

那吳護院却已掉頭對秦天都道：「老英雄，你還不曉得哩，我們公子，還是個文武全才，豈僅是人品文章好，詩書讀得飽。」

秦天都啊了一聲，道：「吳爺，你怎說？你怎說？你家這公子也會武功？」

顏大剛怔了一怔，年初他拔劍相助，打跑了飛天狐一夥賊子，當時所見，以及後來那數日之聚，張珏那像是個會武功的人？

吳護院道：「這就是張公子的一宗秘密了，這一年多來，我都未離過公子左右，是以公子的秘密瞞不了我，他那心意，我也最清楚，他現下雖然尚說不上會武功，但已在苦練武功了。」

討好人家，莫如投其所好，這兩人可都是一直侍候人家的人，自然也最拿手，那顏大剛與秦天都大感興趣，兩人早瞧在眼裏了，吳管家眉兒一挑，笑道：「我道你說什麼秘密，張公子苦練武功，我早曉得了，師傅還是九門提督跟前的人，在北京城裏，武功可是數一數二。却是我不明白，公子怎會突然練起武功來了？你倒是說來聽聽。」

吳護院道：「還不是年初在邯鄲道上受了那場驚嚇，後來見到顏姑娘好武功，好生羨慕，再又得知顏姑娘為民除害，匹馬單劍，剷除了那麼多賊寇，更是讚不絕口，簡直把顏姑娘奉若神明，他說得好，昂藏七尺，男子漢本該長戈躍馬，捍衞邦國，好教兩位老英雄得知，張公子的原意，恨不得拜顏姑娘為師哩。」

顏大剛呵呵一笑，他一直沒曾開過口，此時突然說了，道：「不成話，她一個小人兒，自家的功夫尚未練好，豈能去教人武功。」

秦天都却叫道：「那可不成，這個師可是拜不得的。」

吳護院道：「老英雄說得如何不是，公子若眞拜了顏姑娘為師，豈不矮下一輩去了，可就……可就，兩位老英雄，我還告訴你兩位一宗事兒，自從把顏姑娘接進府去，我家尚書和老夫人，簡直把顏姑娘當作了心肝寶貝。說來怕兩位也不信，那日顏姑娘一到，我家老夫人親自迎出大門不說，一見顏姑娘，就摟着她叫我的兒，可親熱得了不得。」

吳管家接口道：「如何不是，京中那麼多官宦人家的小姐，就沒見一個和我們家老夫人投緣的，那日摟着顏姑娘叫我的兒，眞不知多少人羨煞了。」

吳護院瞟了顏大剛與秦天都一眼，道：「你說緣，可是眞不假，顏姑娘與老夫人投了緣，在我看來，顏姑娘和我家公子

，才更是有緣，兩位老英雄且也知道了，張公子在魯中被賊人所擄，那條命是顏姑娘救的，顏姑娘的傷，若不是公子盡心調護，若不是男女有別，怕不會衣不解帶哩，要不然顏姑娘也不會復原得這麼快。兩位老英雄，我可有一言，但這話可是我猜想的。公子有大志，那是不用說了，但這番練武功，可全是為了顏姑娘。」

秦天都奇道：「你這是怎說？」

吳護院故作神秘，道：「還有甚麼不明白的，公子是為了要討顏姑娘的歡喜。而且，顏姑娘現今已是天下揚名，威震江湖了，公子若然不會武功，怎麼配得上顏姑娘。」

吳護院繞了老大一個彎兒，說了半天，過就為了要說這麼一句話，自是提心吊胆，話出口，也眼巴巴望着兩人，心上眞像懸了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

秦天都打了個哈哈，樂了，笑道：「好好，老兄弟，看來這趟我還是來對啦，不瞞你說，先前我還是眞不樂意，我們的閨女怎生被石頭碰傷了，竟會住到人家府上去，敢情是我們的閨女樂意。」

難怪這兩人得知顏如玉受了傷，倒不兼程趕進京來了，原來去報的人，只說受了點小傷，而且吳護院今日說已打她前面迎了來，那自是不要緊了，是以連問也沒問過一聲，既然躍馬迎來，小小的傷，當然早就好了。

她前後三人如何不明白秦天都的話意，吳護院和那管家心喜，顏大剛更高興，雖說他在劍術之上創新，却少在江湖上行走，對那富貴人家，倒也不像武林中人一般反感，何況那張珏並沒富貴氣，大好有為，心想：「女兒若然有了歸宿，從此了無掛牽，而且若是入了尚書府第，便不再憂她會到江湖上胡鬧，自是再好不過。」

女孩兒家，到江湖去胡鬧，那成什麼話，這一來可好了。他喜在心裏，笑在臉上，身前身後的四人都拿眼來望他，竟也不覺，登時那四人也就和他一般無二，喜在心中笑在臉上。

就在那瞬間，驀聽鸞鈴聲響，一騎如飛而來，但未到跟前，已勒馬圈到路傍。

吳護院說：「這必是張公子回來了，我去問來。」一帶馬頭，抄前迎向那人，一行人也收韁緩行。

果然是張珏得報，已迎出城來了。原來那吳護院急於要知顏如玉是否已回府，倒問得那人一怔！道：「夫人得知顏姑娘出了城，又一夜未回，說她身子不大好，担心得了不得，還命公子帶了衣衫和藥丸來，你這是怎說？」

吳護院這一急，非同小可，一怔之下，把馬頭一帶，拱手向走來的顏大剛和秦天都道：「張公子已迎下來了，在下尚有小事，暫且別過。」

話聲未落，慌忙斜刺裏落荒跑了下去。其實他已担心了一夜，他是從顏如玉身後追來的，既然北來的一行人也沒見她，必不是打這條道上來，他已想了半夜，顏姑娘必是把路走岔了，去宛平城也是一般的大道，必是打那條道上去了。是以，一聽說張公子已迎了來，在後即到，若被問起，他可沒話交待。

也是他急於尋找顏如玉，也不理會身後那一行人的驚疑，落荒尋路，上了通往宛平的大道，只見路邊有幾間小店，飯舖中，有幾個販夫歇在那裏。心想：「且問問再說，休要顏姑娘已往南，我倒又往北尋，豈不又落了空。」

他在店前下馬，店家迎出來說：「客官可是要買酒解渴，小店沒好菜，自家釀的酒，可還不劣。」

不是站頭的小店，除了販夫歇下來買碗酒喝，很少騎馬的人客光顧。吳護院本想問問就上馬，不願躭擱的，不料尚未開口，驀見那小店裏面角落上，靠窗的桌邊，坐着一個書生，雖然那書生以手支頤，看不清面貌，但從那衣着上，一眼已認出是昨晚所見，那長辛店客棧中失踪了的書生，忙不迭斜跨一步，探頭一瞧，那書生腰間可不是掛着一把竹劍。

吳護院登時心下一喜，顏姑娘正要尋訪此人，不錯，此人姓朱名逸，只怕從他身上，可以訪到顏姑娘。

他把馬繫在店前柱上，幾個販夫圍着店門口的桌子，敞開胸膛喝酒，雖是初秋天氣，但日正中午，也燠熱得很。吳護院瞄了那書生一眼，把嗓門兒提高了些，道：「各位辛苦，可是打宛平城來的麼？」

那幾個販夫一怔，一個道：「我們是販酒的，正是早半天才從宛平起身。」

吳護院道：「各位可曾見過一個少年公子，騎着一匹大白馬，嗐！各位要是見過，那一定會多瞧上兩眼，那公子可是位罕見的美少年，好教各位得知，其實他是位姑娘，不過女扮男裝。」

那幾個販酒的漢子尚未答言，窗前桌邊的書生，可先抬起頭來，吳護院正是要他聽到，一個販夫道：「我們若眞見到這麼一位，必然記得，我實沒見，你們見到過麼？」

那人望望同伴，都搖了搖頭，吳護院對那書生一拱手，走了過去，拱手道：「這位公子可見過麼？那位女扮男裝的姑娘，姓顏，名如玉。」

吳護院心想：顏姑娘正在尋他，聽到顏姑娘的名字，怕他不答言。豈料這書生只輕搖了搖頭，而且還把頭掉過一邊。

這是怎麼回事？那書生凝眸着窗外，怎生他望着那隱隱的遙山，還嘆了口氣。

那店家走來，說道：「客官請坐，這裏倒也風涼一些。」

吳護院乘機落坐，道：「最好，店家，打一壺酒來，現成下酒的，隨便取兩碟來。」

那店家却不走，對那書生道：「相公可要再來一壺？客官你瞧，這位相公已添了三壺酒了，不是誇口，小店的酒，倒也入得喉，三五壺也不上頭。」

書生回過頭來，點頭道：「好，再來一壺。」

吳護院才發現書生兩眼也斜，顯已有些醉了，不由心下一怔，這書生分明不是好酒量，路途之中，又豈是買醉之所，難道他有何傷心之事？

更令吳護院奇怪的是，這書生迄未看他一眼，即使適才問他，也不正面相向？

店家送了兩壺酒來，吳護院待他斟上了，忙也斟了一杯，道：「相公請，說來好笑，在下陪同顏姑娘，尋訪一位姓朱名

逸的相公，只道尋訪到了，好痛快飲兩杯，不料那位朱相公沒尋到，却在此與相公你對飲起來，當眞是相逢何必曾相識。」

那書生停杯在手，瞪着一雙紅紅的眼睛，瞪目道：「你……你甚麼?那顏姑娘尋找……」

吳護院說：「朱相公，姓朱名逸，却是忘了請問，相公貴姓?」

那書生竟然氣促聲顫，說：「她……她當眞找……」

「朱相公，」吳護院道：「那位顏姑娘可找得你好苦，在城中尋找了幾日，說是上京會試的，偏是遍尋不獲，在下陪她出得城來，聽得人言朱相公已過保定府，是以急忙迎來，沒想和顏姑娘失散了，這可好了，那位朱相公沒尋找，現今反倒尋起顏姑娘來……」

吳護院咀裏說，那眼睛却盯着書生瞧，話未說完，已滿腹狐疑，皆因那書生面上閃過一掠喜色，但一瞬間，他那一雙茫然若失的眼睛，又復落在遙山隱隱的天邊了。

那書生像身邊沒有吳護院這個人一般，喃喃自語：「她……那麼，她……沒忘記我。」怎麼他忽然又長長地嘆了一聲，他說甚麼?說：「我何人耶?我……我何人也?」

這是甚麼意思?吳護院不禁直搔頭，驀然間，他心下雪亮了，也記起了昨日杜宇所說：那日這書生在保定府叩見顏如玉的爹時，分明不相識，那麼那會是親戚。是了!是了!吳護院驀可裏在頭上拍了一掌，差點兒壞了大事。

他又驚又喜，明白了，哈哈，什麼親戚，敢情兩相好就眞，心想：「難怪我家那麼多打着燈籠火把，也找不到的公子，她總不給些兒顏色，敢情有了情郎，這書生就是顏姑娘的情郎，若然顏姑娘尋到了他，張公子必然也會像眼前這位書生一般，落魄失魂，今生今世也休想把顏姑娘娶到手。」

當眞是一竅通，百竅通，他明白了，這書生昨晚必是聽到他和吳管家話家常，得知顏姑娘入了張府，他二人口口聲聲說顏姑娘與張公子婚姻必諧，他何人也?張公子翩翩年少，顯貴大富，必是自知有所不如，甚麼失踪，必是黯然夜遁。

吳護院瞅着他，不禁暗點了點頭，心想：他既能一擧手就退了飛天狐，武功自是了得，旅途落店也夜讀書，必也飽學，看來人家才是文武全才，其性必傲。是了，是了，他大路不走，倒夜遁上宛平這條道來，必是不願再與顏姑娘相見。

吳護院登時大喜，不見了顏姑娘，還怕丟了她不成，而今他無意之間，倒替張公子立下了一件大功，哈哈，妙極。不，還得下一些功夫，他眼珠兒轉了幾轉，心下登時有了主意。

「請啊!」吳護院替那書生的杯裏斟上酒，把自己的杯子擧起來，說道：「朱相公，請。」

那書生正是朱逸，當眞三兩月間，豈能練得成上乘功夫，尤其是內家的氣功，那白雲叟說得好，試期已屆，尤其是你不爲功名，是爲了盡孝，我豈能阻你，好在你從幼年就習了吐納之術，用功又勤，這兩個多月的苦下功夫，也有三四分火候了，再苦練數年，怕不就造極登峯，爐火純青。

白雲叟算準時日，命他下山，道：「我亦有事南行，你去吧。」朱逸自是大喜，恨不得脇生雙翅，拜別白雲叟，在泰山脚下，師徒分了手，朱逸日夜兼程北來，試期已近，書得重溫，功夫可也不能擱下，便是荒郊小憇，也要氣凝丹田，運行那麼一個周天，自然，也要抽出那無鞘的竹劍，一字騰龍劍那基本八招，他早練到熟可生巧了，少不免那一日也得來幾番三分春色二分愁，又一分風雨。

原來那白雲叟並沒教過他一招一式，竟然對他那手忙脚亂的未央劍，大加稱讚，說得於心，必可應於手，半劍未央，倒利於守，招反常規，更是能出奇致勝，不墨守成規者，也才能創新而達致更高深境界。

朱逸被白雲叟恁地一讚，明白是眞的讚許，自然練得也更加起勁，既然秋風已起，自不免添一招簾捲西風，他想念顏如玉，劍尖自也吐出了層層離恨。風送黃昏，劍出手，自然也就放得斜陽一縷。

不不，這不是春天，白雲天，黃葉地，眼前秋色愁煞人，朱逸被他一喚，一驚回頭，說：「你!你知道我是……」

「朱相公。」吳護院笑着接口道：「朱大俠竹劍一指，惡賊飛天狐胆破，保定府不過兩頭見日的路程，朱大俠的大名，早已名震京中，在下一見竹劍，早已認出來了，適才不恭得很，相公休怪。」

原來他一聲大俠，朱逸就一皺眉頭，他這個瞧人眼色吃飯的護院，怕他不立即改口，大俠又成了相公。

朱逸點了點頭兒，黯然道：「既然你已認出我來了，也不用瞞你，學生便是，適才你說那顏姑娘尋找，此言可眞?」

吳護院道：「如何不眞，好教相公你得知，休道在下陪着顏姑娘，四出尋訪，便是我家公子，戶部尚書，當今財神爺文武雙全的張公子，也尋訪了相公好些日。嘿!相公，你這個臉可漏得大啦，只差九門提督沒出動四門兵馬搜查，若不是張公子親身相請，相公你不是上京會試嗎?你萬萬想不到，連這番主考的大小官兒，豈也親身查訪相公你的下落，錯非是我家公子，誰能請得動這麼些一品大官，難怪總沒相公的踪跡了，敢情還在路上。」

他瞧得朱逸的面色越更陰沉，越說得誇張，心下也越喜，呵呵笑道：「相公，你來得可眞巧，張公子和顏姑娘這杯喜酒，少不免你要多喝兩杯。」

朱逸的眼色像那遠山一樣迷茫而又灰暗，呆呆地說道：「這麼說，已是有了婚期了?」

吳護院道：「嘿!朱相公，你道那顏姑娘的爹，爲何從秦中趕上京來?太乙劍派的掌門秦天都老英雄，便是大媒，主婚與大媒一到，不用十天半月，待我家公子金榜題名，便也就是花燭洞房夜裏了。」

怎麼，他醉了?朱逸的身子一搖幌，吳護院作勢相扶，道：「相公你敢是早知了顏姑娘的喜訊，先在這兒喝上喜酒啦，八成兒我猜對了，那張公子與顏姑娘郎才女貌，京中的官宦大臣，誰不讚羨，喜事

沒辦，可都向我們家尚書大人討了喜酒喝過啦，來來，朱相公，我們也爲顏姑娘和張相公乾一杯。」

他作勢相扶，可不是眞扶，朱逸也沒倒地，身子一斜，掏出個銀菓兒來擲在桌上，脚下琅琅蹌蹌，往店外就走，吳護院樂在心裏，跟着搶出，叫道：「朱相公，你是去迎顏姑娘麼，不差，她不是走長辛店，準是把道走岔了，走到宛平這條道上來了，你打這裏往北走，準會碰到她，朱相公，你可記好了，她改扮了男裝，騎着一匹大白馬，老遠就能認得出來。」

朱逸已上了道，聞言，那步下一停，立即掉頭，往西落了荒。秋涼的風吹得他衣袂飄飛，也拂得他腰間的竹劍幌擺!別瞧他脚下琅蹌，可還是眞快，只一會工夫，已越過了田野，上了一條小道。

那是去那兒的小道?吳護院可沒工夫去理會，忍了半天的哈哈，可痛痛快快地打出來了。

他笑彎了腰，不料誤打誤撞，他又替張公子立下了一件大功。哈哈!若然他不是把顏姑娘趕丟了，顏姑娘把路走岔了，必然就會一塊兒來到長辛店，不用說，顏姑娘還沒接着她爹，倒遇上了她苦苦尋訪的這位朱大俠。

哈哈!吳護院眼睛可沒離開那漸去漸遠，現下已去得更遠的朱逸。哈哈，差點沒被她寃了，連她爹也不識的少年曾是她的表親，什麼個表親，情人就眞，人家一個大俠，一個名揚江湖的女俠，可不眞正才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這可好啦，被他三言兩語，把他們拆散了。

想到張公子知道了，不知要怎麼謝他，吳護院更是色舞眉飛，眞是心花兒朵朵開。這位失意的朱大俠，但盼他遠遠去到海角天涯，顏姑娘尋他不到，而今又有了顏老英雄和秦天都作主，怕不就死心嫁給了張公子。

吳護院心下一得意，一揚手，也擲了怕沒有兩多重的一錠銀子在桌上，解下馬來，一躍而上。而今，雖然不見了顏姑娘，他不但敢回府去了，而且還得意洋洋，巴不得趕回去見張公子。

連酒也沒喝過一口，那店家就得了雙份而且太多的銀子，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馬上的吳護院，也幾乎不信自己的眼睛，眞不信兩語三言，竟騙得這麼位朱大俠信了，雖然仍能看到竹劍在晃擺，但他去得更遠，更遠了，那竹劍也更小了。

且慢。吳護院再又打量了一番，仔細辨了辨，不差，若不是那西斜的秋陽，照射在他那飄晃在身前的黃澄澄的竹劍，他怎能看得到那劍。不差，他是往了西，恰是與宛平城的方向背道而馳。哈哈。

朱逸是眞往了西，他跟蹌的脚步，不久就橫過了長辛店北上京城的大道，他只有方位，沒有目的，不是，他是有一個目的是，不願顏姑娘見到他。

他可以不願見顏姑娘麼?既然徒增感傷，當眞是相見爭如不見，看似無情情更多。

大道上見不到揚起的塵土，但馬蹄雜沓之聲却可聞，抹過前面林邊的一行人，若然朱逸抬抬頭，必能見到那一行人在緩綫而行，必然能認得出秦天都飄揚的白髮，也可看得出傍在顏大剛身邊的那一位貴家公子。

他眼前茫然，心中也茫然，就像那四外的秋色，他身心也都在秋風裏，走啊，漫無目的地下去，太陽偏西，擱了山，走啊，一脚高，一脚低，也不管有路無路，眞奇怪，他竟然沒跌倒。

「喂!」是誰在說?

朱逸搖搖頭，踉蹌的脚步仍然在往前走。

「喂!」仍是那個細細柔柔的聲音說：「你，停留一停。快，快停一停!」

朱逸停下步來了，茫然地擧頭，茫然地望，他不停步也不由他了，這是怎麼回事?一股無形的力道阻在身前，他像撞在一堵無形的牆上!

即使他醉了酒，也早在風裏醒來了，他却驀然感到一陣旋暈，因爲他才發覺立在一個小潭邊，他若再跨出一步，就會掉入潭水中去了，那擱在山頭上的夕陽，在秋風中的湖面，閃耀出一片耀眼的鱗光。

他揉了揉眼睛，是誰?誰喚他?自然也是這人攔阻他了。誰?

啊!朱逸才轉身，驚得往後一退，忘了適才在身前的水潭，現下在他身後了，只聽一聲噯呀，他被人抓住了，拖離了水邊說：「你這人，怎麼啦，怎生恁地失魂落魄的?」

是一個姑娘，驀然一見，活脫脫就是顏如玉。

「我，嚇着了你麼?」那姑娘輕輕柔柔地說，眨着眼，唇邊浮現了一個天眞的甜笑。

不，不是她，顏姑娘便是化了灰，他也認得出來，說話也從來沒這麼輕輕柔柔的，她那唇邊的笑雖也甜甜的，總令人覺得有些冷諷的味兒，那是令人又愛又心寒的笑，不，這姑娘不是她。朱逸心定了，也完全清醒了，說：「不，多謝姑娘。」

一聲嘆息。他驀可裏一見，也是他心下在想着顏如玉，又心神恍惚，醉眼惺忪，錯把她當作顏如玉了，是以吃了一驚。但認清不是她，那飛騰上九霄的靈魂兒，登時落回地上，簡直就像落入了身後的寒潭，不禁就發出一聲凄苦的嘆息。

不過，她還是眞像，世間怎有這麼相像的兩個人?

那姑娘笑得更甜，但眉頭兒開朗了，又皺了起來，說：「喂，你怎麼盯着我瞧，瞧着就不轉眼呀!」

朱逸啊了兩聲，登時惶恐起來，他心下雖未對她作非禮之想，但恁地瞧一個姑娘自也非禮。

朱逸忙不迭眼觀鼻，鼻觀心，施了一禮，道：「姑娘原諒這個，學生驀見姑娘，錯認是相識的一個姑娘，不過是驚疑姑娘和她怎生恁地相像，一時情不自禁，非常唐突。」

又是一禮，那眼睛再不敢抬起來，不敢望人家了。但他的頭不但驀可裏抬了起來，也望了，而且前後左右，四處望，說：「糟啦!」

那姑娘也不禁一怔，說：「甚麼糟了。你望甚麼啊?」她也跟着左望右望。

朱逸說：「姑娘，可是你的珍珠斷了綫串兒?不對啊?但珍珠斷了綫，這地上

可沒玉盤呀？

走近人家姑娘身邊，自亦非禮也，他只能伸長了頸子望，望人家手上，望她腳前腳後，奇怪，實在不見有玉盤，地上也不見有珍珠，珍珠又不是水銀，是鑽不進地裏去的。怪，眞怪。

怪，眞怪？她睜大了眼兒，也一股正經地向地上望，珍珠？玉盤！沒有啊！驀地裏，更多更大的珍珠落在玉盤中，嗳唷，那姑娘笑得花枝兒般亂顫，話聲也顫，說：「原來你騙我，和我說笑，哄我玩兒。」

朱逸忙道：「非也，非學生之騙姑娘，乃白學士之欺我也。」

「白學士？」姑娘奇怪地道：「誰個白學士啊？」

朱逸說：「白學士者，江州司馬白居易，當作琵琶行，歌中有言：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學生盡信書，何期姑娘笑聲亦如是，是則非僅琴聲也。非非……非……」

他口中在非，那眼睛却忘了非，又在非禮人家了，又望着人家，又不轉眼。

文靜的姑娘笑得也輕俏，活活潑潑，一絲兒也不野，她笑得身子兒顫，宛若更長更長的斷串珍珠，落在玉盤之上了，可不是又有了分別顏姑娘的笑聲也清脆，但像銀鈴，可不似，這位姑娘般，像珍珠。

嗳唷，那姑娘發出一聲遙遠的呻吟，玉盤也不落珍珠。這人眞有趣，一會兒失魄落魂，一會兒驚惶，一會兒又淒苦，最好笑不是他酸溜溜，也不是他呆裏呆氣，而是那股正經味兒，搖腦又搖頭，更有趣了。

忘是作怪？朱逸不禁搔頭起來，那頭上的儒巾也歪斜了，他也不覺。心想：「這可又像了，顏姑娘不也像她一般嗎？聽我說話，就笑不止，忘是作怪。」

可不是像極了，若不是他呆裏呆氣，若不是他好笑又有趣，若不是非禮勿視，在姑娘面前誠惶誠恐，在那個男女受授不親的年頭，便是顏如玉豪爽，這姑娘天眞，豈會一下子就消除了那男女之嫌，和他親近起來。

那姑娘笑聲止住了，那口氣也緩過來了，說：「你這人啊，眞有趣。」不，是笑聲止，笑仍蕩漾在她水汪汪的眼裏，仍掛在她的唇邊。

眞是古怪又稀奇，難道天下間的姑娘，都愛笑，好，就讓你們去笑吧，朱逸說：「姑娘何來，好生多謝，莫非姑娘阻止，把學生喚回，只怕已掉入寒潭中了。」

那姑娘又一聲嗳呀，說：「你你！你做甚麼？又……」

朱逸又失魂落魄，反臂，伸長了手，在虛空摸了又摸，摸來又摸去，喃喃自語起來：「奇了，先前怎麼好像有一堵無形之牆呢？啊啊！難道你！」

他不摸了，眼中又凝了神，望着那眼前的姑娘，却仍自言自語，說：「不像啊，她那像是有功夫的？除非是絕頂氣功，但她多大的年紀？不像啊？」

那姑娘明白了，那麼，這書生不是瘋癲，不過是他忽然想起擋回他來的那股無形的阻力了。笑道：「是我阻擋你，又拖你回來的，我一直跟在你後面，你竟不曉得。」

朱逸說：「你！姑娘你一直跟在我後面？」他向四外望了望，四外都是山野，他，一個男子漢在山野行走，而她，這麼嬌柔的姑娘，與他又是從不相識的姑娘，却跟在他後面？他的眼瞪又更大了，又忘了凝視人家，非禮也。

那姑娘像說起來仍又担憂似的，蹙着眉兒，將頭點了兩點，說：「你啊，失魂落魄的，一脚高，一脚低，只顧低頭走，多教人担心啊，你那眼睛連神光也散啦，我分明到了你跟前，你也像沒見到。」

朱逸迷惑說：「姑娘你……到了我跟前？」

姑娘說：「可不是到了你跟前，不，不是，是你來到我跟前，我啊，站在路邊，你就來啦，迷迷惑惑，落魄失魂，連我在你面前啦，你也像視而不見。走啊，走啊，一脚高，一脚低，你就一個勁兒往前走。」

「我一個勁兒往前走……往前走？」朱逸自己也不信。

姑娘說：「可不是麼，我說，嗳呀，怪可憐兒的，這人要不是病了，八成兒中了邪，他要是撞在崖上，跌到山溝裏，若是跌在水裏，豈不是沒命啦。我啊，就跟着你，一直跟着你。」

朱逸使勁眨眨眼，把頭猛搖了兩下，像是要瞧他清醒了沒有。說：「你，就一直都跟着我？」

「嗯，」姑娘點着頭兒說：「我一直跟着，就來到這潭邊，可不是你連眼前的潭也視而不見，直往水裏走，我啊，就拖你回來。」

「你拖我回來，」朱逸便點着頭，那時我必是失魂落魄，那有甚麼無形牆壁，不過是她拖我回來，當下肅然一揖，說道：「恁地時，多謝姑娘相救，否則學生必已作了寒潭之鬼了。」

那姑娘嚇得尖叫一聲，說：「不不，你不是鬼，我啊，最怕鬼，你說：這裏沒鬼，是不是啊。」

當眞好笑得很，在這無人的曠野之中，她跟着一個大男人身後，她倒不怕，這光天化日之下，她倒會怕鬼，不，可不能笑她，他怎能笑話這麼一個天眞的，又救了他的姑娘，忙把胸脯兒挺了挺說：「姑娘，那鬼神之說，原來就是邪說，世間那有鬼神，不過是古人爲警世勸善，假造出來的，姑娘聰明人，怎生也信了。」

姑娘雖把胸脯兒拍了拍，但仍然縮着頭，向左右瞧了瞧，才道：「我啊，也是不相信的，可就是聽說鬼就感覺到害怕。你說，你答應再不說鬼，好不好？」

眞沒想到這麼大個姑娘，竟會這麼天眞，但天眞更令她可愛，忙道：「不說，我再不說啦。」再不說啦，若然在這個天眞的姑娘面前，再自稱學生，可就不成話了，那天眞也令這兩個陌生人親切起來，朱逸道：「姑娘，好了，太陽落到山後去了，你是打那兒來，我送你回去。你的家住在附近吧？」

姑娘笑了，笑得可愛，朱逸又楞了楞，她笑起來眞像顏如玉，說：「[illegible]麼，住得好遠好遠，好幾千里遠。」

朱逸心說：不差，她分明不是北地口音，像是南邊兒來的，道：「姑娘，那你是來遊玩的了，你的同伴呢，我送你到他們那裏去，想必你是同家人來的，趁天色未黑，我們可得快些兒。你瞧，水面生烟，林中霧也起了。」

那姑娘圓睜着眼，嗳呀一聲，說：「我跟穆姐姐來的，當眞她們在那裏啊？」

原來這姑娘正是小白玉，那穆虹穆蓉姊妹聽說西山乃是名山佛地，寺觀最多，江湖上連小白玉的爹半點信息也沒有，早已不存奢望了，便想只怕已出了家，是以帶着白玉到了西山，從前山訪到後山，逐問廟觀尋來，直到第三日，聽說後山深處，還有最幽靜的道場，心想白玉的爹若眞出了家，必不在香火盛的廟宇，既有這個所在，豈可不尋到的，那料尋來尋去也尋不到，却是站在高處，已可見到田連阡陌，當下一商量，便分作了三路。（未完）

擒拿手的死

麥海雲・文

在中國各種功夫當中，最爲令人驚異的一種功夫是「擒拿手」，可以說，全世界各種武功當中，最特別而又最可怕的一種功夫就是它，雖然在歐美方面有些特殊人物專心研究它，希望在極短的時間把一個人殺掉，而且不留痕跡，可是，那種人只是屬於特務份子當中的殺人，普通人沒有資格練習它，因此之故，擒拿手在歐美或中東各處，從來沒有人苦練，只就除了中國的功夫。

擒拿手是中國功夫當中最古老的一種，傳說它由岳飛將軍發明出來，是否屬實，不得而知，不過，能夠僅憑幾隻手指就置人於死，確不容易，當然是在文化水準有高度的成就，兼且歷史悠久的國家，才有資格出現這種出類拔萃的武功。雖然以前很少人做能夠做得到，但仍有些人可以做得到的，喜歡練武之人，認眞要預防別人忽然以偸襲的方式施展擒拿手，取人性命。

先從擒拿手的形狀說起，那個擒字表示用手抓住，至於拿字，表示僅憑三隻手指頭去拈起一件東西，最簡單的說法就是，用手指去拈起一隻茶杯，別人向你敬酒，決不會用五隻手指把它抓住的，故此，拿字的意思純用指勁，擒的意思就用掌勁，兩者截然不同。

碰着骨頭或者其他形狀比較闊的地方，就要施展擒字取勝，反之，那個部位太過細小或者是有些陷落，便要使用拿字了，有時擒與拿是同時使用的。舉例言之，突然伸出右手來，向對方前額壓下去，那是施展擒字的手法，不過剛剛壓下，就把大拇指與中指分開，分別向對方的左右太陽穴插下，那就是施展拿字，練過龍爪功的人，指掌有勁，一擒一拿，對方的額角太陽穴受壓，立刻暈倒，如果指力太重，一出手就可以把對方的太陽穴脈道封閉，倒地身亡，無藥可醫，原因是兩邊額角太陽穴都有裂縫，年齡漸長，裂縫結實起來，該處仍是比較脆弱的，孩子的頭顱，分明是有幾塊大骨併合，摸下去仍是有點軟軟綿綿之感，成人的裂縫當然不是像孩子那麼脆弱，不過，它仍然是不堪一擊，懂得功夫的人，能夠在一分鐘之內置人於死地，就靠這種擒拿手。

向太陽穴施展擒拿手的一招，說來雖易，實行卻難，因爲它是正面出擊的，對方隨時可以用手招架，兜心一拳，那就反敗爲勝，故此，這一類擒拿手多數是在生死關頭，忽然出擊，絕對不是在普通打架的時候出擊。

向兩邊額角施展壓力去奪取性命的一招，比較難以練習，原因是壓住對方前額之後，仍有兩隻指頭非常有勁，硬如鋼鐵，然後發揮作用。不過，另外一招「八仙敬酒」，就大不相同了，普通人如果照樣施展出來，仍有把握取勝，就因爲這一招僅憑三指之力壓住喉管，使對方既然無法做聲，同時斷絕呼吸，由於這一招在出擊之際，大拇指和食指分開，好像蟹鉗一樣，中指屈曲，有如酒杯，簡直是用兩隻手指拑住細酒杯的上邊，而且用中指托底，它稱做八仙敬酒，眞是名符其實。

這三隻手指猝然伸出去，向咽喉的重地進攻，大拇指和食指分別拑住對方喉核兩邊的肌肉，以便將中指壓在喉核之下，一拑一壓，中指往上頂高，立刻就使對方的氣管、食管和聲帶之處封住，登時覺得頭部空虛，甚麼思想都停頓下來。這絕招一經施展，很難逃生，不過，它比不上剛才說的龍爪功那麼厲害，原因是鬆了手，受擊的人能夠呼吸，便無大害，反之，左右兩邊的太陽穴受壓，微細血管破裂，血漿凝結，根本上無法救活。故此，這兩種擒拿手仍有輕重之分。

照岳武穆將軍傳授下來的「一百零八擒拿手」當中，有二十四處死穴，一經襲擊，無法解救，至於其他八十四處，俱是生穴，即是說，擒拿手一經施展出來，對方或者昏迷，或者痲痺，鬆手之後，便即復原，故此，一般師傅傳授這一派的武功，只限於控制生穴，如何襲擊死穴呢？多數是秘而不傳的。

擒拿手既然是必須兼顧到擒與拿，當然是要貼身出擊了，由於這種武功一定要一招見效，平時不能不苦練指勁，首先要講究一個壓字，如果壓不穩，單是靠指頭印在那個穴道上面，毫無用處。

反抗擒拿手另有一種武功叫做「通脈功」，說也奇怪，練習過通脈功的人，對方施展擒拿手，即使壓在他的穴道上面，他脈道仍然不會封閉，眞的是一山還有一山高。

武俠長篇故事

殘山俠隱

蕭逸·文　盧令·圖



曲終人已散　黯然亦神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衆老奇人齊集達木寺前比武以定春秋筆的擁有權，況紅居一夜來找古浪，說童石紅已許配了人家，並且警告古浪不要再與她來往。衆人經商議後，決定單獨比武，勝者則爲春秋筆的傳人。第一仗莫雲形的千佛指在阿難子手下過不了四招便敗落下來。第二仗谷小良及石懷沙亦敗於阿難子的大翻天掌下。午間竭息時，莫雲形隱身大殿內，意圖用毒藥逼使阿難子交出春秋筆，卻被哈門陀用獨家手法點了穴道，由窗口摔了出去。古浪出手解了她的穴道，使衆人驚訝不已，未幾，阿難子與況紅居動手比試起輕功來……

雖然只是一個輕微的接觸，但是況紅居已然心驚不已，因爲他已由阿難子的招式之中，感受到一種難以抗拒的威力。

但是她仍然有着幾分自負，要以自己苦練的生平奇技「青袖八閃」，與這個青海第一奇人一拚高下。

由於已往從來不曾有人與阿難子較量過輕功，所以一般人對阿難子的輕功都不知深淺。

方才阿難子縱身上樹，雖然顯出了他有着極深的輕功造詣，但是況紅居注意到阿難子落脚之時，却是附在松枝之根，不若自己僅靠松枝之力即可着脚。

況紅居忖道：「如此看來，輕功方面我勝他一籌，我定要把握這個優勢……」

因爲況紅居知道阿難子武技太高，已是出神入化，所以才想了這個取巧的辦法，決心與他一拚。

阿難子仍然像先前一樣，足尖插在松枝之根，含笑吟吟的說道：「況老師，請賜第二招吧！」

況紅居點了點頭，說道：「你不用急，我青袖八閃够你應付的！」

她口中雖然如此逞强，但是心中却是畏懼，因爲想在枝頭之間，把這位青海第一奇人打倒，畢竟是很困難的，但是除此之外，她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說完了這句話，況紅居雙目如電，射在阿難子的身上，她用心的打量可以落脚的幾個地方。

片刻之後，況紅居又口發一聲清嘯，大袖飛渡過來，身子如同一隻彩蝶一般，大袖帶出了「忽嚕嚕」的風聲。

這一次況紅居的身勢甚猛，霎那撲到阿難子身前，一雙大袖同時向前覆來，口中喝道：「再試試一招！」

一語甫畢，兩隻肥大的袖角，夾着凌厲的破空之聲，向阿難子的面門及前胸打來，這是「青袖八閃」第一閃第二式，名爲「蝶影雙飛」。

阿難子只感覺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當胸撞來，那兩片袖角，如同兩片鐵片，激氣生風，鏗然有聲！

他足下微微用力，身子猛然向後一退，整個的身子，向松枝之內鑽了進去，貼在了樹幹上！

況紅居又驚又喜，驚的是不知阿難子爲何使出這等招式，使自己陷於死地，喜的是這正是她奏功的寶貴良機！

她猛提一口眞氣，把身子穩住，雙臂一投，招式不改，向緊貼着樹幹的阿難子打了過來。

就在況紅居雙掌發出之時，突聽一陣「颼颼」之聲，那茂密的松枝，彈動得非常厲害，深藏在松枝裏的阿難子已經失去了踪跡！

況紅居大驚，連忙把掌力撤回，身子却已逼近了阿難子藏身之處。

她足尖在一節松枝上立定了身子，雙掌猛然一收，把發出去的掌力，完全收了回來，震得那株松樹一陣搖晃！

這霎那的變化可是太出奇了，這一帶地方松枝盤結，阿難子的身子，竟貼着樹幹消失，偏又不見斷枝殘葉落下。

古浪等人在樹下看得清楚，就在況紅居雙掌將要遞到時，阿難子的身子，竟然縮小了一半，像一隻猿猴一般，轉到了松樹的另一邊。

況紅居略爲思索，立時明白了怎麼一回事，她不禁老臉通紅，大叫道：「好！阿難子，我們非要決一雌雄不可！」

她的話說過之後，在樹幹的另一邊，露出了阿難子的頭，他笑着說道：「況老師，我一直在候教呢！」

況紅居大喝一聲道：「阿難子，我看你狂到什麼時候！」

隨着這句話，一掌劈出，阿難子立時又縮了回去，掌風所過，震落下大片松枝，劈哩叭啦的，落在廟前空地了。

古浪等人在樹下，一直圍着兩顆松樹打轉，阿難子與況紅居，如同兩隻插翅飛

猿一般縱躍如飛，來往於兩株松樹之間。

況紅居每一次飛撲，都發出了凌厲的掌勢，但是阿難子只是一味的閃躲，從不還手！

漸漸的，況紅居變得暴怒起來，她的掌勢越來越猛，每一次撲空之後，總是劈下了大片松枝殘葉。

古浪看到這裏，知道況紅居輕功雖高，但比起阿難子來，仍然遜色不少。

這天下第一奇人，與這一羣老人比起來，高出了一段很大的距離，古浪僥倖得入門牆，可惜無緣從他多習武功，眞是遺憾終身的事。

況紅居「青袖八閃」的功夫，已經差不多用完了，但是阿難子就像一個幽靈一般，來往飛躍於兩株松樹之間，連一片衣角也未被她擊中。

況紅居急怒之下，厲吼連連，她發覺自己五年苦練，仍然無濟於事，想獲得「春秋筆」的美夢，已很難實現了。

童石紅的臉上也有一種焦急之色，她一雙光彩的大眼睛，不停的隨着況紅居的身形打轉。

這時古浪的目光，偶而飄到她的身上，她一些也沒有感覺，只是全神貫注着況紅居，一雙手把衣服抓得緊緊的。

古浪心中忖道：「她小小年紀，對『春秋筆』知道些什麼？却也混在這羣人中，參與『春秋筆』之紛爭……」

古浪想到這裏，突聽頭頂一聲尖叫，急忙抬頭望去，只見況紅居及阿難子各自從一株松樹上飛起，二人空中相遇，況紅居發出了鬼般的尖叫。

她的一雙衣袖，早已迎風揚起，二人相距還有三尺，猛然向前一撲，發足了十成掌力，向阿難子的頭頂打了過去。

阿難子的身形，本來進行若箭，這時竟猛然把身子頓了下來，停在空中。

況紅居的雙掌，已然帶着極大的風聲，向阿難子擊到！

就在阿難子的身形，將要下墜的一霎那，阿難子突然拋出了一隻大袖！

就借着這一拋袖之力，阿難子的身子已然向右邊盪開了三尺，向下微沉。

況紅居見阿難子躲開了，似乎大急，怒喝道：「你向那裏逃？」

她雙掌驟然一合，「童子拜佛」，追着阿難子的身形，直逼阿難子的頂門！

她這一式快得神速莫測，連古浪也爲阿難子担心，不禁於心底暗呼道：「啊呀！這一式……」

他念頭尚未轉完，突見阿難子身在空中，猛然向外一盪喝道：「我反擊了！」

隨見他巨靈之掌，由下往上一托，緊接着「波！」的一聲輕響，兩股掌力已然相觸。

二人身形於同時一頓，一齊向樹下落來。

就在此際，況紅居雙臂一振，把下沉的身子，又凌空拔上了七尺之高，這等神技眞是個驚人欲絕了！

但在同時，阿難子雙足向空一踹，下沉的身子，好似受了外力，箭似的向上拔起了八尺！

這不過是一霎那間事，兩個天下奇人，已各以奇技再度相逢！

況紅居叱一聲：「看掌！」

她一掌拍出，阿難子肩頭一擰讓過，大袖一拂，沉聲道：「況老師就死了這條心吧！」

只見他右掌輕而易舉的，一按況紅居的肩頭，況紅居發出一聲尖叫，身子便如敗絮一般，向地上落了下來。

當她尖叫之聲還未結束時，人已落了地上，一連退出好幾步，才把身子站穩。

再看她已是滿面通紅，右手扶着左肩，一臉的痛苦和惱怒之情。

阿難子輕飄飄的落在她的面前，含笑拱手說道：「況老師，承讓了！」

況紅居目射金星，狠狠的目光盯着阿難子，半晌才說道：「沒完！咱們等會再算賬！」

說罷惱怒羞慚的退去一旁。

古浪這才知道，這一羣老人落敗不走，原來還沒有完。

他猛然想起自己初來哈拉湖，學習石人之技，不禁恍然大悟，忖道：「原來他們少時還要進攻！」

但因阿難子武技通神，所以古浪也不爲他担心。

這時未出戰的老一輩人物，已只剩下一個琴先生了。

阿難子用脚踢開地上的殘枝，自語道：「平白的糟賤了這些好樹枝……」

他說着，彎下了身子，由地上拾起一節小松枝，插在自己的胸前。

古浪不禁一驚，忖道：「哈門陀說的果然不錯，師父眞的別上了松枝了！」

才想到這裏，便聽阿難子道：「時間差不多了，琴先生是否也要賜教幾招？」

阿難子這句話，當然是對琴先生而說，琴先生笑了笑，說道：「我們這年紀，拿刀動杖已經不行了！」

阿難子笑笑道：「琴先生可是另有高見？」

這時古浪緊張異常，因爲根據哈門陀的囑咐，在琴先生與阿難子動手之時，自己便得設法去搶那截松枝。

不料琴先生一笑，說道：「大家都知道，我有一隻竹笛，你若是有興，可以聽我吹奏一曲？」

古浪有些意外，忖道：「他吹笛子，我如何去搶樹枝呢？」

才想到這裏，已聽阿難子說道：「妙哉！妙哉！琴先生乃天下笛王，能聆聽你親奏，眞是耳福不淺！」

他說着，在門口的石階上坐了下來，其他的老人也紛紛坐下，他們臉上，都有一種疑惑之色。

因爲琴先生的笛音，必是一種內家最高的功夫，傷人心神不在話下，那麼除了阿難子以外，這一批奇人也要各自提防。

古浪注視着琴先生，他雖然未曾聽他吹奏過，但是不久前，曾經聽石明松吹奏過，那已感到有些難耐，所以這時更增戒心。

這時琴先生由袖口之中，取出了一支墨綠色的竹笛，式樣奇古，與古浪在那座石像手中所見的一樣。

琴先生把它湊在唇邊，微微用氣，吹了幾個單音。

這幾個單音高亢刺耳，震人心弦。

古浪聽得極不舒服，他知道厲害，立時深吸一口氣，把心神平靜下來，準備抗拒這曲笛音。

突然之間，一曲極細的笛音，破空而起，彷彿來自天際，又彷彿發自地心，飄飄蕩蕩，引人出神。

漸漸的，曲音比較響亮了些，但仍然是細若遊絲，迂迴旋轉，不可捉摸。

古浪鎮靜着心神，仔細的聆聽這一曲笛音，只覺曲音嫋嫋，若有若無，彷彿與人的呼吸相通，令人怡然神往。

阿難子雙目微睜，帶着笑容，一派悠然，好似欣賞已極，不住的點頭。

其他的老人，都靜靜的坐着，沒有一個人說話。

石明松更是訓練有素，態度顯得最是自然。

童石紅則是雙目下垂，不言不動，況紅居的一隻手掌，撫在童石紅的背心，古浪知道她在幫助童石紅抗拒這神奇之音。

琴先生的笛音，不時的變換，這時已換了第三個曲子了。

半個時辰不到，琴先生已連換了三個曲子，古浪覺得，除了悅耳動聽之外，並沒有甚麼別的作用。

他心中忖道：「琴先生的笛音，怎麼反沒有石明松的來得感人，這是怎麼回事了……」

才想到這裏，琴先生的笛音忽然又改，曲調輕快活潑，並且有一股很大的震撼之力。

古浪稍不留意，突覺一陣心跳，自己的一顆心，彷彿隨着曲音，要從口中跳了出來。

古浪這時才知道厲害，大驚之下，急忙鎮定心神，極力抗拒。

時間一長，古浪不禁感覺非常吃力。

琴先生的笛音，原是緩緩而來，由平淡而進入緊湊的，而內力也恰在此時緩緩發出。

他剛開始的時候，只是吹奏些平常的曲子，一隻又一隻，但是內力却於不知不覺中加入，如非功力特高之人，是很難察覺的。

這時古浪又感覺到，笛音絲絲嗚嗚，仔細聽來，又是平淡無奇，方才心跳神搖的現象，一些也沒有了。

這一連串的變化，使古浪感到非常奇怪，心中忖道：「莫非琴先生的功力僅止於此麼？」

他自然不會相信，又想：「厲害的一定在後頭，我要特別小心……」

他却不知道，琴先生的內力，正於此時，一絲絲的加入笛音，只是一時感覺不出來罷了。

半晌之後，古浪感到有些不耐煩，但是除此之外，並沒有別的任何感覺。

其實，琴先生的笛音，已經在他心中生了魔，但是他却感覺不出來，這正是這個天下笛王最厲害的地方。

又過了一陣，古浪越來越煩燥，這時才稍微有些疑心，忖道：「莫非笛音已經在我心中有了作用？」

他試着提了提氣，並沒有任何受制的感覺，不禁大爲奇怪，忖道：「這樣看來，難道琴先生吹了半天笛子，就一點作用都沒有麼？」

才想到這裏，笛聲突然拔了一個尖音，古浪立時覺得天幌地動，心跳神搖，眼前一片漆黑。

古浪大驚，拚命的提了一口氣，維護着自己的心脈，可是情形並不見好轉，那急如雨滴的笛音，的的洞洞，在耳邊響個不住，似乎把耳膜都要震破！

古浪心中忖道：「不好……」

在這緊要關頭，古浪不敢遲疑，正想咬破舌尖，突覺一絲熱力，傳入了自己的背心。

古浪也顧不得察看，連忙借着這股熱力，把心神強自鎮定了下來。

那絲熱力，漸漸匯成了一股，在古浪的體內運行着，不一刻的工夫，已經把他全身的穴道走遍。

古浪立時覺得天晴日朗，神智清朗，那笛音雖然還在耳邊鳴響，但是已絲毫沒有威力了。

古浪心中大喜，他知道這股突來的熱力，必是哈門陀在暗中相助。

他緩緩睜開了眼睛，只見阿難子仍然含笑自如，沒有絲毫異狀。

古浪心中很是佩服，忖道：「師父眞是了不起……」

他的目光掃向那些老人，見他們都靜靜的坐着，只是面色嚴肅，眼睛都閉了起來，顯然他們抗拒這笛音，也是不敢絲毫大意的。

童石紅的情形最壞，她的面色血紅，身軀不住的搖幌，面上有痛苦之情。

所幸況紅居的手掌貼在她的背上，給了她很大的助力，否則早就不支了。

至於石明松，則顯然非常鎮定，他雙目微閉，手中還在打着節拍，似乎在研究琴先生的笛音。

他原是琴先生的衣鉢傳人，所以這種情形並沒有什麼值得驚異的。

古浪想回頭看看，哈門陀隱在什麼地方相助自己，却有一股力量抵着他，使他轉不過身去。

於是，古浪耐下了性子，全力調息着，因爲剛才一時大意，幾乎弄得他神不守舍。

琴先生的曲音不住的變換着，音調已由高亢轉爲低沉，一陣陣嘶啞之聲，彷彿是一羣傷兵在呻吟，又如同是一羣垂死的猛獸在哀鳴，令人心悸神顫。

笛音又漸漸的響亮起來，鏗鏗鏘鏘，簡直聽不出是絲竹之聲。

緊接着，變成一片噪雜，有如萬千人在敲着破銅爛鐵，又好似一座樓宇倒了下來，震得人神魂不寧，不可自支。

古浪雖然有哈門陀的內力支持着，也覺得難以忍受，他張開了眼睛，見琴先生緊閉雙目，吹奏着笛子，額上已滲出了汗水。

而阿難子依然故我，好似沒有受到絲毫感染，他甚至連眼睛都沒有閉上。

其他的老人，雖然都還能支持着，但是都顯得很吃力，看得出他們在極力抗拒着這傷人不見血的笛音？

噪雜之聲過後，笛音又轉爲悲愴，古浪彷彿置身在憂愁國內，前途茫茫，難禁悲從中來。

不知不覺間，流下了大片眼淚。

他忽然想起自己的身世，孤苦伶仃，無所倚靠，亡母的慈容，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花白的頭髮，在他的眼前飄浮。

他悲不可抑，忖道：「莫非這眞是幻夢？……母親啊！……」

他幾乎要放聲大哭，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突然覺得背後被人出力擊了一掌。

這一掌之力非同小可，一切的幻念全都消失了，琴先生的笛音，仍然在耳旁嗚咽不已。

古浪已然出了一身冷汗，忖道：「好厲害！如果沒有哈門陀暗中相助，我早已不可收拾了！」

他重行打點精神，振作起來，因爲琴先生的笛音，厲害之處才開始，眞正的殺手鐧還沒有使出。

就在這時，一個極細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厲害的來了，趕快把元氣守着丹田！」

古浪一驚，聽出了是哈門陀的聲音，連忙依照他所說，吸了一口氣，把一股元陽之氣，緊緊的守護着自己的丹田穴。

就在古浪才準備好之後，琴先生突然站了起來。

古浪偷眼看時，只見那些老人們面上都有了一層驚恐之色，阿難子和石明松眼睛也閉起來了。

古浪心頭一驚，忖道：「啊！看樣子琴先生的絕招要使出來了！」

果然，琴先生的笛音突然停止了，四下一片出奇的寂靜。

這片寂靜，一直繼續了很久，古浪感覺到天地都如同死了，風聲，鳥聲一點都聽不見。這簡直寂靜得可怕，反而使得每一個人的心情激動不已。

漸漸的，古浪感到不耐，彷彿覺得自己已經死了，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這種感覺奇怪已極，也可怕已極，古浪沒有料到琴先生有此一着，幾乎就此把持不住。

又過了一陣，古浪又感到有些昏昏欲睡，突然，笛音又出現了！

這是一聲極高亢，極尖銳而又單調的長音。

這聲音雖難到極點，傳入人的耳中，使人爲之發狂！

古浪不知如何抗拒這可怕的聲音，顯得有些慌亂，拚命的聚着丹田之氣，一絲也不敢大意。

就在這時，哈門陀的聲音又突然傳來：「快去搶松枝！」

古浪一驚，身子已被一股力量托起，他來不及思索，一個縱身，撲到了阿難子身旁，伸手便摘取那枝松枝。

緊接着幾聲大喝，好幾股驚天動地的掌力，一齊向古浪打到！

古浪的手指，堪堪已經觸到松枝之上，一陣風起處，阿難子已失去了踪跡。

緊接着那好幾股驚人的掌力，已經湧到。

古浪大驚失色，拚命的一扭身子，向左方縱出七尺多遠。

笛音也停止了，一羣老人把古浪團團圍住，而阿難子則站在門口，若無其事。

琴先生把竹笛收到袖子中，嘴角掛着冷笑，嘿嘿的說道：「哼！好小子，我早看出你不簡單，果然你厲害得很，差點被你佔了先！」

古浪冷笑道：「來此之人，誰不可動手？」

谷小艮大笑一聲，接口道：「哈——你小子說得倒好，想坐收漁人之利，使琴先生功敗垂成！」

古浪最討厭他，聞言冷笑道：「琴先生成功之後，對你有什麼好處！你在這裏拍什麼馬屁？」

一句話說得谷小艮暴跳如雷，他哇哇的怪叫着，指着古浪道：「反了！反了！你小子也敢氣我？——」

古浪大怒，厲聲道：「住口！你少在這裏裝瘋扮傻，有什麼本事，儘管使出來好了！」

這句話更是把谷小艮氣得發抖，他仰天長嘆，大叫道：「罷了！我老人家居然受小輩的氣，我倒要看看你憑什麼敢這麼狂？」

一語甫畢，右掌閃電劈出，急如沉雷，向古浪前胸擊到！

由於兩下相隔極近，谷小艮掌勢如雷，霎那就到了面前。

古浪閃躲不及，無奈之下，只好貫足了內力，一掌迎了過去。

在古浪來說，這是不得已之事，不料兩掌接實，古浪身子微微一震，而谷小艮却一連後退了好幾步，幾乎有些站不穩！

這一來，不但羣老，就是古浪自己也大感駭異！

但是轉念之間他明白了：「原來又是哈門陀在暗中助我！」

谷小艮怎麼也不相信，憑古浪這等年紀，竟能接住自己數十年的苦修之功！

他簡直驚得說不出話來，睜大了一雙小眼，怔怔的望着古浪。

琴先生也感意外，說道：「喲——看不出……」

才說到這裏，石懷沙在一旁接口道：「好小子，你接我一掌！」

話才出口，單掌如電，已然逼到古浪小腹！

古浪來不及思索，雙掌向下猛然一沉，掌緣似刀口，向石懷沙的手腕切去。

古浪才一出掌，立時感覺到有一股外來的力道，附在自己雙膀上。

他與石懷沙兩股掌力才剛剛接觸到，雙方立時便收回了掌，石懷沙一連退出了好幾步，面上顏色大變，愕然道：「小子！你……」

只說了這三個字，下面就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了。

這情形立時使所有在場的人都驚訝起來，琴先生問道：「怎麼樣？——」

石懷沙搖了搖頭，以驚訝的口吻說道：「這小子居然有內家般若神功！」

此言一出，衆人無不變色，因爲在場的老人，還沒有一人有此功力。

琴先生搖頭道：「我不信！讓我來試試！」

他說着，一掌平胸，慢慢的推出，向古浪的「眉心穴」按來。

他出掌的速度很慢，但是掌力雄渾，有一種不可抗拒之勢，很是驚人。

古浪由於有哈門陀助陣，所以絲毫不懼，他按照哈門陀所傳，右掌一攏，也自胸前推出。

兩股掌力才微微接觸，琴先生立時撤掌便退，訝然道：「不錯！這小子眞有般若神功！……」

衆人正在錯亂之際，突聽阿難子朗聲道：「阿彌陀佛——感謝諸位送別，老朽圓寂之日已經到了！」

衆人驚異的轉過身子，只見阿雖子坐在門檻上，雙腿盤置，一如老僧入定般。

琴先生訝然道：「阿難子，你這是什麼意思？」

阿難子微微一笑道：「我雖非僧人，修練已久，現在已是圓寂之時，就要與諸位道別了！」

古浪知道阿難子的話應驗了，不禁一陣心酸，强自忍着。

況紅居大叫道：「春秋筆呢？」

阿難子道：「數月之前，已有傳人，等到春秋筆再次出世時，也就是各位壽終正寢之日了！」

說罷雙目一闔，鼻下垂出玉津，已然溘然逝去。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使衆人俱都大吃一驚，在這當兒，古浪强忍悲痛，按着阿難子的囑咐去作。

他大喝一聲：「阿難子！我豈容你好好就去？」

隨着這聲大喝，他雙掌齊出，向阿難子的屍體擊了過去！

這雙掌之力，可是非同小可，只聽「嘭！」的一聲巨響，阿難子的屍體原來早已成灰，被掌力一擊，立時四下飛散，化作無形。

古浪心中悲痛萬分，暗自祝禱：「師父！原諒我……你老人家為何一定要我這樣做……」

衆人料不到古浪會有此舉，想攔已然晚了。

他們稍為一怔，隨即一窩蜂似的，撲向阿難子坐化之處，把他遺下的衣服撕得粉碎，但是卻未見春秋筆！

這羣老人無限懊喪，一個個如喪考妣般，怔在那裏說不出話來。

半晌，琴先生才說道：「我們都上當了！」

谷小良接着說道：「奶奶的！我們跑了幾萬里，等於來送他的終了！」

況紅居也接口道：「想不到他深通佛理，已經圓寂昇天，我們誰也敵不過他的啊！」

這幾個老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談論着，並猜測春秋筆的下落。

古浪怔怔站在一旁，也說不出自己心裏是什麼滋味。

阿難子乘風而去，天地之間，他已經是「春秋筆」眞正的主人了。

接着，這一羣人頹然的坐了下來，谷小良用力啐了一口吐沫，說道：「媽的，白跑一趟，眞他媽的倒霉，呸！」

說着又唾了一口，石懷沙接口道：「現在怎麼辦？」

谷小良翻了翻白眼道：「怎麼辦？回家睡覺！」

石懷沙用力的嘆了一口氣，也不再言語。

久久未曾說話的婁弓，這時突然說道：「我看春秋筆定在附近！」

衆人同時問道：「何以見得？」

古浪一驚，忖道：「莫非他發現了什麼？」

便聽婁弓說道：「這五年來，阿難子根本就沒離開過青海，就算傳了人，也是傳給了青海人！」

谷小良氣忿忿的道：「廢話！這我也知道！」

婁弓一瞪眼，怒道：「你知道個屁！我話還沒說完呢？」

谷小良還要吵，莫雲彤把他攔下，道：「好了，你別吵，聽老婁說些什麼！」

婁弓思索着說道：「這事很明顯，如果阿難子的話是眞的，他已經把春秋筆傳了別人，那麼受筆之人一定知道他今天圓寂。」

谷小良接口道：「又是屁話！」

婁弓狠狠的瞪了他一眼，說道：「師徒之情，人人皆有，那得有春秋筆的人，絕不忍不目送他歸天，所以那人不是隱在暗中，便是混在我們這一羣之中！」

古浪聽了一陣緊張，衆老人似覺婁弓的話有理，對了一陣目光之後，一齊都把目光射到古浪身上。

古浪大驚，但卻極力的鎮定着，面不改色，注視着這一羣老人。

所幸婁弓又接着說道：「也說不定，我們這一羣老東西中，有一個是奸細！」

這句話又使得這批老人面面相對，互察顏色。

莫雲彤接口道：「若是阿難子扯謊，他春秋筆根本就沒有傳出呢？」

婁弓答道：「那只有一個可能——他把春秋筆藏在附近，然後帶信給他中意的人，要他某時某日來取！」

衆老人紛紛點頭，認為他的推測十分正確。

婁弓又接着說道：「總而言之，春秋筆不會離開『哈拉湖』太遠，我決心留在這裏察個明白！」

其他的老人也紛紛道：「對，我也要留在這兒！」

谷小良也接口道：「我也要留下來，非把事情弄個明白不可！」

婁弓瞟了他一眼，說道：「你不是說我說的是屁話麼？你還留下來作什麼？回去睡覺不更好？」

谷小良被婁弓頂得一陣臉紅，好在他臉皮厚，咧牙一笑道：「得了！你可眞記仇！就算我說錯了話，任你罰好了！」

說着作出一副頑童之狀，令人作嘔，婁弓哼了一聲，轉過了臉去。

古浪卻暗暗驚心，忖道：「如果照婁弓這麼推斷，他們必然最懷疑於我，因為我在他們未來此之前，已經在廟裏住了好幾個月了！」

古浪想到這裏，又聽婁弓道：「好了，不管你們怎麼樣，我是要在這裏留下了，現在我要找間禪房歇歇去了！」

說罷，搖搖幌幌的向後院走去。

衆人看着他的背影消失之後，又對了一陣目光，都有些拿不定主意，不知是留下來還是暫時離去。

先前表示最不相信婁弓的谷小良，這時卻最先響應，他搖幌了一下肥胖的身子，說道：「我——我一定留下來看看！」

說完也搖幌着肥軀，向後院走去。

其它的老人還拿不定主意，古浪忖道：「無論他們是否懷疑到我，我是一定要離開這裏！我還有很多重要的事……」

他下定了決心，要離開這裏，當然他也知道，他的走，將會給自己帶來更大的危機。

這時琴先生回過了頭，對石明松道：「松兒，你可願意在此等等？」

不料石明松搖頭道：「不！我少時就離開這裏！」

他的話立時引起了幾個老人的疑心，目光都射到了他的身上。

琴先生目光一閃動，便問道：「為什麼？」

石明松搖了搖頭，說道：「你不用管，我有我的事！」

琴先生一笑不再說話，其他的老人，都在推測着，阿難子是否可能把「春秋筆」傳給了石明松呢？

古浪無心觀察他們，默默的走開。

他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出乎意料之外，哈門陀竟沒有出現。

古浪心中很是奇怪，忖道：「這是怎麼回事？他看到了那驚人的變化，怎麼會一點反應都沒有？」

他在房間中悶坐了一陣，心中越來越焦急，急於脫離此地，但是哈門陀始終沒有出現，使得他不知是福是禍。

這一段時間裏，外面靜悄悄的，那一羣人也沒有一點動靜，古浪忖道：「不管他！我現在離開比地為妙！」

於是他把自己簡單的行李整理起來，推門而出。

這時已是黃昏，金紅色的陽光，映照着這座死氣沉沉的大廟宇。

古浪心中很是感慨，這幾個月來，在這裏死了好幾個江湖人，並且圓寂了一個天下奇人，他自己也得到了天下至寶「春秋筆」。

回想起這一切，如同是一個夢，好像是不可能，但卻發生了。

古浪把行李用布巾繫在背上，走到後院，牽出了那匹駿馬。

這匹駿馬雖然放置了好幾個月，但仍然精神奕奕，矯健無比。

古浪撫着牠的頸子，含笑道：「黑兒，我們要離開這裏了，你可高興？」

那匹駿馬似乎懂得他的話，不住的點頭，兩且低聲的歡嘯着。

古浪把他牽到院中，引頸四望，偌大一座廟宇，竟看不見一個人影。

他大感詫異，忖道：「莫非他們都走了？」

這時他又是想到了哈門陀，暗想：「哈門陀一直沒出現，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而事到如今，古浪也顧不得那許多了，何況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要逃過哈門陀這一陣！

於是，他跨上了馬，沿着甬道，來到了前院。

前院天井仍然是空空蕩蕩，使得古浪更增疑惑。

當馬兒跨出了「達木寺」時，古浪看見了阿難子那件長衫，已經被撕得粉碎，心頭不禁一陣傷感。

阿難子仁慈的笑容，又出現在他的眼前，但是今後再也見不着他了。

古浪心中很是難過，他極想下馬，把阿難子的衣衫收拾起來，但是想到那一批可怕的老人，只得又强忍了下來。

他又回頭望了望這座古老破落的大廟，憑吊了一陣，自語道：「走吧，前途坎坷正多呢？」

他說着，足跟輕輕在馬腹一點，駿馬揚着蹄兒，順着石階馳下山坡。

這時夕陽如火，彩霞似幻，倒映在「哈拉湖」中，景色極美。

古浪懷着一個沉重的心，策騎緩緩的走下山來。

到了哈拉湖旁，古浪望着那清澄的湖水，回想起那十七個石人，和這一連串發生的事，自語道：「我現在已經是春秋筆的主人了！」

說過了這句話，他用力一抖韁繩，駿馬發出一聲長嘶揚蹄如飛，向東方奔去。

就在他馳出數十丈時，一株大樹之後突然閃出了一個身影，他怔了一怔，像箭一般的追了下去。

夕陽照着他蒼白的頭髮，他正是古浪担心不已的哈門陀！

古浪放馬疾馳，他希望在十天之內，趕到四川去。

這時天已近晚，古浪忖道：「我且在附近找個地方過夜，並把師父留下的遺諭看一看！」

他現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尋桑九娘，習得全部春秋筆法，先求自保。

但是他又不願意在距離「哈拉湖」太近的地方歇脚，雖然他知道那一羣老人，絕不是輕易可逃避的，但是能離得遠些總比較心安。

在青海，古浪也跑過了不少地方，離開「哈拉湖」，在「伊克別爾齊」附近，有一片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再過去就是通往「庫庫諾爾」（青海）的布喀河了。

這一塊地方，由於「布額河」支流遍佈，土壤極佳，所以芳草連天，是青海最大的牧場。

兩個時辰以後，天色黑下來了，古浪已經馳騁到這一片牧場之中。

古浪抬頭望了望天色，陰沉沉的，不見一顆星星。

由於邊地天氣變化莫測，古浪忖道：「糟了，看樣子天氣要變，我不能再趕下去了！」

他估計着，離開「哈拉湖」已兩百餘里了，並沒有什麼意外，心中稍安！

這條路正是古浪到青海來的路徑，所以他記得，在不遠之處，有一個牧人集聚之處，雖然全是「蒙古包」，卻也自成村落。

古浪心中忖道：「看樣子我今天晚上，只有在那裏過一宿了？」

於是他催了催座下神駒，向那片蒙古包馳去。

不一會的工夫，已可遙遙望見點點燈光，古浪精神一震，肚子也餓了，策馬如飛趕了過去。

一霎時，便到了那片帳篷之前，只見二三十個蒙古包聚集在一處，每個蒙古包旁邊都掛着一隻風燈，搖搖晃晃，蔚爲奇景。

在蒙古包的另一邊，用繩子圈着一大羣羊，爲數何止萬千，咩咩嘛嘛，叫個不已！

古浪快馬到此，立時引起他們的注意，好幾個牧人放下了茶碗，站了起來。

古浪放慢了速度，走入了這片蒙古包之中，那羣牧人立時把他圍了起來。

古浪翻身下馬，向他們拱了拱手，用青海話說道：「各位好？」

爲首一個牧人，年約三十餘歲，穿着青衣短褂，足下一雙狼皮靴子，生得甚是精壯。

他回過了禮，說道：「小客人，你是作什麼的？」

古浪含笑說道：「我是趕路的，錯過了宿店，前來投宿。」

那人笑笑道：「那不算什麼，請進來歇歇？」

說着，吩咐身旁一個孩子，把馬匹牽到了一旁，古浪知道他們會照料馬匹，也就不再囑咐。

他隨那人來到一個蒙古包前，席地坐下，那人問道：「小兄弟貴姓，你必然是會武功的吧？」

古浪一笑，說道：「我姓古，叫古浪，會幾手粗工夫，你呢？」

那人豪爽的笑了起來，說道：「我叫欽奇，能夠見到你很高興？」

這時那牽馬的孩子走回來，欽奇叫道：「心源兒，來認識認識新朋友。」

那心源兒年約十六七歲，生得好不强壯，黝黑的一張面孔上，閃爍着一雙明亮的大眼睛。

原來他是欽奇的兒子，與古浪年紀相仿，二人談得非常投機，尤其當心源兒知道古浪有一身武功後，更是欽佩萬分。

欽奇知道古浪尚未吃飯，便拿了大塊牛羊肉，鍋餅，和青粿酒出來。

古浪一面吃着，忖道：「他們的生活倒也有趣。」

吃過了飯，時已深夜，欽奇指着一個蒙古包道：「今天你們二人住在這裏，快睡，明天我們要早起！」

古浪再三稱謝，進入了蒙古包，裏面鋪着稻草和毛毡，看來很是暖的。

心源兒喝多了酒，與古浪聊了一陣，便沉沉睡去，發出了很大的鼾聲。

古浪獨自坐在昏燈之前，思前想後，毫無睡意。

他忖道：「我且把師父的遺諭拿出來看看……」

他想着，正要伸手入懷，忽又停了下來，忖道：「萬一有人在暗中窺視，我豈不馬上就露了底。」

想到這裏，古浪又縮回了手！

所有的牧人都熟睡了，天空陰沉沉，北風呼呼的吹着，古浪感覺到，彷彿處身在大沙漠中，這種感覺倒也是非常奇特的。

他想了一陣，又忖道：「還是睡覺吧，明天要趕一天路呢？」

於是他躺倒在心源兒的身旁，見他沉睡如死，心想：「像他這樣無憂無愁該多幸福啊。」

不久，古浪已入好夢，却突然聽見一陣銅鈴之聲，隨風傳了過來。

這夜半突來的銅鈴之聲，立時把古浪驚醒過來，他翻身爬了起來。

別看他心源兒睡得死，但這時竟也突然翻起身，迷糊着說道：「眞怪！我出去看看……」

古浪一把把他拉住，低聲道：「江湖上的事怪異得很，說不定是找我的，你別出去？」

心源兒揉着一雙大眼睛，訝惑地說道：「怎麼你還有仇人？」

古浪搖了搖頭，走到篷邊，把帳篷拉開一道縫向外望去！

這時心源兒也湊了過來，只見黑暗之中，一騎白馬遠遠而來，那鈴聲就是馬頸上的飾物發出來的。

古浪心中奇怪，忖道：「這是什麼人，行踪如此怪異？」

好幾個牧人也被驚醒了，有的走出了蒙古包，有的也是拉開帳門張望。

那騎白馬越來越近，昏黃的燈光之下，已漸漸的看清了他的輪廓。

來的竟是一個女孩子。

古浪不禁更是驚訝，忖道：「啊，莫非是童石紅？」

馬上的女孩子，也是一身白衣，黑夜之中白馬白衣，顯得特別醒目。

心源兒咦了一聲，說道：「咦——是個女子？」

古浪心中好笑，心源兒又道：「女人也會武功麼？」

古浪笑道：「女人怎麼不會武功？有些女人武功還高得很呢？」

心源兒奇怪得不得了，搖頭自語道：「這可眞是怪事？……他媽的，我連女人都不如？」

古浪雖然好笑，也沒空搭理他，全神貫注在那一人一騎上。

那匹白馬果然是向蒙古包而來，不一會的工夫，已經來到了近前。」

古浪完睛看時，不禁又是一驚。

原來那馬上的女孩子，並非童石紅，她年紀十六七歲，生得清麗已極，一雙大眼睛，閃閃發着光。

她穿着一件白色勁裝，頭上則紮了一塊黑巾，背後插着一把寶劍，執着一條紅色的小鞭子。

那匹駿馬的頸子上，掛着一串閃閃發光的小銅鈴鐺，叮叮作響。

這時欽奇走了幾步，用着生硬的官話說道：「小姑娘，妳來此作什麼？」

那女孩子微微一笑，美若天仙，發出悅耳的聲音，說道：「我姓桑，是來投宿的！」

欽奇說道：「啊，又是投宿的！你請下馬，我來招乎妳！」

那女孩道了聲謝，腰肢一擺，落下了地，姿態輕盈，美妙已極。

古浪不禁看得呆了，忖道：「天下竟有這麼美的女孩子！」

那心源兒嚥了一口口水，說道：「好漂亮！」

古浪笑着在他頭上摸了一把，說道：

「你個小孩子懂得些什麼？」

心源兒眨了眨眼睛，說道：「你還不是跟我一樣，懂得個屁！」

就在他們爭執幾句的當兒，那姓桑的姑娘，已經被欽奇領進了一個蒙古包內。

古浪似覺眼前一暗，心中有些莫名的悵然之感。

心源兒回身睡倒說道：「好了，別吵了，人家已經進去啦！」

古浪聞言氣笑不得，坐了下來，細細思忖。

他想道：「這個姓桑的姑娘，顯然是由『達木寺』方向而來，可是我怎麼沒見過她呢？」

由於她奇異的行徑，和驚人的美麗，使得古浪不住的推測她的來路。

他想了半响，仍是毫無所得，心源兒早已入了夢鄉，又打起鼾來。

古浪睡意全無，掀開了帳篷，走了出來。

外面北風正急，並且飄着寒冷的雨絲古浪打了一個顫，忖道：「我且去看看她那匹馬。」

他想到就作，緩緩的向這一排蒙古包後面走去。

風燈之下，看見桑姑娘的那匹白馬，正與自己的黑駒拴在一處！

那兩個畜牲竟也相處得很好，不住的厮磨着，那白馬頸上的鈴鐺，發出一陣陣清脆悅耳的聲色。

古浪走到近前，仔細的打量了一陣，忖道，「好一匹千里良駒！」

那匹白馬裝配得極爲講究，純黑皮的鞍子，却鑲着一粒粒綠色的寶石，閃閃發光。

兩隻雪亮的銀蹬，韁繩上也有着三顆紅色的寶石。

古浪越看越愛，忖道：「好糊塗的欽奇，休息時候，還不把馬鞍子卸掉……」

他想着，走到白馬身旁，低聲道：「別動！我給你卸下鞍子！」

那匹白馬一連側退了好幾步，似乎有些不願意。

古浪笑道：「別怕！我不是歹人！」

說着又走到牠身邊，雙手才觸着鞍子，突聽身後一聲嬌叱道：「喂！你在作什麼！」

古浪一驚，縮回手，回身一望，正是那美艷絕倫的桑姑娘。

古浪面上一紅，說道：「我……我只是要卸下馬鞍，讓牠休息休息，桑姑娘莫生氣！」

桑姑娘柳眉一動，說道：「你是誰？你怎麼知道我姓桑！」

古浪忙道：「我叫古浪，也是投宿之人，剛才姑娘來時，聽姑娘自報姓名。」

桑姑娘頓了一下，說道：「這馬是我的，不勞你費心！」

古浪碰了一個釘子，却是無可奈何，尷尬的退立一旁，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桑姑娘走到白馬之旁，用手撫着馬頸，說道：「下次再有人動你，你不會叫嗎？傻瓜！」

古浪聽了很不是味，但是這姑娘似有一股吸力，使他不忍離去。

他站了一會，無話可說，便也去撫摸自己的黑馬，同時回頭說道：「姑娘，你這匹馬眞好！」

桑姑娘頭也不回說道：「還可以！」

二人又沉默下來，古浪覺得無趣，忖道：「我還有很多重要的事要作，何故在此受這不相識的女孩子奚落？」

古浪想着便要離去，但是他還未提脚，桑姑娘却突然開口問道：「這匹黑馬是你的麼？」

古浪說道：「是的！怎樣？」

桑姑娘又道：「你這匹馬也不錯！」

古浪笑道：「姑娘過奬了！」

桑姑娘轉過了身子，走到古浪身旁，說道：「你這麼年青就跑遠路，又有這匹好馬，武功一定很好吧？」

古浪一怔，接口道：「我會一點粗功夫，談不到什麼造詣，姑娘一定是俠女之流了？」

桑姑娘不答他的話，反問道：「你要到那裏去？」

古浪略爲沉吟，說道：「我要到四川去。」

桑姑娘笑道：「巧得很，我也要到四川去！」

古浪聞言一喜，心想：「若是有她同行，倒是很好……」

他心中這樣想着，却沒有勇氣提出來，一雙俊目射在桑姑娘臉上。

桑姑娘避開了他的目光，說道：「你可是『達木寺』來的？」

古浪心中一驚，遲疑了一下，說道：「不錯，我是由『達木寺』來的，姑娘怎麼知道？」

桑姑娘笑道：「此去兩百里內，只有『達木寺』可以落脚，所以你一定是由達木寺來的！」

古浪心中略安，笑道：「姑娘眞是聰明……」

才說到這裏，桑姑娘突然指着前方，說道：「可是你的朋友來了？」

古浪一驚，抬眼望去，只見數十丈外，一條黑影，快似流星般向這邊馳來！

古浪心中有些緊張，忖道：「這會是誰？難道『達木寺』那些人都趕來？」

他想到這裏，不禁提高了戒心，以防不測。

霎那之間，那條黑影相距已只有十餘丈之遠了。

黑夜如死，但是最前端的一個「蒙古包」上，掛着盞昏黃的風燈。

古浪就借着這點微光，打量着那人的身形。

那人來到了蒙古包的附近，立時停下了身子，四下打量。

古浪見那人身材魁梧，一眼就看出了是石明松。

石明松並沒有看見古浪及桑姑娘，靜靜的站在那裏，似乎有所猶豫。

古浪心中忖道：「奇怪！他怎麼也跟下來了？」

這時桑姑娘輕聲的問古浪道：「你認識他麼？」

古浪點了點頭，並未答言，因爲他不願意驚動石明松，要看他有些什麼作爲。

石明松站在曠野之中，四下察看了良久，目光漸漸向古浪停身之處移了過來。

他一眼看見了古浪的那匹黑馬，似乎非常高興，身形一轉，已然縱了過來。

古浪以為他已經發現了自己，便不再隱藏，閃身而出，沉聲道：「石兄！你跟踪我作甚？」

石明松無防之下，不禁大吃一驚，他霍然退後了好幾步，驚道：「啊！你在這裏？」

古浪沉聲道：「不錯！我在這裏，你有何見教？」

石明松停頓了一下，接着說道：「我……我路過此地，來此投宿的。」

古浪冷笑了一聲，說道：「哼！這倒巧得很。」

這時石明松也看見了桑姑娘，他一笑問道：「這位姑娘貴姓？」

桑姑娘淡淡一笑，說道：「我姓桑……我要去睡覺了！」

說罷之後，嬌軀一擺，向那一排蒙古包走去，一會的工夫就消失了。

古浪的心中有些不捨，但是又不好留她，正在發怔的當兒，石明松說道：「古兄，你也是在此投宿的麼？」

古浪哼了一聲道：「哼！你沒看見我的馬在這裏麼？」

他的態度顯得非常冷，但是石明松並不在意，若無其事的說道：「看來我們今夜要抵足而眠了。」

古浪雖然不高興，但是又不能太明顯的迴避他，只得點了點頭，說道：「隨我去睡吧，我明早還要趕路！」

說罷便向自己所居的蒙古包走去，石明松緊緊的跟在他身後。

他這時似乎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往日的深沉和沉默一掃而空，代替的是無盡的活力，彷彿有什麼得意的事。

古浪默不作聲，石明松則是問長問短，不一會的工夫，到了蒙古包之前，二人先後進入包內。

石明松一眼望見了心源兒，不禁一怔，說道：「怎麼？這個人是誰？」

古浪躺下身子，懶懶的說道：「一個牧羊人。」

石明松也在一側躺下，長吁了一口氣道：「好累人——古兄，你可是要到四川去？」

古浪聞言驀地爬了起來，驚詫的問道：「你怎麼知道？」

石明松枕着自己的手臂，含笑道：「我只是這麼猜測，看來是被我猜對了。」

古浪心中很是驚詫，忖道：「看來我一舉一動，都在他的注意之下……」

石明松見他不答，又接着說道：「我也是到四川去，我們可以結件同行。」

古浪不禁又是一驚，睜下了眼睛問道：「什麼？你也是到四川？」

石昌松點了點頭，說道：「我去訪幾個朋友——在這個世界上，我沒有親人，只有幾個朋友……」

他才說到這裏，古浪已沉聲說道：「我們不能結件同行！」

石明松微微一怔，翻起了身子，說道：「為什麼？你不是去四川麼？」

古浪冷冷說道：「不錯！我是到四川去，但是路上有很多事，與你同行恐怕有些不便。」

古浪的話，等於明白告訴了石明松，自己不願意與他同行。

石明松一雙俊目，盯在古浪的臉上，一言不發，然後又倒下身子，默默的閉上了眼睛。

古浪心中有些歉疚，但是他沒有尋到桑九娘之前，他要迴避任何人。

石明松已不再說話，閉目假睡，古浪本想說幾句致歉的話卻一時又說不出來。

這一夜，古浪始終不敢熟睡，因為他身上的東西太重要了。

直到四更時分，古浪才昏昏睡去，他的雙手始終壓在革囊上，提防着任何意外的發生。

破曉之後，古浪被寒風吹醒，睜眼看時，石明松及心源兒均已不知去向。

古浪暗想：「我怎麼睡得這般死？」

他想着就連忙檢視身上的東西，一件也沒有短少，這才放了心。

遠處有人談話，由蒙古包外傳了進來，古浪心中忖道：「牧人們都起來了，我也該準備走了！」

他爬起身來，打開了門，見牧人們多數都起身，正在準備早飯。

那時天還沒有亮透，灰濛濛的，寒意頗重。

石明松的踪跡仍然不見，不知他跑到那裏去，古浪心中突然想道：「我何不趁這個機會，把師父的遺諭拿出來看看？」

他在自己所居的這座蒙古包的四週，詳細的察看了一遍，附近沒有一個人走動，於是他又鑽入了蒙古包內。

他像作賊似的，把遺書由「春秋筆」的盒子中取出，然後又極快的把小盒子放好。

他匆匆打開了封套，裏面是幾個封好的紙條，上面分別標明了一，二……的號碼。

古浪取出了標有「一」字的小字條，把封套放回袋中。

拆開了小紙條，只見上面寫了很多小字，最先觸目的就是：「閱後焚字。」

看了這四個字，古浪更為緊張，深怕有什麼人突然闖了進來。

他忍不住又闔上了紙條，走出蒙古包外，仔細的察視了一陣，確定了附近沒有人，這才完全定下心來。

他又回到蒙古包內，打開紙條，只見上面寫着：「字諭古浪徒兒：

吾圓寂之後，廟中諸人必然大亂，不過哈門陀會牽制他們一段時間，這正是你脫身良機……」

古浪看到這裏，忖道：「啊！難怪那一羣老人突然消失了，原來是哈門陀弄的手腳……」

想到這裏，他不禁又有些詫異，到底哈門陀為什麼給自己製造了這個機會讓自己逃走？

但是轉念一想，也就明白了，忖道：「必是哈門陀懷疑那一羣老人，所以不容他們離開，對我倒是沒有疑心……」

他想着再接下去看：「……離開『達木寺』後，應全速趕往四川嘉陵江對岸『黃角椏』……」

古浪心中忖道：「果然是要我到四川去。」

（未完）

金牌馬爹利
送犀飛利大班筆



飲金牌馬爹利,心想事成